

$2.00

697

·特別介紹·



一期完巨型中篇故事：**鴻門黑煞** 諸葛青雲·著



本故事描寫上老一輩中英雄人物的下一代的英雄事蹟，其故事情節之變幻莫測，高潮迭起，為作者生平之代表作品，是期刊出，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9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乾坤小八劍之一

鴻門黑煞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英雄悲折友 玉女走天涯

是深夜。

有悲啼！

悲啼聲從一座傍山而建的茅屋之中傳出。

茅屋門外，已有一個年約半百的老婦陳屍血泊，屋中所傳出的，則是年輕女子的宛轉悲啼，與粗暴男人的桀桀厲笑！

驀然間，白影一閃，在茅屋門外，出現了一個劍眉星目，相當英挺，約莫二十七八的白衣少年。

這少年手橫長劍，劍眉雙挑地，向室內怒聲叫道：「那個江湖敗類，休要無恥損人名節，趕緊出室受死！」

室中怒哼一聲，稍停片刻，一團黑影，破窗而出。

白衣少年似乎不屑暗襲，未加理睬，但那黑影，亦非人體，只是一張木椅。

室中人是個黑衣壯漢，從後窗翻出，向白衣少年厲喝道：「何方小輩，可是吃了熊心豹胆，竟敢破壞你家大爺好事！」

白衣少年冷笑不答，手中長劍一震，朵朵劍花，錯落飛出！

李姓黑衣壯漢見對方武功極高，心中駭甚，一面揮刀抗拒，一面口中連連發胡哨，招聚同黨。

山林中四條黑影，電掠而至！

但白衣少年劍法神妙，在那四條黑影，未至之前，李姓壯漢已遭淫惡報應，作了無頭之鬼。

那四條黑影，與先死的李姓壯漢，同一裝束，均是一身黑色勁裝，並在左臂之上，繡有白色骷髏圖案。

白衣少年目光一掃，橫劍問道：「爾等是何帮派？」

一名身材比較高大的黑衣人，厲聲答道：「瞎了你的狗眼，連最近崛起武林，威震西南的『黑煞幫』也不知道，竟敢傷我幫中弟兄，豈非自尋死路？」語音甫落，舉刀一揮，四人便各舉兵刃，向白衣少年羣攻而至！

白衣少年清嘯一聲，手中長劍指處，身形拔空四丈，衝天飛起！

半空中分臂俯身，斜撲而落，洒落了萬點劍花，把四名黑煞幫徒的身形，一齊密罩在內！

那些黑煞幫徒，幾曾見過如此劍法，驚怖萬分，欲逃不及！

慘號迭起聲中，一人斷頭，一人洞胸，另一人死得更慘，竟被白衣少年攔腰斬成兩截，把心肝腸肺，流得遍地皆是！

只賸下站得稍遠一人，見此情形，那裏還有絲毫鬥志，嚇得七魂皆冒，拔腿飛逃！

白衣少年游俠江湖，一向心狠手辣，怎肯放過這條漏網之魚？清叱一聲，施展上乘輕功「龍形一式」，轉化「八步登空」，趕上那「黑煞幫」徒，一劍向他後心刺去。

眼看這名「黑煞幫」徒，也要在劍下橫屍之際，徒然從道旁小林之中，閃出一條高大黑影。

這人手執一對相當沉重的八角銅鎚，居然將白衣少年的長劍架住。

白衣少年內力暗凝，沉劍往下一壓。

誰知他這約莫八分勁的一壓，竟未把那高大黑衣人的雙鎚壓動！

白衣少年知遇勁敵，收劍飄身，退後數步，目注對方問道：「尊駕何人？」

那身高約有六尺四五，頭如巴斗，眼若銅鈴，看去異常魁偉之人，應聲道：「在下常獨，江湖人送外號『大力鬼王』，如今在『黑煞幫』中，担任內三堂堂主之一——」

常獨語音至此微頓，巨目雙睜，朗聲問道：「尊駕適才一劍連誅三人的那招『天河倒瀉』，似是『天遁劍法』中，三大絕招之一？」

白衣少年相當佩服對方眼力，點頭說道：「常堂主的眼力不錯……」一語甫出，常獨便接口笑道：「尊駕既精『天遁劍法』，又復如此年青瀟洒，定是當世武林中，頗負盛譽的『乾坤小八劍』之一，『追風劍客』茅浩的了！」

白衣少年點頭答道：「常堂主猜得不錯，在下正是茅浩，貴屬不守江湖規戒，欺凌婦女，殺老姦幼，被我劍下行誅，連其黨羽，殺了四個，這帳兒……」

常獨不等茅浩語畢，便即堆着滿面笑容，接口說道：「茅少俠千萬不必如此說法，四條人命，算得甚麼？何况他們所行當誅，常某還感謝茅少俠代敝幫清除敗類之德呢！」

茅浩想不到這「大力鬼王」常獨，長相雖頗兇惡，說起話來，倒頗合情理，竟弄得自己臉上訕訕地，不知怎樣開口？

常獨向他看了一眼，含笑道：「茅少俠，在下有句話，不知當不當講？」茅浩笑道：「常堂主有何話兒，儘管說出。」

常獨雙眉一挑，朗聲說道：「本幫幫主黑煞眞人，藝業極高，已參造化，除了內三堂外三堂無數健者之外，近又邀得名震江湖之『毒心秀士』姚遁天，『惡漁翁』董沛，『紅娘子』劉華等絕代好手加盟，實力之强，超越當世武林中，任何門派，茅少俠何不同參盛舉，共謀……」

話猶未了，茅浩已連連搖手說道：「多謝常堂主盛意，一來茅浩一向輕於名利，閒雲野鶴，難受羈縻，二來『黑煞幫』聲威雖著，令譽不佳，幫中莠過於良，業已近於盜寇……」

「盜寇」二字才出，常獨臉上便勃然

變色叫道：「茅少俠，本幫有椿規矩，凡被本幫邀約不允之人，便……」

茅浩挑眉接道：「是否不爲『黑煞』之友，便爲『黑煞』之敵？……」

常獨搖頭答道：「那到不是，只是拒絕本幫邀請之人，必須展示一項絕藝，則本幫仍對其照樣尊敬！」

茅浩「哦」了一聲，點頭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常堂主要我展示軟硬輕功，抑或兵刃、拳脚、玄功、暗器……」

常獨忽然雙手一舉，把手中兩柄八角銅鎚，向地上猛力砸去！

「噹」的一聲巨響，在月色朗照中，飛揚起好大一片塵土！

茅浩目光注處，覺得這「大力鬼王」常獨的膂力着實驚人，兩隻八角銅鎚的斗大鎚頭，業已被他砸得深陷入土，只剩鎚的柄在外。

他劍眉畧軒，目光凝注在常獨臉上，問道：「常堂主此舉，是否想考較我的膂力？」

常獨一抱雙拳，點頭陪笑道：「常某這兩隻銅鎚，共重五百一十八斤，便由於畧具濁力，才獲贈『大力鬼王』之號，茅少俠若能將雙鎚拔出，並高舉過頂，不單殺死本幫四名弟子之事，一筆勾消，常某也不敢再爲邀請加盟之事，有所囉嗦！」

茅浩笑道：「好，常堂主既已出題，茅浩雖無霸王貢獲之勇，也願一試其難！」說完回手肩頭，長劍入鞘，雙手分持銅鎚柄，暗凝眞力！

可惜這位「追風劍客」茅浩，畢竟是位胸少機心的正派豪俠，他只顧全神貫注地滿凝內力，却忽畧了一件事兒。

所謂忽畧之事，便是在他凝功之際，那「大力鬼王」常獨的臉上，曾掩不住地，流露過一絲獰笑，雙目之內，也閃現過一瞥兇芒！

茅浩凝足內力，雙手一拔，果然把兩柄深陷入地八角銅鎚頭，拔得離地而起！然後一翻雙腕，便把重達五百一十八斤的兩柄巨鎚，高舉過頂！

誰知就在此時，常獨一聲獰笑，竟有五六綫烏色精芒，從他袖中飛出，向茅浩當胸飛去！

一來雙方距離太近，二來茅浩手舉雙鎚，前胸門戶大開，正是對方突施暗襲的絕好目標，那裏還來得及抗拒閃避？

總算茅浩動作快捷，一見常獨變臉發難，便趕緊撤手釋鎚，人往後縱！

兩柄巨鎚的鎚頭落下，擊落了三綫烏光，但另外三綫烏光，却仍打中了茅浩當胸的致命要害部位！

茅浩退了丈許，身形搖晃，足下踉蹌，胸前雪白儒衫之上，露出了三根刺尾，刺頭顯已貫衣入肉！

常獨見狀，一面拾起雙鎚，一面獰笑叫道：「茅浩，你胸前所中，乃本幫獨有暗器『黑煞刺』，刺上之毒，無藥能解，你這不識抬舉的狂妄小輩，趕緊找個風水好點的地方，收屍去吧！」

茅浩手撫胸前，鋼牙一挫，厲聲答道：「善惡報應，昭彰不爽，茅浩縱化厲鬼，必復此仇，你這萬惡匹夫，要替我好好記住今夜之事！」說完，立即步履踉蹌地，轉身馳去。

常獨因對方連中三根毒刺，必死無疑，遂也不加截擊，只向被自己從茅浩劍下所救得性命的那名幫徒，暗作囑咐，叫他悄悄跟踪，等茅浩毒發身亡以後，將其頭顱割下，回幫領賞。

× ×

「四海遊龍」東方鐵，也是當世武林後起俊秀，列名於「乾坤小八劍」中，並與「追風劍客」茅浩，結爲金蘭兄弟。

這次，東方鐵遠遊關外，興盡歸來，帶了幾枝上好野山人參，至茅浩所居的「烏蒙山絕龍嶺」下，探望結盟兄長。

誰知他在距離「絕龍嶺」尚有兩座山頭之處，便遇着一位手持利斧的年老樵夫，向他叫道：「東方老弟，你是來探望你茅浩大哥的麼？」

東方鐵抬頭一看，認得在路邊壁上的，正是茅浩隣居龐姓老樵，遂止住脚步，抱拳道：「在下正是往『絕龍嶺』，探望茅大哥，我們約有半年多未見，龐老人家的一身傲骨，可更硬朗了！」

龐老樵暫止伐木砍樵之舉，長嘆一聲說道：「東方老弟，你要探望你茅大哥，爲何不早來兩日？」

東方鐵雖見龐老樵夫神色，有點悽然，尚未想到茅浩有甚不幸，只把雙眉微揚，仍然帶笑問道：「老人家何出此言，莫非我茅大哥於兩日前出外遊俠了麼？」

龐老樵夫忍不住目中淚光閃閃地，悲聲答道：「東方老弟，你猜錯了，你茅大哥不是於兩日前出外遊俠，而是於兩日前，已歸道山！」

這「已歸道山」一語，宛如一記平地焦雷，幾乎把這位「四海遊龍」東方鐵，震駭得暈了過去。

他木然片刻，失聲叫道：「老……老人家，……你……你……你……此言當……當……當眞……」

龐老樵夫嘆道：「怎麼不眞？東方老弟若是去得快點，或許尚未蓋棺，可以見你茅大哥最後一面！」

東方鐵鋼牙挫處，右足一頓，足下山石，應脚而裂！

他向龐老樵夫，畧一抱拳，閃動身形，宛如電掣風馳般，便向「絕龍嶺」下趕去。

雖然龐老樵夫如此說話，東方鐵仍不相信「追風劍客」茅浩，那等一個生龍活虎的少年英雄，竟會遽爾夭亡！

他一面奔馳，一面心中「卜卜」連跳，眞期望龐老樵夫之語，有所失實才是！

「絕龍嶺」到了，茅浩所居草屋之前，素旛飄然，果有喪事！

東方鐵一聲長嘆，萬念俱灰，彷彿連舉步都沒有氣力。這時，茅家的老僕茅忠，正取了一隻瓦盆，從室中走出，在門口焚化紙錢。

東方鐵身形電閃，從六七丈外，一縱而至，伸手抓住了茅忠右臂。

茅忠起初嚇了一跳，回頭見是東方鐵，「哎呀」一聲，愁眉說道：「東方相公，你……你……你這次怎會這……這久才來？……」

東方鐵不暇作答，向茅忠急急問道：「茅忠快說，我茅大哥內功精純，體格極健，宛如生龍活虎一般，他……他……他

……他怎會遽……遽殞天年？」

一提此事，茅忠頓時老淚縱橫，並未作答，只從懷中摸出一根長約兩寸，粗如縫針，非金非木的黑色小刺，向東方鐵遞去。

東方鐵接過一看，竟不知名，只看出刺尖之上，沾有極厲害的劇毒！

他一雙虎目之中，突閃精芒，盯着茅忠問道：「茅忠，難道我大哥竟……竟死在這毒刺之下？」

茅忠滿面淚漬地，點了點頭，表示東方鐵猜得不錯！

東方鐵猛一回手，重重地摑了自己一記耳光，悲聲說道：「該死，該死，好端端地，我要嚮往甚麼白山黑水風光，來個遠遊關外？若與茅大哥同在一處，或許可使他脫過這場刼數……」說至此處，又向手中黑色小刺，看了一眼，目注茅忠道：「茅忠，我大哥有沒有向你說過，發這毒刺，傷他之人是誰？」

茅忠搖頭道：「我家相公，前胸中了三根毒刺，回家便不能言語，故而不知這發刺之人，究竟是誰？」

東方鐵虎目之中，英雄熱淚又流，搖頭一嘆，舉步走進室內。

室中素燭高燒，香烟繚繞，供桌之後，擺了具臨時覓得，質料不算太好的六尺紫漆桐棺，棺木並業已上蓋。

東方鐵想起平日交情，暨盟兄茅浩的聲音笑貌，不禁鼻間奇酸，拜倒棺前，放聲大哭起來。

茅忠在一旁答拜，也哭得滿面都是縱橫淚漬。

東方鐵哭了好大一會，才在茅忠相勸之下，收淚起身，向茅忠叫道：「茅忠，你把棺木開開，讓我瞻仰大哥遺容，見上最後一面。」

茅忠聞言，臉色倏然一變，顫聲說道：「東方相公，我家相公已死，不必多加驚動靈體，你——你還是不要瞻仰遺容了吧！」

東方鐵是何等人物？目中神光一閃，沉聲問道：「茅忠，你臉上變色則甚？莫非其中尚有甚花樣？我茅大哥之死，到底是眞是假？」

茅忠流淚道：「這個不祥慘禍，焉有虛假之理？老奴勸東方相公不必開棺，只是不願使你更增悲痛——」話方至此，東方鐵心中疑念更濃，搶步走到供桌之後，自行伸手，把棺蓋揭開，移至一旁。

目光注處，東方鐵也不禁臉色大變，口中鋼牙，咬得「格格」作響！

原來，茅浩屍體的六陽魁首，業已被人割去，只見在他一向喜着的儒衫胸前，尚露出半截黑色毒刺刺尾！

東方鐵霍然轉過頭來，怒視茅忠道：「茅忠，你適才不是曾說我茅大哥是中了毒刺而死的麼？他……他的項上人頭，怎會失去？」

茅忠含淚答道：「事情是這樣的，那日深夜，我家相公步履踉蹌返來，胸前揷了三根毒刺，業已不能言語，勉強寫了幾樣藥名，揮手命我趕緊出外購買。」

東方鐵皺眉問道：「難道是你出外購藥之際，那仇家竟然又追蹤前來，再下毒手？」

茅忠舉袖拭淚，連連點頭地，悲聲答道：「正是如此，等老奴購齊藥物，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匆匆趕返，我家相公已遭慘禍，屍身仆倒門前，連頭顱也被那萬惡賊子割去！」

東方鐵滿懷義憤，苦於無可出氣，指着棺內茅浩的無頭屍體胸前的那根黑色小刺刺尾，向茅忠厲聲喝道：「茅忠，你是茅家老僕，一向忠誠，怎麼今日說起話來，前後矛盾，顯有不實之處！」

茅忠被他罵得一頭霧水，惶然問道：「東方相公何出此言？老奴縱有天胆，也不敢對東方相公，有絲毫瞞哄欺騙！」

東方鐵臉上神色，異常不悅地，冷冷說道：「你方才說我茅大哥胸前共中三根毒刺，如今他遺體之上，留有一根，你給我一根，共才兩根，還有……」

茅忠聽東方鐵問到此處，「哦」了一聲，接口說道：「東方相公有所不知，另外一根毒刺，我給了二小姐，她要尋找使用毒刺之人，爲我家相公報仇雪恨！」

東方鐵聽得「二小姐」三字，揚眉問道：「茅忠，你所說的『二小姐』，難道是指英妹？」

茅忠頷首道：「我家主人，只有兄妹兩個——」

東方鐵不等茅忠語畢，便又問道：「英妹不是遠去『四川青城』，跟隨心如師太學劍了麼？你是怎樣把那根毒刺，遂給她的？」

茅忠嘆道：「我家二小姐業已藝成，離開『青城』，遊俠行道，昨日恰好返家，得知相公已遭慘禍，遂憤然携刺，矢志天涯尋仇。」

東方鐵道：「英妹還有何話說？」

茅忠含淚道：「我家二小姐，瀕行時並囑老奴將相公棺木暫厝，俟她携回仇敵心肝或項上人頭，祭靈以後方才入土。」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說得好，我茅大哥一世英雄，在大仇未報之前，他怎會九泉瞑目？」

說完，幫茅忠把茅浩的棺木蓋好，正色向茅忠說道：「茅忠，我如今盡摒百務，專心爲我茅大哥尋仇，途中能與英妹巧逢最好，否則，每隔兩月，必回此處一次，她若返來，務必叫她等我，大家商量商量！」

茅忠「喏喏」連聲，東方鐵又復目含熱淚，向茅浩靈棺拜別。

× ×

這裏是「貴州」西境，接壤「雲南」的「盤江」江邊。

「盤江」乃「粵江」上流，以江水盤曲得名，此處恰巧水勢盤行，魚量頗豐，遂有不少漁翁，依江築屋。

東方鐵離開茅浩所居「絕龍嶺」，便一直奔此而來。

他盟友之仇，鬱於胸臆，自然不會有甚臨江垂釣，或負手觀魚的逸志閒情，他是前來拜訪一位武林前輩。

東方鐵此行所欲拜訪之人，是位歸隱已久的武林奇俠，姓胡，名叫太清，昔年「天河釣叟」四字，威震八荒，相當卓著聲譽！

東方鐵知道此老久歷江湖，見聞甚廣，遂特來求教，想請「天河釣叟」胡太清

，看看那根毒刺，或可查出仇家來歷？

他抵達胡太清的漁舍之日，胡太清適在病中。

但東方鐵一報自己「四海遊龍」之名，胡太清仍然立刻延見。

東方鐵走進草堂內室，鼻中嗅得一片藥香，有位白髮老翁，躺在軟榻之上。

他知曉榻上老人，便是胡太清，趕緊抱拳恭身，深施一禮，說道：「武林末學東方鐵，拜見胡老前輩，尙請老前輩恕我魯莽晉謁之罪！」

胡太清在枕上含笑擺手說道：「東方老弟無須多禮，請坐下敘話。」

東方鐵欠身稱謝，在榻旁椅上坐下，低聲問道：「胡老前輩有何清恙？晚輩能否……」語方至此，胡太清接口笑道：「多謝老弟關心，老朽是多年老病，偶然發作，有靈驗舊方，服上幾劑便好，東方老弟還是談談你來此之意吧。」

東方鐵道：「晚輩有椿事兒，想請老前輩不吝指點！」

胡太清笑道：「東方老弟乃當世武林中有名健者，位列『乾坤小八劍』之中，我這告老已久，衰朽殘年的頽廢漁翁，還有何事能爲老弟効力呢？」

東方鐵道：「晚輩有件東西，想請老前輩過一過目，指點指點來歷！」

胡太清點頭說道：「好，老弟請拿來看看，但我歸隱已久，成名舊物，或有所知，但是一些新出道的東西，便未必認得出了。」

東方鐵取出那根烏黑小刺，向胡太清雙手遞過。

胡太清接將過去，反覆一看，搖了搖頭，說道：「東方老弟，抱歉得很，你白跑了一趟冤枉路了，這東西我不認得，只知道蘊有特殊劇毒，多半見血封喉，中者無救！」

東方鐵知道這等前輩奇俠，絕對不打誑語，聞言之下，不禁好生失望地，長嘆一聲！

胡太清發現他面帶重憂，注目問道：「東方老弟，你要查察這根毒刺的來歷之意，是否想藉此尋仇？」



東方鐵毫不隱瞞地，立即點頭答道：「老前輩猜得不錯，東方鐵有位盟兄，便慘死在這毒刺之下！」

胡太清道：「老弟的盟兄是誰？你把他遇害經過，說將出來，或許可以判斷推究出一些蛛絲馬跡。」

東方鐵英雄虎目之中，淚光微閃，答道：「晚輩的盟兄姓茅，單名一個浩字……」一語方出，驚得胡太清從榻上坐起，失聲問道：「茅浩？就是與東方老弟，一同名列『乾坤小八劍』的『追風劍客』茅浩？」

東方鐵點頭道：「正是，胡老前輩如此吃驚，莫非認識我茅大哥麼？」

胡太清嘆息一聲，苦笑說道：「我和茅浩茅英之父茅山通，乃多年至交，怎麼不認識呢？在我歸隱之際，並曾把兩件防身用物，分贈給茅浩茅英兄妹，眞想不到那樣一位少年正直的豪傑英雄，竟會遽殞天年，身遭慘禍……」

說至此處，拉着東方鐵的手兒，急急叫道：「東方老弟，茅浩老弟遇害之事，是你親眼目睹的麼？你把這樁經過，詳細說我聽聽！」

東方鐵聞言，自然立把自己關外遠遊歸來，「絕龍嶺」下，探友鬧耗之事，向胡太清轉述一遍。

胡太清聽完經過，雙眉緊蹙地，沉思有頃，緩緩說道：「東方老弟，關於此事，你不妨注意一個方興帮派，但你只有一人，其勢太孤……」

東方鐵不等胡太清語畢，便接口說道：「老前輩不必考慮我是否勢孤，儘量告訴我該注意那個新興帮派？」

胡太清道：「我所指的，便是『黑煞帮』！」

東方鐵聽得爲之一怔，皺眉說道：「晚輩眞是孤陋寡聞，我怎麼竟未聽見過這『黑煞帮』的稱呼字號？」

胡太清道：「這絕非東方老弟孤陋寡聞，而是由於你近來遠遊關外，在白山黑水間，難聞訊息之故，你未注意我曾說這是個新興帮派麼？」

東方鐵接着問道：「這『黑煞帮』的主腦人物是誰？他們的巢穴，建於什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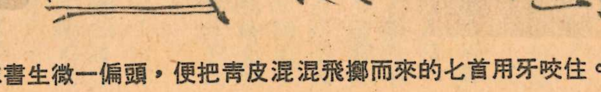
胡太清苦笑一聲，搖頭答道：「我由於臥病之故，所知不詳，但『黑煞帮』徒，多在滇黔邊境逞兇，或許巢穴離此，並不太遠，老弟先於雲南貴州兩省之間，查查看吧！」

東方鐵看出胡太清出語至誠，已傾所知，遂一抱雙拳，恭身說道：「多謝胡老人家指點，晚輩盟兄之仇在念，必須立即緝兇，無法侍奉老人家的病榻……」

胡太清聽至此處，急忙擺手說道：「東方老弟不必客氣，你且先行一步，我則趕緊調理，只要病勢一瘳，也要爲了此事，再攖鋒鏑，去往江湖走走！」

東方鐵雙眉一軒，恭身稱謝，說道：「胡老人家義薄雲天，東方鐵謹代表我盟兄茅浩的地下英靈，拜謝老人家的深恩大德！」

東方鐵拜別胡太清後，因當地屬滇黔邊境，遂向一般漁民村戶，探詢左近可有橫行不法的兇惡江湖人物？



白衣書生微一偏頭，便把青皮混混飛擲而來的七首用牙咬住。

探詢結果，知道此處因漁夫貧瘠，無甚强人，但離此百餘里外的一座青陽鎭上，却時有牛鬼蛇神出沒。

東方鐵身如閒雲野鶴，一心只爲盟兄茅浩，緝兇報仇，聞訊之下，遂直奔青陽鎭而去。

「四海居」，是這青陽鎭上，規模頗大的一家茶館，也兼賣酒菜等物。

東方鐵因茶館酒樓等處，最爲魚龍混雜，遂信步走入這「四海居」內。

但才走入店中，東方鐵便覺一怔！

使他發怔的是青陽鎭是個大鎭，又係通行要道，商旅不斷，相當繁榮，但這擁有數十副座頭的「四海居」中，却只有寥寥三五茶客。

東方鐵選了個座位坐下，店夥殷勤招呼，他要了一壺好茶，半斤美酒，和兩色酒菜。

等到所點各物送來，東方鐵畧一嘗試，不禁向店夥詫問道：「夥計，你們茶香酒醇，菜也不錯，這『四海居』的座位，更頗寬敞，爲何生意却不大好呢？」

店夥笑答道：「小店酒好菜香，是本鎭的金牌字號，早晨，下午，經常滿座，如今因時已過未，遂只賣些外來過路的客人，顯得——」

他的話猶未了，東方鐵便聽出蹊蹺，接口問道：「奇怪，爲甚麼只要賣些外來過路客呢？本鎭客人都到那裏去了，莫非此地有個特殊習慣，一過未牌時分，大家便不喝茶，不飲酒麼？」

店夥搖頭答道：「那裏會有此習慣，本來越到黃昏，生意越盛，但……」

說到此處，向店門看了一眼，壓低語音道：「但最近有批客人，每天到了申牌時分，便……」一語未畢，竟住口不言，搶步跑往店外。

東方鐵注目看去，只見「四海居」外，走進了六七人來，僅從他們穿着打扮，以及橫眉竪目的兇惡神情以觀，便可看出是地痞匪徒等絕非是良善之輩。東方鐵恍然頓悟，定是這批人，每日此時前來，以致使本鎭居民，望而裹足，才會使茶館生意，頓告清淡，自己少時到要找點話兒，把這些青皮混混的，好好敎訓一頓……

他一面心中暗忖，一面游目打量這「四海居」中，其餘三五位茶客。

靠着左牆坐的三人，果然像是個小本生意的過路行商，但靠着東方鐵右邊數張桌兒以外，獨自飲酒的一位客人，却吸引得這位「四海遊龍」爲之注目不瞬！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的白衣書生，秀眉星目，英挺無倫，尤其是雙目中所閃射出的炯炯神光，更顯得絕非俗子！

東方鐵暗爲對方的風神傾倒，暗忖：「這白衣書生，品貌非凡，像是個內家高手……」

念方至此，突覺有人向自己的座位走來。

東方鐵抬頭一看，知是那等青皮混混的爲首之人，心想自己還未找他，誰知對方居然先已上門……

念方至此，那青皮混混業已走到東方鐵座位之前，站定脚步，指着他放在桌上的青鋼長劍問道：「這柄劍是誰的，好像蠻不錯嘛！」

東方鐵冷冷答道：「我的！」

那青皮混混，一陣「嘿嘿」陰笑，笑完說道：「小哥兒，像你這等文弱書生，怎配帶甚寶劍？還是趁早送人，免得把這凶殺之物，帶在身邊，招災惹禍！」

他的語音剛住，突地「噹噹」兩聲脆響，起自身後。

那名青皮混混，轉身看去，見是那白衣書生，從懷中，取出兩柄短劍，放在桌上。

僅僅從那鯊魚皮鞘，以及明珠嵌柄等外表裝飾看來，已可猜出這兩柄長不盈尺的短劍，多半是前古神物！

那青皮混混被這兩柄短劍，吸引得不再理會東方鐵，舉步走向白衣書生座前，口中嘖嘖的讚道：「好劍，好劍，這兩柄劍兒，比那小子的一柄破銅爛鐵，强得多了！」

白衣書生自顧低頭飲酒，連眼皮都不抬地，聲冷如冰，緩緩說道：「這兩柄劍兒好麼？你想不想要？」

青皮混混笑道：「當然想要，小哥兒捨不捨得送我？」

白衣書生毫不吝嗇，異常大方地，點頭答道：「好，我送你了，你拿去吧！」

這回，他停杯不飲，是邊自說話，邊自幌頭，把兩道湛如秋水的眼神，盯在那青皮混混臉上。

這兩道目光，一點不兇，但却出奇的冷！

冷得使那平常作惡多端，胆大包天的青皮混混，居然周身毛髮微豎，打了一個寒噤，未曾立刻伸手，去取桌上短劍。

白衣書生眼皮微翻，嘴角一披哂道：「怎麼？憑你兩頭蛇王大彪，在這青陽鎭上橫行霸道的兇名，竟不敢取這兩柄短劍麼？」

這幾句話兒，聽在東方鐵和那王大彪的耳中，發生了不同作用。

東方鐵是恍然悟出，這白衣書生定係查出「兩頭蛇」王大彪，在青陽鎭上惡跡，特來此處等候，欲加儆戒！

但自己與這白衣書生，分明初見，爲何不僅覺得面目有點相熟，連語音也似在何處聽過？

東方鐵的心中，是疑思如雲。

那王大彪的心中，却是怒氣如火！

他倚仗着身後靠山，在這青陽鎭上，委實橫行霸道，幾曾受過人家如此輕視？

故而，他聽得白衣書生問他是否不敢取劍之語，便立即「哼」了一聲，揚眉說道：「小哥兒，你太以小看我了，慢說小小兩柄短劍，就是英雄豪傑項上的人頭，與腹中的臟腑，我王大彪也說取便取，毫不皺眉！」

王大彪一面說話，一面便自伸手去取放在桌上的那兩柄珍貴短劍。

但一取之下，竟未能將那兩柄小劍取起。

這不能取起之故，並非雙劍在桌上生根，而是那白衣書生，雙手分持兩根筷兒，輕輕點住劍柄所致。

王大彪雙臂頗有三數百斤蠻力，平日並以此自負，如今竟取不動被箸尖輕點的兩柄劍兒，心中自然驚疑交迸。

他不肯服貼，力貫雙臂，吐氣開聲地，雙手分執劍身，猛勁一奪。

儘管他已蓄足全力，但桌上短劍，却仍然動都不動。

這一來，王大彪有點無法下台，目注白衣書生，滿面通紅，喃喃說道：「咦，你這小子，莫非是個妖人，會使邪法？」

王大彪「邪法」兩字才出，與他同來的另一名混混，高聲叫道：「王老大莫怕邪法，我會辟邪！」

說話之間，拔出一柄精光奪目的七首，脫手向白衣書生的面門飛擲！

東方鐵因早就看出這白衣書生，是個身懷絕藝之人，遂暫不插手，只在一旁靜看。

果然，七首飛到，那白衣書生連閃都不閃，只微一偏頭，畧一張口，便把飛來七首用牙咬住！

王大彪目睹對方竟有如此身手，悚然一驚！

就在這一驚之下，白衣書生不再用箸點劍，却將手中雙箸，翻腕一挑！

桌上兩柄短劍，被他挑得化成兩道奪目寒光，出鞘飛起半空！

但劍光並非空起，還帶了兩隻血淋淋的人耳作伴。

王大彪於劍光起時，先覺耳根一涼，等到看見空中人耳之後，又覺奇痛徹骨。

他知道遇見高人，雖然失耳奇痛，也不敢再作停留，急忙向店外竄去！

白衣書生一聲冷笑，放下手中竹箸，手持劍鞘，向外一伸。

空中兩道劍光，無巧不巧地，恰巧墮入白衣書生所持劍鞘之內。

在此同時，另一混混所擲的七首，也從白衣書生口中，化爲一道寒光，電射而出！

這道寒光，先在空中貫穿了一雙人耳，然後再追上剛剛逃到店門口的王大彪，穿過他頭上髮髻，「奪」的一聲，把他釘在門柱之上！

可憐那王大彪也不知自己還是活是死，竟嚇得頭兒一垂，心驚胆碎地，暈了過去。

其餘五六名混混，見狀之下，自也嚇得亡命飛逃，因見白衣書生不曾追趕，才在經過店門時，把王大彪從柱上弄下，一齊遁去。

東方鐵直等這場趣劇，業已暫告結束，方對那白衣書生，一抱雙拳，含笑說道：「兄台俠胆絕藝，小弟佩服得很，藉杯水酒，聊表敬意！」說完，斟了一杯酒兒，擧在手中，邀那白衣書生，隔座對飲。

誰知那白衣書生，連正眼都未向東方鐵看上一眼，只把嘴角畧披，根本不加理睬。

東方鐵碰了一個釘子，臉上也有點訕訕的不是意思，只得把擧在手中的那杯酒兒，重又放回桌上。

這時，那白衣書生，又向愁眉苦臉的店夥，招手叫道：「店家，你不要害怕，且替我多燙一壺酒，多弄點菜，我知道王大彪身後有人，我還要在此等到他酉末時分。」

說完，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元寶來，擲向店夥又道：「少時萬一起甚打鬥，損壞店中雜物，這錠銀子，應該足够作賠，

若是無事，便算賞給你的小帳。」

店夥愁眉苦臉之故，是怕白衣書生走掉，王大彪等回來尋仇不見，自己難免晦氣。

如今聽得白衣書生不走，已放寬了不少心腸，再獲得十兩紋銀重賞，自更喜出望外。

他接過紋銀，哈腰恭身地，「喏喏」連聲，趕緊跑向厨下，爲白衣書生，添酒添菜。

白衣書生仍然不理東方鐵，轉過面去，向靠着左牆坐的三位行商，含笑說道：「那王大彪無殊盜匪一流，少時定將同黨邀來，恐有鬥毆，三位若是怕惹麻煩，不妨先行一步……」

話猶未了，那三位行商中，比較年長的一人，已起立抱拳相向。

那位行商說道：「在下雖然不諳武學，但久歷風塵，倒還有點眼力，看得出少俠是位絕世高人，願意留在此處，開開眼界，看少俠大顯神威，爲這『青陽鎭』一帶的良民除害！」

白衣書生揚眉一笑，點了點頭，轉面對剛給自己送添美酒的店夥說道：「快去給那三位客官添些酒菜，是我請客，少時一併結算。」

店夥應諾走去，那三位行商，似乎知道這等江湖豪俠情性，只抱拳畧一稱謝，並未多說什麼客套之語。

那白衣書生對店夥頗爲大方，對其餘三位行商，頗有禮貌，就是不睬東方鐵，未免使東方鐵覺得相當蹩扭！

他自我檢討，覺得毫無開罪對方之處，不知怎會使對方對自己顯有反感？

越想越覺悶氣，又不便向白衣書生責問，只得愁鎖雙眉，獨飲悶酒。

「四海居」外，起了步履聲息，走進一個人來。

東方鐵以爲是王大彪的身後靠山尋來，但抬頭看去，却發現了兩點意外。

第一點意外是來的並非成羣結黨，只是單獨一人。

第二點意外是，此人並非匪徒打扮，是個手提魚簍的年老漁翁。

但雖有兩點意外，東方鐵却仍在一眼之下，便看出這漁翁目中神光烱烱，步下沉穩異常！

由此可見，這位老漁翁不單是武林人物，身手並相當高明，决非王大彪那等青皮混混可比。

老漁翁入店以後，目光一掃，緩步走往白衣書生座位之前，含笑說道：「老漢今天運氣不錯，網得幾尾上好鮮魚，相公帮襯帮襯，買兩條吧！」

白衣書生雙眉一揚，搖頭笑道：「老人家，在下不愛吃魚……」一語方出，老漁翁便指着白衣書生尚放在桌上的兩柄帶鞘短劍，狂笑說道：「相公說那裏話來，老漢年紀雖老，老眼不花，認得出這『雌雄雙劍』是『天河派』鎭派之寶，相公既持此劍，必與『天河釣叟』頗有淵源，那有不愛食魚之理？……」

東方鐵聽得對方談話中竟提起「天河釣叟」胡太淸來，不禁停杯不飲，越發注意！

老漁翁語音畧頓之下，又自「呵呵」笑道：「倘若相公是爲了捨不得花錢，而故意如此說法，那到好辦，老漢且奉贈兩條如何？」說完，竟從魚簍中取出兩條活跳鮮魚，向白衣書生擲去。

白衣書生自然也看出，這老漁翁是有意尋釁，遂一伸雙手，把兩條鮮魚接個正着！

鮮魚入手，覺得並無花樣，白衣書生便向那漁翁點頭笑道：「多謝老人家厚賜，店家拿去，替我好好作碗魚湯……」

誰知「魚湯」兩字方出，老漁翁雙手所捧的魚簍之中，突然「嗖嗖」連响！

約莫有八九道烏光，從簍中飛出，向那白衣書生的面門飛射！

白衣書生不防有此一着，倉卒間不及離座閃避，只得以手中雙魚，遮擋那些電射烏光！

「哧哧」作响，兩條鮮魚身上，連被四五根黑色小刺打中。

東方鐵隔座飛箸，又用巧妙手法，代爲擊落兩根，但仍有一根黑色小刺，險煞人地，穿在白衣書生的頭戴儒巾之上！

跟着，「波」的一响，魚簍突爆！

整個「四海居」中，都被一片濃烟所蔽，幾乎成了伸手不見五指程度！

東方鐵正不知那老漁翁又有什麼毒着？忽聽得濃烟之中，有人沉聲叱道：「老賊敢爾！」

這是白衣書生的聲音，再下面是「颼颼」兩聲，彷彿老漁翁與白衣書生，已一先一後地，縱出「四海居」外。

東方鐵雖然受了那白衣書生冷落，但因正邪有別，滿心仍願帮他。

遂留了一塊碎銀子，放在桌上，也隨後追出店去。

那蔽目濃烟，在店外已淡，東方鐵目光掃處，見鎭街東頭，有白影一閃而逝。

他生恐那白衣書生空負一身絕藝，却因江湖經驗不够，吃了老漁翁的刁惡暗虧，電疾向東追去。

一直追去「青陽鎭」外，約莫二三里之遙，方看見那白衣書生獨自站在一片小松林外。

東方鐵到了距離白衣書生六七尺外，方一止住脚步，那白衣書生又自臉色如冰地向他冷然問道：「尊駕是否覺得你的一身功力，頗自傲壓，又追來多事則甚？」

東方鐵再度碰了一個釘子，眞有點啼笑皆非，不由雙眉深蹙，怔在當地。

白衣書生眼角瞟處，哂然一哼，便欲轉身離去。

東方鐵忽然瞥見白衣書生的儒巾上，仍插着一根黑色小刺，似乎與盟兄茅浩的屍上所遺，極爲相像。

他心中怦然一跳，抱拳陪笑叫道：「兄台請暫留貴步，在下有一事相商。」

白衣書生雖然止住脚步，回過頭來，但臉上神色，却極爲勉强地，皺眉說道：「尊駕究竟存的是什麼心？一再找我麻煩，在下有要事在身，無意交結……」

東方鐵不等白衣書生再往下說，便把雙眉一挑，接口朗聲道：「兄台世間高士，在下草野俗人，原本不敢高攀，自慚形穢……」

那白衣書生竟接着東方鐵這自謙之語，點頭說道：「不敢高攀最好，彼此風來

水上，雲度寒塘，並無絲毫關及，倘若互詢姓名，豈非多事？……」

他說到「豈非多事」之時，衣袂一飄，竟似又欲轉身走去？

東方鐵忍着一腔被冷淡的蹩扭氣兒，抱拳叫道：「兄台，適才那老漁翁所發毒刺，倘有一根，留在你頭巾之上，借我一看好麼？」

白衣書生因頃間一意追敵，忘記了此事，聞言之下，遂伸手從頭戴儒巾之上，取下那根黑色毒刺，先仔細盯了兩眼，然後目注東方鐵，說道：「你要看這根毒刺則甚？」

東方鐵因對方神情，始終拒人千里，極爲冷淡，自然不肯深言，遂目光凝注在白衣書生掌中所托的那根毒刺上，隨口答道：「因爲我也有這種刺兒，但却好像比兄台掌中所托之物，稍粗稍長一點，遂想借來比較比較，看看是否同一種類？」

對於東方鐵的這幾句話兒，那白衣書生好似頗感興趣，雙眉軒處，目閃神光，「哦」了一聲問道：「你有這種刺兒麼？快點拿出來給我看看！」

東方鐵遂把懷中所藏，取自茅浩遺屍上的那根毒刺拿出，托在掌上。

兩根毒刺互一比較之下，果然要比白衣書生那根，畧粗分毫，畧長少許！

他見兩根毒刺，未盡相同，不禁雙眉微蹙，心中畧感失望。

誰知就在他蹙眉失望之間，一縷勁風，竟從白衣書生的右手食指尖射出，襲向東方鐵的脅下！

東方鐵大吃一驚，駭然疾退。

白衣書生屈指一彈，先用掌中那根毒刺，追襲東方鐵，然後跟蹤而至，趁他半空中因閃開毒刺，落足未穩之際，向他接連攻出三招威力極强的內家重手！

東方鐵既驚且怒，一面盡力應付對方這猝然攻擊，一面沉聲叱道：「兄台不要太過份了，我東方鐵並非毫無骨氣，任憑欺侮之人……」話方至此，白衣書生的攻勢忽收，兩眼凝望着東方鐵，一片紅雲，倏然佈滿雙頰。

東方鐵被他這副神情，弄得怔了，方想動問，那白衣書生已然向他問道：「你方才說些什麼？你……你是東方鐵？」

東方鐵畧一點頭，那白衣書生又復問道：「那個東方鐵？是不是『乾坤小八劍』中的『四海遊龍』東方鐵？」

東方鐵因受够這白衣書生惡氣，遂冷然答道：「不錯，想不到我東方鐵這點微名，竟會有污尊耳？……」

白衣書生雙眉微蹙，把兩道秋水似的眼神，盯在東方鐵的臉上，暗含疑惑說道：「據我所知，『四海遊龍』東方鐵的年紀並不大呀，爲何你額上那麼多皺紋，唇上又長了鬍子？」

東方鐵失笑道：「我是因欲查察一件事兒，才畧加化裝，兄台既然問及，我便對你顯示我的本來面目便了！」說完，果然先取掉唇上假鬚，再拭去額上所繪的淡淡皺紋。

白衣書生頓覺眼前一亮，見對方已由一個中年風塵客，變成宛如玉樹臨風的英姿勃勃少年，不禁目中流下了兩行珠淚。

東方鐵見這白衣書生先是臉紅，又是流淚，不禁被弄得莫名其妙地，訝聲問道：「兄台，你……你……你這是……」一語未畢，那白衣書生竟更爲傷感，淚珠兒撲簌簌地落下，並悲聲叫道：「東方二哥，我……我是小英兒呀！」

一聲「東方二哥」，已把東方鐵叫得惑然，因爲白衣書生的語音突然變了，變得嬌脆宛若女子！

但隨後那句「我是小英兒呀」出口，頓使東方鐵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知道眼前這白衣書生，竟是甫從青城學劍，藝成出道的茅浩之妹茅英。

東方鐵驚喜交集之下，不禁雙目凝注着對方問道：「你是剛從青城學劍歸來的英妹？……」

白衣書生帶着滿面淚痕，點頭說道：「正是，東方二哥因臉上添了化裝，使我認不出來，小妹則因改作男裝，也使二哥認不出我……」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望着東方鐵道：「二哥怎會藏有這種黑色毒刺？莫非你已去過『絕龍嶺』了？」

東方鐵頓了頓足，長嘆一聲，說道：「英妹剛走的第二天，我便趕到『絕龍嶺』，得悉滔天禍變，立刻四海尋仇！可恨這次我竟鬼迷心竅，遠去關外，作甚白山黑水之遊，倘若早來幾日，或許會帮大哥脫過這……這場刼……刼……數……」說到後來，他也因悲愴良友，語不成聲，抽抽噎噎地，流下了兩行英雄虎淚！

茅英見東方鐵不住流淚，只得止住悲聲，向他加以勸慰道：「人壽修短，似有定數，二哥何必爲你遠遊之事自責？在這場禍變未生之前，誰又想得到呢？」

東方鐵拭淚之間，茅英又向他問道：「東方二哥，你對於殺我大哥的兇徒身份是怎樣查察？有沒有查出些蛛絲馬跡？」

東方鐵苦笑道：「除了那種黑色毒刺以外，根本別無其他資料，可加推究，我遂帶了毒刺，去謁見『天河釣叟』胡太淸，請他以數十年的江湖經驗，看看那毒刺來歷！」

茅英「哎呀」一聲，連連點頭說道：「二哥的這種措施，大是正確，我倒忘了胡老伯了，但不知二哥見着胡老伯沒有？他老人家對此有無指示？」

東方鐵道：「胡老人家也未看出這種毒刺來歷，他只要我注意一個新興帮派『黑煞帮』中人物！」

茅英一軒雙眉，目閃神光說道：「這點倒與我所偵察的情況相同，我也覺得『黑煞帮』值得注意！」

東方鐵急急問道：「英妹查出『黑煞帮』巢穴何在？以及帮中有些什麼值得注意的人物麼？」

茅英搖頭道：「還沒有，我剛在開始偵查，因覺得王大彪可能是『黑煞帮』的狗腿子，所以才到『四海居』，加以折辱，意欲把他身後人物引出！」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作得對，那老漁翁相當可疑，他所發毒刺，雖與我們所藏不同，但從色澤形狀看來，也必有相當關係！」

茅英銀牙一咬，恨聲說道：「可恨這老賊的身手，相當滑溜，竟然使我未曾追上，被他逃到這片密密的松林之中，失去

蹤跡！」

東方鐵想起「四海居」中之事，向茅英問道：「英妹，那老賊放起蔽目濃霧之際，你曾怒叱『老賊敢爾』，莫非他除了毒刺以外，另有其他毒着？」

茅英玉頰一紅，赧然答道：「那老賊可惡已極，竟在濃霧一起之際，發出套索，把我放在桌上的『雌雄雙劍』，偷將去了！」

東方鐵皺眉道：「這一着着實出人意料之外，難怪英妹會措手不及，被他把劍偷走！」

茅英撅着嘴兒道：「那柄劍兒，是胡太淸胡老伯送給我的，决不能輕易丟掉，我非要找回不可！」

東方鐵點頭道：「慢說是胡老前輩，贈送英妹的罕世寶劍，即使是一針一綫之微的東西，也容不了那老賊，妄加奪取，但不知……」

茅英聽他說至此處，秀眉雙揚，接口說道：「東方二哥，你不是担心適才那假扮漁翁的老惡賊，藏在何處？」

東方鐵「嗯」了一聲，正色說道：「我正是此意，以四海之大，八荒之廣，倘那老賊，於奪得『雌雄雙劍』後，竟不聲不响地，隱藏起來，眞够我們苦苦尋找的呢！」

茅英道：「不，那老賊並未打算隱藏，他在『蜈蚣嶺』。」

東方鐵聞言愕然，目注茅英問道：「英妹怎知他人在『蜈蚣嶺』呢？莫非你已看破那機心相當陰險的老賊來歷？」

茅英搖了搖頭，伸手向林口一指。

東方鐵順着茅英的手指看去，只見林口一株松樹之上，有些縱橫刻痕，近前細辨，看出是相當潦草，顯係倉促刻成的「蜈蚣嶺」三字。

東方鐵看清楚了字跡，向茅英問道：「這『蜈蚣嶺』三字，是那老賊所留？」

茅英蓁首微頷，應聲答道：「我因被濃烟蔽目，追蹤稍遲，與那老賊前後之間，頗有一段距離，看見他在林口樹上，刻木留字，在我追到的刹那之前，才匆匆逃入林內！」

東方鐵聽完茅英所說，重行向「蜈蚣嶺」三字，畧爲注目，便雙眉深鎖，陷入沉思狀態。

茅英見了這副神情，一旁低聲問道：「東方二哥，你在想些什麼？是否你認爲這『蜈蚣嶺』三字，不大實在？」

東方鐵似已沉吟有得，俊目閃光答道：「地名大概不虛，但那賊既已盜寶逸去，何必留下地點，自找麻煩？這種反常情况，定必有非常含意。」

茅英以一種十分佩服神情，目注東方鐵道：「二哥高見，我在發現字跡之下，也有這種想法，但其非常用意，究屬何在，二哥可猜得出麼？」

東方鐵適才因爲已盤算忖，遂應聲答道：「我認爲那老賊留下『蜈蚣嶺』地名之意，不外兩點，第一，是在這『蜈蚣嶺』，藏有厲害黨羽，或設下厲害埋伏，他自忖單打獨鬥，不是英妹之敵，遂想把你誘去『蜈蚣嶺』，倚仗地利人和，再施辣手！」

茅英連連點頭地，妙目流波說道：「二哥分析得極有道理，如見那老賊肺肝，但另外一種用意，又是什麼？」

東方鐵道：「另外一種用意，可能是『移花接木』之計，企圖嫁禍於人。」

茅英把兩道朗澈眼神，盯在東方鐵臉上，揚眉叫道：「東方二哥，請你解釋得明白一點，『嫁禍』二字，究竟是嫁禍給誰？」

東方鐵目閃神光，答道：「可能是嫁禍給英妹，也可能是想嫁禍給第三人，譬如說，那『蜈蚣嶺』上，隱居有性情極爲怪僻，武功又極爲高明之人，英妹尋去查詢，雙方起了衝突，便可使那老賊，陰毒得意地，隔岸觀火！」

茅英「呀」了一聲，道：「這一點我根本就未曾想到，可見得『世事淵明皆學問』一語，確實含有至理……」

語音至此畧頓，閃動秋水眼神，看着東方鐵道：「東方二哥，以二哥的高明意見看來，關於老賊所留的『蜈蚣嶺』地點，我們究竟去不去呢？」

東方鐵毫不攷慮地，斷然軒眉答道：「去是一定要去，不過我們要遇事先加研判，不可擧措操切，上那老賊惡當！」

茅英忽又把秀眉雙蹙，「哎呀」一聲，說道：「東方二哥，這『蜈蚣嶺』是在什麼地方，你可知道？」

東方鐵搖頭道：「地方雖然不知，但想來定必不難打聽，一問便可問出，否則，那假扮漁翁的老惡賊，也不會沒頭沒腦地，留下這『蜈蚣嶺』三字。」

茅英同意東方鐵的意見，點頭說道：「東方二哥說得對，我們便趕緊去找人問地方吧，因爲奪回『雌雄雙劍』，還在其次，主要是，我覺那老賊也會施放毒刺，情實可疑，要想從他身上，加以追究，看看是否可以發現一些我大哥被害的蛛絲馬跡？」

東方鐵聞言，遂與茅英離開這片樹林，重回「青陽鎭」上，邊行邊自問道：「英妹，『天河釣叟』胡太淸老人家說他歸隱江湖，不問世事之際，曾以兩件武林至寶，贈送給你及茅大哥，除了削鐵如泥的『雌雄雙劍』以外，另一件寶物，又是什麼？」

茅英答道：「一件是可以攻敵，無堅不摧的『雌雄雙劍』，另一件則是足以防身，可避一般刀劍，暨掌力暗器的『天孫軟甲』……」

說至此處，兩道秀眉突然深深愁皺起來！

東方鐵發現了她的神情變化，低聲問道：「英妹，你……你好像突然有什麼心事？」

茅英微微頷首道：「我這次回家，曾經找過這件『天孫軟甲』，但却未見蹤影，不知是怎樣遺失……」

東方鐵接口道：「不一定是遺失，或許穿在大……大哥的遺體之上……」

茅英妙目之中，微轉淚光地，悽然接道：「東方二哥，你這絕頂聰明之人，怎會也說出胡塗話了？」

東方鐵先是爲之一怔，旋卽恍然說道：「對，我眞胡塗，茅大哥身上，若是穿了『天孫軟甲』，那區區毒刺，也未必能够……」

東方鐵恐怕引起茅英的傷心，遂把未說完的「要得了大哥的命」半句話兒，倏然頓住。

東方鐵雖已攷慮週到，茅英因兄妹情深，已在舉袖拭淚，並幽幽說道：「東方二哥，除了我大哥之仇，誓所必報以外，對『雌雄雙劍』暨『天孫軟甲』之失，也要設法追回，否則，萬一落入凶人手中，仗以濟惡，委實無法對胡老人家交代，這幾件事兒，艱難頗甚，二哥要好好幫幫我呢！」

東方鐵義形於色，軒眉接口道：「英妹放心，從今後我與你天涯海角，形影不離……」

這「天涯海角，形影不離」八字一出，東方鐵便發覺含有語病，趕緊頓口不語，滿臉都是窘色。

茅英起初也聽得玉頰微紅，芳心畧跳，但因偷眼瞥見東方鐵的臉上窘狀，遂把雙眉一揚，低聲說道：「多謝二哥金諾，小妹定當終身追隨……」

雖是倜儻俠女，遠勝尋常女兒，但「終身追隨」一語出口以後，茅英也不禁玉頰飛霞地，低下頭去。

夠了，夠了，這四個字的份量夠了！

東方鐵起初是滿心惶恐，深怕由於語病，使茅英誤會自己為輕薄之徒，如今聽了這「終身追隨」四字，宛如吃了定心丸，服了清涼散，滿心熨貼地，向茅英注目看去。

他在看茅英，茅英也在看他，兩人目光一觸，茅英不禁玉頰添緋，風情更美地，低聲叫道：「二哥，那邊有幾個農人，正在閒談，我們可否向他們探詢探詢『蜈蚣嶺』……」

話猶未了，東方鐵業已走去，向那幾名閒談老人，抱拳叫道：「在下有事請教，不知是否擾及老人家們談興？」

其中一名正在抽旱烟的灰衣老者，向東方鐵看了一眼，含笑說道：「相公太客氣了，有甚麼事兒，儘管請講，只怕我們這些村野老人，未必能夠効力……」

東方鐵道：「在下是想打聽一個『蜈蚣嶺』地名，老人家可否賜予指示嗎？」

灰衣老者眉頭一皺，目注東方鐵道：「相公有何要事，欲去『蜈蚣嶺』呢？倘若不是非去不可，最好……」

話方至此，另一黑衣老者，目注茅英，緩步上前，向那灰衣老者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灰衣老者「呀」了一聲，手指茅英，向東方鐵問道：「那位相公就是下午在『四海居』中，削去惡棍王大彪雙耳的大俠麼？」

東方鐵看出「蜈蚣嶺」中，必有凶險，灰衣老者才有勸阻自己，不必前往之意，遂不加否認地，點頭說道：「不錯，我那位賢……賢弟，正是身懷絕藝的大俠客，老人家儘管直言，指點『蜈蚣嶺』的所在，無須有甚顧忌。」

灰衣老者果然不再遲疑地，伸手向東一指，含笑說道：「『蜈蚣嶺』就在這『青陽鎮』東，約莫六十里左右的『九迴山』內……」

語音至此，茅英已因心急追尋失寶，並查緝兄仇之事，向那幾位老者，抱拳一禮，並對東方鐵叫道：「東方二哥，應謝這位老人家的指點，我們驪珠已得，不必多作躭延，趕緊撲奔『九迴山』吧。」

語完，身形一閃，便自向東馳去。茅英一走，東方鐵自然抱拳一禮，謝過那灰衣老者，便轉身相隨。

他們行約數步，聽得身後那灰衣老者叫道：「兩位相公前去『蜈蚣嶺』時，請記住『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之語……」

茅英聽在耳中，側頭向東方鐵道：「東方二哥，你是聰明絕頂，反應敏捷之人，對於這『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兩句話兒含意，參不詳得出？」

東方鐵畧一思索，邊與茅英並肩緩馳，邊自答道：「第一句話兒，意義明顯，是說『蜈蚣嶺』內，有隻惡毒『金鷄』要加提防注意！」

茅英妙目微颺，瞟了東方鐵一眼道：「所謂『金鷄』，是人，是禽？」

東方鐵搖頭道：「無法斷言，這問題大概要到了地頭，才會獲得解答。」

茅英道：「第二句『子午二時最斷魂』呢？」

東方鐵想了一想，劍眉雙揚答道：「第二句若指第一句而言，似乎是子午二時，正屬那惡毒『金鷄』，出現之際……」

茅英嫣然笑道：「二哥猜得妙……」

東方鐵苦笑一聲，接着往下說道：「但若另有所指，便無法空自亂猜，好在六十里路，沒有多遠，我們到了地頭，凡事謹慎一些，也就是了！」

茅英連連點頭，目注東方鐵道：「二哥放心，小妹知道敵暗我明，敵衆我寡，絕對不會莽撞，定必事事謹慎，聽從二哥領導！」

六十里山路，常人來說，約需一日行程，但在東方鐵，茅英腳下，却僅個把時辰，便告到達。

顧名思義，「九迴山」一定必峯嶺羣矗，壑谷迂迴，山勢決不單薄。

茅英駐足在一座小峯半腰，望着眼前羣峯插天的蒼茫夜景，秀眉雙蹙說道：「二哥，看來只有明天再說的了，在這黑夜之間，地形又極為生疏，却到那裡去找『蜈蚣嶺』呢？」

東方鐵完全同意地，點頭含笑說道：「好，我們且等明天再找，但如今是對坐行功，抑或信步遊山，遣此長夜？」

茅英想了一想，秀眉雙揚地，嬌笑說道：「為了對這『九迴山』的環境，稍為熟悉，不妨先信步遊山，等到有所厭倦之際，再畧為覓地靜坐，調氣行功，不知東方二哥，認為……」

東方鐵不等茅英把話問完，便點頭笑道：「我完全同意英妹高見，何況，這『九迴山』，峯壑深幽，定也有不少可遊之處。」

計議既定，茅英和東方鐵，遂根本不問眼前是何峯何嶺，隨興所之信步走去。

果然，這「九迴山」中景色，相當清幽，到處都是些飛瀑流泉，奇松古石，令人塵俗胸襟，為之一滌。

起初，茅英指點烟嵐，遊興頗佳，但是登臨了兩座峯崖以後，臉上便變了顏色，終於在玉頰上垂落兩行珠淚。

東方鐵發現她神情有變，吃了一驚問道：「英妹，你……你怎麼又突然傷感起來了？」

茅英舉袖拭淚，低嘆一聲，幽幽答道：「我從小便愛夜遊，在未去『青城』學劍之前，老是磨着大哥，帶我到處賞月，如今空山新月，夜景雖好，帶我去遊賞的，却是東方二哥，我大哥……再……也看……看不見了……」說到後來，語不成聲，又復珠淚紛落。

東方鐵與茅浩金蘭情重，心中自也難過，但為了安慰茅英，只得強抑悲懷，低聲勸道：「人死不能復生，英妹悲痛何益？我們應該努力緝兇復仇，方能使大哥含笑於九泉之下。」

茅英妙目中含蘊着晶瑩淚水，微頷螓首說道：「我知道大禍已成，徒悲無益，但我雙親早逝，原本也只有兄妹二人，相依為命，如今，大哥突遭慘禍，我變得形單影隻，煢煢無伴……」

話方至此，東方鐵接口說道：「英妹請抑悲懷，我先前業已說過，只要英妹不加嫌棄，你東方二哥今後便與你永不分離就是。」

東方鐵先前雖也有「天涯海角，形影不離」之語，但却沒有如今說得這樣露骨，故而話兒出口以後，一顆心兒竟卜卜跳個不住。

這番話兒，聽得茅英的玉頰上，起了一片紅霞，更添幾分嬌艷。

這位相當倜儻大方的武林俠女，竟沒有勇氣答話，也沒有勇氣與東方鐵目光相對。

她只是伸出柔荑玉手，把東方鐵的手兒，輕輕握住。

柔荑一握情千縷，勝似尋常山海盟！

先前，茅英本已對東方鐵有過「終身追隨」之語，如今再加上這柔荑一握，等於是英雄俠女，已訂鴛盟……

誰知就在這靈犀一點，脈脈相通，妾意郎情，栩栩欲化的最高享受之際，突有一片歌聲，從前面山坳中傳來。

茅英偷偷瞟了東方鐵一眼，縮回玉手，目注山坳。

但聽歌聲唱的是：「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心好命不好，天地終須保，命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心命俱不好，貧賤受煩惱，心乃命之源，最要存公道，命乃心之本，窮通難自料，信命不修心，陰陽想虛嬌，修心不聽命，造物終須報，李廣誅降卒，封侯事虛杳，朱祁救螻蟻，及第登科早，善乃福之基，惡乃禍之兆，陰德與陰功，存忠更存孝，富貴有夙因，禍福人自召，救困與扶危，勝於作齋醮，天地有洪恩，日月無私照，子孫受餘慶，祖宗延壽考，我心與彼心，各欲致榮耀，彼此一般心，何用相計較，第一莫欺騙，第二休奸狡，萌心欲害人，鬼神暗中笑，命有五分強，心要十分好，心命兩修持，便是終身寶！」

茅英靜靜聽完，向東方鐵叫道：「東方二哥，這歌詞含意極佳，深入淺出，勸人淑世，可見作歌之人，決非俗士。」

東方鐵點頭道：「在如此深山，如此深夜之下，那裡還會有尋常俗客？何況可以由歌詞含意聽出，此人勸人積德修心，存忠存孝，顯然是正非邪，我們不妨前去，結識結識，或許可從此人口中，問出些有關『蜈蚣嶺』的訊息，也說不定？」

茅英自然點頭，兩人遂向山坳走去。

入得山坳，見坳中地勢甚廣，左邊是百尺懸崖，一條飛瀑，右邊則是一片不大不小的松林，有位灰衣老翁，坐在積瀑成潭的潭邊石上，石旁並放着一枝長柄藥鋤藥囊。

東方鐵因坳中未見別人，顯然適才歌聲，便是這灰衣老翁所作，遂走前幾步，抱拳笑道：「老人家月夜高歌，眞是雅人深致。」

灰衣老翁向東方鐵、茅英看了一眼，笑道：「老弟與這位姑娘，月夜遊山，也可稱雅興不淺。」

東方鐵道：「老人家是一向隱居這『九迴山』中……」

一語方出，那灰衣老翁便搖頭笑道：「不是，不是，我的來路遠呢，是特來此處採藥……」

茅英向這山坳之中的清靈景色，掃了一瞥，含笑說道：「像這等山清水秀，石怪松奇之處，委實是世間靈氣所鍾，往往會出產罕世所珍的芝苓藥物……」

灰衣老翁連連搖手，截斷茅英話頭，向她笑道：「姑娘你猜錯了，老朽來此目的，並非掘出芝苓靈藥，而是企圖捕捉一種罕見毒物！」

茅英人極聰明，反應十分敏捷，聞言之下，揚眉笑道：「老人家意欲捕捉的罕見毒物，是不是一條蜈蚣？」

灰衣老翁「咦」了一聲，對茅英投過一瞥詫訝目光問道：「惡毒之物，多得不計其數，姑娘怎會猜得出是條蜈蚣呢？……」

語音至此，彷彿若有所悟地，伸手指着那片松林以後的蜿蜒峯脊，揚眉笑道：「我明白了，姑娘大概是由於這『蜈蚣嶺』的地名，才發生聯想。」

東方鐵與茅英聽得自己竟誤打誤撞地，到了「蜈蚣嶺」，不禁相視一笑。

這時，灰衣老翁的語音方了，茅英便接口說道：「若非老人家相告，我們還不知此處是叫『蜈蚣嶺』呢，但蜈蚣似是極為尋常的百足之虫，老人家為何加上『罕見』二字？」

灰衣老翁聞得茅英此言，含笑說道：「姑娘既發此問，足見對於此間之事，確實陌生，這『蜈蚣嶺』下的『百脚林』中，出產一種蜈蚣，與尋常世俗所見，有三種不同之處。」

茅英頗為好奇地，向那灰衣老翁笑道：「老人家能否將三種不同之處，說將出來，讓我們開開耳界，增長見識？」

灰衣老翁道：「當然可以，第一點是尋常蜈蚣，雖名『百足』，不過僅有數十隻脚而已，但這『百脚林』中所產，却在身軀兩側，各生五十，整整湊足『一百』數。」

東方鐵道：「如此說來，這種蜈蚣身軀，定然特長特巨。」

灰衣老翁搖頭道：「這倒不然，此處所產蜈蚣，雖不太小，也不太大，長度極為整齊，一律都是四寸。」說至此處，從懷中摸出個扁扁酒瓶，飲兩口酒兒，繼續說道：「第二點不同之處，是此處所產蜈

蚣，頭部均呈淡金色澤。」

茅英「呀」了一聲，微驚說道：「『金頭蜈蚣』？委實世所罕見，聽說毒得很呢！」

灰衣老翁頷首說道：「不單毒力甚强，牠們並還在身軀兩側，各生了一對肉翅，這就是與一般蜈蚣有異的第三點不同之處。」

東方鐵駭然道：「那不是傳聞裡世未之見的『飛天蜈蚣』麼？」

灰衣老翁失笑道：「『飛天』乃過甚之詞，牠們雖生肉翅力量不强，只適宜在樹間滑翔飛行，縱竭全力，也不過僅可竄出丈許遠近，便將勢盡落地！」

茅英目注這位灰衣老翁，秀眉微蹙，問道：「老人家自稱從遠路而來，但不知你不辭勞苦地，趕來捕捉這種奇毒蜈蚣則甚？」

灰衣老翁答道：「天生萬物，無不有用，這『蜈蚣嶺』下所產的『百脚飛蜈』，雖具奇毒，但若用來配製煉藥，却是療治極重內傷的無上妙品！」

東方鐵聽得靈機一動，向灰衣老翁抱拳說道：「在下請問老人家一聲，老人家是否來自山西？」

灰衣老翁「咦」了一聲道：「老朽口中，絕無河東語音，老弟是怎會猜出我來自山西的呢？」

東方鐵如今業已猜出這位灰衣老翁來歷，遂含笑說道：「在下只覺老人家既精於煉藥，必深於知醫，遂想起一位極受武林人物尊重的『北嶽神醫』仲孫達老人家來……」

灰衣老翁「哈哈」一笑，說道：「老弟猜得一點不錯，老朽正是粗知醫理的仲孫達，但對於老弟的『北嶽神醫』四字，以及『極受武林人物尊重』之說，却愧不敢當！」

東方鐵笑道：「良醫濟世為懷，功同良相，自應受人尊重，至於『北嶽神醫』四字，更是實至名歸，仲孫老人家不必太謙了吧。」仲孫達手捋銀鬚，兩道溫和目光在東方鐵、茅英身上，略一掃視，笑道：「老弟與這位姑娘，神采出羣，顯係當代武林之威鳳祥麟，明珠仙露，不知可否賜告姓氏，彼此結個忘年之交？……」

東方鐵聞言，俊臉一紅，赧然笑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一個鐵字，這位乃……義妹茅英，尚請仲孫老人家見恕失禮之罪。」

仲孫達對於茅英之名有點陌生，對東方鐵却有所聞，含笑問道：「難怪老弟如此英姿颯颯，卓立不羣，原來就是後生可畏，秀拔江湖，人稱『乾坤小八劍』中的『四海游龍』東方大俠……」

東方鐵窘得俊臉通紅地，抱拳接口笑道：「老人家千萬不可如此稱呼，在前輩人物面前，東方鐵縱有斗胆，也不敢承受『大俠』二字，仲孫老人家肯叫我一聲老弟，已使我畢生榮幸了。」

仲孫達微笑道：「少年人多半意氣飛揚，東方老弟這等持重謙冲，委實世所罕見。」

話語至此，忽然有所憶地，目注茅英，笑道：「茅姑娘，我記得『乾坤小八劍』中，尚有位姓茅的『追風劍客』茅浩，不知與茅姑娘可是一家？」

這句話兒一出，把這位茅英問得頓時淚眼盈盈，神色異常慘淡！

仲孫達知道其中必有蹊蹺，正想移轉話頭，茅英已含淚答道：「仲孫達老人家，問得對了，『追風劍客』茅浩，正是先兄！」

「先兄」二字，使仲孫達聽得眉頭一蹙。

東方鐵嘆道：「啓禀老人家，事情是這樣的……」

跟着，他便把茅浩遭難之事，向仲孫達說了一遍。

茅英邊自舉袖拭淚，邊自幽幽嘆道：「可惜當時沒有你老人家這等神醫在側，否則，我哥哥或許可逃得過這場刦數。」

仲孫達不勝吁嘘地，嘆息一聲，道：「想不到茅浩老弟如此英年，竟遭不測，東方老弟與茅姑娘請把那種毒刺拿來給我看看。」

東方鐵立即取出那黑色小刺，向仲孫達雙手遞過。

仲孫達接過一看，「嘖嘖」讚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想不到，茅浩老弟的功力，竟深厚到這等地步了！」

茅英因自己兄長「追風劍客」茅浩，業已中人暗算，身遭慘禍，仲孫達却尚誇他功力深厚，不禁微帶不悅地，目注對方似有譏誚之意。

仲孫達話一出口，便知畧有語病，再見了茅英的雙眉聚蹙神色，忙向她陪笑說不是：「茅姑娘請勿誤會，老朽是看出這種小刺上所淬毒質，劇烈異常，眞所謂見血封喉，令兄茅浩老弟胸前中了三枚之多，仍自負傷回家，囑咐老僕買藥，這份內功修為，豈非太以深厚？」仲孫達陪笑說着。

茅英妙目之中，珠淚又流，悲聲說道：「功力深厚又有何用？任憑我大哥再怎樣蓋世英雄，已在萬惡賊子的暗算之下，飲恨九泉，化作南柯一夢，仲孫老人家慣走江湖，行醫濟世，見識定極淵博，你看不看得出這種毒刺來歷，指點我一條為兄報仇之路？」

仲孫達搖頭道：「這東西，我尚是初見，不敢妄下斷語，但察其毒質，似乎比昔年一度威震江湖的『天荆刺』，還要厲害一些，可能也是什麼戾氣所在的天生毒物，這種東西，中原甚少，多產邊荒，我們大家都留意一點便是！」

茅英滿心企盼能在這位「北嶽神醫」的指點之下，獲得一些端倪，聽得仲孫達如此說法，不禁好生失望。

東方鐵因見茅英神色悽惶，遂設法移轉話頭，指着潭水對面的那片松林，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那片松林，是否就是你適才所說的『百脚林』？」

仲孫達點頭笑道：「嶺是『蜈蚣嶺』，林是『百脚林』，這名稱聽來着實有幾分險惡。」

東方鐵繼續問道：「老人家所欲捕捉配藥的『百脚飛蜈』，是否產於『百脚林』中？其他地方……」

他的話猶未了，仲孫達便搖手笑道：「他處絕對沒有，因為『百脚飛蜈』的巢

穴，是在林內幾株樹腹中空的古木之內，每天到了一定時間，才出來於樹梢一帶，游行飛翔，『百脚林』因而得名，那些『百脚飛蜈』也不會出林半步。」

茅英聽至此處，一面自行拭去頰上淚漬，一面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你來此之意，既是為了捕捉『百脚飛蜈』，怎麼不去『百脚林』中，却坐在這潭邊石上？」

仲孫達道：「時辰未到，那些『百脚飛蜈』，尚藏在樹腹之中，不會出現，故而早去無益，樂得在這潭邊石上，嘯傲作歌，先享受些……」

茅英靈機激動，插口問道：「那些『百脚飛蜈』，在這一天中，出現幾次？」

仲孫達伸出兩根手指，向茅英含笑說道：「兩次……」

一語方出，茅英又急急問道：「那兩次？是不是除了子，午兩時以外，絕不出現？」

仲孫達「咦」了一聲，以一種奇詭眼光，望着茅英笑道：「茅姑娘委實聰明，你怎會猜得絲毫不錯？」

茅英笑而不答，却指着那根倚在石邊的長柄藥鋤，向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那『百脚飛蜈』既是活物，又能飛翔，你却怎樣捕捉牠們？這根長柄藥鋤，似乎不合用吧？」

仲孫達含笑道：「那藥鋤只是途中有所遇合時，掘取藥物之用，至於捕捉『百脚飛蜈』，却另有絕妙之物……」

說至此處，伸手取出藥囊，從囊中取出一根長約一尺二三的金色羽毛，遞給東方鐵，茅英二人觀看。

茅英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羽毛，邊自把玩，邊自向仲孫達問道：「仲孫達老人家，這是什麼東西的羽毛，眞美麗得是我生平僅見的呢！」

仲孫達拔開酒瓶塞口，飲了一口酒兒，微笑說道：「這是『身毒金鷄』的尾端毛羽，『蜈蚣』與『鷄』，天性相尅，我只消憑藉這根極為罕見的金色鷄毛，便可以捕捉上幾十條『百脚飛蜈』，足敷煉藥之用了！」

仲孫達把話說完，東方鐵與茅英二人，却愕然相對地，默默無語。

仲孫達發現他們的神情有異，不禁詫聲問道：「東方老弟，茅姑娘，你們為何發怔？是否以為我所說之語，有什麼不實在麼？」

東方鐵劍眉微軒，向仲孫達含笑說道：「老人家武林長者，世之奇俠，東方鐵與英妹怎敢懷疑你所說，有什麼不實不盡之處，我們只是想起了兩句話兒。」

仲孫達聽了十分好奇地，追問道：「這是兩句什麼話兒？東方老弟可否說來給我聽聽。」

東方鐵道：「我們在『青陽鎭』外，向鄉人打聽『蜈蚣嶺』的所在，那鄉人指點方向後，囑咐我們記住『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

仲孫達把這「蜈蚣不惡金鷄惡，子午二時最斷魂」二語，在口中吟誦了兩遍，點頭說道：「第二句沒有問題，『子午二時最斷魂』，那些『百脚飛蜈』確實是子午二時，才會出現，人若無防範的，於子午二時闖入『百脚林』中，眞難免要身遭慘禍，斷魂畢命的呢！」

茅英接口說道：「第二句雖沒問題，第一句『蜈蚣不惡金鷄惡』的問題，可就多了，第一個問題是『金鷄』究屬何指？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樣的『金鷄』，才會惡於『蜈蚣』？」

仲孫達撫弄着手中那根「身毒金鷄」的金色羽毛，苦笑說道：「所謂『金鷄』，會不會是指我這根金色鷄毛？」

他的語音方住，茅英便連搖雙手說道：「不可能，不可能，有兩點不可能，第一，仲孫老人家身邊有這金色鷄毛，那『青陽鎭』的鄉人，根本無法得知，第二，這根金色鷄毛，也絕不可能比那『百脚飛蜈』，更有什麼惡毒之處！」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雖然說得有理但那『金鷄』二字，却該怎樣解釋？」

茅英秀眉一蹙，尚未答話，東方鐵已在一旁插口說道：「如今猜測，雖然困難，但再過一會，便可豁然貫通，得知究竟了！……」

茅英叫道：「東方二哥，你此語是否指少時我們便可自行去往那『百脚林』中求證？」

東方鐵點頭道：「正是此意，英妹請看天光，再過片刻，便是子時，我們可以前往『百脚林』中，一面瞻仰仲孫達老人家怎樣捕捉『百脚飛蜈』，一面看看是否有甚比『百脚飛蜈』更為惡毒厲害的『金鷄』出現？」

茅英螓首微偏，目注仲孫達問道：「仲孫老人家，我和東方二哥，在進入『百脚林』前，要不要作什麼特殊準備？」

仲孫達道：「若是你們單獨進入『百脚林』，確實要對那些可以滑翔丈許遠近，毒力頗强的『百脚飛蜈』，嚴加防禦，如今既和我一齊進林，那些『百脚飛蜈』，却根本不會對你們作任何攪擾……」

語音至此，仲孫達畧畧一頓，又含笑說道：「這是因為『蜈蚣』與『鷄』，乃天性世仇，我身上既有那根『身毒金鷄』的羽毛，那些『百脚飛蜈』的目標遂有專注，不會胡亂攻擊！」

茅英皺眉問道：「仲孫達老人家，那些『百脚飛蜈』，既將集中向你攻擊，你却怎生抵禦？會不會有甚危險？……」

仲孫達笑了一笑，正待答話，東方鐵已向茅英笑笑道：「英妹怎會替仲孫老人家担起憂來？仲孫老人家是特意前來捕捉『蜈蚣』煉藥，自然有尅制妙法！」

仲孫達從藥囊取出兩紅兩白，四粒丹丸，紅丸較小，僅約黃豆大小，白丸則大若鷄卵。

他把這四粒丹丸，遞向東方鐵道：「東方老弟，你與茅姑娘各取一紅一白兩粒丹丸，藏在身邊備用。」

東方鐵知道對於這等江湖奇俠，不必推辭，遂雙手接過，並向仲孫達含笑說道：「長者所賜，不敢辭！但老人家既有厚賜，索性再請說明一下這兩粒丹丸，有何妙用？」

仲孫達道：「紅丸是極有效的解毒藥物，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各留一粒在身，以備不虞之需……」

東方鐵聽至此處，連連稱謝說道：「

多謝，多謝，我與英妹所訪仇家，便擅用奇毒暗器，這兩粒靈丹，可以防身保命，委實太有用了！」

茅英笑道：「東方二哥，你不要打斷仲孫老人家的話頭，他老人家還未說出那兩粒白色丹丸的妙用何在？」

仲孫達笑道：「那是兩粒上好『雄精丸』，茅姑娘與東方老弟佩在身邊，一切蛇虫毒物，都不敢向你們輕易襲擊！」

茅英「咦」了一聲道：「仲孫老人家，你方才不是說『百脚林』內的『百脚飛蜈』，目標已有專注，只向你身藏金鷄羽毛的一人攻擊……」

仲孫達不等她再往下說，便自接口道：「茅姑娘，你忘記了那比『蜈蚣』更惡的『金鷄』了麼？我送給你們一人一粒解毒靈丹，和一粒『雄精丸』，便是爲了預防入林以後，有甚特殊變化，倘若平安無事，再留作後用便了。」

茅英看看天時，揚眉說道：「子時近了，我們準備進那『百脚林』吧。」

仲孫達點頭笑道：「好，我準備好兩件應用東西，立刻就去。」

說完，他竟把那根「身毒金鷄」的金色羽毛，揷在左鬢之上，左手也戴了一隻軟皮手套，並把一隻皮囊，懸掛在左面腰下。東方鐵與茅英看得頗有趣味，茅英並揚眉叫道：「仲孫老人家，看來你是打算讓那些『百脚飛蜈』向你揷在左鬢上的金鷄羽毛飛來，然後用戴了皮套的左手，把牠們一條條的捉入皮囊以內。」

仲孫達頷首笑道：「茅姑娘猜得不錯，我有了這根『身毒金鷄』羽毛，捉起『蚣蜈』來，眞是輕鬆之極，毫無難處。」

說完，向東方鐵笑道：「東方老弟，我們去吧，老朽當先，你們請緊隨在我的身後，爲我權充護法如何？」

東方鐵心中明白，權充護法之語，這位「北嶽神醫」，是怕自己與茅英衝動冒險，才故意如此說法。故而他心中感激地，應承一聲，便與茅英在仲孫達身後，向那片「百脚林」，緩緩走去。

距離林口，尚有數丈，便聽得林內有「刷刷」飛翔，以及「沙沙」爬行之聲。

茅英問道：「仲孫老人家，這些聲息是否由那些『百脚飛蜈』發出？」

仲孫達點頭道：「不錯，茅姑娘，應該聽得出林中的『百脚飛蜈』，爲數不少吧？」

他們邊自說話，邊自前行，說至此處，距離那「百脚林」口，僅約一丈遠近。

陡然，東方鐵止住脚步，向仲孫達叫道：「仲孫老人家，請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於是仲孫達與茅英一齊止住脚步，傾耳細聽！

强闖飛魂谷　惡鬥捨身崖

林中除了「刷刷」飛翔，與「沙沙」爬行的聲息之外，果然不時响起另外一種奇異聲息。

那聲息「格支」「格支」，好似有人在咀嚼什麼堅脆有味食物！

仲孫達「咦」了一聲滿面詫然神色道：「奇怪，這是什麼聲息？難道別人比我們先行進入『百脚林』內，但我們一直都坐在對面山潭之側，怎麼會不曾看見？」

茅英笑道：「或許人家根本就住在『百脚林』內，也未可知。」

仲孫達搖頭道：「不大可能，因爲這『百脚林』內的『百脚飛蜈』太多，成年累月的排洩分泌，以及死去腐爛，業已形成一種極惡毒的瘴氣，人若久居其中，那裏受得住呢？」

他們話方至此，林內咀嚼之聲忽停，有人以冷冰冰的語音喝道：「林外來人止步，即令非要入林不可，也等過了子時再來，此刻林中，都是些惡毒無比的『百脚飛蜈』，你們休要活得太不耐煩，入林送死——」

這幾句話兒，意思雖還不壞，但語氣詞句方面，却十分難聽。

茅英首先雙眉一挑，高聲叫道：「多謝閣下好意，但我們本是爲了捉那『百脚飛蜈』配製藥物而來……」

話方至此，林內人便詫然接口說道：「想捉『百脚飛蜈』？你們難道不知道這種罕見怪物所蘊的奇毒麼？」

茅英笑道：「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

她的話猶未了，林內人便自狂笑接道：「你們不怕毒麼，我就奉送兩條百脚飛蜈，給你們拿走便了。」

話聲一頓，「刷刷」兩响，果然有兩道黑影，從林中射去，向仲孫達，東方鐵，茅英等三人所立之處飛來。

仲孫達一伸那隻戴有皮套的左手，把兩道黑影，接在手內一看，果然是兩條長約四寸，顏色淡金，身軀紫黑，並生有薄薄肉翅的特異蜈蚣，正係自己所尋之物。

他邊自把這條在掌中蠕蠕而動的「百脚飛蜈」，放入左脅下所佩的皮囊之中，邊自向林中內高聲叫道：「朋友，你未免太小氣，兩條『百脚飛蜈』，那裏有用處呢？至少要有個五六十條，還差不多！」

林中人怒聲道：「不行，需要五六十條之多，我却是捨不得！」

仲孫達笑道：「朋友這『捨不得』之語，有點好笑，『百脚林』既非尊府園圃，林中的『百脚飛蜈』，亦非尊駕所調教豢養的靈禽異獸，我們何須你送，可以自行進林來捉！」

林中人「哼」了一聲道：「你們敢，你們只要進林半步，我就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東方鐵一直未曾開口，如今也把劍眉一軒，朗聲叫道：「假如沒有閣下這句話兒，我們或許可以不進此林，如今却非見識閣下的霸道手段不可！」

林中人好似怒極，先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然後厲聲說道：「好，你們既要送死，便進來吧，大概根本用不着我有所舉動，你們便難逃化血慘死！」

仲孫達聽了這化血慘死之語，好似心中一動，趕緊又從袋中摸出兩粒淡綠色丹丸，遞向東方鐵，茅英二人，作勢要他們含在口內。

東方鐵與茅英知道仲孫達必非無故，遂連問都不問地，雙雙納丹入口。

那綠色丹丸，才一入口，便覺滿頰生芬，有種清香氣息，令人心神頓爽。



東方錢與茅英巧遇「北獄神醫」仲孫達。

仲孫達點了點頭，表示已可入林，便當先舉步走去。

東方鐵與茅英，因如今情況已有變更，林中另外有人，遂略變原計，不再在仲孫達身後相隨，改成一左一右，對這「北嶽神醫」加以翼護！

仲孫達何等江湖經驗，自然體會得出東方鐵與茅英的一番好意，遂不加拂逆地，含笑任之。

三人入林，便嗅得一種淡淡腥氣。

這種腥氣，初嗅極淡，但片刻之後，便變得極濃，足以使人爲之翻腸倒肚的大嘔大吐！

仲孫達是神醫，自然無恙。

東方鐵與茅英，也因口中預先含了那種綠色清香靈丹，而對林中的奇異腥氣，無所畏懼！

這時，仲孫達暗以傳音密語，向東方鐵及茅英，悄然說道：「東方老弟，茅姑娘，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林內竟有比一般毒瘴更爲强烈多多的奇異毒氣，但你們口內所含，是我以雪蓮冰藕所煉的『寒梅淸心丸』，一丸在口，百毒皆辟，故可儘管放心，必要時，不妨佯作中毒，給對方上點惡當，倒也蠻有趣味！」

東方鐵與茅英，雙雙含笑點頭，表示對仲孫達之言，領會申謝。

這片林木，外觀範圍不大，但其中縱深，却還相當不淺。

仲孫達，東方鐵，茅英入林已有六七尺遠，林內除了那奇腥氣息之外，居然靜寂無聲。

不但未曾看見適才在林中發話，連意料中必然滿林飛翔的「百脚飛蜈」，也一條都未發現。

茅英忍耐不住，「咦」了一聲說道：「那人不會在林內太深之處呀，否則，方才他怎能把兩條『百脚飛蜈』，隔着那多樹幹枝葉，活生生的擲出林外？」

仲孫達止步不行，雙眉微蹙地，用鼻連嗅。

茅英笑道：「老人家嗅些甚麼？你是在嗅人，還是嗅蜈蚣呢？」

仲孫達道：「是嗅蜈蚣，因爲人不足爲奇，蜈蚣不見却太過奇怪，我鬢邊的『身毒金鷄』羽毛，對牠們的吸引力量太大，照理應該蠭擁飛來，怎會……」

他猶未把話說完，却突然聽得有人急急問道：「你既有『身毒金鷄』羽毛在身，有沒有『身毒』特產『孔雀胆』呢？」

仲孫達含笑答道：「閣下問對了，在下身邊，確實帶有一粒『身毒』特產的『孔雀胆』，但不知閣下爲甚問此，莫非有何需要之處？」

東方鐵與茅英在仲孫達答話之際，雙雙凝神注目，察看那發話人，究竟踪跡何在。

說也奇怪，分明從語音聽出，對方人在一丈以內，但任憑東方鐵，茅英兩人，如何目光掃視，都看不見對方的半點身影，或一角衣袂。

茅英有點不信地，秀眉一蹙，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東方鐵悄然叫道：「東方二哥，這事怪了，難道對方會隱形之術，或是這『百脚林』中，佈置有甚麼足以迷人心智耳目的神奇陣法？」

東方鐵正待答話，仲孫達的聲明身有「孔雀胆」之語，業已答完。

就在仲孫達語音剛了之際，一聲暴響，突起前方。

約莫八九尺外，一株合抱枯樹，突然裂了開來，那些裂碎枯木，紛紛向四外傾倒飛散不已。

這株枯樹，樹身中空，裂碎後所呈景象，可稱奇觀，眞把茅英嚇了一跳！

原來樹腹之中，坐着一個人！

僅僅知道那是一個人而已，他的年齡，面貌，甚至於所穿的是甚麼衣服，都無法知道。

無法知道的原因，是這人的身上，爬滿了不可數計的「百脚飛蜈」。

頭上，臉上，髮上，身上，整個都被蜈蚣爬滿，那裏還看得出他的穿着，打扮，年齡相貌？

茅英「咦」了一聲，忍不住，向東方鐵低聲叫道：「二哥你看，這人是否瘋了，他藏在樹腹之中，以身餵蜈蚣，簡直像個『蜈蚣精』嘛！」

一語甫出，那滿身蜈蚣之人，怒聲叱道：「女娃兒休得胡言，再不，老老實實，我便命這些『百脚飛蜈』，於轉瞬之間，把你啃成一具白骨！」

茅英聽得對方出語凶狂，正欲反唇相稽，却覺得東方鐵伸手把自己的衣角，悄悄的拉了一下。

她懂得這是東方鐵要自己暫時忍耐，一切事兒，都由仲孫達去善加應付答對。

茅英既體會出東方鐵之意，遂冷笑一聲，忍耐不語。

仲孫達自從樹裂人現以後，神情突然顯得異常緊張起來！

但這種緊張神色，不過一現卽逝，那位「北嶽神醫」，又恢復了平素的和藹可親態度，向那滿身蜈蚣之人，含笑問道：「閣下尚未答覆我，爲何問起我身邊有無『孔雀』之胆？」

東方鐵見仲孫達對於對方滿身蜈蚣的奇異狀況，竟一語不曾詢及，不禁心中暗詫。

茅英也覺得仲孫達適才對於對方的神情倏變，定有相當緣故。

他們心中都有猜疑，却均無法猜得出其中究竟？

正在心內電轉，那滿身蜈蚣之人，業已冷冷答道：「你不必問我原因，先答覆我的問題好了，到底身旁帶有『孔雀胆』沒有？」

仲孫達絲毫不以對方的冷傲神情爲忤，應聲含笑道：「有！」

滿身蜈蚣之人道：「拿出來，給我看看！」

這是相當不客氣的命令式語氣，仲孫達涵養太好，居然甘於接受命令地，點頭答道：「好，閣下旣然要看，在下遵命就是！」

說完，從懷中取出一隻白玉小瓶，啓開瓶塞，由瓶內傾出一粒長約寸許的青綠色胆形之物，托在手中。

這枚青綠色胆形之物，才一離瓶，東方鐵與茅英鼻中，便嗅得一種奇異氣味。

滿佈在那人頭上的蜈蚣，也一陣蠕動，在蜈蚣羣中，出現了一對精光炯炯的三角眼睛。

一轉瞬間，蜈蚣恢復原位，仍把這對三角眼遮住。

那人似乎認定仲孫達手中所托，正是「身毒」特產的「孔雀胆」，遂把那冷傲語音，放得畧微和緩一些說道：「你方才嫌我不够大方，如今可肯大方一些，把這口『孔雀胆』，送給我麼？」

仲孫達搖頭道：「不送……」

「不送」兩字才出，那人便聲若梟鳴地，暴怒喝道：「不送，你敢不送？難道一枚『孔雀胆』，竟比你命還値錢？」

話兒難聽已極，包含了藐視，威脅等各種意味！

仲孫達依然含笑說道：「閣下，你誤會了，我不是不送，而是不肯白送。」

滿身蜈蚣之人，「哦」了一聲道：「你要談生意麼？不妨說來給我聽聽，想需索些甚麼代價？」

仲孫達笑道：「一不要金銀珠寶，二不要武林秘笈，我是想一粒『孔雀胆』，換取六十條『百脚飛蜈』而已！」

那人語音之中，却居然高興得有了笑意說道：「有了『孔雀胆』，我便不需『百脚飛蜈』，慢說六十條，六百條我也給你。」

仲孫達道：「六十條業已足够，多了無用，我也無法豢養牠們，閣下旣要作這椿交換生意，我們就開始吧！」

滿身蜈蚣之人答道：「好，立刻開始，我相信你不敢騙我，我先給你蜈蚣！」

語音才住，一條條的「百脚飛蜈」，便從他身上，聯翩而起，向仲孫達飛來。

仲孫達仍以戴了皮套的左手接取，一條條地，裝入脅下所懸的皮囊之內。

約莫裝了四五十條，仲孫達突然叫道：「停！」

他一叫停，那人身上的蜈蚣，便自停飛，並詫然問道：「爲甚麼停？還不够六十呢！」

仲孫達笑道：「因爲我這隻皮囊之中，已經盛不下了，你等我另外取隻皮囊，再令蜈蚣飛來。」

這位「北嶽神醫」，邊自伸手入懷，好似換取另一隻皮囊模樣。

但就在此時，突有一絲細若蚊哼的語音，在東方鐵耳邊響起，急急說道：「東方老弟，你趕快拉着茅英姑娘退後一丈左右，並儘量以巾掩住口鼻，暫屏呼吸，詳情少時再說。」

東方鐵聽出這是仲孫達的語音，知曉事有蹺蹊，必須爭取時間，不宜遲緩！

茅英雖然莫名其妙，但手兒旣被東方鐵拉住，自也不會倔强地，隨同他一齊縱退。

就在他們身形縱起，尚未落地之時，仲孫達的那隻右手，已從懷內退去。

他並未取出甚麼另一隻皮囊，却電疾似地，向那滿身蜈蚣之人，把手一揚。

七點赤紅火星，從仲孫達手中飛出，那滿身蜈蚣之人，一來似乎行動不便，二來也未料到仲孫達會突施毒手，遂無法閃避地，被這七點火星，打個正着！

才一打中，七點火星便紛紛爆散，化成一片火網，包着那無數「百脚飛蜈」，以及蜈蚣所附着的人體，燒將起來！

頓時慘嚎之聲盈耳，惡臭之氣撲鼻！

茅英大吃一驚，訝然向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仲孫老人家此舉，是……」

這時，他們身形業已落地，東方鐵叫道：「英妹暫時莫問，這種惡臭，可能蘊有奇毒，我們快把口鼻掩住，並儘量以『龜息之法』，暫屏呼吸！」

茅英對於東方鐵當然信任，遂如言屏息，暫不多問。

那片火網，似乎火力極强，不消多久，便把那成千蜈蚣，和那不知姓名之人，燒得變作一堆白骨！

仲孫達雙袖揚處，接連幾拂，把那一片臭氣，大加驅散，餘燄也予撲滅後，方如釋重負，轉身向東方鐵，茅英笑一笑。

仲孫達道：「東方老弟，茅姑娘，我們今天總算脫過一場災厄，並成就一椿大大功德，有益武林蒼生！」

茅英因已懷疑甚久，向仲孫達急急問道：「仲孫老人家此話怎講？那被你放火燒死之人，究竟是甚麼身份？」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忘了你所告訴我的『蜈蚣不惡金鷄惡』麼？便是這句話兒，給了我莫大啓示！」

茅英道：「這樣說來，那人的身份，莫非與『金鷄』有關？」

仲孫達點頭答道：「正是，提起此人，凶名甚大，茅姑娘或許出道稍晚，未有所聞，東方老弟則不會不知，他就是昔年號稱『宇宙七魔』之一，心腸最險，技藝最毒，出手最狠的『金鷄魔君』！」

東方鐵「呀」了一聲，正待答話，茅英已自接口說道：「我聽我師傅，和我大哥都說過這位『金鷄魔君』，但他不是昔年被佛門高僧『無心尊者』，在『高黎貢山』的『四海英雄會』上，以『般若降魔掌』，震散一身功力，跌落無底沼澤之中，早就死掉了麼？」

仲孫達點頭笑道：「茅姑娘說得不錯，昔年的『四海英雄會』一役，我也在場，情況的確如此，但後來才知那片沼澤之下，是條暗河，『金鷄魔君』於神智已昏中，被暗河沖出一個水洞之口，恰巧被他的情婦發現，悄悄救去。」

東方鐵靜聽至此，揚眉問道：「那『金鷄魔君』的情婦是誰？是不是也名列『宇宙七魔』之內的，『天狐魔姬』尹小苑麼？」

仲孫達道：「正是那駐顏有術的無恥妖婦，但『金鷄魔君』的性命雖然倖保，一身功力却已被『般若降魔掌』震散，更被沼澤毒泥，侵入口鼻，全身癱瘓，成爲廢人，一般俠義之士，料他最多苟延殘喘，無法繼續爲惡，遂也未再天涯海角，加以搜誅，天長日久以來，『金鷄魔君』的震世凶名，便漸漸爲人忘却了。」

茅英聽至此處，朱唇畧掀，欲語又止。仲孫達發現她似有所疑，遂含笑說道：「茅姑娘有何話兒要問，儘管請講。」

茅英格格嬌笑，說道：「我不是有甚話兒要問，只是想不通仲孫達老人家，怎生判斷得出那滿身都是蜈蚣，猜不出年齡，看不到貌相之人，定係遁世已久的『金鷄魔君』？」

仲孫達知曉茅英天生仁俠心腸，生恐自己有所誤殺，才出此問，遂加以解釋道：「我有兩種根據，第一種根據是衡理推論，因爲我發現那人嚼食蜈蚣，週身並被蜈蚣爬滿，又復異常迫急地，向我索取『身毒』特產的『孔雀胆』……」

茅英聽得越發一片玄霧，目注仲孫達，苦笑叫道：「仲孫老人家，你能否解釋得清楚一點，這週身爬滿蜈蚣，以及索取『孔雀胆』二事，與『金鷄魔君』的身份，有何關係？」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有所不知，那『金鷄魔君』生於鷄窩之中，從小與鷄羣一齊長大，生具異稟，最愛活嚼蜈蚣，而他所到之處，蜈蚣也會自然而然地，羣集擁來，甘心供他果腹，故而，他本名曹鑫二字，已無人知，武林中人一齊稱他爲『金鷄魔君』。」

茅英連連點頭，恍然說道：「原來如此，但他急需『孔雀胆』之事，定必也有玄妙？」

仲孫達道：「『孔雀胆』是治療久年風癱和沼澤之毒的必須聖藥，據我推測，『金鷄魔君』多年以來，朝夕苦練，功力可能已恢復到六七成程度，但雙腿以下，定仍無法行動，遂在一聞我有『身毒金鷄』的羽毛之際，便追問我有沒有『身毒孔雀胆』了。」

茅英「哦」了一聲，仲孫達又復笑道：「這一點是衡情推理的根據，另外一點則是從回憶中的判斷……」

他的話方至此，東方鐵便接口說道：「我明白了，仲孫老人家昔年也曾前往『高黎貢山』，參與『四海英雄會』，是否你於靜聽那滿身蜈蚣之人語音後，勾起回憶，覺得與昔年的『金鷄魔君』相似？」

仲孫達頷首道：「東方老弟猜得不錯，那『金鷄魔君』的語音怪腔怪調，尤其那梟鳥似的厲笑之聲，與一般絕不相同，任何人只要以前聽過他的怪笑，於再度聞及之下，都會勾起回憶！」

東方鐵笑道：「仲孫老人家適才所發的七點赤紅火星，是甚麼東西？我看那威力之强，遠勝尋常火彈，不知可是世所罕見的佛門寶物『淨身涅槃珠』麼？」

仲孫達向東方鐵看了一眼，點頭讚道：「東方老弟的見識着實淵博，昔年『四海英雄會』，那位把『金鷄魔君』，擊落沼澤的『無心尊者』，贈送我七粒『淨身涅槃珠』，言道隨身收藏，留備後用，不料今日果然仗以完成尊者的未竟功德，可見得佛門高僧，修得靈慧，似乎早有前知，眞令人思而生佩！」

茅英微微一笑，說道：「仲孫老人家，看你老成典則，道貌岸然，誰知道竟相當滑頭……」

東方鐵聞言，向茅英皺眉說道：「英妹，你怎麼了？對於前輩老人，怎可如此失敬呢？」

仲孫達一點都不生氣地，向東方鐵擺手說道：「東方老弟莫要怪她，茅姑娘旣然如此說法，想必是我有甚未曾自覺滑頭之處。」

茅英嫣然一笑，揚眉笑道：「老人家先騙了『金鷄魔君』的五十條『百脚飛蜈』，然後才發『淨身涅槃珠』，這樣一擧兩得……」

仲孫達不等茅英說完，便卽笑道：「

我來此之意，固是爲了捕捉『百脚飛蜈』配藥，但也並非此不可，適才擧措，雖頗滑頭，也是一時權宜，想把『金鷄魔君』先加穩住，再候驟然發難，不給他有任何還手機會！」

東方鐵道：「仲孫老人家，你是否怕『金鷄魔君』若然一還手，我們便無法抵敵？」

仲孫達笑了一笑，目注東方鐵道：「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塵世新人換舊人』，我深知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均是當代武林中秀拔奇才，但多年老魔必有絕藝，蜂蠆之毒，亦能傷人，我們能愼重處，無妨愼重，何必冒此奇險？」

東方鐵莞爾一笑，仲孫達向「金鷄魔君」所藏身的枯樹所在，畧加注目，見連人帶樹，以及那無數「百脚飛蜈」，俱已化爲灰燼，餘燄也完全滅盡，遂偕同東方鐵，茅英，出林而去。

茅英邊行邊道：「仲孫老人家，你不要嫌我嚕嗦，我還有一個問題。」

仲孫達笑道：「茅姑娘何出此言？你有話儘管請講。」

茅英把兩隻大眼，翻了一翻，問道：「我問的是仲孫老人家適才所說，在『高黎貢山』放走『金鷄魔君』的『天狐魔姬』尹小宛呢？你殲除『金鷄魔君』之際，縱火焚燒，聲勢不小，怎未見她出面？難道尹小宛把『金鷄魔君』放在這『百脚林』中，便不管了！」

仲孫達正自沉吟思索，東方鐵已自軒眉笑道：「『天狐魔姬』尹小宛定然不在近處，否則怎會坐視不救？而她不在近處的理由，至少也有三個……」

茅英妙目流波，瞟了東方鐵一眼，嬌笑一聲，說道：「東方二哥居然也成了推理專家了，請抒你這三大事論，聽聽能否成立？」

東方鐵笑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且夕禍福，歲序迭換，壽算無常，倘若那『天狐魔姬』尹小宛業已死掉，自然無法再對『金鷄魔君』關懷照拂！」

茅英白了東方鐵一眼道：「這是當然之理，不用你說！」

東方鐵笑了一笑，繼續說道：「第二個理由是『天狐魔姬』尹小宛爲了替『金鷄魔君』治療癱瘓之疾，遠出尋藥求醫，包括找尋那『身毒孔雀胆』在內。」

茅英點頭笑道：「這到還像是個理由，二哥再說下去……」

東方鐵道：「第三，『天狐魔姬』尹小宛不是耐於勞苦之人，她雖救了『金鷄魔君』，却不肯與他同住此間，鎭日相伴，多半是另有居所，只是定期來此，畧加探看而已。」

仲孫達對東方鐵大爲讚賞地，點頭笑道：「東方老弟分析得妙！不管『天狐魔姬』尹小宛是死是活，大概均不會出得你所說這三項理由之外！」

茅英突然想起一事，皺眉說道：「如今，我們總算來過『蜈蚣嶺』了，也證實了『蜈蚣不惡金鷄惡』之言，但只是上了那老賊的一次惡當而已，關於那老賊的踪跡，和我所失『雌雄雙劍』下落，仍然毫無所得！」

東方鐵憤形於色地，「哼」了一聲說道：「那老賊眞個無耻，看他武功相當不弱，在黑道中定有點身份，怎會毫無骨氣，這等下流？」

仲孫達一旁問道：「東方老弟，你和茅姑娘口中所說的這個無耻老賊，是何形像？以及甚麼樣的穿着打扮？」

東方鐵尚未答話，茅英已先說道：「那老賊是假扮成一個漁翁模樣，並曾從魚簍之中，突然發出暗器，對我攻擊！」

說完，便把「青陽鎭」上，「四海居」中的那段經過，向仲孫達說了一番。

仲孫達靜靜聽完，含笑說道：「茅姑娘，你弄錯了，那老賊並非假冒漁翁，而是個貨眞價實的老漁翁呢！」

茅英聽得一怔，詫聲問道：「照仲孫老人家這樣說來，那老賊竟與我『天河釣叟』胡太淸伯父一樣，是在江湖河海之間，捕魚爲業麽？」

仲孫達笑道：「『大小乾坤稱八劍，江湖善惡兩漁翁』，東方老弟既是『乾坤小八劍』之一，應該聽過這兩句歌謠，如今，你可能想起那漁翁打扮的老賊是誰了吧？」

東方鐵果然被仲孫達觸動靈機，便微一點頭說道：「我想起來了，那老賊便是在江湖中，以心計陰毒出名的『惡漁翁』董沛。」

茅英叫道：「仲孫老人家，你既知道那『惡漁翁』董沛的身份，可知道他的巢穴何在？」

仲孫達搖頭道：「這老賊以捕魚爲業，扁舟一葉，四海爲家，那裏有甚麼巢穴？不過……」

語音至此畧一頓，好似想起甚麼事地，含笑又道：「不過據我風聞，在距離『青陽鎭』正南，畧畧偏西，約莫三十里左右的『黑龍潭』中，出現了一尾奇魚，董沛老賊既是漁翁出身，又曾在『青陽鎭』上現身，多半必去垂釣。」

茅英聽出興趣，目注仲孫達道：「老人家可知在那『黑龍潭』中出現的，是尾甚麼奇魚？」

仲孫達道：「我只是耳聞，並未目睹，據說『黑龍潭』中出了一尾重達百斤左右的黑色巨鰻，也就是廣東人士所稱的『鱔王』！」

茅英吃了一驚道：「『鱔王』？是不是生飲其血，可令人驟增眞力的那種罕見怪魚？」

東方鐵一旁笑道：「尋常的『鱔王』，不過滋補而已，要身有三條金綫的『金綫鱔王』，才有使人增長內力功效，只不知『黑龍潭』中的這條『鱔王』，是否有金綫？」

仲孫達笑了笑道：「是否有金綫，非等把魚釣起，無法知曉，但董沛身爲漁翁，聞得有此怪魚，似乎決無不去動動腦筋之理。」

茅英挑眉道：「那好極了，我們且去『黑龍潭』邊，找那『惡漁翁』董沛，索還我的『雌雄劍』吧。」

仲孫達含笑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此行，老朽恐怕無法奉陪，因爲必須用活的『百脚飛蜈』煉藥，倘一死去，便將靈效大減！」

東方鐵連連點頭地，抱拳笑道：「良醫煉藥濟世，功同良相，老人家，儘管請便，在下與英妹，不敢躭誤老人家的大事矣！」

仲孫達笑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全是身懷絕藝的秀拔英傑，在功力方面，不會懼怯董沛老賊，但有一件事兒，我却必須對你們提醒！」

茅英恭身說道：「老人家有何金玉良言，晚輩等恭謹受敎！」

仲孫達正色說道：「那『惡漁翁』董沛的心機，極爲歹毒，他的簑衣，簑笠，釣竿，魚鈎，無一不是兵刃暗器，並多半皆蘊奇毒，往往乘人未加注意之際，突施算計，茅姑娘與東方老弟，要對他特別小心！」

茅英想起「四海居」中所遇，猶有餘悸地，頷笑說道：「這倒眞是防不勝防，譬如在『青陽鎭』的『四海居』中，我怎樣也想不到魚簍之中，也會飛射出大蓬毒刺，幾乎把條小命兒，胡裏胡塗地，便自送掉！」

仲孫達道：「『惡漁翁』董沛最厲害的東西，是張『漁網』，除了怕三昧眞火之屬外，尋常刀劍，均所難斷，萬一被他用此物網住，倒也眞頗討厭！」

東方鐵與茅英知道仲孫達絕非危言聳聽，遂把這位「北嶽神醫」所告各語，暗暗記住。

仲孫達囑咐以後，便自携着他的藥囊藥鋤，飄然而去。

茅英送走仲孫達後，向東方鐵笑道：「二哥，『生薑畢竟老的辣』一語，確實有其道理，在險惡江湖中，經驗的用處，往往超過武功，我們若非巧遇仲孫老人家，或許會在『百脚林』中，遭遇奇險，把性命斷送在『金鷄魔君』之手，也說不定呢。」

東方鐵笑道：「我們確未曾想到，在『百脚林』枯樹腹中，會藏着一個昔日被稱爲『宇宙七魔』之一的『金鷄魔君』，驟出不意之下，着實有點廝煩，難免陷入窘厄！」

茅英秀眉一軒，苦笑地說道：「過去的事兒，不必談了，我們如今便趕往『黑龍潭』看看仲孫老人家是否料中，能在潭邊找着董沛老賊？」

東方鐵自無異議，兩人遵照「北嶽神醫」仲孫達所指點的方位馳去。

所謂「黑龍潭」，佔地不大，僅約畝許，大概是因潭水極深，加上崖石等襯托關係，水雖不渾，却呈黑色。

四周都是些刺天削壁，只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到潭邊。

東方鐵與茅英並未找着那條小路，好在他們均有一身超絕輕功，只把方位走對，便可從峭壁頂端，翻越而下。

茅英到了壁頂，往下一看，向東方鐵低聲道：「東方二哥，根據仲孫老人家所說的方位距離，來作判斷，下面這片潭水，定是『黑龍潭』了。」

東方鐵點頭笑道：「當然，我們雖然站得甚高，却已看出這潭水黑暗暗地，與尋常水色有異。」

茅英目光一掃，皺眉說道：「但潭邊空蕩蕩地，那有人啊？那『惡漁翁』董沛老賊，根本就不會來此垂釣。」

東方鐵道：「常言道：『見獵心喜』，身爲漁翁，那有聽說『黑龍潭』中，出了如此珍貴怪魚，而不來動牠腦筋之理？至於如今未見董沛踪跡的原因，最少也有三個……」

茅英道：「是三個甚麼樣的原因，二哥請抒高論。」

東方鐵笑道：「第一，董沛尚未獲得潭中出現巨鰻奇魚之訊，或是業已獲訊，却沒有我們來得快捷。」

茅英螓首畧搖道：「不會，根據老賊身爲『青陽鎭』上的青皮靠山一事看來，巢穴必不會太遠，他既是當地的地頭蛇，怎會獲訊的快捷程度，反不如仲孫老人家呢？」

東方鐵笑了一笑，說道：「第二，董沛若是獲訊稍早，可能業已把這潭中奇魚釣走。」

茅英先是聽得雙眉一蹙，旋又搖頭說道：「這項可能，也不太大，董老賊昨日還在『青陽鎭』的『四海居』中，盜去我『雌雄雙劍』，似乎沒有時間，來此釣魚，何況潭中巨鰻，既已將成氣候，也不是那樣容易得手地，被他輕易釣去……」

語音至此畧頓，妙目流波地，一瞥東方鐵，向他嫣然笑道：「東方二哥，請講你的第三項高論吧，對於前兩項的推測，我都不大同意。」

東方鐵道：「第三是魚類多具特性，每日有其一定的活動時間，董沛既稱『惡漁翁』，過慣湖海生涯，自然深知奧妙，他不必終日苦釣，或許到了一定時刻，才會前來，免得白費氣力。」

這回，茅英聽得連連點頭地，含笑說道：「同意，同意，我認爲東方二哥的這第三項推斷，最有可能。」

東方鐵笑道：「董沛老賊，不肯苦釣，我們却不得不在此苦等，無論是那項原因，我們都至少要下到潭邊，整整等他一日。」

茅英頷首道：「我們既到此，慢說一日，就是兩日三日，也只好等，因爲除此以外，根本就無從追尋董老賊的蹤跡。」

說完，當先閃身，從峭壁頂端，向「黑龍潭」邊，巧縱輕登馳落。

東方鐵邊自與茅英一同飄身馳落，邊自笑道：「我們最多在此等上兩日，若無消息，我們便去『青陽鎭』上，尋找那些青皮，或許可以從他們口中，追究出『惡漁翁』董沛老賊的一些蛛絲馬跡！」

茅英目光一亮，「呀」了聲道：「二哥說得對極，董沛老賊，既是他們請來，他們那有不知董老賊的巢穴之理？……」

說至此處，目光微瞥，伸手一指說道：「二哥你看，那邊有條小路，可以通至潭邊，我們空自翻山越嶺地，眞是白費了不少氣力！」

這時，他們業已降落距離潭邊，不足十丈之處。

東方鐵見面前有塊突出巨石，周圍並有不少籐蔓之屬，遂伸手拉住茅英，含笑地說道：「英妹，我們不必再下去了，此處居高臨下，又有巨石籐蔓，足以藏身，是個絕妙所在！」

茅英止住脚步，縱目一看，頗以東方鐵之言爲然，遂點頭笑道：「對……」

一個「對」字才出，突然傳來「嘩啦」一聲。

這是水响，引得東方鐵與茅英齊往「黑龍潭」中看去。

只見潭心泛起一片浪花，浪花中有個奇巨蛇頭，慢慢潛入水中，水花也漸漸平靜。

茅英駭然叫道：「那是大蛇……」

東方鐵接口笑道：「不是蛇，那就是又稱『鱔王』的特巨黑鰻，由於牠這一出水，証明了兩件事兒，一是『黑龍潭』中，果然出了巨鰻，並非訛傳，二是巨鰻既然未被釣走，『惡漁翁』董沛必來，我們不必再去『青陽鎭』了。」

茅英聽得連連頷首之際，忽然雙眉一挑，悄然叫道：「二哥，你聽！」

東方鐵也聽見壁下山路之上，起了步履聲息，似有兩三人，正向潭邊走來。

於是，他一拉茅英，兩人蹲下身形，悄悄藏入石後。

果然，片刻之後，小徑上出現三人，除了兩個黑衣勁裝大漢以外，另一個便是「惡漁翁」董沛，這老賊仍是那副漁翁打扮，只手上多了根看去有點份量的黑色釣竿而已。

茅英一見董沛，便銀牙暗咬地，向東方鐵以傳音密語，剔眉叫道：「二哥，老賊來了，我們下去！」

東方鐵向她搖了搖手，悄然說道：「英妹別忙，反正四圍皆峯，只有一條小路，少時我們只要把路徑堵住，那怕這老賊會飛上天去？」

茅英聽得東方鐵如此說法，方把雙眉一蹙，東方鐵又自含笑悄聲道：「英妹，我們稍緩現身，頗有好處，你不妨想想，是索回『雌雄雙劍』，來得重要？還是調查向我茅大哥行兇惡徒，來得重要呢？」

茅英不假思索地，應聲答道：「那還用問，自然是查緝凶人，爲我大哥報仇雪恨重要，『雌雄雙劍』，不過是身外之物而已。」

東方鐵點頭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便應暫不露面，才好窃聽董沛老賊與那兩名黑衣大漢的背後之言，否則，我們少時縱將他們擒住，也未必準能迫問出甚麼眞話。」

茅英終於被東方鐵說服，耐着性兒，在壁上靜觀其變。

這時，「惡漁翁」董沛與那兩名黑衣大漢，業已走到「黑龍潭」邊，選了一塊比較平坦之處，放下魚竿，取出釣絲，彷彿準備垂釣。

兩名黑衣大漢的其中一名，向董沛禮貌甚爲恭敬地，抱拳笑道：「請問董護法，何時前往總壇？」

茅英心想東方鐵說得果然不錯，對方才一開口，便聽出「惡漁翁」董沛不知被甚麼江湖帮會，聘爲「護法」之職……

心念至此，只聽得董沛答道：「帮主只是找我，抑或有甚限期？」

黑衣大漢陪笑答道：「帮主倒未下甚限期，只命屬下請董護法早點回轉總壇，以便引見兩位新來護法。」

董沛接口問道：「那兩名新來的護法是誰？」

黑衣大漢答道：「是『毒心秀士』姚遁天，和『紅娘子』劉華等二位。」

董沛畧一沉吟道：「『黑龍潭』內的這條奇巨『鱔王』，我不能不把牠釣起看看，因爲萬一若是背有金綫，則牠週身皮骨血肉，都對武林人物，用處太大！照我計算，今日必可把魚釣起，再復畧加處理，也需一日光陰，你們上覆帮主，就說我準於後日回轉總壇便了。」

黑衣大漢抱拳恭身，「喏喏」稱是，並對董沛笑道：「董護法在此釣魚之事，要不要屬下等候差遣？」

董沛搖頭笑道：「不必，不必，你們回轉總壇，上覆帮主便了……」

董沛語音至此畧頓，好似想起甚麼事地，又向黑衣大漢問道：「昨日我獲得一對『雌雄寶劍』，曾派人以快馬呈献帮主，帮主收到了麼？」

茅英聽得芳心暗恨，知道自己的「雌雄雙劍」，業已被「惡漁翁」董沛，當作邀功之物送出，不在他的身邊。

董沛語音方畢，那黑衣大漢含笑答道：「屬下等來此途中，恰好遇見董護法派往總舵的送劍之人，如今大概業已送到帮主手內了。」

東方鐵與茅英又知了一件事兒，就是董沛所屬帮會的總壇，離此不遠不近，約莫二三百里光景。

董沛聞言笑道：「你們上覆帮主，倘若我所釣到的，眞是一條『金綫鱔王』，便會帶瓶鱔血，回壇孝敬帮主。」

兩名黑衣大漢，雙雙恭身領命，向董沛告別而去。

茅英靈機一動，向東方鐵悄然叫道：「二哥，由我在此監視董沛老賊釣魚，你悄悄追蹤，擒住那個黑衣大漢，問問他們究竟是何帮會，總壇又在何處？」

東方鐵點頭道：「這辦法倒屬可行，但英妹請記住仲孫老人家之言，董沛老賊，武功還在其次，其厲害之處，在於鬼計多端，你單獨一人，千萬不要現身與老賊動手！」

茅英笑道：「二哥放心，不要嘮叨，你再若延遲，恐怕追不上那兩名黑衣大漢了呢。」

東方鐵聞言，遂悄悄施展輕功，向峭壁頂端飄去。

果然這數十丈峭壁，難不倒東方鐵，但他爲了不令潭邊那正在專心釣魚的「惡漁翁」董沛，聽得聲息，有所驚覺，便必須躡足潛蹤，比較費時費事。

等他翻登壁頂，再繞到小路出口方面，那兩名黑衣大漢，果已毫無蹤影。

東方鐵不甘白忙一場，施展輕功，追出了三五里外，仍然毫無所得。

他無可奈何，只得回轉，這次他不走峭壁，是從那條小路之上，悄悄掩進。

但尚未走到「黑龍潭」邊，業已聽得潭邊起了打鬥聲息！

東方鐵劍眉一蹙，暗忖茅英眞個太過性急，竟不等自己回轉，便和「惡漁翁」董沛鬥了起來……

東方鐵忖度之間，已到潭邊，目光注處，果然茅英已下峭壁，與董沛二人，正自拳來足往，鬥得好不激烈！

其實，茅英不等東方鐵回來，便即現身之舉，並非性急，而是由於她的義俠心腸！

所謂「義俠心腸」却不是爲了救人，而是爲了救魚！

董沛的「惡漁翁」之名，果非虛得，也不知他用的是何香餌？東方鐵才走不久，潭中魚便上鈎。

董沛釣竿一收，潭中巨魚，負痛掙扎，頓時水光翻動，浪花狂湧。

茅英知道這條巨鰻，不論是否背有金綫，均已將成氣候，屬於世間靈物，就這樣死於董沛手中，未免太過可惜！何況，萬一鰻背果具金綫，其血液可以助人增長內功眞力，則落入董沛手中，不是助紂爲虐，使這個惡煞凶神，更增氣燄……茅英想至此處，決定犧牲自己一柄心愛匕首，救助潭中巨鰻，脫去這場刦難！

於是，她從懷中，悄悄摸出了一柄匕首。

這匕首長度不滿五寸，通體色澤黑暗，無甚奪目光澤，但却無堅不摧，鋒利絕倫，比起茅英被董沛搶走的雌雄雙劍，不遑多讓。

因爲茅英看出，董沛所用的釣絲，似是特製，堅韌異常，若想救那巨鰻，勢非畧作犧牲，不克爲功。

主意既定，右臂倏揚，匕首化爲一綫寒光，向潭邊飛去。

這時，董沛正運足眞力，雙手持竿，與潭中業已上鈎，正自翻騰掙扎的巨鰻，相持不下。

對此專注，自然便對彼失神，被那「嘩啦嘩啦」浪响，掩飾了茅英的飛刀破空之聲。

等到他看見了空中電閃刀光，再想阻止趨避，業已不及。

但董沛認爲自己所用鈎絲，乃精心特製，除了怕火之外，刀劍難斷，遂也不怎在意，只是心中驚疑這驀然與自己搗蛋，是何路人物？何時前來？自己却怎會絲毫無甚覺察？……

他的思念未了，刀光已到近前。

、這道電掣刀光，不單來得極快極準，並且極爲鋒利，一閃之下，董沛的釣絲立斷！

董沛突覺手中一輕，心中知道不妙，潭中水花平息，那條脫鈎巨鰻，已告潛入水底。

但削斷釣絲的那柄鋒利匕首，也落入潭中，沉下潭內。

董沛又驚又怒地，猛一回身，一條矢嬌人影，已從壁上飛降。

原來茅英知道飛刀既告出手，人已無法隱藏，遂不再等待東方鐵回轉，從壁上縱身飄落。

董沛怒氣滿腹，本待破口大罵，但一見來人竟是茅英，不禁雙眉微蹙，足下退了半步，並把業已到了唇邊的辱罵之言，嚥了回去。

他不開口，茅英却開了口：「老漁翁，這可眞是『世事由來隨路轉，人生何處不相逢』？你還有沒有甚麼鮮魚，再賣上兩尾給我。」

董沛因茅英已改女妝，遂苦笑一聲說道：「姑娘，『四海居』中之事，只是一場誤會……」

茅英冷笑接道：「誤會，爲了小小誤會，你便以猝有劇毒的暗器傷人，心腸是否忒嫌歹毒一些？」

董沛笑道：「當時老夫手下，留了分寸，否則姑娘恐怕不至於平安無損的，故而這『忒以歹毒』四字，姑娘未免對老夫批評得稍嫌過份了呢！」

茅英秀眉一剔，冷冷說道：「這麼說來，我還要承你的情呢，我的雌雄雙劍何在？」

董沛是老江湖，早知她必會討劍，也早就想好對策，聞言之下，從唇邊浮起一絲獰笑，答道：「『雌雄雙劍』現成，但姑娘適才飛刀献技，不僅斷去我珍貴無比的十丈釣絲，並使那條罕世難得的金綫巨鰻，脫鈎驚遁，從此無法再捕，却又應該怎麼說呢？」

這位「惡漁翁」早覺茅英既已尋來，惡鬥必然難免，遂在一面佯作發話，一面暗自準備他的厲害殺手。

茅英聽完話後，挑眉說道：「潭中巨鰻，若是背無金綫，你根本釣牠無用，若是背有金綫，則係世間靈物，理應加以愛護，武功之道，貴乎自己修爲，何必指望於草木靈奇……」

話方至此，董沛一聲冷笑，肩頭用力一晃，左右雙手齊揚。

肩頭一晃之下，是從肩上簑衣以內，飛射出三四根簑針，襲向茅英面前。

右手中的釣竿，以一式「寒江掃雪」，向茅英攔腰猛擊。

董沛左手中則洒出一片漁網，宛若烏雲蓋頂般，向茅英全身罩來。

一瞬之間，連發三般攻勢，加上董沛本身功力，又屬一流高手，確實令人防不勝防，避無可避。

換在平時，茅英縱然身手不凡，恐也難逃此厄。

但如今她新被「北嶽神醫」仲孫達提醒，言猶在耳，知曉「惡漁翁」董沛的一身打魚用物，全是惡毒兵器，尤其那張漁網，更是厲害，遂在與對方談話之際，早就存了戒心。

常言道：「眼爲心之苗」，任憑董沛怎樣老奸巨猾，在他暗起凶心之下，雙目以內，仍然不自覺地，已有凶芒閃爍！

茅英有此發現，戒意更濃，暗把一身功力，提到極致，準備在對方發難之際，可抵禦便加抵禦，不可抵禦便電疾閃避。

三四根簑針疾射，一根釣竿橫掃，均未放在茅英心上，但對那漁網所化的蓋頂烏雲，却使她心知厲害，不敢恃技輕易抗拒。

於是，茅英選擇了最安全的辦法，使對方辣手剛發之下，一式「倒躍龍門」，退出了兩丈以外。

董沛料想不到對方應變得如此快捷，何以自己三般暗算，一齊成空，不禁微覺一怔。

就在他一怔之間，茅英脚尖點地，身形又起，竟疾如電掣地，撲了回來。

「瑤台摘花」、「天地撈月」兩絕招迴環出手，掌影如山地，攻向了董沛前身各大要穴。

不論是漁網也好，漁竿也好，都要在相當距離之外，才可攻敵，發展出特具威力。

若容敵人欺近身前，則這種東西，不單難於運用，反而成了累贅。

如今，茅英便是利用董沛吃驚一怔之下，欺近了他的身邊，董沛便想趕緊撤步退身，脫出對方的飄飄掌影以外。

但茅英何等人物，豈肯輕易喪失這項制敵先機，遂任憑董沛如何閃退，她如影隨形般，緊緊進迫對方，不斷發動攻擊。

三四照面過後，董沛業已有點手忙腳亂，險象環生！

驀然間，這位「惡漁翁」發出了一聲厲嘯！

在嘯聲中，一片烏雲暨一條靑影，破空飛起。

原來，董沛竟把在手中成了累贅的那根釣竿，和那張漁網，脫手飛出。

釣竿先飛，「奪」的一聲，插入十來丈高的峭壁石縫。

漁網後至，恰巧異常準確地，搭在那釣竿之上。

董沛手中去了累贅，霍然轉身，與茅英硬接一掌。

雙掌接處，彷彿優劣立判，茅英屹立如山，身形未動，董沛則站樁不穩地，足下退了半步。

這時，東方鐵已然轉回，正在遙遙注目。

茅英不肯給對方喘息機會，秀眉微挑，冷笑一聲說道：「董沛老賊，『惡漁翁』名滿江湖，原來徒負虛名，不過爾爾，你再接接我這兩記內家重手！」

語聲方了，雙掌連發，董沛果似有所不服地，又復硬接兩記。

這兩記硬接，不單把董沛震得足下蹌踉，連連後退，並且身軀微偏，把後背賣給茅英，露出了絕大破綻！

茅英正待縱身追前，一掌拍落，即使不能將這萬惡老賊，當場震死，也可將其生擒之際，陡然聽得東方鐵在身後叫道：「英妹休要魯莽，這老賊是漁翁出身，你小心中了他的釣鰲之計！」

一言提醒茅英，覺得對方極負凶名，縱然技不如己，也不應敗得如此不濟！

「哈……哈……哈……」這是董沛所發，既含着得意，又蘊有譏刺意味的笑聲，笑聲卻並不靜而動，似是凌空飛起。

茅英詫然看去，不禁大感意外。

原來在峭壁頂端，竟有人對董沛加以接應，從壁頂拋落了一條百丈長籐。

董沛一手撈住長籐，由人提往壁上，其所發笑聲，遂因位置變換，似在空中飛動。

不單這老賊從容脫身，並在經過釣竿漁網之處，順手把這兩件獨門兵刃，取了回去。

茅英銀牙一咬，蠻靴方頓，董沛又在半空中，發話笑道：「姑娘莫要跳腳，只要你敢到『捨身崖』來，我便把那『雌雄雙劍』還你……」

話方至此，語音卻略略一頓，提氣朗聲又道：「你要記清了，不是四川峨嵋的『捨身崖』，我所說的『捨身崖』，便在西南百里左右。」

茅英拿他無可如何，只好高聲叫道：「董沛老賊，任憑你在『捨身崖』頭，擺設下劍樹刀山，姑娘一定前來，你這老賊卻不許到時龜縮不出。」

董沛又發出一陣「嘿嘿」怪笑說道：「姑娘放心，百里路程非遙，後日午正，我在『捨身崖』前，恭候玉駕就是……」

話到尾聲，已升上壁頂，失去蹤跡。

茅英秀眉微蹙，轉過身來，目注着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你有沒有追截住那兩名大漢，從他們口中，問出些有關訊息？」

東方鐵搖了搖頭，苦笑一聲答道：「我因生恐驚動『惡漁翁』董沛，潛踪躡足，躭誤時間，以致未能截住那兩名大漢，約莫追出了三五里外，仍無所得，只好折轉，想不到英妹業已現身，與董老賊鬥將起來。」

茅英嘟着小嘴說道：「不是我急於現身，是為了營救潭中那條罕見巨鰻，董老賊確實有點手段，二哥才走不久，他便使那魚兒上鈎了呢。」

東方鐵聽得茅英現身之故，竟是為了救魚，不禁點頭讚道：「英妹的這種慈悲心腸，眞是仁人之念！」

茅英被他誇讚得玉頰一紅，看着東方鐵，雙眉微蹙叫道：「東方二哥，剛才若非你出聲喝止，使我慢了一慢，或許不令那董沛老賊，輕易逃出手去。」

東方鐵笑了一笑，道：「英妹忘了仲孫老人家諄諄囑告之語了麼？董沛老賊，詭計多端，全身上下，盡是大出意外的傷人之物……」

話方至此，茅英便自連連點頭地，接口說道：「仲孫老人家所囑，確非過甚之詞，適才董沛老賊，不單右手發出釣竿，左手洒出漁網，向我猛烈攻擊，連肩頭上也射出三四根多半餵有見血封喉劇毒的簑衣刺呢！」

當下便把與董沛動手情況，向東方鐵說了一遍。

東方鐵聽完笑道：「董沛老賊，功力不弱，縱然難勝英妹，似也不應落敗得那等快法！英妹想想，方才他那身形被震，門戶洞開，把後背都賣給你的動作，是否有可疑之處？」

茅英秀眉雙挑，妙目連轉地，想了一想，向東方鐵嫣然笑道：「二哥說得不錯，如今想來，確有可疑，多半是這『惡漁翁』生平用慣的釣魚手段，只不知他準備用什麼毒技，來對我發動暗算？」

東方鐵笑道：「毒技千端，無法臆料，譬如董老賊在背後簑衣之內，藏有甚麼毒刺毒針之屬，則英妹一掌拍落，豈不受傷？而你受傷程度，恰好與你所凝功勁深淺，成為反比！」

茅英被東方鐵提醒之後，彷彿吃了一驚，但旋又皺眉問道：「二哥，照你這樣推測，我們縱與董沛老賊，在捨身崖再度相逢，也不能殺他的了！」

東方鐵微微一笑，揚眉道：「常言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除卻董沛老賊，有益江湖，自是我輩應為之事，但需隨時謹愼，並特別小心，最好是隔空吐勁，以玄功施為，儘量避免與這老賊的軀體接觸！」

茅英雖然覺得東方鐵之語，似乎過於謹愼，但也未加辯駁，只是連連點頭。

誰知就在他們互相商議之時，一道白光，突從壁頂飛下。

東方鐵眼力極銳，看出這道白光，不似甚麼霸道暗器，遂伸手把它接住。

果然，不是暗器，是隻紙摺飛鏢。

東方鐵隨手展開，只見紙上有燒木所書的二十個潦草字跡，寫的是：「人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

東方鐵看了這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四句話兒，不禁雙眉緊皺。

茅英站在東方鐵的肩旁，發現他臉上的神情，「咦」了一聲問道：「二哥，你皺甚麼眉？這紙上之言，不像是對我們存有惡意嘛。」

東方鐵道：「我不是認為對方存有惡意，而是在思忖這作書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茅英笑道：「以四海之大，宇宙之廣，奇人逸士，委實太多，我覺得我們無法臆料，也不必臆料對方是誰？只需研究研究要不要聽從他的話兒，來個甚麼『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

東方鐵苦笑道：「此時決定聽與否，似嫌過早，我們只消把話兒記在心中，來個隨機應變……」

茅英連連搖手，截斷東方鐵的話頭，目閃神光，揚眉說道：「我認為還是聽話為是，對方若係一片好意，自然不談，即令有甚麼歹心，我們也可見識見識對方在那『寺廟』之中，埋伏了甚麼樣的厲害陰毒手段？」

東方鐵自然不會違拗茅英之意，聞言之下，對她點點頭，笑說道：「好，我以英妹之意見為意見，就來個『遇廟先投宿』吧。」

茅英笑道：「既要宿廟，應先找廟，我們往西南去找。」

東方鐵點頭一笑，兩人遂緩步同行，離開這「黑龍潭」，向西南走去。

行約二三十里，天色已曉，並未見甚廟宇，卻到了一片小小市鎮之上。

茅英見這小小市鎮，也有酒樓旅店，遂向東方鐵笑道：「東方二哥，董沛老賊與我們訂的是後日午正之約，似乎不必去得太早，就在這小鎮之上，用些酒菜，住一宿吧。」

東方鐵聞言失笑，說道：「英妹大概餓了，但這市鎮甚小，恐怕沒有甚麼可口之物……」

他們一面說話，一面走入酒店之中，但話方至此，店夥業已用隻托盤，送來了一壺酒兒，和四色酒菜。

東方鐵與茅英，見店夥未經吩咐，便送酒菜來，已自略覺驚奇。

等對那四色酒菜，略一注目之下，更感心中大詫。

那四色酒菜是木耳燒鷄、燻獐腿、松菌豆腐、淸蒸魚等，前兩色是東方鐵一向所嗜，後兩色則是茅英愛吃之物。

茅英「咦」了一聲，向那正自端菜上桌的店夥問道：「店家，這是誰吩咐你的，你怎麼知道我們愛吃這樣菜兒？」

店夥陪笑答道：「是位老人家於不久之前，吩咐下的，他不單代訂酒菜，連相公和姑娘的一切房飯用費，也都付淸，並還給小人一錠銀子，作為賞賜。」

茅英聽得一怔，皺眉問道：「老人家？是不是一個身披簑衣的老漁翁？……」

當下茅英便把「惡漁翁」董沛的打扮相貌，向店夥約略說了一遍。

店夥連連點頭，陪笑答道：「正是，正是，正是那位老人家，相公和姑娘，請試試酒菜，若有甚吩咐，儘管呼喚小人就是。」

茅英本已舉箸伸向那盤淸蒸魚中，聽了代自己預訂酒菜之人，正是「惡漁翁」董沛，不禁皺眉停箸，向東方鐵苦笑道：「東方二哥，這酒菜雖然頗合我們胃口，但恐不能吃了。」

東方鐵劍眉一軒，目注茅英，問道：「為何不能吃呢？英妹是不是担心其中有毒？」

茅英頷首道：「既是董沛老賊所為，我們便應小心一點，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東方鐵邊自聆聽茅英之語，邊自目注桌上菜肴，聽至此處，突然插口問道：「英妹，這松菌豆腐，和淸蒸魚兩味菜肴，是否你一向所嗜之物？」

茅英笑道：「這是我極嗜之物，不論是在家，或靑城學藝之時，差不多日日少不了呢。」

東方鐵的俊目之中，神光微閃，微笑說道：「既是英妹極嗜之物，我便先嚐嚐滋味……」

說話之間，業已舉箸挾了一枚松菌，入口大嚼。

茅英見狀，急得皺眉叫道：「二哥不要這樣饞法，你縱然想吃，也應該等我先用銀針試上一試！」

東方鐵笑道：「英妹若不放心，儘管用銀針試試，但我可以斷定，酒菜之中，定必無毒。」

茅英拔下髮上銀針，在酒菜中一一試探，針身果然光亮如常，毫未變色。

她詫然不解地，向東方鐵問道：「你怎知道酒菜中，董老賊未起惡念，絕無毒質的呢？」

東方鐵笑道：「木耳燒鷄與燻獐腿兩者，我最愛吃，松菌豆腐與淸蒸魚，又是英妹素嗜，任憑董沛老賊，再奸再刁，再毒再狠，他也不會有前知慧覺，能算出我們的飲食嗜好。」

茅英也是聰明絕頂之人，聞言之下，恍然有悟地，目注東方鐵道：「二哥言中之意，是認為代我們預訂酒菜，並付了店飯之資的老漁翁，不是董沛老賊？」

東方鐵含笑說道：「多半不是，董老賊若是對我們起了兇謀，想在酒菜之中，暗下毒藥，必然派遣爪牙為之，即令親自前來，也會易容變服，不肯令我們得知形相，易起防範之念！」

茅英頗以東方鐵所說為然，連連點頭，但等到聽完之後，又復皺眉說道：「二哥講得有理，但我剛才曾以董老賊的形相打扮，說給店家聽，他又為何認定絲毫無錯呢？」

東方鐵微笑說道：「形相可以化裝，打扮更復容易模仿，我認為定是某位友好的遊戲之舉，也藉此刺激我們，隨時提高警覺！」

茅英詫道：「某位友好？按理說來，這位扮董老賊形相，向我們開玩笑的友好，應該就是在壁頂傳書，通知我們『身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的那位隱形人了。」

東方鐵道：「當然是他，本來我認爲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奇人逸士太多，範圍太大，憑空臆料，根本無從猜測，但如今却又嫌範圍太小，也有點……」

茅英不等東方鐵的話完，便急急接口說道：「什麼叫範圍太小……」

東方鐵向茅英看了一眼，含笑道：「知道我嗜食木耳燒鷄，燻獐腿之人不多，知道英妹愛吃松菌豆腐，淸蒸魚之人，也必甚少，至於兼知我們雙方食性之人，豈非少之又少範圍小到極點。」

茅英畧作尋思，苦笑搖頭說道：「範圍雖然極小，却也不易猜測，我想來想去竟連一個合適之人，也想不出來。」

這時，東方鐵正舉箸挾了一些獐腿，入口大嚼，他聽完茅英話後，嚥下口中之物，正待答話，却見那店夥，又自匆匆走來。

東方鐵發覺他神情有異，遂揚眉問道：「店家有甚麼事？」

店夥未曾答話，却取出一封書信，雙手呈上。

東方鐵伸手取過，拆封一看，只見其中仍是潦潦草草，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四句話兒，寫的是：「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

東方鐵看完，抬首向店夥問道：「這封書信，是否仍是那漁翁打扮的老人家送來的？」

店夥搖搖頭答道：「不是，是位長相英秀的相公送來，但却說是奉那位漁翁打扮的老人家所差。」

茅英一旁急急問道：「人呢？此人如今何在？」

店夥陪笑道：「那位相公是吩咐小人，畧過片刻，再復呈上此信，如今已去遠了。」

茅英聞言，知曉對方是有意廻避，必然追不上，遂向店夥看了一眼，說道：「你倒眞是聽話，想必那位相公，對你也有賞賜。」

店夥帶着一種訕然神色，笑嘻嘻地答道：「姑娘猜得不錯，那位相公也賞了一錠銀子，連那老人家所賜，幾乎够我娶媳婦了！」

東方鐵失笑說道：「你要娶媳婦麼？來來來，我也湊湊熱鬧，預先送你一點賀禮。」

說完，便取了一錠紋銀遞過。

店夥當然想接，却又有點不好意思，那副尷尬神情，十分可笑。

茅英笑說：「快拿去吧，替我們準備兩間上房，收拾得乾淨一些。」

店夥滿面堆歡，「咯咯」連聲地，接銀退去。

東方鐵指着桌上的信箋，苦笑說道：「英妹，你看這『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等四句話兒，前途情勢，是越來越複雜了！」

茅英挑眉道：「我倒不覺得什麼，因爲『惡漁翁』董沛旣與我們訂了約會，則前途凶險本在意料之中。」

東方鐵道：「這不是尋常埋伏，其凶險程度必高，否則，那位不知名的仁兄，又何必對我們特加提醒。」

茅英想了一想，頷首說道：「二哥說得對，譬如『流沙』一物，最爲凶險，我們若未預知愼防，到了『捨身崖』下，只消畧爲大意一些，便難免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東方鐵道：「『流沙』固然厲害，但所謂『毒婦』，必然亦非小可，應該愼防！因爲我們旣知地有『流沙』，只消細心觀察，定然可以看出端倪，那『毒婦』，却多半善加僞裝，不會把所蘊凶謀，隨意暴露。」

茅英妙目雙翻，嬌笑叫道：「二哥，我有主意！」

東方鐵喜道：「英妹絶頂聰明，定是想出了甚麼辨識『毒婦』妙法！」

茅英秋波一注，便嫣然笑道：「不是『妙法』，只是笨法，反正我們這一路之上，凡遇女子，便加特別小心……」

東方鐵聽得失笑，接口說道：「見『婦』卽防，這辦法並不算笨，只是穩妥而已，但……」

茅英見他語音未了卽頓，不禁含笑道：「二哥有甚話兒，怎未說完？」

東方鐵笑道：「我同意英妹所說的『遇婦卽防』，但覺『一路之間』的範圍，未免太廣一些，譬如這小鎭之上，便有甚多『婦女』，我們若一個個的，都對她們加以懷疑和防範，豈不……」

茅英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說，便嬌笑着接口說道：「二哥，我明白了，你是要把那『見婦卽防』的範圍，局限在『飛魂峽』內。」

東方鐵先是點了點頭，旋又搖頭苦笑道：「照這信箋上的字句看來，理應如此，但我們苦於地形生疏，不知『飛魂峽』是在何處？」

茅英笑道：「常言道：『路在鼻子底下』，我們不會問問那位土生土長的未來新郎官麼？」

說至此處，扭頭高聲喊道：「店家快來。」

店夥連獲厚賞，對這兩位客人，自然



東方鐵遙空發掌，掌力到處，孕婦身前草地陷落成一巨坑，坑中並有無數毒弩冲天射起。

盡力巴結，聞聲之下卽刻趕來，垂手侍立地，向茅英問道：「姑娘有何吩咐，是否還要添什麼酒菜？」

茅英搖頭道：「酒菜都已够了，不必再添，我是想向你打聽兩個地點……」

店夥聽說要打聽地點，立卽陪笑道：「姑娘問對人了，太遠我不敢說，但方圓數百里內大小地點，却多半都會知曉。」

茅英道：「你可知道有個地點，叫作『捨身崖』麼？」

店夥連連點頭道：「知道，知道，『捨身崖』在此處西南八十里外的『陰風嶺』上，但該地窮山毒水，旣無出產，又少人烟，有的只是虎豹蛇虫之屬，地勢險惡無比，不宜旅遊，姑娘問它則甚？」

茅英笑了一笑，便又復問道：「『捨身崖』外，還有個『飛魂峽』麼？」

店夥笑道：「有，有，『飛魂峽』就在『捨身崖』前，約莫十里左右，也是由此處前往『捨身崖』的必經之路。」

茅英聽完，正欲命店夥離去，東方鐵却又向店夥問道：「請問店家，那『飛魂峽』的地勢，有無特殊徵象？」

店夥陪笑答道：「『飛魂峽』地勢，並無特殊徵象，只不過山道狹隘，兩崖如削，長度約莫在半里左右。」

茅英遣去店夥，向東方鐵皺眉道：「二哥，旣然『捨身崖』距此僅有八十來里，可說舉步就到，董沛老賊爲何把約會定在後日中午，讓我們空出一日時光？」

東方鐵又挾了一塊燻獐腿，邊自揚眉笑道：「他不是讓我們空出一日時間，而是自己需要一日時間才好作惡毒佈置！」

茅英聞言之下，忽告秀眉雙蹙。

東方鐵發現茅英的神色變化，訝然問道：「英妹是在想些什麼？」

茅英道：「覺得有點矛盾……」

東方鐵急急問道：「什麼矛盾？英妹且說將出來，我們研究研究。」

茅英緩緩說道：「董沛老賊旣需一日光陰，才可安排惡毒佈置，則向我們投書示警之人却如何曉得的呢？難道他是董沛老賊的腹內蛔虫，抑或具有前知慧覺？」

這項問題，把這位頭腦相當冷靜，智慧甚高的東方鐵，問得爲之怔住。

他怔了好大一會，緩緩舉杯，飲了大半杯酒兒，方自目注茅英，點頭說道：「英妹的這項問題提得極好，其中確實有難於解釋之處！」

茅英皺眉說道：「二哥想想，會不會那向我們投書示警之人，仍是董沛老賊黨羽，此舉或是意在迷亂我們心神？或是蘊有甚麼更惡毒的計中之計？」

東方鐵畧一沉吟道：「英妹的這種顧慮，雖然有理，但關於對方知曉你我平素口胃的一件事兒，却又怎麼講呢？」

這句話兒，也把茅英問得翻着兩隻大眼，一時答不出口。

東方鐵繼續說道：「故而，我認爲兩次投書的那人，是我們朋友的成分，多於是我們的敵人，但我們在相信他投書示警的話兒之中，也不妨稍稍存疑，畧加防範些兒！」

茅英連點螓首道：「對，我們就照二哥所說，保持這種態度，但明日要不要利用時間，先去『飛魂峽』和『捨身崖』，

探探情況？」

東方鐵搖頭道：「我看不必，讓那董沛不知我們已獲密報，對他所佈凶謀，預有洞悉最好。」

茅英自然服從東方鐵的意見，兩人於酒足飯飽之後，便分別回房歇息。

第二日整整一日，東方鐵與茅英二人，全調息靜坐地，在本身功力之上，作了準備。

閒暇用飯之時，却不免討論茅浩被害之事，兩人一致認為「黑煞帮」的嫌疑最大，倘若「惡漁翁」董沛所投江湖組織，竟是「黑煞帮」，則兩事歸一，自然最好，否則，也應在明午赴會時，設法擒住董沛，多半可以從這著名凶邪口中，問出一些有關「黑煞帮」的來龍去脈。

晚飯過後，茅英靜坐行功，入了內家妙境。

東方鐵却未曾通知茅英地，悄悄單獨一人溜了出去。

他這一溜，為時不短，約莫去了兩個時辰左右，才轉回小鎮旅店。

東方鐵去時空手，回來時，手中却多了一隻白玉小瓶。

但他似乎對茅英有甚秘密，在抵達旅店之前，便把這隻白玉小瓶，揣入懷中。

回到房中，聽隔室毫無動靜，東方鐵知道茅英用功方勤，遂也帶着滿面笑容，盤膝入定。

次日清晨，茅英便來叩門，喚起東方鐵，一同離開小鎮，行向西南。

數十里山路，尋常人雖需一日行程，但在東方鐵，茅英這等身負絕藝的英雄俠女腳下，却是轉瞬即達。

他們因董沛約在午正，遂等於散步閒遊，絲毫未趕，却也未到巳牌，便已行入了萬山重叠之處。

緩步之間，東方鐵一面眺望烟嵐，一面隨口笑道：「英妹，我們離鎮以來，雖然走不到八十里路，總也將近七十，那『捨身崖』……」話方至此，茅英秀眉微挑，止步說道：「二哥，你聽。」

東方鐵傾耳一聽，聽見有種極其低微的女子哭泣，隱隱隨風傳至。

他正待循聲注目，茅英已手指前方道：「這哭聲不在近處，似是從左前方那狹窄山道入口之中傳出。」

東方鐵向那兩崖夾立的山道入口，看了一眼，點頭笑道：「照路程看來，快要到地頭了，假如那狹窄谷道，便是『飛魂峽』，則這哭泣之聲，便有可能是所謂『毒婦』……」

「毒婦」二字，才一出口，便使茅英吃了一驚，面含苦笑，說道：「不是二哥提起，我倒忘了『毒婦』一事，一聽得哭聲，只以為有甚婦女遇難，起了趕去救人之念……」

東方鐵笑道：「英妹俠義情懷，仁慈惻隱……」

茅英向東方鐵異常嫵媚地，拋去一個白眼叫道：「二哥，別替我戴甚高帽子了，我們是否循這哭聲走去？」

東方鐵點頭笑道：「當然要去，是『毒婦』，我們應去消毒，是『難婦』我們應去救難，那有不去之理！」

茅英聞得東方鐵這樣說法，身形一閃，便向那谷道入口縱去。

東方鐵既恐董沛設有厲害埋伏，又恐茅英閱歷不够，粗心有失，遂寸步不離，跟在她的身側。

兩人才到谷口，便瞥見一旁山壁上，鐫有兩行字跡。

想因年代久遠，字跡已淡，但注目之下，仍可辨出寫的是：

「白骨如山誰蛻化？英雄到此也飛魂！」

茅英目光一注，指着那「飛魂」二字，向東方鐵點頭微笑，說道：「二哥，你的推想對了，此處果然正是『飛魂峽』，則谷中……」

說至此處，業已聽出谷中傳出的，是女子禁受不住的輾轉呻吟之聲。

茅英畧一傾聽，皺眉說道：「二哥，這哭聲好生悲慘，不像裝假，我們……」

東方鐵接道：「我們看看去吧，常言道：『耳聞為虛，目睹是實』，縱令對方把哭聲裝得逼真，但只要存甚毒念，便難以逃得過我們眼目！」兩人邊自說話，邊自走入這狹窄山峽入口。

不單是東方鐵提足功力，雙掌護胸，連茅英也相當小心地，竭盡了耳聰目明，防範有甚突變？

但行完丈許狹路，竟絲毫無甚意外。丈許過後，狹勢漸開，並越來越不狹窄。

茅英妙目遙注，口中「咦」了一聲，向東方鐵壓低聲音叫道：「二哥你看，這種情形，我認為不是假冒的了！」

原來前面數丈以外的一片峭壁之下，正有一紅衣孕婦，正在捧腹翻滾，痛苦呻吟。

看情形，是她懷孕足月，已將臨盆，只不知此婦以待產之身，來到這荒山野嶺則甚？

東方鐵注目之際，茅英已喜形於色地，一軒秀眉，毅然說道：「孕婦待產，人人應該援手，我不相信這種事兒，還會有假……」

她是邊自發話，邊自前行，說至此處，走得距離那紅衣孕婦，僅約兩丈遠近。

東方鐵突似有甚發現，猿臂一伸，把茅英的去勢，加以攔住。

茅英愕然道：「二哥攔我則甚？莫非發現了有甚不大對勁之處？」

東方鐵向那紅衣孕婦看了一眼，道：「人倒看不出甚麼問題，但由於草色畧覺不勻，使我對孕婦身前的這片草地，起了疑念！」

話完，突然揚手一掌，凝足功力，向那紅衣孕婦的身前草地，隔空劈去。

掌力到處，「轟」然一聲，那片草地，果然立即陷落了好大一塊，成為巨坑。

坑中並有無數毒弩，毒針等物，銳嘯懾魂地，紛紛冲天射起。

茅英看得好不驚懼，心想若非東方鐵看出破綻，伸手攔阻，自己多半業已失足落入陷坑，如此情況之下，縱令功力再高，應變再怎敏捷，恐怕也必受重傷，甚至於難逃刦數。

這時，那紅衣孕婦見陰謀業已敗露，自然不必再裝腔作勢，從地上翻身躍起。

她這一躍起，便使假腹，頓告消失，並從那假腹之中，取出了一對五行輪來。

東方鐵見對方一身紅衣，年約三十上下，容貌妖艷，神情異常冶蕩，所用兵刃，又是一對頗為罕見的五行輪，遂恍然有悟問道：「你是在『桐柏山』一帶，頗著凶名的黑道女寇『紅娘子』杜芳？」

紅衣艷婦不加否認，點頭笑道：「我不想作『女俠』，故而你叫我『女寇』，我不生氣，『黑道』，『白道』更是毫無關係，但『紅娘子』杜芳，除了『凶名』以外，還有『淫名』『艷名』，尤其是『淫名』之中的床第絕技，敢誇蓋世無雙，你怎麼忽畧過去，不會提一提呢？」

東方鐵想不到這位「紅娘子」杜芳，竟如此口沒遮攔，倒被她說得俊臉通紅，不知如何答話？

杜芳見他冠玉似的俊頰，突然紅了起來，不禁「咦」了一聲說道：「咦，你怎麼臉紅了呢？難道你有了這樣漂亮的一個女朋友，還不會……」

話方至此，兩道目光，已從茅英身上收回，水淋淋地，盯在東方鐵臉上，吃吃地媚笑道：「難怪，難怪，那妞兒還是個鴻濛未闢，不通人道的清水貨呢……」

東方鐵生恐茅英聽不慣「紅娘子」杜芳的這些淫言穢語，雙眉剔處，「嗆啷」一聲，長劍業已出鞘。

杜芳「喲」了一聲，向東方鐵神情冶蕩地，抛過一瞥眼風。

杜芳朗聲說道：「怎麼這樣急呀？對於各種打鬥，我『紅娘子』無不樂於奉陪，但最好還是和我到紅羅帳去，鳳倒鸞顛地，鬥上一夜時光，包管使你茅塞頓開，欲死欲仙，領悟人生真趣！」

東方鐵不願再聽，猿臂抛處，一劍分心刺去。

杜芳格格蕩笑道：「嗯，够快，够狠，可惜用的是劍，若用別的東西，有多過癮！」

這位妖艷女寇，口中雖在浪言浪語，對東方鐵故意挑逗，但手中却未絲毫大意，五行輪左右雙分，向東方鐵所刺來長劍鎖去！

東方鐵好似看不慣杜芳的妖態，聽不慣她的穢語，心中恨極她，想把「紅娘子」一劍刺個對穿！

故而，對這分心一劍，施展得只够狠，而不够靈，換句話說，就是招式畧嫌用老！

杜芳以雙輪鎖劍之際，東方鐵彷彿要想變招，而因換式稍慢，手中青鋼長劍，竟被五行輪鎖住。

杜芳五行輪先套上劍身，再左右雙分，緊緊鎖住後，雙眉微挑，冷笑說道：「名列『乾坤八劍』中的『四海遊龍』，原來也不過如此……」

「不過如此」的最後「此」字，剛剛出口，突然繼之一聲慘哼！

原來東方鐵憤於此女神妖語穢，決心一上來便叫她吃點苦頭！

適才佯作招式稍為用老，等到杜芳以雙輪鎖緊了劍身之後，才突運內功，猛一震劍。

這一震，東方鐵雖未竭盡全力，也已把功力凝聚到十足十方始施為，「紅娘子」杜芳那裏能禁受得住？

「嗆啷」一陣長吟，兩隻五行輪，首先被震得寸寸斷裂，成為廢鐵。

杜芳緊握五行輪的雙手虎口，也被震裂，立時涔涔出血地，發出慘哼！

東方鐵冷笑道：「名震黑道羣雄的『紅娘子』杜芳，原來也不過如此！」

在「原來不過如此」一語中，加了一個「也」字，便成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的針鋒相對之言！

「紅娘子」杜芳似受不了這種還敬刺激，銀牙一挫，飛身拔起了三丈六七。

東方鐵還以為她是要居高制下地拚命飛撲，遂注目空中，蓄勢以待！

誰知東方鐵目光才注，却瞥見壁頂有人，抛下一根長索。

茅英見狀，揚眉叫道：「二哥小心，對方故技重施，她毫無鬥志，是想跑了，最好不要讓她跑掉。」

但她發話之時，杜芳業已伸手接住長索，被壁上之人，三把兩把，扯了上去。

東方鐵知曉追已無及，對方可能並另有埋伏，遂向正欲飛身追撲的茅英笑道：「英妹，窮寇莫追，反正我們還未到『捨身崖』呢……」

茅英接道：「二哥說得對，我們還有與這『紅娘子』再見機會。但下次相逢，却請二哥把她留給我鬥！」

東方鐵點頭笑道：「好，我知道英妹看不慣她那副妖形怪狀，定必起除去此獠之心……」

茅英的玉頰一紅，目中神光電閃，微頷螓首，朗聲說道：「這個『紅娘子』着實太無恥了，留着她只貽婦女之羞，我若再見她時，不會像二哥這樣，把她放走，誓為江湖中除此一害！」

東方鐵向茅英看了一眼，俊臉上微現窘色地，婉言辯道：「英妹，你說錯了，『紅娘子』杜芳，不是被我放走，是由她同黨在壁上……」

茅英「噗哧」一笑道：「二哥，你不要和我爭論字眼好麼？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放走她的，像『紅娘子』杜芳那等妖蕩婦人，那裏會使你這位頂天立地的『四海遊龍』，對她起甚憐香惜玉之念？」

東方鐵拿茅英無辦法，也不便追問她是否有甚言外譏刺之意，只得面含微笑地，緩步向「飛魂峽」外走去。

所謂「飛魂峽」內，別無凶險花樣，但剛剛走出峽口，目光注處，却令東方鐵、茅英二人，齊都一怔！

就在正對峽口的一座山崖的壁間橫生小樹之上，掛着血淋淋的四顆人頭。

人頭之前，有三人併肩而立。

左面一人正是竹笠簑衣的「惡漁翁」董沛，但手中却未持有他那具有相當威力的釣竿、漁網。

右面一人正是適才在飛魂峽內，假扮孕婦，欲對東方鐵、茅英作惡毒圖謀，終被東方鐵震裂雙手虎口，毀碎五行輪，倉惶逸去的「紅娘子」杜芳。

三人當中一人，則是位貌相尚稱英秀，但畧嫌眉目間帶有陰鷙狠辣之氣，三十四五歲的白衣中年書生。

東方鐵與茅英，才自「飛魂峽」中走出，那白衣書生，便自抱拳含笑說道：「東大方俠與茅英姑娘，認不認識在下？」

東方鐵搖頭道：「恕我眼拙，但足下一表人材，爲何竟與董沛、杜芳等羣賊爲伍？」

白衣中年書生笑了一笑，目注東方鐵，雙眉微揚，搖了搖頭說道：「彼此江湖一脈，武林中萬派同源，東方大俠的這個『賊』字，未免下得太重一點！」

東方鐵懶得和對方多作口舌之辯，遂向這看來神采不俗的白衣中年書生問道：「足下何人？」

白衣中年書生道：「小弟姓姚……」

一個「姚」字剛剛出口，東方鐵便恍有悟地，接口問道：「我明白了，足下就是在江湖中頗有名頭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白衣中年書生頷首道：「小弟正是姚遁天，但『毒心秀士』四字，只是微名，比起東方大俠的『四海遊龍』的震世俠譽，未免相差太遠！」

茅英一旁冷笑說道：「對，多來兩個才可以打得痛快一點，免得像『紅娘子』、『惡漁翁』兩人動手便逃。」

話方至此，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向茅英搖手含笑叫道：「茅姑娘，你弄錯了，姚遁天與董兄、杜姑娘在此等待你們之舉，並非是彼此動武……」這句話兒，使茅英聽得一怔，心想彼此分明已成敵對，這「毒心秀士」姚遁天却爲何滿面含笑地說是並無動武之念？

姚遁天見了茅英神情，知道她心中所想，遂側身指着壁間所掛的四顆血淋淋的人頭，微笑叫道：「茅姑娘，這四顆頭顱之中，可有你認識之人？」

劍創紅娘子　生葬惡漁翁

茅英畧一注目，蠑首畧偏，便向東方鐵說道：「東方二哥，這四顆人頭之中，有一顆似頗眼熟，是不是青陽鎭『四海居』中的青皮混混王大彪？」

東方鐵尙未答話，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便接口笑道：「茅姑娘看得不錯，這四顆人頭之中，其餘三個，也是在『四海居』中，開罪於你，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混混們。」

茅英又向那四顆人頭，看了兩眼，微帶詫異地，向姚遁天問道：「姚朋友，這王大彪等四人，是被何人殺死？」

那「惡漁翁」董沛，從臉上浮現一種相當詫異難測的笑容道：「是我殺的！」

茅英聽得董沛這樣說法，不禁大感驚異地，目注這「惡漁翁」問道：「你不是王大彪等的靠山麼？爲何反而殺了他們，並把人頭懸掛此處？」

董沛臉上又換了一種令人看來不太舒服的奸刁笑容，應聲答道：「當初老朽因不知茅姑娘暨東方大俠來歷，才致畧有冒犯，如今，殺了王大彪等，懸頭在此之舉，便是向你們表示歉意！」

茅英詫道：「表示歉意？……」

一語未畢，姚遁天便含笑說道：「茅姑娘，我方才業已說過，姚遁天等在此相候，是完全善意，絕無半點惡念！」

茅英從鼻中冷哼了一聲，目光微瞥那「紅娘子」杜芳，挑眉說道：「既是善意，爲何還由這位『紅娘子』，在飛魂峽中，假扮孕婦，設下惡毒佈置則甚？」

董沛尙未答話，那「紅娘子」杜芳，已一陣格格媚笑，說道：「『飛魂峽』中設伏，只是久仰茅姑娘與東方大俠威名，想試試你們的胆量機智，以及武功修爲而已……」

語音至此畧頓，媚目流波地，瞟了東方鐵一眼，對他賣弄風情地，銀牙微咬下唇，呢聲說道：「誰知你這位東方大俠，相貌雖長得英秀挺拔，却毫無憐香惜玉之心，不單毁去我五行雙輪，並把我的雙手虎口，震得裂開近寸。」

東方鐵不等「紅娘子」杜芳話完，便自微微一笑，接口說道：「杜姑娘，話不是這樣講法，倘若我與英妹，不會識破機關，落入你身前陷坑之中，則必被毒弩、毒針等物，射成隻刺蝟一般。」

茅英不願東方鐵與「紅娘子」杜芳多打交道，向姚遁天等朗聲問道：「姚朋友，我們不必多費唇舌，請你把你適才所說的『善意』二字，解釋得淸楚一點！」

姚遁天笑道：「所謂『善意』，便是本帮意欲邀請茅姑娘與東方大俠，一同加盟，彼此共圖武林霸業。」

茅英聽得方自目閃神光，雙眉微剔地，意欲加以駁斥，東方鐵却不肯放過這探聽機會，搶先開口，向姚遁天含笑問道：「姚朋友，你邀請我們加入貴帮，却爲何尙未將貴帮的名稱，地點，告訴我們？」

姚遁天「哦」了一聲，連連點頭地，向東方鐵含笑說道：「東方大俠責問得對，是我忘記說明，本帮定名『黑煞帮』，總壇設在『鴻門谷』內，帮主黑煞眞人，禮賢下士，網羅舉世才俊……」說至此處，畧爲側顧左右，又道：「姚遁天與杜姑娘，董兄等，便是被『黑煞帮主』，禮聘爲本帮護法。」

茅英冷笑道：「姚朋友，你一派花言巧語，雖頗好聽，却顯然其意不誠！」

姚遁天聞言一怔，目注茅英問道：「茅姑娘此語何來？」

茅英目射神光，向「惡漁翁」董沛盯了一眼，揚眉朗聲說道：「我的『雌雄雙劍』，被董沛在『四海居』中，以詭計盜去。」

姚遁天笑道：「這事不成問題，只要茅姑娘與東方大俠答應加盟本帮，立刻便可奉還『雌雄雙劍』。」

東方鐵抓住對方的言語漏洞，劍眉雙挑，截斷姚遁天的話頭說道：「倘若我們不答應加盟貴帮呢？貴帮帮主黑煞眞人是否便打算將那兩柄『雌雄雙劍』，據爲己有？」

這幾句話兒，詞鋒相當犀利，把「毒心秀士」姚遁天問得雙眉一蹙。

茅英也被東方鐵提醒，想起應該利用機會探查兄仇，遂向姚遁天道：「姚朋友，關於『雌雄雙劍』之事，暫時擱下不談，我另有一事，要想向你請教。」

姚遁天正感尷尬之際，聽得茅英這樣說法，立即點頭笑道：「茅姑娘有甚事兒，儘管說將出來，姚遁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茅英取出身邊所藏殺死大哥茅浩的黑色小刺，向姚遁天問道：「姚朋友，你認不認識這件東西？」

姚遁天目光一注之下，居然毫無遲疑，連連點頭地，含笑答道：「當然認識，這是本帮獨有的厲害暗器『黑煞刺』，茅姑娘此物何來，並突然問起則甚？」

茅英銀牙一咬，厲聲道：「既然如此，姚朋友還多費口舌，企圖邀請我與東方二哥加盟則甚？我與『黑煞帮』，恨似一天二地，仇如四海三江……」

姚遁天聽至此處，愕然問道：「茅姑娘何出此言？本帮人物，不過在『青陽鎭』的『四海居』中，畧爲開罪於你，如今，業已懸頭壁上，這等處置，難道還不够麼？」

茅英冷然道：「你們既知我姓茅，莫非不知『追風劍客』茅浩，是我胞兄，他就死在這種『黑煞帮』獨有的『黑煞毒刺』之下！」

姚遁天似乎確實不知茅英便是茅浩胞妹，聞言之下，不禁怔在當地。

茅英秀眉雙剔，目注姚遁天道：「姚朋友，你在當世武林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對於『好漢作事好漢當』一語，覺得有無道理？」

姚遁天仍然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有道理，若不能作到『好漢作事好漢當』，便算不得是條漢子！」

茅英暗佩這「毒心秀士」與其他惡寇不同，居然有點風度，便遂順着姚遁天的語氣接道：「姚朋友既然如此說法，便請把殺害我大哥之人，喚將出來，與我會上一會。」

姚遁天聞言，面有難色地，苦笑一聲，說道：「這事，要請茅姑娘多加原諒，恕我無法辦到，因爲，姚遁天雖爲首席護法，但在『黑煞帮』中，畢竟仍是個新來客卿……」

茅英聽至此處，接口又道：「姚朋友既不便將此人喚來，請將其姓名告訴我好麼？如此，則冤有頭，債有主，免得我兄仇心切，傷了其他的無辜之人！」

姚遁天畧一尋思，點頭說道：「這倒使得。」

姚遁天從懷中取出一張白紙，並向身後隨員，索得一根黑色短棒，似在紙上寫字。

東方鐵見狀之下，暗以「蟻語傳聲」功力，向茅英耳邊說道：「英妹，你不要以爲姚遁天是好人，我看這『毒心秀士』，目光閃爍，有點笑裏藏刀，恐怕比什麼『紅娘子』和『惡漁翁』，還要來得陰險了！」

他的密語方畢，姚遁天也已寫完，把那張白紙，摺成一隻飛鏢，拈在手中，向茅英笑道：「茅姑娘，殺害令兄之人姓名，業已寫在紙上，但姚某却要藉此請茅姑娘顯露一點絕技，讓我開開眼界！」

茅英心中暗忖：「東方二哥的看法不錯，這位『毒心秀士』果然天狐顯尾，花樣來了！」想至此處，姚遁天恰好語畢，茅英遂目閃神光，點頭答道：「武林中人，貴乎坦白，不忌切磋，姚朋友有甚道兒，儘管劃下就是！」

姚遁天右手微揚，手中紙鏢，化成一道白光，電疾飛出！

茅英起初以爲這紙鏢一定是打向自己，誰知居然料錯，白光竟是向身左削壁射去。

姚遁天的內家氣勁，相當驚人，「奪」的一聲微響後，紙鏢陷入石壁離地七八丈處。

茅英見狀，不禁一愕，有點莫名其妙地，目注姚遁天，詫然問道：「姚朋友此舉何意？是否顯示你以柔克剛，飛紙入石的內家氣勁？」

姚遁天笑道：「茅姑娘猜得錯了，姚遁天不是自行炫技，江頭賣水，弄斧班門，只是想藉此瞻仰瞻仰茅姑娘的輕功絕技，一開眼界而已。」

茅英向那枚離地七八丈，半揷壁中的紙鏢，畧加注目，軒眉問道：「你是要我取下這枚紙鏢？」

姚遁天微微一笑，說道：「涉嫌用『黑煞刺』，加害令兄之人的姓名，就在壁上紙鏢之上，茅姑娘只消取下一看，便會明白……」

語音至此，畧畧一頓，又從臉上浮現出他那神秘陰森笑容，繼續說道：「七八丈的高度，暨一片陡削石壁，自然難不住茅姑娘這等身懷絕技之人，但姚遁天却明人不作暗事，先告訴茅姑娘，其中有點小小埋伏頗具凶險，茅姑娘最好不必獨力爲之，無妨與東方大俠一同上去。」

茅英挑眉道：「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上壁去取一枚紙鏢的區區之舉，也要我東方二哥隨行保護，則茅英未免太以窩囊，我還報的什麼兄仇？稱的什麼俠義？」

姚遁天看她一眼，點頭說道：「茅姑娘巾幗奇俠豪氣干雲，姚遁天好生敬佩，請你多加小心！」

茅英回過頭來，向東方鐵嫣然一笑，低聲說道：「二哥，你會不會怪我有點狂傲？請你在壁下與我打個接應，我會特別小心……」話方至此，東方鐵便接口說道：「無須前往壁下，我就在此處，遙爲英妹掠陣便了……」

語猶未了，便改用第三人無法與聞的「傳音密語」，向茅英耳邊說道：「因爲據我推斷，姚遁天出語不誠，其中有詐，他所謂『凶險』，多半不在『壁上』，却在『壁下』！」

茅英把一雙大眼，眨了兩眨，也以「蟻語傳音」功力，向東方鐵問道：「二哥認爲壁下有何凶險？」

東方鐵傳音笑道：「英妹忘了那『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雲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麼？」

茅英悚然一驚，先是雙眉緊蹙，但目光畧轉之下，眉頭又展，向東方鐵傳音笑道：「對，二哥提醒了我，在那削壁之下，定是無底流沙，我們只一走近，定必慘遭滅頂，但小妹已然想出了避開『流沙』，取那紙鏢之法，如今便勞二哥，替我掠陣打接應吧！」

話一說完，雙臂抖處，一式「長箭穿雲」，便凌空拔起了四丈高下。

但茅英並非直接縱向姚遁天的揷鏢石壁，而是向她身邊的石壁之上縱去。

等到了石壁之上，再施展極上乘的「游龍術」，「壁虎功」，像隻「美人蟹」一般，向那揷有紙鏢的石壁，橫行而去。

姚遁天見狀，雙眉緊蹙，與「惡漁翁」董沛，「紅娘子」杜芳二人，交換了一瞥詫異眼色！

這時，茅英已然橫行度越到那片插有紙鏢的石壁之前，果然未遇任何凶險。

茅英以右手食中二指，挾住紙鏢，以內力巧勁，把紙鏢緩緩從壁中拔出。

轉瞬間，茅英已將紙鏢從石中拔出，茅英急於得知殺兄之仇人姓名，遂立即展開觀看。

誰知道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竟使這位青城女俠，蛾眉倒剔，滿面都是怒色了！

就在此時，那「毒心秀士」姚遁天突一揚手，從袖中飛出六七點寒光，向正在壁上觀看紙鏢，滿面怒色的茅英射去。

幸虧東方鐵早就凝足功勁，隨時提防突變，他一面雙手齊揚，以强勁劈空罡氣，横越姚遁天所發寒光，一面向茅英高聲叫道：「英妹留神，小心暗算！」

那六七點寒光，被東方鐵的劈空掌力，擊落一半，另一半也被茅英及時閃避地，躲了開去，空自把石壁之上，打得火星四射！

「紅娘子」杜芳嘴角間浮起一絲獰笑，她乘着這刹那忙亂，竟在右手之上，戴了隻鹿皮手套！

東方鐵目光如電，籠罩全場，不肯放過任何一人的任何細緻動作。

他一發現杜芳戴上了鹿皮手套，便知道「紅娘子」杜芳定將施展什麼極惡毒的暗器！

平時或可恃技托大，故作不知地，看個究竟。

如今，茅英身懸削壁，情況不利之下，東方鐵自然要儘量制敵機先，不肯作絲毫冒險！

是故，「紅娘子」杜芳在戴鹿皮手套之際，東方鐵正在拔劍。

戴手套的動作，自然比不上拔劍動作，來得快速。

杜芳剛把鹿皮手套戴好，寒芒電掣，東方鐵業已欺身探臂，一劍橫掃而來！

這一劍發得快捷無比，不僅出於「紅娘子」杜芳意外，也使姚遁天，董沛兩人，驚於變生突然，來不及對「紅娘子」杜芳加以援手。

換了別人，多半會被這攔腰一劍，斬成兩截！

杜芳畢竟身懷絕藝，功力甚高，於萬分危殆中，居然身形疾仰，幾乎平貼及地，來了式內家「鐵板橋」之中的「瑤階望月」！

身軀渾然平貼及地，東方鐵的攔腰一劍，自告掃了個空。

但只要東方鐵來得及變式回身，「紅娘子」杜芳倒絕難逃得過這第二劍之險厄了！

要知道，凡屬施展「瑤階望月」「臥看天河」等鐵板橋功，以避險招之際，多半均須足跟蹬地，來上一式「金鯉倒穿波」，向後竄退出一段距離，方能重整旗鼓，與對方一決勝負！

在如此情形下的動手雙方，所比較的，只是一個「快」字。

倒竄得快，便可脫離險境，回劍變式得快，便可使對方在劍下分屍！

東方鐵與杜芳之間的比「快」，在一刹那間，便有了結果。

比較快的，是東方鐵，他一劍掃空之下，立時變式，回手反劈而落！

這時，「紅娘子」杜芳不是尚未後縱，而是正在足跟蹬地，向後縱去。

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動作方面，東方鐵雖然較快，但並非比「紅娘子」杜芳快了多少，只不過快了那麼一瞬之間。

於是，劍光落處，人影亦竄。

「紅娘子」杜芳總算未曾在劍下分屍，但她那隻戴上鹿皮手套的右手，却被東方鐵劍鋒所及，齊腕削落！

常言道：「十指連心」，何況整隻手掌，都被削落，這種劇烈痛苦，縱令那「紅娘子」杜芳，再怎悍潑過人，也有點禁受不住！

就在她一聲慘嘷之下，又有漫天掌影，向「毒心秀士」姚遁天，「惡漁翁」董沛二人，飛洒而落。

這漫天掌影，是茅英所發。

她因知身在壁上，會遭受圍攻，太以受制，遂乘着姚遁天，董沛必須照應杜芳，無暇攻擊自己的難得機會，趕緊脫離險地。

果然，姚遁天與董沛二人，爲了照拂那一掌方斷的「紅娘子」杜芳，不及分神，對付茅英，被這漫天掌影，逼得連退幾步！

「捨身崖」下的大片石地，看去完全一樣，辨不出所謂「流沙」，究屬何在？

但東方鐵與茅英都心中明白，姚遁天與董沛若能走得，自己必也無妨，只要記準對方所經行的部位，以及儘量避免接近適才飛插紙鏢的削壁左近，便不致於慘遭滅頂了。

東方鐵與茅英會合，略一計議之間，姚遁天已命隨行嘍囉，先把已受傷的「紅娘子」杜芳送走。

「惡漁翁」董沛也取了件奇門兵刃在手。

這一件奇門兵刃，不是他以前用過的魚竿，魚網，而是一隻長約三尺的巨型魚鈎。

「毒心秀士」姚遁天倒仍相當瀟洒地，依然空着雙手，不曾取甚刃兵。

東方鐵因覺「惡漁翁」董沛一向心機歹毒，這雙巨型魚鈎之上，不知又有甚麼惡毒花樣，遂向茅英低聲說道：「英妹，那赤手空拳的『毒心秀士』姚遁天，由你應付，董沛老賊，交給我了。」

說完，便自手横青鋼長劍，向那咬牙切齒，神情相當獰厲的董沛走去。

茅英自然遵從東方鐵之言，邊自走向姚遁天，邊自冷叱道：「姚遁天，你枉在當代武林之中，稱了一號人物，却怎的這樣無恥？」

姚遁天詫道：「茅姑娘，本幫幫主，好意相邀，願意接受與否，在於你們，雙方縱成敵對，也不該胡亂罵人，我要請教一聲，姚遁天的『無恥』之處何在？」

茅英怒道：「你還要請教，對人蓄意欺騙，難道不是無恥？」

姚遁天道：「我欺騙了誰？……」

茅英聽他這樣說法，不禁勃然震怒，

面罩嚴霜，一剔雙眉問道：「你沒有欺騙我麼？你說把『黑煞帮』中，涉嫌殺害我大哥之人的姓名，寫在紙上，却爲何只是白紙一張，根本不曾寫字？」

姚遁天靜靜聽完，「哦」了一聲笑道：「茅姑娘，我還請教一下，本帮之中，倘若有人涉嫌殺害令兄『追風劍客』茅浩大俠，姚遁天自應將其姓名，寫在紙上，但若是本帮中並無涉及之人，則又該如何呢？」

茅英叱道：「你又想賴，你剛才不是業已承認那根刺兒，是『黑煞帮』中的獨有暗器『黑煞刺』麼？」

姚遁天笑道：「我並未否定這項承認，但『黑煞刺』爲本帮特有暗器，是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爲一談！」

茅英挑眉道：「怎麼不能併爲一談？那根『黑煞刺』，是在我大哥的遺體之上取得……」

姚遁天搖了搖頭說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但茅姑娘在未取得眞憑實據之下，似乎不能僅憑一根小刺，便把殺害茅浩大俠的罪行，加到『黑煞帮』的頭上。」

茅英一挫銀牙，狠聲道：「姚遁天，你休想抵賴，『黑煞帮』惡行無數，殺人如麻……」

姚遁天不等茅英再往下說，只聽到此處，便「哈哈」大笑道：「常言道：『好漢作事好漢當』，何必加以抵賴？姚遁天可以代表本帮帮主，承認『黑煞帮』委實惡行無數，殺人如麻，但却絕對無人殺害令兄茅浩大俠。」

茅英忍無可忍，瞋目厲聲叱道：「好，不管你們『黑煞帮』中，是否有人殺害我大哥，就憑你適才承認的『惡行無數，殺人如麻』罪狀，便可替天行道，爲莽莽江湖，除去你們心胸歹惡，舉措邪惡的魑魅魍魎！」

語音方落，功力臨處，已向姚遁天相當猛烈地，接連攻出兩掌！

姚遁天一面揮掌接架，一面雙眉也挑，目閃厲芒地，冷然叫道：「茅姑娘，你莫把自己看得太高，須知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

姚遁天這句「能人背後有能人」，尚差兩個字兒，不曾說完，便「咦」了一聲，接連退出兩步！

原來他揮掌接架之下，發覺茅英雖是女流，其眞力之强，却遠出自己意料！

茅英冷笑道：「姚遁天你知道厲害了吧，若不交出我殺兄之仇，今天你就休想離開此地。」

功力掌招，隨着話聲，不斷增加强度，轉眼之間，已把「毒心秀士」姚遁天，圈入了一片漫天掌影以內！

這時，東方鐵與董沛二人，也已鬥得如火如荼！

「惡漁翁」董沛的一隻巨型魚鈎，雖然怪招百出，極爲厲害，但遇到東方鐵，却像遇着剋星，或攻或守，均不如往昔靈活，漸漸在對方的青鋼劍下，有了相形見絀之勢。

但東方鐵雖佔上風，要想取得勝利，制住董沛，恐怕至少還須戰個百十照面。

說來有點奇怪！以東方鐵與茅英二人而論，自然要數這位既號「四海遊龍」，又列名「乾坤小八劍」中的東方鐵，功力造詣稍高。

以董沛與姚遁天二人而論，則是以那號稱「毒心秀士」，並身爲「黑煞帮」首席護法的姚遁天名氣較大。

照這種已知情況，加以推斷，東方鐵既然尚須百十來招，始能制勝「惡漁翁」董沛，則茅英對付姚遁天，應該更爲艱難才對。理雖如此，事實不然。

茅英用了青城絕學「天屏六十四掌」以後，居然便把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身形圈住，無法突圍，有點左支右絀，呈現敗象。

茅英起初以爲姚遁天心機打惡，是故意如此，引誘自己上當。

故而有兩次故意裝出貪功心切，把招式用老，試試對方是否將奸謀敗露，乘勢加以反擊？

但試驗結果，姚遁天居然似乎是僅能勉强自保，根本無力反攻，雖見茅英露出招式用老破綻，也並無反擊舉措。

縱然如此，茅英仍未完全放心，目光冷注姚遁天，朗聲喝道：「姚遁天，你枉負黑道凶名，莫非竟無實學，且再接我這『天屏六十四掌』之中的『驚天三式』，嚐嚐威力如何？」

語音一了，「天旋地轉」，「天崩地拆」，「天搖地動」等三絕招，立即迴環迸發。

茅英在第一招「天旋地轉」，和第二招「天崩地拆」上，都只以九成功勁發掌，保留了三成眞力。

萬一發現姚遁天藏奸使詐，敗露凶謀，則她尚足有餘力，與敵周旋，不會爲所制！

倘若姚遁天並非做作，則茅英在第一二招上，已可把姚遁天逼得手忙脚亂，第三招再以全力出手，這「毒心秀士」，便多半難逃公道！

計劃不錯，結果如何？

結果是茅英施展出青城「天屏掌」中「驚天三式」的第一二兩式之際，便把這位「毒心秀士」姚遁天，逼得手忙脚亂！

於是，茅英不再猶疑，第三招「天搖地動」，便以全力出手！

姚遁天本已手忙脚亂，自然無法避得開這威力增强的精妙招式。

無奈之下，他只有揮掌硬接，只聽悶哼一聲，身形被茅英的全力一掌，震得飛了起來！

天下巧事眞多，姚遁天身形飛起，竟恰巧撞上了被東方鐵逼得正在後退的「惡漁翁」董沛。

董沛因爲確知身後是「毒心秀士」姚遁天，不是敵人，才這等放心後退。

誰知姚遁天竟如此不濟地，敗於茅英之手，起了這種意外變化？

董沛既被姚遁天飛身撞上，自然撞得不輕，使這位「惡漁翁」，足下站不穩脚地，向左踣跟幾步。

妙事來了，慘劇也接着發生！

董沛左移三四步後，仍告未能穩站身形。

但這所謂「未能站穩」，並非指董沛身軀搖晃，而是指他身軀竟如落入水中，而不識水性一般地，急劇往下沉去！

東方鐵與茅英，見了這種情況，不禁異口同聲地，詫然驚道：「果然有『無底流沙』……」

這「無底流沙」四字方出，「惡漁翁」董沛的身軀，業已下沉到頸部，他那巨型魚鉤，早已拋掉，滿面恐怖之色，雙手亂抓地，大聲叫道：「姚……姚……」

只叫了兩個「姚」字，整個身軀，業已下沉入了宛如無底的「流沙」之中，人世之上，也再見不到「惡漁翁」董沛的獰惡身影！

東方鐵看得倒吸了一口涼氣，目光凝注茅英，面含微笑說道：「英妹，你看這『無底流沙』，有多可怕，絕非人力能抗，適才若是你一時大意，陷身其中，情況便……」

他一語未畢，茅英忽然挑眉叫道：「姚遁天呢？」

這句話兒，提醒了東方鐵，趕着橫劍護胸，閃目四矚，觀看姚遁天，人在何處？並防禦這位「毒心秀士」，又對自己等趁隙偷襲，施展甚麼歹毒手段？

誰知縱目看去，近處已寂然無人，只在百丈以外的高峯半腰，奔馳着一條兔起鶻落的矢矯人影。

遠遠望去，這條人影正是從外型看去，相當瀟洒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東方鐵似乎有點惺惺相惜地，失聲讚道：「這位『毒心秀士』姚遁天，若非身入邪道，眞是武林奇才，這身功力，却有多俊……」

話方至此，茅英愕然叫道：「東方二哥，你怎麼這樣稱讚姚遁天呢？照我看來，他的武功造詣，並不很高，僅僅三十來招，便敗在我青城『天屏掌』下！」

東方鐵聞言，向茅英看了一眼。

茅英發現東方鐵目光之中，似有不信之意。

茅英連忙說道：「二哥莫要不信，姚遁天便是中了我『天屏掌』驚天三式以內的一招『天搖地動』，身形震得飛起，才撞上董沛，把那位『惡漁翁』，活生生地撞入地獄之中！」

東方鐵皺眉說道：「這事有點奇怪，姚遁天的功力，若是不濟，他怎會被『黑煞帮主』，禮聘爲『黑煞帮』中的首席護法？……」

茅英接口道：「也許是此人徒負虛名，並無實學……」

東方鐵手指那百丈以外的山峯說道：「就在我們驚心於『惡漁翁』董沛，生葬浮沙的刹那之間，姚遁天已奔出百丈左右，上了高峯峯腰，這份輕功，換了你我，都未必準能辦得到呢。」

茅英聽得亦告怔住，秀眉雙蹙地，想了一想，方對東方鐵說道：「或許是這『毒心秀士』姚遁天，對於輕功方面，具有特長，其他功力，未必均有同樣造詣。」

東方鐵點頭道：「目前情況，也只有這樣解釋，否則，便矛盾甚大，令人想不通了！」

茅英突然「哎呀」一聲，妙目流波地，凝注着東方鐵，揚眉叫道：「二哥，今日一戰，你斬斷了『紅娘子』杜芳一隻右手，我則逼得姚遁天把『惡漁翁』董沛，撞得陷入流沙，收穫方面，雖然不小，但對於兩樁正事，却仍然毫無裨益！」

東方鐵道：「兩樁正事，英妹意思是指……」

他的話猶未畢，茅英的妙目之中，業已微閃淚光地，接口說道：「第一樁正事，自然是去『黑煞帮』總壇，尋察兇手，爲我大哥報仇雪恨！第二樁正事，則是設法奪回我那『雌雄雙劍』……」

東方鐵聽至此處，伸手握着茅英的玉掌，向她安慰道：「英妹錯了，今日之戰不是對那兩樁正事，毫無裨益，而是大有裨益！」

茅英有些不懂地，把兩隻大眼，眨了幾眨，望着東方鐵道：「二哥此話怎講，裨益在於何處？是不是翦除了『黑煞帮』的羽黨，使對方減少實力？」

東方鐵點頭笑道：「削弱對方實力，當然對自己有利，英妹請想，『黑煞帮』中的三大護法，已然一死一傷，如今我們縱然放得過對方，對方也決不肯放過我們，那裏還要担心會找不着『黑煞帮』總壇何在呢？」

茅英恍然道：「二哥之意，是可以『以逸待勞』，我們不必辛辛苦苦地，去找他們，等他們前來找我？」

東方鐵道：「照理說來，那『毒心秀士』姚遁天在逃走之前，應該與我們訂下後約……』

茅英接口道：「姚遁天不會留話訂約之故，可能有二：第一，他害怕若不快跑，我們會一併誅戮，不放他走！第二，或許他覺得事態弄大，不敢作主，要去見帮主黑煞眞人，請示請示。」

東方鐵含笑道：「英妹的想法，和我完全一樣，只要『黑煞帮』總壇，離此並不太遠，必然過不多久，便有人來。」

茅英道：「照二哥這等說法，我們暫時還不宜離開此地，應該等待『黑煞帮』徒訊息。」

東方鐵笑道：「這『捨身崖』左近，景色尚稱不惡，我們不妨畧爲遊賞。」

茅英對於這位「四海遊龍」東方鐵，已生情愫，自然連連點頭，贊同他這就在左近遊賞，看看「黑煞帮」中，是否有人前來，沒信訂約之意。

他們剛一舉步，茅英目光注處，發現適才生生活葬「惡漁翁」董沛的無底流沙，業已變成一片毫無異狀的灰色石地。

她見狀之下，悚然一驚，向東方鐵叫道：「二哥，這『無底流沙』，多麼厲害，我們若非事先獲得高人指點，則今日生葬其中的就未必是那『惡漁翁』了！」

東方鐵道：「這『無底流沙』的厲害之處，就是在於只一陷足其中，便全身用不上勁，生生等待死亡，不知已有多少山民樵子，無辜慘死……」

茅英似被東方鐵一語提醒，目閃神光地，向東方鐵揚眉說道：「二哥，我們身爲俠義，不該聽任這片『無底流沙』永遠害人……」

那幾句話兒，不禁把東方鐵聽得一怔，以兩道詫然目光，看着茅英問道：「英妹說得雖對，但你有甚辦法，能把這『無底流沙』填滿？或是移山倒海地，把它除掉！」

茅英軒眉答道：「我打算弄點炸藥，

把那片百丈峭壁，炸得坍塌下來，大概總可以填沒『無底流沙』，使它不再成爲萬惡『陷人坑』了。」

東方鐵點頭道：「英妹此計甚好，但這是日後之事，至少也要等我們剿滅『黑煞帮』，誅殺兇手，爲我茅大哥報仇雪恨之後，才可付諸實施。」

茅英道：「治本雖俟日後，治標可在眼前，我打算先給那些山民游客，獵戶樵夫，留下一點警惕字樣！」

說完嬌軀一閃，仍然故技重施，從側面登壁，並以上乘「遊龍術」，橫移至「無底流沙」後時，才在滿佈苔蘚，綠油油的削壁之上，運指如飛地，寫了「壁下有流沙」五個極爲醒目的擘窠大字。

東方鐵看得連連點頭，等茅英書寫完畢，飛身落地後，撫掌稱讚道：「英妹俠胆仁心，此舉造福生靈，委實非淺，區區五個字兒，不知會使多少人，免却殺身之禍！」

茅英玉頰微紅，嫣然笑道：「二哥莫要誇獎我了，如今事已辦完，應該開始我們的遊山節目……」

說至此處，秀眉畧挑，走到山壁之前，弄了一段長約三丈左右的山籐，盤好提在手內。

東方鐵問道：「英妹弄這山籐，要來則甚？」

茅英笑道：「這一處『無底流沙』，雖已經人指點，但我們於登峯渡壑之際，未必不可能遇上另一處『無底流沙』，有盤山籐在手，無論是保衞自己，或營救他人，都會有相當作用的呢！」

東方鐵微笑道：「英妹慮得有理，足見細心，但你還是把山籐拋掉吧，因爲我身邊帶有比山籐合用得多，索長十丈的『蛟筋飛抓』，適才生葬之人是『惡漁翁』董沛，自然不必管他，若是善良百姓，我早就出手相救。」

茅英聽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便把那圈剛剛盤好的山籐棄去。

他們並肩緩步，轉過「捨身崖」，約莫行了里許山路，突然有所發現。

就在前面，不太寬敞的窄窄山路當中，停放着一口未曾上漆的薄皮棺材。

此時此地，尋常山民百姓，似乎絕無把口棺材，棄置在這山道當中之理。

故而，東方鐵根據江湖經驗，一望而知，斷定這口棺木之中，必然藏有某種蹺蹊。

茅英目光注處，秀眉微挑地，口中「咦」了一聲，詫然說道：「二哥，這是誰家的『孝子賢孫』，竟將先人棺木，棄置在這山道之中？」

東方鐵笑道：「英妹莫去管它……」

他這一語方出，茅英畧爲凝神側耳，便向東方鐵搖頭嬌笑說道：「二哥你聽，我們是行俠仗義之人，對於這種事兒，恐怕還不能不管！」

原來那口未曾上漆的薄皮棺材之中，此時竟有種極爲低弱的「哼哼唧唧」聲息傳出，似乎棺中之人，並未完全死去，或是有甚復甦的罕有跡象。

東方鐵畧一傾聽，劍眉微皺地，向茅英問道：「英妹打算如何管法？」

茅英道：「還用問，自然是行把棺蓋打開，看看棺中人是死是活再說。」

東方鐵道：「照理說來，固應如此，但我推斷，尋常百姓決無千辛萬苦把棺木運入如此深山，再如棄置情理，這多半又是姚遁天等那羣『黑煞帮』中的惡煞凶神，所弄的陰險毒辣伎倆！」

茅英冷笑一聲道：「他們能弄出多厲害的伎倆？連姚遁天，董沛等生龍活虎的魔頭，我們尚且不怕，使他們鎩羽而逃，難道會怕一個棺中半死之人？……」

東方鐵道：「英妹莫對羣魔輕視，常言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茅英不等東方鐵把話講完，便接口說道：「二哥不必囑咐，我會小心，請你站在一旁，監視對於在我開棺之際，有其他陰謀便了。」

說完，她便向那具棺木之前，緩步走去。

東方鐵知難勸止，遂隨在茅英身後，一面把內家功力暗暗提足，貫注雙掌。

這時，棺中的「哼哼唧唧」之聲，仍未停止，但越來越見低弱。

茅英也頗小心，不肯俯身伸手，去揭棺蓋，她是先用脚尖微挑，試上一試。

誰知一試之下，竟覺得那棺木的棺蓋，並未用長命釘釘死，只是虛覆其上，可以輕易揭開。

茅英遂不再攷慮地，脚尖用力，猛然向上一挑。

這一挑，那虛覆棺蓋，自然應足而飛，但也有東方鐵所預料的惡毒陰謀，隨同發作！

「轟」然一聲巨响！

原來，這口棺木滿貯炸藥，起爆引綫，就裝在那虛覆棺蓋之上。

並在棺中弄了些能發出奇異音響的小小裝置，只要有人好奇，一揭棺蓋，棺中所藏炸藥，便立即「轟」然起爆炸裂開！

茅英提防棺中藏了活人，提防棺中裝有暗器，甚至於防範棺中有甚麼奇毒蛇虫之屬。

但却絕未防到棺中所藏蘊的，竟是如此猛烈的特殊惡毒手段！

儘管事出意外，人有防禦本能！

巨响才作，茅英雙掌已推。

內家罡炁，果然驚人，那迎面飄來，宛如無數鏢箭的散碎炸裂棺木，竟大半被茅英的猛推掌力，震成粉碎，或是往外斜飛！

但那股奇强炸力，却仍有點非人力所能抗拒，竟把茅英嬌軀，震得凌空飛起。

東方鐵不過只在茅英身後兩步有餘，三步不到遠近，却因事變太快，仍告搶救不及。

等他聽得「轟」然一响之際，茅英的嬌軀，已被震得不由自主地飛了起來。

尚幸她所飛方向，是正對東方鐵，東方鐵遂趕緊雙伸猿臂，把她一把抱住。

才一抱住茅英，東方鐵便差點兒凄然淚落！

因眼隨手到，東方鐵剛把茅英抱住，便發覺她四肢綿軟，知覺已無，全身都是血漬！

在這種情況下，叫他怎不以爲茅英業已身遭慘禍，玉殞香消，心酸得幾乎垂下淚來！

但東方鐵鋼牙堅挫，伸手一探茅英胸前，方知這位靑城俠女，並未命絕，只是被震暈過去。

至於她那周身血漬，則是碎飛棺木，爲數太多，迎面一片，雖被茅英所發的罡炁所擋，但肩臂腿股等處，仍然中了不少，每處均沁出血漬，遂使茅英成爲個幾乎把東方鐵心胆嚇碎的大血人兒。

東方鐵發現茅英氣息未絕，雖然雙眉仍蹙，但已從唇角間，展露出寬慰笑容。

他先抱起茅英，找了個避風所在，然後把她放下，從懷中摸出隻白玉小瓶。

這白玉小瓶，就是在小鎮旅店中，東方鐵趁茅英入定用功時，單獨外出，所取得的那隻。

東方鐵啓開玉瓶，取了一位龍眼大小的類似丹丸之物，納入茅英口內。

但茅英因臟腑受震，內傷太重，人已暈絕，知覺全失，自然無法下嚥。

東方鐵無可奈何，只得把玉瓶中的一些液汁，先行傾入自已口中，然後再摟住茅英，嘴對嘴地，運氣度進，使她把液汁暨那丹丸似的東西，一併順喉入腹。

等到把藥汁度完，東方鐵才滿頭大汗，如釋重負地，吐出了一口長氣。

他輕輕放下茅英嬌軀，又取出一瓶江湖人物身邊必備的刀傷靈藥，替茅英敷在肩臂腿股等受傷之處，以求止血收口。

敷完傷口，東方鐵仍不得閒，又復伸掌貼上茅英後心，隔體傳功，緩緩用力，以本身眞氣，極其柔和地，幫助茅英體內的氣血運行，這樣作法，不單可以加速藥力靈效，並可幫助茅英療傷益元，提早甦醒。

約莫半個時辰過後，茅英醒了，口中「嚶嚀」一响，發出呻吟聲息。

東方鐵心中的一塊巨石，終於放下，他這時仍是把茅英嬌軀，半擁半抱地，摟在懷中，遂湊向她的耳邊，低聲叫道：「英妹……」

茅英悠悠醒轉，妙目微開，發現自己，被東方鐵摟在懷中的這副情狀，不禁一片羞紅，電佈玉頰地又復重行閉上雙目。

東方鐵的臉上，也是一片燥熱，他目中神光閃處，索性把茅英摟抱得更緊一點，偎在她的耳邊，以一種極温柔的語音，低低地說道：「英妹，常言道：『事貴從權』，當時你臟腑間受震過鉅，業已人事不知，牙關緊咬，我只得設法爲你哺藥度氣……」

茅英適才是在神志昏迷之中，自然不知東方鐵與她唇舌相接的哺藥度氣情况，聞言之下，益發嬌羞不禁，那副神情，委實嫣媚透頂！

東方鐵軟玉在懷，嬌容入目，不禁情意滋生。

東方鐵含笑說道：「英妹不必害羞，只要你看得起我，我們便海枯石爛，也不分離……」

這「海枯石爛，也不分離」等八個字，宛如一服神醫靈丹，仙家妙藥，使茅英聽得周身清涼，心頭欣喜萬分地，熨貼已極！

她索性撒嬌似的，倚在東方鐵的懷中，不睜雙目地，閉着眼睛道：「二哥，我……我怎麼身上好痛？」

東方鐵知曉她還不明瞭適才的驚險情况，遂嘆了一聲，低低說道：「英妹，你且睜開眼來，看看你自己這種驚險萬分的狼狽情況！」

茅英聽得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立即睜開雙目，對自己畧作打量。

不打量還好，這一打量之下，不禁把茅英驚得駭異萬分地，尖聲叫道：「我……我……我怎麼一身是血？……」

東方鐵笑道：「英妹這周身血漬，不過是肩臂股腿等處的碎木輕傷，根本無關緊要，適才最危險的情況，則是你臟腑間了受劇烈震撼，內傷太重，整個人兒都四肢綿軟，失去知覺，成了虛脫狀態……」

茅英畧覺肩臂腿股等處的傷並不重，遂目注東方鐵，揚眉問道：「二哥，我既內傷太重，已將虛脫，你却怎樣使我迅速復原的呢？是給我吃了甚麼功能起死回生的罕世靈丹，神仙妙藥？」

東方鐵笑道：「英妹先調調息，行行功吧，試試你的臟腑傷勢，是否業已平復痊愈？抑或仍須加以療治？」

茅英自東方鐵懷中掙起，盤膝坐好，立即運氣行功，以內家妙訣，察探體內情况。

頓飯光陰過後，茅英把兩隻垂簾妙目一睜，神光如電地，盯着東方鐵，詫聲叫道：「二哥，你把我弄胡塗了，爲甚麼我臟腑之間，不單毫無傷痛，至於眞氣內力方面，反再進益，約莫增强了一二成的光景呢？」

東方鐵含笑道：「不應該只增强一二成吧，這大概由於英妹重傷初愈之故，你只消找個靜處，好好作上半日工夫，我認爲最少也會增强三成以上的眞氣內力！」

茅英知有蹊蹺，急急問道：「二哥，你到底給我吃了甚麼『千載雪蓮』抑或『九天芝草』？」

東方鐵失笑道：「一非『千載雪蓮』，二非『九天芝草』，我只是給了你一粒『黑龍丹』，和一瓶『黑龍血』而已。」

茅英問道：「這『黑龍丹』和『黑龍血』，是甚麼東西？二哥是從那裏弄得來的？」

東方鐵道：「英妹怎麼如此健忘，你忘了你與『惡漁翁』董沛會起衝突的『黑龍潭』麼？」

茅英是絕頂聰明之人，聽得東方鐵如此一點，立告省悟問道：「二哥所說的『黑龍血』，莫非就是『黑龍潭』中那條『金綫巨鰻』的血液？」

東方鐵點頭道：「不單如此，連英妹所服的『黑龍丹』，也就是那條罕見巨鰻的腹內丹元……」

茅英詫異問道：「二哥，你於何時？以及用甚麼方法？把那條罕見巨鰻，釣起來的？」

東方鐵搖頭道：「不是我釣起來的，是那『惡漁翁』董沛，用金鈎，香餌，所建功勞！」

茅英越發莫名其妙地，翻着兩隻大眼，看着東方鐵，愕然叫道：「二哥，你在和我打甚禪機啞謎？『惡漁翁』董沛業已葬身於『無底流沙』之中，他雖是釣魚專家，也絕對無法……」

東方鐵緩緩說道：「根據英妹告訴我的情形，董沛在『黑龍潭』，是以香餌金鈎，使巨鰻上釣，雙方僵持不下之際，才被你飛刀斷却釣絲……」

茅英連連點頭，嫣然笑道：「當時情況，正是如此！」

東方鐵道：「我聽了這種情况，心想巨鰻力大無窮，倘若吞鈎不深，則雙方僵持之際，必被掙脫，既未掙脫，足見吞鈎必深，釣絲雖爲英妹仁心俠胆，不惜丟棄寶刀，飛刀所斷，但那巨鰻，恐仍難逃刦數……」

語音至此，頓了一頓，又復目注茅英，含笑說道：「故而，我乘英妹在旅店中用功入定之際，悄然重返『黑龍潭』，想去看個究竟？免得聽任這對武林人物用處極大的『金綫巨鰻』，平白糟塌，暴殄天物！」

茅英問道：「二哥去到『黑龍潭』邊，莫非那條『金綫巨鰻』，業已死了？」

東方鐵笑道：「沒有，我去得恰巧及時，『金綫巨鰻』雖仍未死，但已肚朝天向，浮上水面，只賸奄奄一息！」

茅英皺眉道：「二哥不加搭救，竟殺了牠？」

東方鐵苦笑道：「我並無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奪天地造化之能，連救人都苦於無甚把握，何況是條生理與人類迥然不同的大鰻魚呢？英妹這問我爲何不設法救牠之語，未免有點過份强人所難了吧？」

茅英也爲之啞然失笑，但仍然白了東方鐵一眼，佯嗔說道：「二哥縱然不能救牠，也不必殺了牠，還要奪牠的丹，取牠的血！」

東方鐵被她責怪得搖頭說道：「英妹，你講不講理，那條金綫巨鰻，因吞鈎入臟，業已肚腹朝天，即將死去地，隨波漂流，我若不適時取走牠身上這種對武林人妙用無窮的難得奇寶，豈非暴殄天物！」

茅英知曉東方鐵此舉，並非不合情理，遂也不再責怪，向他含笑問道：「二哥本意是要取那鰻魚血液，結果怎會弄來一粒丹元的呢？」

東方鐵笑道：「我在取那金綫巨鰻的血液之際，發現偌大一條巨魚，血量却極爲稀少，知道必有奇異，終於尋出牠已把全身精華，煉成一粒內丹，總算這場辛苦不是白忙，使英妹能够起死回生，仗恃它渡過一場刦數！」

茅英心中十分感激地，又向東方鐵拋過一瞥極嫵媚的白眼說道：「二哥的心思好深，對於這件事兒瞞得死死，一點兒都未告我知道。」

東方鐵含笑道：「我知道女孩兒家的心腸，比較慈悲，遂决定在未曾用着巨鰻寶血，和牠所煉內丹之前，瞞着英妹，免得你獲知以後，心中或許會有點難過。」

茅英頷首道：「二哥慮得一點不錯，我的心中，如今仍覺得不大舒服……」

東方鐵不等她往下再說，便自接口道：「英妹是明白人，不應該再有這種想法的了，不取鰻丹，任其自毁，以及取了鰻丹，援救一位武林俠女，究竟是那一樁來得較有價值……」

茅英搖手叫道：「二哥不必再和我辯論是非了，如今，此舉已成事實，我越發不該浪費掉巨鰻修爲，應使牠那丹元，發揮最大靈效！」

東方鐵頷首笑道：「這事容易，英妹如今已能行動，我們且找個清靜所在，讓你好好行功，只要一口眞氣，行遍周身，便可立竿見影，對修爲增進不少！」

茅英聞言，遂站起身形，與東方鐵一同併肩起步，找尋適合用功的清修之處。

她一面緩緩前行，一面向東方鐵問道：「二哥，依你判斷，適才那條棺中毒計，是那個惡賊所佈花樣？」

東方鐵畧一沉吟道：「那姚遁天既有『毒心秀士』之號，這種惡毒佈置，或許是他……」

茅英一向都信服東方鐵之言，但聽至此處，却連連搖手說道：「不是，不是，這條棺中毒計，絕非那『毒心秀士』姚遁天所爲！」

東方鐵詫道：「英妹怎替姚遁天辯護起來？」

茅英笑道：「不是我替他辯護，二哥請想，在『惡漁翁』董沛，被撞入流沙，生生活葬之際，姚遁天嚇得心胆皆裂，亡命奔逃，他所逃方向，與那口內藏詭詐棺木，恰巧相反，那裏來得及折回佈置？棺木中藏炸藥，外設引綫，要費相當時間，方能佈置妥當的呢。」

這番話兒，把東方鐵聽得連連點頭，目注茅英，含笑說道：「英妹說得極有道理，除非姚遁天是未雨綢繆地先行佈置好那口毒辣棺木，他難以來得及匆匆折轉，行此毒計。」

茅英見東方鐵對於姚遁天既已完全釋疑，遂也不再辯駁，只嫣然一笑，手指前方笑道：「二哥你看，那是甚麼？」

東方鐵順着茅英的手指看去，見是竹林掩映，密翠浮天的一角紅牆，遂向茅英問道：「那角紅牆，定是廟宇，英妹指它則甚？」

茅英「咦」了一聲，妙目中閃射神光，看着東方鐵，嫣然笑道：「二哥難道忘了我們『黑龍潭』邊，所獲奇人飛書上寫的：『人在捨身崖，劍在鴻門谷，愼莫徹宵行，遇廟先投宿』麼？」

東方鐵道：「英妹這樣說法，莫非想進廟投宿？」

茅英笑道：「一來遇廟投宿之舉，符合那奇人指示，二來寺廟之中，定是清靜，我也好用用功夫，以師門吐納妙訣，帮助所服藥物，發揮最大靈效！」

東方鐵聽茅英這樣說法，自然大表贊同，他點頭含笑說：「好，我們就去看看，這是一座甚麼廟宇？」

二人行近前，方發覺那角紅牆不是甚麼香火鼎盛的菴觀寺院，竟是一座荒廢已久的無人廢廟。

茅英一見那寺門半已蛛網塵積情狀，便「呀」了一聲道：「原來是座無人主持的頹廢廟宇……」

東方鐵笑道：「越是無人，便越是清靜，我來替英妹打掃打掃，好讓你把師門嫡傳的『青城練氣妙訣』，圓通無碍地作上一遍。」

茅英道：「這套功夫，需時不少，尤其到入了妙境之際，簡直物我兩忘，二哥是否在一旁爲我護法？」

東方鐵失笑道：「當然，英妹不必爲

此操心，這是我份內應爲之事，也是我的光榮差使。」

說完，便進入那油漆剝落，但尚可避風雨的大殿之中，替茅英打掃出一片潔淨盤坐之處。

茅英果然在畧進乾粮之後，對東方鐵嫣然一笑，便盤膝垂簾地，用起功來。

她倒七情不染，一心湛然地，漸漸入了內家妙境，但一旁護法的東方鐵，却心神不定，思緒如潮！

他首先盤算的是，今日經過，太以驚險！

假如不是有隱名奇人，命店夥傳交了那張「未到捨身崖，先過飛魂峽，峽中防毒婦，崖下有流沙」的柬帖，自己與茅英怎生猜度得出對方有那等惡毒安排？

峽中「毒婦」一關，縱或僥倖度過，對於「崖下流沙」，委實太以難防，只要一步踏錯，雖有通天本領，也難逃生葬之厄！

尤其茅英最後的開棺中計，被強烈炸力，震得臟腑重傷，倘若非自己巧獲巨鰻內丹，恐怕只有眼看她玉殞香消，返魂無術！

過去如此，未來如何？

爲了替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報仇，爲了替茅英追回所失「雌雄雙劍」，更爲了替莽莽江湖，除却爲惡巨梟，東方鐵必須闖入「黑煞帮」總壇之中，與黑煞羣凶，放手一搏！

這場血鬥，勢所難免，由於身入虎穴，力量太孤，其凶險程度，必將比已往所經，有過之而不及……

東方鐵想得憂心忡忡一頭冷汗之際，茅英倒是神光閃亮，到了天人合一境界。

驀然間，廟外響起了幾聲懾人心魂的凄凄鬼哭！

東方鐵自然不信神鬼之說，認定是江湖人物所弄惑人靈智的鬼域伎倆。

換在平時，他必然出殿察看，如今却穩坐茅英身旁一動不動。

因爲他護法責重，生恐倘若出殿察看，會中了敵人的調虎離山之計，對茅英有所不利。

那是內家高手的「蟻語傳聲」，向東方鐵耳邊，不斷叫着他飲譽江湖的「四海遊龍」外號。

東方鐵眉頭一皺，緩步走向殿門，但心中業已暗自打着主意。

他所打的主意是自己決不離開大殿，只走到殿門口，向外看上一看。

誰知人才走到殿門，眼前寒光已掣！

東方鐵聽風辨位，知道這暗器不是覷準自己打來，遂岸立如山，不加閃避。

果然，寒光從他面前掠過，「奪」的一聲，釘在殿門之上，震落了一片灰塵。

東方鐵目光注處，見那暗器是柄長約七寸的雪亮鋒利長刀。

刀柄之上，還有張紙條，正自迎風飄舞。

東方鐵對於這種「飛刀投書」手段，付諸哂然一笑，徐伸兩指，把刀柄上的紙條取下。

紙條上只有十個字兒，寫的是：「鴻門明設宴，有胆請光臨！」

東方鐵冷笑一聲，手指字條，目注飛刀來處的沉沉暗影之中，朗聲發話道：「來人請轉告『黑煞帮主』，就說茅英，東方鐵，明日準赴『鴻門』，叨擾盛宴！」

一大片亂石叢中，果然騰起兩條輕功身法相當不俗的黑影，匆匆馳去。

東方鐵一轉身，腦後突起微響！

內家高手的耳力方面，多半極其敏銳，不單可以聽出暗器所打方向，並可聽出暗器的大概種類性質，甚至威力程度。

如今，他覺得腦後這絲微響，來勢雖疾，威力似乎並不十分凌厲！

東方鐵本來想伸手接取，但一轉念間，又覺與這羣萬惡賊寇周旋，還是儘量以不涉險爲上，遂身形微閃，右飄數尺。

「奪」的一聲，殿門上插了一物。

東方鐵畧一偏頭，閃目看去，發現殿門之上所插的，又是一隻紙標。

他微怔之下，先不取那紙標，轉過身去，目光電掃地，朗聲說道：「那位高人，請出一會。」

沉沉暗影中，根本無人應聲答話，也未見有甚麼其他動靜！

東方鐵知道這類奇人多半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非到必要之時，不肯現身與自己相見，只得嘆息一聲，轉身走到殿門之前，把門上紙鏢，伸手取下。

「神龕有寶！」

這「神龕有寶」四字，把東方鐵看得愕然，心想所謂「神龕」，難道就是荒頹寺廟大殿中的神龕不成？龕中又會有甚麼寶物？

不論如何，也得相信紙標上所寫之語，看上一看。

東方鐵掩好殿門，輕輕走到供桌後的神龕之前，伸手把那佈灰塵的黃幔揭開。

龕中那裏有甚寶物？只有一尊身披袈裟的胖胖含笑佛像。

「二哥！」

這聲「二哥」，雖是茅英的語聲，但因突如其來，仍把東方鐵嚇了一跳！

他轉頭看去，茅英入定已醒，正妙目中神光湛湛地，看着東方鐵，含笑說道：「二哥是否獨自太以無聊，才走去瞻仰佛像？」

東方鐵未答所問，反問茅英道：「英妹怎麼這樣快便把功夫用完，你感覺如何？在眞氣內力方面，是否有所增益呢？」

茅英點頭笑笑道：「神旺體和，眞氣瀰沛，小妹受益不小，多謝二哥的成全之德！」

東方鐵這才放心，含笑答覆茅英剛剛所提的問題，緩緩說道：「我方才不是無聊得想去瞻仰佛像，而是想覓取寶物！」

茅英詫異萬分地，向東方鐵看了兩眼，秀眉雙蹙，訝聲問道：「二哥，你說甚麼？這神龕之中，會有寶物？」

東方鐵微微一笑，把那隻上書「神龕有寶」的紙鏢，向茅英遞過。

茅英接過紙鏢，畧一注目，不禁向東方鐵以一種愕然神色問道：「二哥，這紙鏢從那裏來的？方才我聽你從殿外歸來，莫非是有甚麼風吹草動麼？」

東方鐵點點頭道：「適才『黑煞帮』徒前來傳訊，聲稱明日在『鴻門谷』中，設下『鴻門宴』，邀我們屆時一會。」

說完，遂把當時情景，以及隨後又飄

來紙鏢等事，對茅英講了一遍。

茅英聽說，畧一沉吟道：「這樣看來，紙鏢定是暗中曾對我加以指點的那位隱名高人，所發的了。」

東方鐵道：「我們別無帮手，只能這樣猜測。」

茅英笑道：「這位隱名高人，對我們帮助不小，他好像對『黑煞羣凶』的陰謀毒計，都能事先預知，神通着實廣大！」

東方鐵苦笑道：「世上不會有萬能之人，這位隱名高士也有所言不確……」

話方至此，茅英便已聽出東方鐵的言外之意，秀眉微軒，接口問道：「二哥何出此言，是不是你在那神龕之中，沒有尋着寶物？」

東方鐵道：「神龕之中，只有一座佛像，別無他物，那位高人，爲何以紙鏢傳語？難道那座神像，竟是有求必應的活佛不成？」

茅英站起身形，含笑說道：「不管那佛像有無靈應，我先瞻仰瞻仰再說。」

東方鐵笑道：「對，英妹靈心慧眼，反應敏捷，或許在一看之下，就可以看出寶物何在？」

說話之間，他已伸手把龕外黃幔拉開，讓茅英瞻仰佛像。

茅英目光方注，便「咦」了一聲道：「二哥，這尊笑口常開的胖胖佛像，不是各處廟宇中，常見的彌勒像麼？」

東方鐵點頭道：「不錯，彌勒佛像正是這種造型。」

茅英皺眉道：「彌勒佛一向都是敞着胸膛，挺着大肚，二哥見過身披袈裟的彌勒佛麼？」

東方鐵被茅英問得怔了一怔，劍眉微蹙地，連連點頭道：「對極，對極！經英妹這樣一說，我也覺得彌勒佛的身上袈裟，有點多餘。」

茅英笑道：「在通常情況之下，多餘的東西，屬於累贅廢物，但在那隱名高人，指明神龕有寶的情況下，或許便是那所謂『寶物』？」

東方鐵道：「英妹果然高明，說得極有道理，我來把彌勒佛像身上所披的這件『多餘袈裟』，取將下來，細細加以檢視，便可獲得答案。」

說完，便即伸手龕中，準備把佛像身上所披袈裟揭下。

茅英含笑叫道：「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二哥，還是先行凝功截脈，化指成鋼，然後再取袈裟，以防對方暗在其上，淬有甚麼劇烈毒質！」

東方鐵笑道：「不單如此，我除了凝功截脈，化指成鋼，防範淬毒以外，並會用無形罡炁，佈在身前，防範會從彌勒佛像的肚腹之中，噴出些針弩刀鏢等厲害暗器！」

說至此處，他業已伸手去揭袈裟。

袈裟倒是一揭即落，但袈裟以內，却並非世俗習見光光胖胖的彌勒金身。

原來還有一層閃閃發光的非綢非布之物，纏在那彌勒佛像之上。

茅英目光凝注，首先玉頰上顏色大變地，發出一聲驚「咦」！

東方鐵笑道：「果然有寶，看來這幅非綢非布之物，似是『天蠶絲』加雜人髮所織，纏在身上，可避刀劍暗器，甚至於不太重的內家掌力！」

茅英雙眉緊皺，目注東方鐵道：「二哥，你認不認識這件東西？」

東方鐵一面伸手把那幅閃閃發光之物，從佛像身上揭下，遞與茅英，一面搖頭說道：「我不認識，適才所云，只是根據此物形狀，以及神龕有寶之語，大概猜測的……」

話方至此，發現茅英臉上的神色有異，不禁好生驚奇地，詫然問道：「英妹，你爲何雙眉緊皺，像是有甚嚴重心事？」

茅英嘆息一聲道：「二哥，你還記得我曾向你說過，『天河釣叟』胡太清老人家，於歸隱之時，將生平珍愛的兩件武林異寶，贈我兄妹，其中『雌雄雙劍』，被『惡漁翁』董沛老賊，於『四海居』中，以詭計奪去，如今不知落在誰的手中？另一件『天孫軟甲』，本由我大哥着以防身，在他遇害之後，也不知被誰盜走……」

東方鐵聽至此處，已有所悟，指着自己剛剛遞交茅英手中的閃閃發光之物問道：「聽賢妹之言，莫非此物就是胡太清老人家所贈的武林至寶『天孫軟甲』麼？」

茅英苦笑道：「正是此物，它當初如何失去，業已啓人驚疑，今日在此出現，更是意料不到，怎不把我弄得胡裏胡塗，莫名其妙了呢？」

東方鐵道：「不管怎樣，珠還合浦，總是……」

「總是好事」的「好事」二字，還未出口，却見茅英一雙妙目之中，已爲淚水佈滿，並如同晶瑩珍珠一般，奪眶滾滾而出。

東方鐵不禁大驚，慌忙的問道：「英妹，你……你怎麼了……」

茅英雙手撫摸手中那幅又稱爲「天孫」的「天孫軟甲」，悲聲說道：「見物思人，我……我想起我……我的……大哥……」

茅英這一提起茅浩，東方鐵盟兄在念，至友關情，心中也不禁愴然欲絕，幾乎照樣地流下了英雄虎淚！

但他爲了安慰茅英，只得強忍悲懷，設法激動茅英巾幗英氣地，一挑雙眉，朗聲地說道：「慘禍已成，悲痛何益？英妹不必落淚，我們要振作精神，爲大哥報仇雪恥，才是正理！」

茅英聞言，果然立即拭淚，恨聲說道：「走，二哥，我們立刻就去『鴻門谷』，找『黑煞帮』的帮主，『黑煞眞人』算賬！」

東方鐵握住她的手兒道：「英妹怎麼這樣急法，對方已然鴻門設宴，生死之決，就在明朝，我們要鎭定從容一些，不可躁急，把一切都準備停當再去。」

茅英道：「準備？我們別無帮手，就是雙劍闖鴻門，四掌鬥黑煞而已，還有甚麼可準備的？」

東方鐵笑道：「怎麼沒有？譬如英妹先把這件珠還合浦的『天孫軟甲』穿上，便可避免此去『鴻門谷』許多意料中的陰謀凶險！」

茅英神情變得柔媚起來，向東方鐵投射過兩道含情目光，低聲叫道：「東方二

哥，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兒。」

東方鐵說道：「英妹有何話兒，儘管直說，怎麼突然對我客氣起來？」

茅英舉着手中的「天孫軟甲」，向東方鐵以一種關切神色，緩緩說道：「這件『天孫軟甲』，本是我大哥貼身穿着之物，如今大……大哥已……已遭慘禍，我想便把它送給二哥，希望二哥，不……不要推……」

東方鐵不等茅英話完，好生感激地，接口含笑說道：「多謝英妹美意，但你我不是外人，說句不客氣的話兒，英妹雖得青城眞傳，但江湖閱歷和對敵經驗方面，比我還要差上一點，故而這幅『天孫軟甲』，還是由你穿上防身比較來得合用！」

他說完之後，見茅英秀眉雙蹙，似有所爭辯，遂又復含笑說道：「英妹若是定欲把這防身至寶送我，我也接受，但時間明必須放在鴻門宴以後。」

茅英何等玲瓏剔透，冰雪聰明，自然領畧得出東方鐵對她的深切關懷情意，不禁在一雙大眼眶中，佈滿了晶瑩淚水。

東方鐵詫道：「我句句實言，又不曾說錯什麼話兒，英妹怎又傷心起來？」

茅英一面伸手拭去目中淚水，一面從嘴角浮起一絲甜笑，脉脉含情地，凝望着東方鐵，低聲道：「二哥，我不是傷心，是感激你對我關切愛護，甚於自己的眞摯情意，心中便喜極而泣。」

這幾句話兒，聽得東方鐵心中電佈了一片溫馨，反而不知如何繼續答話。

不知如何答話的最好辦法，便是岔開話題，東方鐵遂輕撫茅英香肩，向她柔聲笑道：「我到殿外去站一會兒，英妹把這件『天孫軟甲』，貼身纏好，等到東方透曙以後，我們便可前去『鴻門谷』，赴那『鴻門宴』了。」說完，不等茅英再置可否，便自站起身形，走出大殿以外。

這是最聰明的辦法，男女雙方，在交情夠了以後，遇事爭執之時，往往以一個斷然命令，反而比軟語商量，來得有效。

果然，東方鐵對茅英下了一道命令之後，這命令立即生效。

茅英眼見東方鐵走出殿外，帶好殿門，遂立即遵照他的命令，脫去外衣，把那件新自神龕中獲得的「天孫軟甲」，貼身纏好。

但她纏甲之際，又不禁自然而然，心中悽惻地，與起無窮感慨！

睹物思人，悼念她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只是感慨之一。

其餘，不能說是感慨，應該說是懷疑，因爲這件「天孫軟甲」，不可能是被「黑煞」凶徒，從大哥遺體之上剝去，則此物怎樣失落？是否便由於此寶之失，才使大哥遭了殺身之禍？

至少，這位送還「天孫軟甲」的隱名高人，總會曉得一些有關大哥究竟是被誰所害之事。

爲甚麼這位高人既肯一再揭穿「黑煞」羣凶陰謀，又肯送還這件「天孫軟甲」，却偏偏不肯告知這樁最重要的隱情，偏偏要讓自己與東方鐵老在黑暗之中，苦苦摸索？

茅英想得滿頭玄霧之間，殿外傳來東方鐵的一聲輕輕咳嗽。

茅英懂得東方鐵的這聲輕嗽，可能含有雙重用意：

第一種用意，自然是代表詢問自己是否更衣已畢。

第二種用意，則可能是發現殿外有甚情況，而催促自己趕快結束。

故而，茅英一聞嗽聲，便趕緊穿好衣裳，輕輕走到門口，開了殿門，向門外站在黑影之中的東方鐵，低聲含笑問道：「二哥，我已經把『天孫軟甲』，貼身纏好，你是否有甚發現？」

東方鐵見她聽從了自己話兒，遂帶着滿臉慰然微笑，伸手向右前方一指說道：「英妹，你看那片林木之中，最粗大一株的近根之處，是否有異光閃爍？」

茅英注目一看，點頭說道：「不錯，那株大樹的樹根部份，被人塗上燐光，像是故意引人注目！」

東方鐵揚眉說道：「旣然引人注目，定是針對我們，我們且過去看看，又有甚麼樣的鬼蜮花樣？」

茅英抬頭看了看天上的星月之光，擺了擺手，攔住東方鐵，含笑說道：「二哥，我們何必明知故犯，上人圈套？還是留點精神，去赴『鴻門宴』吧，你看，再有片刻，曙光便現，等到天光亮後，再細察對方用燐光塗在樹根上，是何花樣，也還不遲。」

東方鐵聞言，喜形於色地，凝望着茅英的絕代嬌靨，連連點頭笑道：「英妹能如此持重，再好不過，我們不必進殿，就在此處賞眺黎明之前的黑暗夜景，對方如有其他凶謀，也逃不過我們耳目！」

茅英笑道：「這樣最好，我用了一遍功夫，使靈葯效用，儘量發揮，已覺氣旺神和，毫無倦意，正嫌殿中氣悶，在此仰對星辰，淸談待曙，委實情調甚美！」

東方鐵問道：「英妹打算和我談些甚麼？」

茅英問道：「二哥還記得在前途之中，那位高人代我們預先點菜之事？」

東方鐵道：「當然記得，那些菜兒，點得極好，都是你我平素所嗜之物。」

茅英揚眉說道：「根據點菜能合我們的素嗜口味，根據一再揭破『黑煞帮』的陰謀，以及根據今日送回這件『天孫軟甲』等業已發生的事實，加以判斷，我們可以肯定說，那隱名高人，對你，對我，以及對『黑煞帮』，都有相當深刻的了解程度！」

東方鐵頷首道：「當然，這是不爭之理！」

茅英從一雙妙目中，閃射出迷茫神色，秀眉微蹙地，看着東方鐵道：「那麼，二哥我要問你，那位隱名高人，連從我大哥手中遺失的這件『天孫軟甲』，都能替我們尋着，並肯送回，則是誰殺害了我大哥，那隱名高人，決無不知之理！」

東方鐵應聲答道：「照這些跡象看來，他確實應該知曉。」

茅英問道：「他旣知曉，爲甚麼單單吝於此，不把兇徒是誰，告訴我們，直到如今，還讓我們要自行設法地，苦苦在暗中摸索？」

這個問題，適才在殿中使她百思不解，如今也把東方鐵問得怔住。

茅英見了東方鐵的發怔神情，嘆了一口氣，憂形於色又道：「二哥，我……我……我担心一件事兒，假如被我不……幸料中，眞……眞添了不少難處……」

東方鐵見她說起話來，有點吞吞吐吐，不禁好生奇詫，急急問道：「英妹所担心的是甚麼事兒？你且說將出來，我們研究研究。」

茅英雙眉深蹙，緩緩說道：「我担心殺我大哥的兇手，會不會就……就是一再暗助我們的隱……隱名高人？」

東方鐵聽得大吃一驚，滿面奇詫神色地，向茅英訝然問道：「英妹怎會有這種想法呢？」

茅英道：「假如不是他自己，他爲何於一再傳書示警之下，單單不肯把兇手姓名，告訴我們？」

東方鐵皺眉道：「我要反問英妹一句，假如兇手當眞是他，他除却我們，尙恐不及，怎會一再暗暗中帮我們呢？」

茅英道：「我想這個問題，二哥所向我反問的問題，表面看來，確實矛盾，但仍被我想出了合理答案！」

東方鐵目注茅英道：「甚麼合理答案，英妹請抒高論。」

茅英軒眉道：「我的想法是倘若對方並非有意，而是無心失手，誤殺了我的大哥，天良生咎，遂在一種贖罪心情之下，一再暗中帮助我們。」

東方鐵不以爲然地，搖頭說道：「不對，不對，倘若對方只是誤發毒刺，失手傷人，則連愧悔尙且不及，那裏還會跟踪再度行兇，把大哥人頭取走。」

茅英銀牙一挫道：「這問題我也想過，或許前後行兇者，不是一人，前者只是誤傷，後者才是眞正兇手！」

東方鐵覺得茅英這種推斷過於主觀，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故而不便置答。

茅英見他不曾作聲，知曉東方鐵對於自己所說，不太同意，遂向他問道：「二哥，你是否不以我所說爲然？」

東方鐵接着圓滑地，含笑答道：「我並非完全同意，也並非全不同意……」

茅英一噘小嘴，佯嗔接道：「二哥滑頭……」

東方鐵不等她往下罵，便卽笑道：「我不是滑頭，是覺得如今業已將去赴『鴻門大宴』，整個眞相，不難大白，何必事先費甚心思，苦苦猜這啞謎！」

說至此處，東方夜空之中，業已微露魚肚青色，顯得長夜已過，黎明在卽。

東方鐵口中雖在與茅英閑談，但一雙俊目的炯炯神光，却始終都在不停掃視那片小林，以觀察對方是否在林中設伏，而用樹根塗燐之舉，作爲誘敵伎倆，期待自己與茅英，中計上當。

但從黑夜看到黎明，也未看出那片小林之中，有任何動靜？

東方鐵自心中盤算，猜不透對方用意之際，茅英已自苦笑一聲，說道：「二哥，天亮了，我們該去『鴻門谷』，赴那『鴻門宴』了，但那『鴻門谷』，却又在何處呢？」

這句話兒，倒把東方鐵問得一怔。

曙色旣透，天光明得便快，轉瞬之間，已非暗影沉沉，四周可辨景物。

茅英見東方鐵劍眉雙蹙，一時無法回答自己的問題，遂柳腰畧擺，閃身一縱而出。

東方鐵說道：「英妹，你……你去那裏？」

茅英身在空中，含笑答道：「如今天色已明，不怕人弄甚鬼計，我去看看那樹根塗燐之舉，究竟是甚麼花樣？」

一來天光已明，二來知道茅英人甚機警，功力也高，三來她身上又多了一件足以防身，保命的「天孫軟甲」，東方鐵遂不太担心地，站在原處未動，不曾跟去。

他不曾跟去之意，不是對茅英不再關心，而是站在遠處，注目四週，替她警戒，可以看得格外淸楚一點，萬一發現敵方陰謀，也不會來不及加以喝破救助。

茅英兩個起落，便縱到那株近根處塗有燐光的大樹之前。

但她身形落處，除了把兩道目光，盯在樹幹之上以外，竟別無其他動作。

東方鐵見狀之下，訝然叫道：「英妹，你……你看些甚麼？」

茅英並未回答東方鐵的問題，只是把手向後一招，高聲叫道：「二哥你來！」

東方鐵聽得她這樣一叫，自然立卽縱過，並向茅英含笑問道：「英妹發現了甚麼希罕事麼？」

茅英笑道：「不是甚麼希罕事兒，我是把二哥叫來，認認前往『鴻門谷』的路徑。」

東方鐵詫道：「英妹此話怎講？剛才你還發愁找不到『鴻門谷』的所在，如今怎又……」

茅英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說，便自嫣然一笑地，截斷他話頭說道：「我如今有了地圖，自然不會再發愁找不着『鴻門谷』了！」

她邊自發話，邊自伸手向那大樹幹之上，指了一指。

東方鐵目光注處，發現樹幹之上，果然被人用尖銳物件，劃出了一幅地形圖，在最後一處兩山夾峙之間，並刻了「鴻門」二字。

他看出樹上所劃，果然是指示由此處前往「鴻門谷」的地形圖，不禁恍然說道：「原來樹根塗燐之意，是要吸引我們，加以注意，來此觀圖，可見這位隱名高人，眞是對我們關切照護得無微不至！」

茅英苦笑道：「這位高人的關切熱誠，着實令人感激，但他偏偏却把我最迫切需要知曉的那樁兇手姓名秘密，來個諱莫如深……」

東方鐵道：「英妹不要胡亂懷疑，我們已得驪珠，看『鴻門谷』尙不甚遠，如今可以去了，到了『鴻門宴』上，自然眞相大白！」

茅英挑眉道：「好，我們立刻前去，照這圖上所示，還得翻越好幾座高山峻嶺，等到了地頭，也快正午了！」

說完，便與東方鐵雙雙展開輕功，遵照圖形指示，向「鴻門谷」趕去。

勇赴鴻門宴　殲除黑煞帮

東方鐵恐茅英急報兄仇，怒令智昏地，心情過份衝動，遂邊行邊向她含笑說道

：「英妹，『鴻門宴』上，一切仇怨，必作決斷，但越是到了這種最後關頭，越是要保持冷靜……」

茅英懂得他言外之意。接口笑道：「二哥不必叮嚀，我知我們深入虎穴，形勢太孤，必須小心應付，決不能有甚麼輕浮暴躁的舉措。」

東方鐵聞言，慰然一笑，足下加疾地，與茅英並肩飛馳。

就在他們翻越了兩座山頭之際，陡然面前人影一閃，從崖角之後，閃出了兩個人來。

兩人之中，一人陌生，另一人便是曾經會過的「毒心秀士」姚遁天。

姚遁天一見東方鐵與茅英，便滿面堆歡地，一抱雙拳，含笑說道：「本幫幫主，生恐東方大俠與茅姑娘不識『鴻門谷』的路徑，特命姚遁天遠迎大駕……」

茅英哼了一聲道：「不敢當，姚朋友請回，我們找得着『鴻門谷』的！」

姚遁天碰了一鼻子灰，神情不悅地，雙眉微挑說道：「好，算是姚某多事，我們『鴻門谷』見！」

說完，也不再向東方鐵茅英行禮招呼，便與另外那人，轉身馳去。

姚遁天才一轉身，東方鐵與茅英的雙目之中，便射出相當驚奇詫異神色！

因為那位兇名甚著的「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背後，不知被誰貼上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共有四句話兒，分作兩行，寫的就是：

「酒可以飲，菜不可吃，

鞭後藏刺，箸尖餵毒！」

區區十六個字兒，自然使東方鐵與茅英，過目不忘地，一看便均記住。

等到姚遁天與另外那人，身形杳後，茅英對東方鐵，低聲叫道：「二哥，看來這借用『毒心秀士』姚遁天的身體傳語之舉，又是那位隱名高人的傑作！」

東方鐵點頭笑道：「除了此公之外，那還有別人，但『毒心秀士』姚遁天的武功不弱，人更精明，在他背後，貼了一張紙條，而使他毫無所覺，着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呢！」

茅英笑道：「這位高人，着實高明得令人可佩，但他未免過份神秘，直到如今，尚不肯對我們揭示殺害我大哥的兇手姓名，萬一被我料中，兇手居然是他，眞叫我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東方鐵起初尚有點不以茅英的這種猜測為然，但如今細想起來，却也眞有可疑之處，遂把劍眉一剔，向茅英正色說道：「英妹不必左右為難，倘若此人眞是殺害大哥兇手，則不論他曾經幫過我們多少忙兒，此仇仍屬必報！」

茅英聞言，向東方鐵報以一瞥感佩眼色，銀牙微咬說道：「二哥說得對，一切都等眞相大白再說……」

說至此處，伸手指向前面兩座插雲高峯，目光電閃，朗聲說道：「二哥，根據地圖指示，前面那兩座高峯之間的山谷，便是『鴻門谷』了。」

東方鐵點頭道：「已到地頭，『鴻門之宴』就在眼前，英妹請提高警惕，把『毒心秀士』姚遁天背後所貼紙條上的『酒可以飲，菜可以吃，鞭後藏刺，箸尖餵毒』等四句話兒，牢牢記住。」

茅英道：「『黑煞幫』的這羣兇人，着實奸刁，一般下毒，都是在酒中，他們却下在菜裏，定有甚特殊用意！」

東方鐵道：「我先前對此，也有疑思，但從那四句話的最後一句『箸尖餵毒』上，獲知了『黑煞』羣兇的陰毒心思！」

茅英問道：「大哥有何妙思？」

東方鐵揚眉說道：「我認為酒菜之中，均未下毒，這樣一來，我們縱用銀針探試，也無跡象可尋，但等安心舉箸用菜之後，却必然中了那箸尖所餵的劇毒暗算！」

茅英失驚道：「二哥猜得對極，這種措置，太以使人難防，若非那隱名高人，先加揭示，我們還眞難免大上惡當，聽人擺佈了呢！」

他們邊談邊行，已至「鴻門谷」口。谷口已有十餘武林人物，佇立相候。

東方鐵與茅英目光注處，只認得其中的「毒心秀士」姚遁天，以及被東方鐵削斷了一隻右手的「紅娘子」杜芳，其除則均陌生不識。

姚遁天舉步當先，向東方鐵、茅英一抱雙拳為禮。

姚遁天含笑說道：「東方大俠，茅姑娘敢來赴約，眞是好漢，本幫重要首腦，均已出谷相迎，我來替你們引見一下。」

說完，首先指着中立一名身材魁梧、面如靑蟹的紫袍道者，軒眉笑道：「這位就是本幫幫主『黑煞眞人』……」

跟着又手指一個身高六尺四五，頭如巴斗，眼若銅鈴，看去必然膂力奇强的相貌凶惡大漢，以及另兩位瘦削靑袍老者道：「這是『大力鬼王』常獨，與『濵海雙煞』賀吉、賀昌兄弟，他們三位，是在『黑煞幫』中，担任內三堂堂主之職。」

東方鐵與茅英向黑煞幫羣寇，淡淡一打招呼，當下便由黑煞眞人肅客進谷。

谷中地勢，着實不小，所謂「鴻門大宴」，只是陳設在平坡以上的一席盛筵，坡下便係一片廣場，分明準備動武之用。

東方鐵與茅英飄然入座，相陪的則有黑煞眞人，「大力鬼王」常獨，「濵海雙煞」賀吉、賀昌兄弟，「紅娘子」杜芳，以及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

姚遁天等到東方鐵與茅英坐定，把手一揮，侍應的嘍囉們，立時酒菜紛呈，相當豐美。

東方鐵與茅英目光暗閃，四下打量，想看看那屢次相助自己的隱名高人，是否在場？以及究竟是何身份？

但他們空自矚目，却那裏看得出絲毫端倪？東方鐵遂向姚遁天搖手叫道：「姚朋友不必張羅酒菜……」

姚遁天有所誤會，不等東方鐵再往下講，便微微一笑地，接口說道：「東方大俠放心飲啖，不必顧忌，這些酒菜之中，決無花樣，倘若放心不下，有所懷疑，姚遁天便每樣先行嚐試嚐試！」

說完，果把桌上酒菜，每樣都吃喝一些，以示安然，絕無凶險。

東方鐵哂然一笑，也不揭穿對方的箸尖餵毒凶謀，只向姚遁天叫道：「姚朋友不必試了，東方鐵與茅英不是為飲酒吃菜而來，彼此既係江湖人物，應該痛快點，大家還是免去囉嗦打開窗子說亮話吧！」

黑煞眞人聞言，點頭笑道：「東方大俠快人快語，本座對於你這『四海遊龍』素所欽羨……」

東方鐵冷笑一聲，畧為擺手，截斷了黑煞眞人的話頭說道：「客套之語，也請全免，東方鐵與茅英此來，並非應聘『黑煞幫』，是有事向幫主請教！」

黑煞眞人才一開口，便碰了一個釘子，不禁雙眉微蹙，但他畢竟身為一幫之主，比較沉穩，忍住胸中怒氣，緩緩說道：「東方大俠有何話兒，請說無妨。」

東方鐵遂從懷中取出拔自大哥「追風劍客」茅浩屍上的那枚黑色毒刺，遞向黑煞眞人，目光炯炯地逼視他，朗聲問道：「請問幫主，這根刺兒，是否『黑煞幫』中的特有之物？」

黑煞眞人接過那黑色毒刺，反覆看了一看，雙眉方蹙，東方鐵又加重語音道：「道長身為一幫之主，份量特殊，希望尊重自己，以實言相告，不可虛偽推托！」

黑煞眞人似乎被逼無奈，只得點頭答道：「不錯，這是本幫中特有『黑煞刺』，並係『大力鬼王』常堂主所用之物！」

茅英一聽此言，目中神光電射，眉間仇火高騰地，向那「大力鬼王」常獨，厲聲叫着道：「常獨，這樣說來，我大哥『追風劍客』茅浩的那筆血債，應該找你要了！」

「拍！」

這一聲「拍」的脆響，是那右手已斷的「紅娘子」杜芳，用她那隻殘餘左掌，猛的拍在桌上，滿臉並呈露出悻悻之色。

這種動作，極不禮貌，連「黑煞幫」的幫主黑煞眞人，也雙眉微皺地，向「紅娘子」杜芳，詫然注目。

杜芳眉騰殺氣，目閃凶芒地，凝望着茅英，冷笑一聲說道：「茅姑娘，你們不要只會要債，不會還債，『惡漁翁』董沛董護法的一條性命，和我杜芳的一隻右手，又該向誰要呢？」

她的語音方落，東方鐵便劍眉雙軒地，笑了一笑，接口說道：「杜姑娘，常言道：『寃有頭，債有主』，『惡漁翁』董沛是被『毒心秀士』姚朋友，撞跌入流沙，慘遭活葬，這筆債兒，似乎不應該算到我的頭上！」

說至此處，故意把目光微瞥「毒心秀士」姚遁天，姚遁天似乎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地，帶着滿臉訕然神色低下頭去。

東方鐵語音畧頓之後，又復提高地，目注「紅娘子」杜芳，朗聲說道：「至於杜姑娘的一隻右手，則好漢作事好漢當，確是斷在東方鐵的長劍之下，但不知杜姑娘對於這筆血債，打算怎麼要法？」

杜芳冷然說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砍斷我一隻手兒，我自然也要砍斷你一隻手兒！」

「哈……哈……」這是東方鐵所發出的一陣震天狂笑！

「紅娘子」杜芳被他笑得玉頰通紅地，一剔雙眉，怒視東方鐵道：「你……你笑些甚麼？難道只該茅姑娘向常堂主討債，我就不該向你討債？」

東方鐵笑道：「不是該不該討，而是能不能討？」

杜芳道：「此話怎講？」

東方鐵似因身入虎穴，聲勢太孤，應把羣兇激怒，使他們怒令智昏，亂了章法，得便先除一名，就減却一分敵勢，故而聽完杜芳問了這句「此話怎講？」以後，笑吟吟地說道：「杜姑娘請想，你有兩隻手兒之際，尚且被我斷去一隻，如今，只賸一隻左手……」

話猶未了，杜芳便厲聲喝道：「你這是甚麼意思？是自鳴得意，輕視我這斷了一手之人，便沒有報仇之力麼？」

東方鐵笑道：「事實勝於雄辯，力量勝於一切，杜姑娘何必枉逞剛强……」

杜芳似氣滿胸膛，無法再忍，霍然站起身來，挑眉叫道：「來，來，來，東方鐵，你不要以為你這『四海遊龍』，有甚麼了不起？如今，你就試試我這業已斷了一隻右手的『紅娘子』，有沒有力量來向你索還『捨身崖』下的那筆血債！」

語音一了，便離席走向廣場，顯然是邀約東方鐵互作一搏！

東方鐵用傳音密語，向茅英囑道：「英妹記住『箸尖藏毒』之語，不要有所大意，我去會會這『紅娘子』杜芳，索性大下辣手，給她來個債上加債！」

茅英也以傳音問道：「二哥，你要殺她？」

東方鐵點頭悄道：「眼前局面，敵衆我寡，既已身入虎穴，起不得慈悲心腸，對於這些凶名素著，罪惡滔天的黑道强徒，只有殺一個少一個了。」

他們密語未畢，「紅娘子」杜芳已在廣場之中，等得不耐煩地，揚聲叫道：「東方鐵，你怎麼還不下場？倘若胆小怯陣，便自行替我把右手砍下……」

最後的「砍下」二字，才一出口，東方鐵便站起身形，但他並未直接下場，却先向那位「黑煞帮」的帮主黑煞眞人，一抱雙拳，含笑問道：「家有家規，帮有帮令，帮主是今日之會主人，東方鐵身為客位，理合請教一聲，可不可以……」

他這幾句話兒，明是按照江湖禮節行事，其實却暗譏「紅娘子」杜芳，率衆叫陣，不遵帮規，等於是向黑煞眞人臉上，摑了一記耳光！

黑煞眞人何等江湖經驗，不等東方鐵話完，便已知其意地，接口含笑說道：「可以，可以，古代『鴻門宴』，也有項莊舞劍之舉，今日何妨以武會友？東方大俠便請一展高明，讓我開開眼界！」

東方鐵笑道：「切磋技藝，自然無妨，但杜姑娘是懷着復仇之念下場，萬一刀槍無眼……」

黑煞眞人一陣狂笑道：「東方大俠放心，常言道得好：『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生為武林人物，生死二字，看得太重，你儘管把一身絕藝，放手施為便了，免得有所遺憾！」

這位「黑煞帮主」的嘴皮子，也頗厲害，言語之中，竟暗含東方鐵縱然盡展絕藝，也難免會死在「紅娘子」杜芳手下之意。

東方鐵這才慢條斯理地，舉步下場，但邊行邊自心下警惕，知道「紅娘子」杜芳，敢以單手應戰，必有所恃，自己倒要小心一些，免得中了她的甚麼惡毒暗算？

「紅娘子」杜芳見東方鐵業已下場，走到

距離自己八尺以外，止住脚步，遂冷笑一聲，注目問道：「你向茅英鬼鬼祟祟地，說些甚麼？是否知道難免血債血還，預先安排後事？」

東方鐵毫不動怒地，含笑說道：「杜姑娘，你發了半天狠勁，大概不是僅僅仗恃舌劍唇槍，便向我討血債吧？」

杜芳臉色一沉，冷冷說道：「當然不是，東方鐵，你既然是急於要作死，我便讓你見識見識我這條『追魂帶』吧！」說完，杜芳回手腰間，解下了一條長約七尺的絲質腰帶，持在手中。

東方鐵雖然見這腰帶並不起眼，但因對方彷彿頗有所恃，却也不敢怠慢，遂回手掣出了自己的青鋼長劍，向杜芳笑道：「杜姑娘請施展，東方鐵要領教領教你這條『追魂帶』，有甚麼追魂奪命之能？」

杜芳冷笑一聲，左手抖處，那條長長腰帶，便化成長虹一般，向東方鐵當頭罩來。

東方鐵怎肯讓她罩住，身形一飄，向右側方閃出了五尺遠近。

杜芳哂然叫道：「東方鐵，你爲何不敢接招，在『捨身崖』前，斷我一手的威風何在？」

東方鐵笑道：「我不是不敢還招，是因已開罪杜姑娘，才打算讓你三十合！」

杜芳雙目之中，射出熊熊仇火來，厲聲叫：「小賊休狂，你能在三十回合之中，保住性命，就算是造化不小！」

語音一落，手中絲帶揮舞，越發加强，化爲一片氤氳彩霧般，把東方鐵的俊挺身形，密密籠罩。

茅英方爲東方鐵凝神掠陣，突然聽得黑煞眞人向自己叫道：「茅姑娘，彼此縱成敵對，也不必枵腹作戰，來來來，我敬你一杯，並担保這酒中無毒！」

茅英記得「酒可以飲」之語，則黑煞眞人舉杯相敬，遂淺淺喝了一口。

黑煞眞人又復笑道：「常言道：『寡酒難飲』，茅姑娘怎不用些菜呢？這盤『紅燒鹿尾』，是本帮名厨彭五的特製山珍，風味確實不錯！」

茅英知道對方先勸自己飲酒，再勸自己吃菜，其實是在暗用凶謀，使自己大上惡當，遂嫣然一笑，對黑煞眞人之語未加理會。

這時，突然聽得那「紅娘子」杜芳得意語聲，帶着「哼哼」冷笑說道：「東方鐵，我沒有誇大話吧，才不過二十五六回合，你已難以支撑，再接接我這『天旋地轉』！」

茅英聞言一驚，同時果然發現東方鐵被杜芳的「追魂帶」密密圈住，有點身法凌亂！

她秀眉深蹙，方想離席下場，對東方鐵加以援手，突又雙眉一展，恢復了冷靜神色。

「紅娘子」杜芳說完之後，一招「天旋地轉」，絲帶如同龍蛇飛舞，向東方鐵攔腰纏去。

東方鐵先已有些身法凌亂，脚步蹌踉，再被杜芳這加勁一攻，竟告頹然倒地！

杜芳厲聲叫道：「東方鐵，你『四海遊龍』空負盛名，原來技也僅此，先還我一隻手吧！」

厲叫聲中，猛一抖手，竟從腰帶以內，抖出一柄細刀，向業已身形仆倒的東方鐵，狠狠剁去。

「黑煞帮」的帮主黑煞眞人，正覺場中分明情勢凶險，茅英的神色，却鎭靜得出奇之際，陡聽東方鐵一聲狂笑說道：「未必見得！」

刀光落處，劍影也騰，剛剛仆倒下去的東方鐵，突又翻躍而起！

刀光劍影，乍合即分，東方鐵翻躍七八尺外，抱劍卓立！

「紅娘子」杜芳則在原地未動，但以左手拄刀，低頭不語，似在想甚心事。

東方鐵劍眉挑處，目光如電地，向「紅娘子」杜芳，朗聲發話說道：「杜芳，你不要怪我陰險，只怪你不倚仗眞實武功，爭取勝利，却在甚麼『追魂帶』上，暗淬迷神藥粉，想等我被迷神之際，再以帶內所藏細刀突下辣手，我遂將機就計，佯作中毒神昏，在你得意掄刀疏於戒備時，以一式『倒挑珠簾』，送你一劍……」

黑煞眞人這才明白，茅英神色先是震驚，旋又鎭靜了下來之故，定是東方鐵怕她担心，把他心中打算向茅英傳聲相告。

東方鐵一面發話，「紅娘子」的身軀便一面在微微顫抖，其顫抖程度，並越來越見厲害。

等東方鐵說到「以『倒挑珠簾』，送你一劍……」的話音時，「紅娘子」杜芳突然細刀先軟，無法支身地，倒地一動不動！

原來這名紅粉魔王，黑道女寇，適才已被東方鐵翻身一劍，刺中要害，結束了一生罪惡！

「毒心秀士」姚遁天見狀，向東方鐵軒眉叫道：「東方大俠，你不單劍法極精，心機也妙，來來來，請先歸座，姚遁天要敬你三盃美酒，和一些佳肴好菜！」

東方鐵覺得和這股惡寇業已開門見山，無須再多作無謂應酬，遂冷笑一聲道：「姚朋友，你是有名的『毒心秀士』，心機之妙，恐怕誰也妙不過你！」

姚遁天愕然道：「東方大俠，此話怎講？」

東方鐵朗聲道：「這酒菜之中，雖無花樣，但我與茅姑娘所用箸尖之上，却均淬有奇毒，你們吃了，可以安然無事，我們若一食用，便上惡當，到了相當時刻，毒力發作，豈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地，聽憑宰割？」

這番話兒，把黑煞眞人，常獨，賀昌，賀吉，以及姚遁天等，聽得都面面相覷，好生驚疑！

他們驚疑的是這種高度機密，怎麼會被東方鐵知曉得這般清楚？

東方鐵語音略頓，目光朗若冷電地，一掃黑煞羣凶，軒眉喝道：「東方鐵與茅英，慢說和你們有誓不兩立的殺兄之仇，即以江湖正氣，此身既忝爲俠義，也不容『黑煞帮』這邪惡帮會，荼毒武林，稱威作福，故而今日不必多說廢話，還是彼此在藝業上，分高低，論生死吧！」

黑煞眞人聞言說道：「好，東方大俠快人快語，我就以一根『黑煞鞭』，領教領教你這『四海遊龍』的驚世絕藝！」

茅英也霍然而立，戟指那長得宛若巨

靈的「大力鬼王」常獨，厲聲喝道：「常獨，你既是我殺兄之仇，何必再作延捱，趕緊下場一搏！」

「毒心秀士」姚遁天一旁笑道：「茅姑娘眞會逞强，你雌雄雙劍，現在我處，難道僅憑赤手空拳，便鬥得過神力絕世的常堂主麼？」

茅英聞言，目光一注，果然發覺這「毒心秀士」姚遁天的手中，持着自己在「青陽鎭」四海居中所失的「雌雄雙劍」。

照這情形看來，「惡漁翁」董沛盜去「雌雄雙劍」以後，是呈獻給黑煞眞人，討好邀功，黑煞眞人則把這兩柄削鐵如泥的劍兒，送給「毒心秀士」姚遁天，而姚遁天偏偏又把「惡漁翁」董沛，撞得跌入流沙，慘遭生葬。

茅英對於那「雌雄雙劍」，正自注目出神，「大力鬼王」常獨却獰笑說道：「在下上陣，用慣了一對銅鎚，茅姑娘要不要在下面兵器架上，挑件稱手兵刃？」

茅英道：「好，便請貴屬借給我一柄尋常劍兒。」

茅英毫不托大之故，是因這「大力鬼王」常獨既然傷得自己兄長，藝業必不等閒，不敢恃技驕人，有甚輕視對方之念。

常獨笑道：「尋常劍兒，會吃虧吧，我的兩柄銅鎚，有五百一十八斤重呢！」

茅英挑眉說道：「徒恃濁力，有甚麼用？武功妙訣在於「巧勝百拙，四兩撥千斤……」

話方至此，東方鐵突然笑道：「英妹，四兩撥千斤固然是內家巧技，但『一力降十會』，也是外門秘訣，你何妨選根齊眉鋼棍，讓常朋友領教領教紅粉金剛的沉雄內勁，是否不輸他這『大力鬼王』？」

東方鐵這樣說法，是覺「大力鬼王」常獨的雙鎚，既然重達五百一十八斤，則茅英若以普通長劍對敵，未免太以吃虧，好在她新服金綫巨鰻內丹，必然神力大增，索性叫她以力鬥力，倒可給黑煞羣凶一記當頭棒喝！

他的這種打算，雖極正確，却未料到其中蘊有變化，幾乎把茅英胡裏胡塗地，送到「枉死城」內。

茅英聽了東方鐵這樣說法，自然懂得他言外之意，遂點頭嬌笑說道：「好，二哥，我聽你的話兒，就來個鴻門較膂力，紅粉鬥金剛吧！」

說完，起身下場，果然在兵器架上，選了一條重達數十斤的極粗齊眉鐵棍。

「大力鬼王」常獨幾乎不敢相信她，目光凝注茅英，詫聲問道：「茅姑娘，你當眞要和我以力鬥力？」

姚遁天一旁笑道：「常堂主，這有甚麼希奇？常言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又道是：『不是猛龍不過江』，今日這紅粉金剛之舉，着實可以令姚遁天一開眼界！」

常獨顧左右，高聲喝道：「鎚來！」

當下立有侍應弟子，把他所慣用的兩柄八角銅鎚，抬到演武場上。

這時，黑煞眞人也向東方鐵面帶獰惡笑容地，一軒雙眉說道：「東方大俠，既有好戲，不妨連台，我們也別閒着，就以你的青鋼劍，鬥鬥我的黑煞鞭吧！」

東方鐵本意是爲茅英掠陣，把黑煞羣兇，次第誅戮，但聽黑煞眞人這一發話，却又覺得不便示怯地加以拒絕……

他心中正覺有點爲難，耳邊突然聽得有人以細若蚊哼的傳音密語說道：「東方賢弟放心下場較技，這『黑煞帮』今日必然瓦解冰消！」

這幾句耳邊密語，聽得東方鐵好不驚疑？

他明知一路之上，都有位隱形奇人，在帮助自己與茅英，故而對於耳邊有人以「蟻語傳音」之事，並不太覺意外！

他驚疑的是密語之中的所用稱呼。

一聲「東方賢弟」，表明了這位隱形奇客，非僅不是陌生之人，並與自己有相當交往情誼。

苦於傳聲密語，細若蚊哼，東方鐵無法辨別語音，只能從生平交往之中，試加推測。

他還沒有推測出個所以然來，那位黑煞眞人業已「咦」了一聲道：「東方大俠，你怎麼了？是否以爲我這一身藝業有點不堪承教？」

東方鐵知道自己心中想事，略有失態，遂微微一笑，目注黑煞眞人道：「帮主說那裏話來，東方鐵亟願領教帮主威震西南的黑煞絕藝！」

他們兩人，方一下場，茅英與常獨那邊，業已鬥得相當激烈！

「噹！」「大刀鬼王」常獨手執兩隻八角銅鎚，才一到達場中，茅英便毫不客氣地，發招「棒打華山」，惡狠狠地，給了他當頭一棍！

這一棍，含有三種用意：

第一、茅英是急於兄仇，不必客氣，恨不得一棍便把常獨砸得腦漿迸裂！

第二、知道對方號稱「大力鬼王」，想看看這所謂「鬼王」究有多麼大力？

第三、常人飲了「金綫鱔王」鮮血，便將力大無窮，自己服了那「金綫巨鰻」內丹，何不乘機試試，內力增强到甚麼程度？

雖然有這三種原因，但武林對敵，最忌把實力暴露過早，故而茅英這招「棒打華山」，雖則顯得狠疾無倫，却也不過只用了九成眞力！

常獨既有「大力鬼王」之號，怎甘示弱，雙鎚舉處，向上便擋！

他因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敢怠慢地，凝聚了約莫十成內勁！

「噹」然巨響，齊眉棍與八角銅鎚等兩般兵刃互相一震而開，似乎未分軒輊。

換句話說，就是茅英的九成眞力，與常獨的十成眞力，約莫威勢相等。

茅英喝道：「『大力鬼王』不過徒負虛名，原來也只有和我差不多勁力……」

喝聲中，原式不變，再度以「棒打華山」，向常獨當頭猛砸！

不單招式未變，連勁力也絲毫未變，仍然凝的是九成眞力。

茅英這不變式之舉，是表示負氣不服，不變勁力之舉，則是另有深心！

她在第二招「棒打華山」之上，仍用了九成眞力，毫不加勁，是要使「大力鬼王」常獨，誤以爲自己的內家勁力僅有如此程度，起了輕敵懈怠之心，然後在第三招上，以十二成眞力，出其不意地，猛力

一擊，對方必然大吃苦頭，上了惡當！

「大力鬼王」常獨見對方仍是「棒打華山」，招式不變，遂也雙鎚交擧，猛往上擋。

第一次，常獨是用十成眞力接架，與茅英秋色平分，則在第二次上，便自然而然地加了一成內勁，以十一成眞力接架。

一聲震天巨响起處，鎚棍交擊之下，這次果然是「大力鬼王」常獨佔了便宜！

常獨巍立當地，絲毫不動，茅英則似乎連齊眉棍都險些被震脫手地，嬌呼了「哎呀」一聲，身形站立不穩地，往後連退兩步！

茅英玉容變色下，常獨向她冷笑道：「茅姑娘，不必再較量內力了吧，我這『大力鬼王』之譽，大概還名不虛傳……」

話方至此，茅英心中已在暗笑：「無知狗賊，你卽將大上惡當，却還如此狂妄囂張，自鳴得意！」

她心中如此想法，表面上却一挑雙眉，以一種不服氣的神色，咬牙叫道：「我不服氣，你再接我一招！」

話完，進步，掄動齊眉鐵棍，又是一招「棒打華山」，惡狠狠地向常獨當頭砸下！

這一次，她不再客氣，竟毫未保留地，凝足了十二成眞力。

常獨則仍然方才佔便宜的打法，以十一成眞力應敵。

他的十成力，與茅英的九成力，約莫銖兩悉稱，則茅英的十二成力，自然要比常獨的十一成力，强出多多！

這一下，把常獨震得雙臂酥痲，虎口欲裂。

常獨兩隻八角銅鎚，幾乎握不住，「登登登」地，一連退出了五六步遠！

茅英一聲狂笑，縱身追撲，又是一招「棒打華山」當頭擊落！

常獨驚得張目發怔！但他在武林中，向稱神力無敵，仍畧有不服地，還想再試一試。

鐵棍當頭，銅棒再擧！

這次，常獨放棄保留，也把十二成的內家勁力，貫注於雙臂之上。

四度合手之下，常獨這「大力鬼王」，仍非新服「金綫巨鰻」內丹的紅粧女俠對手。

他不單又被震得身形搖晃地，退出了三四步遠，並連雙手虎口，都微被震裂，涔涔見血。

茅英縱聲狂笑道：「堂堂名震江湖以膂力稱雄的『大力鬼王』，竟然敵不過一個紅粉女流，眞足貽爲武林笑柄，你這兩隻八角銅鎚，空有五百一十八斤，却又濟得何事？還不如換成一十八斤，或許還靈活一點！」

這幾句諷刺得相當刻薄的話兒，聽在耳中，眞能把位「大力鬼王」常獨，氣成「大肚鬼王」。

但他沒有工夫生氣，因爲茅英口中的刻薄語音方了，手中的凌厲棒影，又復宛如泰山壓頂般，帶着「呼」然銳嘯，向他當頭罩落。

常獨不敢再硬接了！

一來雙手虎口，已被微微震裂，不宜再作硬碰，二來第四記全力一接之下，已明知所恃膂力，實非對方之敵，遂不待棍影臨頭，便一閃身，飄出丈許！

茅英哂道：「『大力鬼王』應該改外號了，我還你一個『胆小鬼王』如何？」

一面訕笑，一面施展開一套風聞傳自宋太祖趙匡胤，極爲精妙的「江山棒」法，化出千重棍影，把常獨身形，密密裹在其內！

常獨忍受譏嘲，不予還口，並儘量騰挪閃展地，躲避茅英攻擊，但心中却暗自忖道：「賤婢休狂，你那知我這雙鎚之中，別具神妙，最多片刻以後，便敎你聽憑宰割，死無葬身之地！」

他們這一對已有優劣之分，顯然是茅英佔了上風，把常獨迫得幾乎招架乏力！

但另外一對，却呈現膠着狀態！

黑煞眞人不愧爲一帮之主，武學極爲精湛，一枝「黑煞鞭」施展開來，威力極爲凌厲！

起初二三十招之內，黑煞眞人的「黑煞鞭」，不過沉雄剛猛，勁力甚强，但到了三十招後，招式却變得詭異絕倫，忽剛忽柔，忽而全是鞭招，忽而全是劍式，有時甚至於鞭頭所指，均是東方鐵的周身大穴，當作了判官筆，或是點穴橛用！

東方鐵的一身藝業，在當世武林的所謂「乾坤小八劍」中，雖非頂尖，也算前數名人物，手中一柄靑鋼長劍，居然有點應付爲難情狀，相當不容易於黑煞眞人的「黑煞鞭」下，搶佔上風！

東方鐵心內大驚之下，拿定主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手中靑鋼長劍，看關守式，嚴加防守，把戰況維持膠着狀態！

但這一來，東方鐵便必須抱元守一，專心應付黑煞眞人，無法分神照拂到茅英與常獨之間，驚天動地的另一戰場方面。

這一戰場，漸呈膠着，另一戰場，則起變化！

所謂「變化」，不是「大力鬼王」常獨的功力增强，而是茅英的功力減弱！

幾乎毫無跡象可尋，茅英那根揮舞得凌厲無儔的齊眉鐵棍，竟越來越見遲緩，彷彿有些乏力，連身法步法，也有些呆滯不靈起來。

「毒心秀士」姚遁天一旁觀戰，看得雙眉微蹙地，突然高聲叫道：「常堂主，你眞高明，你是用甚麼手法，使對方於不知不覺中，有中了迷神藥物情狀？」

常獨因勝劵已操，便得意忘形地，怪笑答道：「姚護法有所不知，我這對八角銅鎚的鎚頭之上，鑿有無數細小孔穴，穴中藏貯無形無色無味的迷神毒粉，茅英賤婢幾度上仗恃膂力，棍砸雙鎚，兵器互震以下，戰場上空，盡爲無形毒粉佈滿，我吸入，自然無妨，她若吸入，不消片刻，便將聽我擺佈！」

說至此處，茅英一棍又落！

常獨知曉時機已至，不再閃避地，雙鎚猛擧！

「噹」，一道黑影，飛上半空！

那是茅英因中了奇毒，神迷力弱，把握不住，被震得脫手飛去的齊眉鐵棍！

不單鐵棍被震得脫手飛去，連茅英也從雙目中閃出迷茫光輝地，搖搖欲倒！

常獨一聲狂笑叫道：「茅英賤婢，你適才威風何在？替我……」

常獨這句「替我納命來吧」的最後「納命來吧」四字尚未出口，便聽得姚遁天急急叫道：「常堂主，且慢，且慢！」

這聲「且慢」，止住了「大力鬼王」的高擧雙鎚下砸之勢，使他側顧姚遁天，含笑問道：「姚護法，是否你看中了這個雌兒，尚具有幾分姿色，想留下她一條小命？」

姚遁天搖頭笑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小弟無此憐香惜玉綺念，只是覺得常堂主用雙鎚殺她，不如用她自己所用的『雌雄雙劍』，殺她更妙。」

大力鬼王常獨聞言之下，哈哈笑道：「姚護法說得有理，請你把『雌雄雙劍』借我用上一用！」

他邊自發話，邊自把手中那兩隻極爲沉重的八角銅鎚放下，準備接取「毒心秀士」姚遁天正含笑遞來的「雌雄雙劍」。

誰知他剛剛放下八角銅鎚，眼前寒光忽閃。

「大力鬼王」常獨作夢也未想到姚遁天突然倒戈，猝不及防，距離又近，寒光一閃之下，便被那破空飛來的「雌雄雙劍」，插入左右胸脅。

另兩名堂主，「滇邊雙煞」賀昌賀吉兄弟，見狀之下，驚得愕然起立。

但他們身形猶未站直，便告頹然仆倒在地！

原來姚遁天的手脚，快捷無倫，他剛把「雌雄雙劍」，脫手飛出，儒衫六袖立卽左右雙揮！

這一揮，揮得桌上所置，準備給東方鐵茅英大上惡當的淬毒竹箸，凌空飛了起來！

手法既快，準頭更巧，那分飛毒箸，恰好插入賀昌賀吉的太陽穴內，使這凶名頗甚的「滇邊雙煞」，立告胡裏胡塗地，變作「鴻門雙鬼」！

這時，「大力鬼王」常獨，雖然兩脅中劍，氣尚未絕，人也未倒，正瞪着兩隻牛眼，向姚遁天投注了疑詫憤怒的交織厲芒。

茅英也帶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疑詫神情，向姚遁天茫然注目。

姚遁天微微一笑，從懷中取出一藥巾，在臉上一陣拭擦。

神奇的易容藥物，既被拭去，那位「毒心秀士」姚遁天，居然變成了「追風劍客」茅浩！

先是一陣驚奇，佈滿了茅英心中，但跟着便是明白一切的恍然大悟。

她知道兄長茅浩定是倚仗身上穿有「天孫軟甲」，故而雖被「大力鬼王」常獨的「黑煞刺」打中，却並不受甚傷損。

茅浩將計就計，佯作重傷，誘賊追踪返家，將其殺却，梟首易衣，僞裝已遭毒手！

大概「毒心秀士」姚遁天於應聘前往「鴻門谷」，投効「黑煞帮」時，已被茅浩巧遇誅却，茅浩遂以神奇易容手段，借用姚遁天的身份，混入「黑煞幫」，企圖爲武林除此邪惡組織！

這樣一來，屢次暗助的隱名奇人身份，「天孫軟甲」突然出現，姚遁天爲何那樣湊巧地，把「惡漁翁」董沛，撞入流沙，慘被生葬，以及迎賓之際背後傳書等所有疑問，也都迎刃而解！

這些事兒，說來雖長，但在心中電轉，却只是一刹那間……

茅英只把妙目連眨幾眨，便自恍然，帶着滿面喜色，高聲叫道：「大哥……」

「大哥」二字方出，她陡然身形一震，並聽得「咕咚，咕咚」連聲響起，有兩人同時仆倒！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們這邊的突發情況，影响到正在另一邊生死相搏的黑煞眞人暨東方鐵二人。

茅英的失利情況，首先影响了東方鐵的心情，他在藝業方面，本已畧遜於黑煞眞人，心情再一大受影响，立被對方尋出破綻，一鞭擊中左臂！

東方鐵「哨」了一聲，臂痛欲拆，趕緊閃身退出丈許，生恐黑煞眞人來個趁勢追擊！

黑煞眞人方自得意一笑，突然瞥見情況又變，自己仗爲羽黨的內三堂堂主，全遭毒手，那位深獲自己愛重，尊爲首席護法的「毒心秀士」姚遁天，居然在一眨眼間，變成了「追風劍客」茅浩。

他鋼牙暗咬，驀地按動彈簧，從黑煞鞭的鞭尾之中，飛出一蓬「黑煞毒刺」，分向茅浩茅英兄妹飛去。

茅浩曾經向東方鐵、茅英所傳書的「鞭後藏刺」之語，便是指這黑煞眞人的所用黑煞鞭而言。但秘密雖知，對方的發放時間，却無法加以預料。

常言道得好：「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難防」，這一蓬從鞭後飛出，無聲無息的黑煞毒刺，竟把茅浩、茅英兄妹，打個正着！

由於方向關係，茅英被打中前胸，茅浩被打中後背。

茅英因有「天孫軟甲」護身，雖被毒刺打中，並未受傷，只是身形一震。

茅浩却「呃」的一聲，隨同那剛剛氣絕的「大力鬼王」常獨屍身一同仆倒！

東方鐵見狀大驚，顧不得左臂鞭傷甚重，鋼牙挫處，向黑煞眞人縱身飛撲，不令他獲得空暇再去傷害茅浩茅英兩兄妹。

黑煞眞人冷笑道：「敗軍之將，還敢言勇？」

冷笑聲中，一招「子胥報楚」，揮起黑煞鞭又向東方鐵業已受傷甚重的左臂擊去。

東方鐵連理都不理，一式「卡莊刺虎」，以那柄冷森森的長劍，向黑煞眞人分心便刺！

這是放棄防守的進攻，也就是與敵偕亡，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

常言道：「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東方鐵這打算挨一鞭換一劍的擧措，却使黑煞眞人不敢加以接受。

因爲他這一鞭，縱然打中東方鐵，也不過廢了東方鐵的一隻左臂，但對方的穿胸一劍，却直刺心窩，足以要得了自己的性命。

故而，黑煞眞人被迫得使自己所發那招「子胥報楚」，半途而廢地，收回黑煞鞭，身形閃處，左飄數尺。

東方鐵不肯放鬆，跟踪追擊，挺劍再刺，不論黑煞眞人反襲他任何部位，都一

樣放棄防守。

一連幾記這樣的拚命進攻，不單使黑煞眞人未能接近茅浩茅英兄妹，反而把這「黑煞帮主」，逼得退出了兩三丈遠。

這時，業已仆倒在地的「追風劍客」茅浩，似乎緩過一口氣來，勉强掙扎着站起身來。

茅英因有「天孫軟甲」護身，未受「黑煞刺」傷，急忙顫聲叫道：「大哥，你……你……你怎麼樣了？」

茅浩見她趺坐原地，未曾起來，方想起茅英中了「大力鬼王」常獨的雙鎚之中所藏毒粉，定是頭暈肢軟，難以行動，遂趕緊走到常獨遺屍之旁，先在他身上，搜出個白玉小瓶，啓過瓶塞，嗅了一嗅，遞與茅英，命她把瓶中藥丸，服下三粒。

茅英服下藥丸，果然毒力漸消，人便恢復，從地上霍然起立。

茅浩又從常獨遺屍之上，拔下雌雄雙劍，交給茅英。

茅浩急急說道：「英妹快去帮你東方二哥，收拾黑煞眞人，其餘黨羽，我早有安排，因他們領導階層，兇惡過份，太以作威作福，帮中早已離心離德，只要有外力突破，誅却首惡，『黑煞帮』便……便即冰……冰消瓦……瓦解……」

茅浩吸了一口長氣，畧為定了定神，目注茅英，搖搖頭說道：「這『黑煞刺』的毒力雖然厲害，我……我暫時還可以支撑……」

茅英聞言，忙把手中的白玉小瓶遞過，皺眉道：「這不是解毒藥麼？大哥怎不吃上幾粒？……」

茅浩搖頭道：「藥不對症，『黑煞刺』的解藥，只有黑煞眞人才有，何況他又從來不肯帶在身邊，只收藏於無人知的秘密所在！」

說至此處，語音微頓，向茅英揮手說道：「英妹不要管我，先去帮助東方賢弟，解決黑煞眞人，那廝武學湛深，功力甚高，你東方二哥左臂已受鞭傷，如今所採取的是放棄防守的拚命打法，暫時雖……雖可得勢，恐……恐怕不……不容易支……持得……得久……」

他說到後來，額間冷汗又現，氣力也畧見不繼，語音斷續……

茅英雖見兄長情勢可慮，但一來無法可想，二來對於東方鐵，也同樣關心，遂只得聽從茅浩之語，手執雌雄雙劍，向黑煞眞人與東方鐵的鬥場撲去。

這時，黑煞眞人因受東方鐵拚命的打法所制，一時相當受窘，不禁勃然大怒地，厲吼一聲，將那根「黑煞鞭」，脫手擲往半空。

他並非無故擲鞭，是要施展不會受制於人的另一種功力。

就在東方鐵愕然注目，一時間不明白他拋鞭用意之際，黑煞眞人的一雙手掌，業已由白轉紅，由紅轉紫，並由紫漸漸轉黑！

東方鐵目光瞥處，知道難怪這黑煞眞人有稱霸西南的妄念的雄圖，原來，他已竟練成了極為難練，也極為罕見的「黑煞鬼手」！

他不等黑煞眞人雙手完全變成黑色，便又向他挺劍縱身飛撲！

但這回黑煞眞人不怕他拚命了，右掌揚處，凌空一劈，便有股奇寒徹骨，並帶有微腥氣味的勁氣狂飇，向東方鐵當胸撞到！

這種以內家勁氣，隔空襲擊的方式，使東方鐵無法再用先前放棄防守的手段，和他拚命。

假如東方鐵仍舊想拚，則只有一種方法，就是也用內家氣勁，與黑煞眞人的「黑煞鬼手」，來個硬碰硬地，彼此凌空相搏！

東方鐵久聞「黑煞鬼手」厲害，不肯輕攖其鋒，收住挺劍前撲之勢，吸氣飄身，右臂猛然一掄，向左撲飛數尺，避過對方一擊。

但黑煞眞人不肯干休，接連追踪，又向東方鐵凌空猛劈兩掌！

這兩掌，雖然也被東方鐵以靈巧身法避開，但由於黑煞眞人把功力凝貫舒暢，兩雙手掌，業已成了令人怵目驚心的烏黑色澤！

第四掌上，東方鐵不肯避了。

他要試試這名震武林的「黑煞鬼手」，究竟有多麼厲害？遂以劍交左手，凝足十一成功力，猛揮右掌，凌空接了一記！

這一記硬接，雙方在威勢强度上，並沒有太大懸殊，使得東方鐵知道黑煞眞人對這「黑煞鬼手」的修為，尙有欠缺，未達爐火純青境界。

在威力相等之下，雙方難免均會受到相當强烈的血氣震盪！

東方鐵的左臂鞭傷，傷勢不輕，氣血猛震之下，不禁疼得俊臉發白，冷汗涔涔地，從額間滾落。

黑煞眞人看見了他的痛苦神色，也猜出了他的痛苦情由，濃眉挑處，獰笑叫道：「東方小兒胆敢逞强，看你還能接我幾記『黑煞鬼手』？」

「黑煞鬼手」一語方出，橫刺裏人影疾飛，茅英已從另一戰場，趕來助陣！

東方鐵生恐茅英不知厲害，輕身涉險，趕緊急急向她叫道：「英妹小心，這厮練的是『黑煞鬼手』，雖然只有九成火候，却也相當厲害……」

話方至此，茅英便在半空中嬌聲叫道：「二哥不必操心，連『大力鬼王』都已死在我的手中，我還怕什麼『黑煞鬼手』的？」

黑煞眞人聽得自己手下最得力的「大力鬼王」常獨已死，不禁怒火中燒，蓄意立將茅英置於死地，遂明知對方從橫裏飛撲而來，仍絲毫不加理會！

直等疾風人影，已到當頭，黑煞眞人方身形微偏，雙掌凝勁拍出！

這是一招「雙懸日月」，其中並含蘊了三種以上的玄奧變化！

黑煞眞人認為茅英不論怎樣凌空閃避，也逃不出自己的玄奧掌招，只要一掌擊實，包管她玉殞香消，立時便告畢命！

誰知黑煞眞人的算盤完全打錯。

他認為茅英不論怎樣閃避，都逃不出他那招「雙懸日月」所蘊的精微變化之外，却不料茅英毫無閃避意圖，彷彿是不顧一切地，向黑煞眞人直撲而來！

這一來，使黑煞眞人頓覺一怔，那招「雙懸日月」的精微變化，也成了毫無用處。

於是，黑煞眞人別無選擇，只有舉着他那兩隻業已色澤烏黑的「黑煞鬼手」向茅英當胸，惡狠狠地擊了出去。

「蓬蓬」兩响，擊個正着！

他這「黑煞鬼手」何等威力，連東方鐵尙且不敢輕攖其鋒，茅英那俏生生的嬌軀，自然應掌而飛，被震得凌空翻跌出一丈外六七尺遠近！

雖然，茅英貼身穿着那件武林至寶「天孫軟甲」，但「黑煞鬼手」是黑煞眞人性命交修的內家掌力，威勢比起「黑煞刺」那等小巧暗器，自然不同，强烈震盪之下，茅英仍被震得五臟翻騰，耳中雷鳴，雙眼金花亂轉！

人在半空，嗓喉便已發甜，等到身軀「砰」然墜地，自然忍不住地櫻口一張，把滿口鮮血，像飛泉般地噴了出去！

但茅英的身形雖被震飛，却在黑煞眞人身上，留下一點東西！

她所留下的，是她新被茅浩交回，用以殺死了「大力鬼王」常獨的兩柄雌雄短劍。

茅英是謀定而來，她倚仗着有「天孫軟甲」護身，遂加以掌劍互換的與敵來一拚！

她先把兩柄短劍，隱於肘後，直等黑煞眞人那隻「黑煞鬼手」，即將打中胸前的刹那之間，才驟然翻腕獻劍，向黑煞眞人的兩臂一送！

黑煞眞人雖見劍光耀目，但此時雙掌發出，胸前門戶大開，招式已然用老，那裏還來得及有所收招變式？

他旣避不開雙劍刺脅，所能作到，也必然照作的，便是把全身氣力，都貫注雙掌，向敵方施出了十二成功力的「黑煞鬼手」！

故而，茅英雖有寶甲護身，臟腑間仍被黑煞眞人毫無保留的奇强眞力，震傷極重！

茅英噴出大口鮮血，五臟狂翻之際，黑煞眞人又向她緩緩走來。

這位「黑煞帮主」的神態委實嚇人，兩脅露出兩截短劍劍柄，劍身已然深入腹內，但兩隻墨黑如漆的「黑煞鬼手」，却仍然十指箕張地，舉在空中。

黑煞眞人面向茅英，緩緩走來，舉步雖慢，但足下却一步一個脚印，臉上神情，更是兇睛暴瞪，鋼牙緊咬地，獰厲到了極處。

東方鐵想不到茅英竟突然撲來，並採取了這種極可能與敵方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

一時之間，這位「四海遊龍」竟自驚得呆了！

使東方鐵驚得發呆的，自然是茅英突襲，一舉奏功，在黑煞眞人兩脅留下了雌雄短劍，以及她自己顯受極重內傷的口噴鮮血情況！

發呆，也就於一瞬之間，因為立刻就有事兒，刺激得東方鐵恢復靈智，不容許他再復呆將下去。

所謂「事兒」，就是黑煞眞人的中劍未倒，仍向茅英舉步！

東方鐵怎能再任他向茅英出手，靈智一復之下，立即縱身揮劍。

分明他那冷森森的劍鋒，在黑煞眞人腰脚，電疾掃過，黑煞眞人竟宛如未覺地，依舊向前舉步！

東方鐵又呆了，他不明白這黑煞眞人究竟是人？是怪？是妖？是鬼？

呆念方起，更刺激的事兒，也跟着發生！

黑煞眞人竟來了個上下分工，他適才已被東方鐵一劍揮成兩截，下半身戾氣猶存地，仍往前行，上半身却帶着肝腸五臟，一齊頹然倒下！

沒有上身的兩條人腿竟會走路的情景，自然是千古奇跡，但這種奇觀，極為短暫，只是曇花一現！約莫走了兩步，那兩條腿兒，也告頹然倒地，鮮血餘臟，更是到處狼藉！黑煞眞人旣死，東方鐵自然不顧自己臂痛地，立即趕到茅英的身旁，竟欲察看她的傷勢的如何。

但這時茅英業已掙扎着站了起來，畧定心神，向東方鐵揮手說道：「二哥，我不要緊，我們趕快去看大哥，他……他他這次是當中的中了『黑煞毒刺』……」

等東方鐵，茅英二人的走到茅浩身邊，茅浩雙目之中，神光漸散，人已奄奄一息！

東方鐵與茅英異口同聲地，失驚叫道：「大哥！你……」

茅浩强提餘力地，搖頭苦笑道：「這『黑煞刺』的毒力，太……太……太以厲……厲害……我……我不……不行了……」

茅浩要過東方鐵與茅英的每人一隻手兒，使他們緊緊握在一起！

這動作，自然表示他希望妹子茅英與義弟東方鐵二人從此同心，結為了劍侶！

結侶是人間至喜之事，死別是人間至悲之事，這至喜至悲兩件事兒，接踵而來，委實令人茫然，不過喜是將來，悲是現在，遂使東方鐵與茅英這一雙鐵鑄肝腸的英雄俠女，雖然雙手緊握，但面頰之上，却佈滿了凄然欲絕的縱橫淚漬！

他們滿面淚漬，茅浩的面上却反而展現出慰然微笑，向東方鐵低聲說道：「賢弟不要傷心，雖然，你斷了一條左臂，英妹挨了兩記『黑煞鬼手』，我送了一條命兒，但是，『黑煞帮』從此瓦解冰消，一般兇邪，也均被誅戮，造福武林，為益非小……」說至此處，這位「追風劍客」，似已油盡燈乾，雙睛徐徐闔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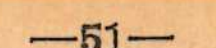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眼前金光連閃，茅浩胸前七處要穴之上，竟揷入七根細細金針！

跟着，响起個蒼勁語音叫道：「東方老弟與茅姑娘，恕我一步來遲，茅浩老弟，你也決不能死，因為方今武林中魑魅紛紛，兇邪蠭起，亟需你們這些巾幗奇俠，血性男兒來扶持乾坤正義！大破『黑煞帮』之舉，我未及盡力，這為你們療掌傷，續斷骨，和袪解『黑煞刺』劇毒的責任，便交給我仲孫達吧！」

（本段完，全文未完。請看乾坤小八劍故事之二：「酆都玉女」。）

小啓：「天殺星」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

・編者・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故事／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洗心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一招擊敗火燚掌鄧焚，命他靜候三日，等候工作。周震川沒返遵義，逕往龍坪，找着神差鬼使尤四海等一般雲貴道上的豪雄，聽取了他們的報告後，周震川傳了他們三招擒拿手，即與史猙前往黑神廟，得到尤四海手下的指示，投奔一巨大府第，周震川命史猙在外相候，獨自躍入宅中，驀見皇甫秀華橫劍相待，恨語相加，稱說當今江湖上亂象已生，她應運創立玄陰宮，使周震川來此解釋誤會的目的無從表達，腦中一片混亂，只好順其語氣，柔聲問她的意思是——

惡魔放屠刀　仙子中詭計

皇甫秀華道：「逝者已矣，來者可追，本宮主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在事業上重新合作。」

周震川道：「我還能重新合作麼？」

皇甫秀華道：「本宮創業伊始，雖然有極好的條件，但人手方面尚感不足，但望你能投桃報李，出任本宮總護法之職，不知你周兄可願屈就？」

周震川慢慢冷靜下來，思前想後想了一陣，暗忖道：「她生性好勝，又知道我是一個義不負人的人，把我與武瑛的事，認爲已是既成事實，無法回天，所以才毅然斬斷情絲，把一腔辛酸，化爲力量，進軍武林，她內心之中的忿懣之情可想而知，她這時的心情，也顯然無理可喩，看來只有等機會，慢慢影响她了……。」

心念一動之下，覺得她這總護法之職，倒正是一個很好利用的機會，頗有攷慮的理由。

周震川沉思了一陣，點了一點頭，道：「難得宮主如此寬宏大量，在下正感羞愧之餘，我可以攷慮宮主的美意，請宮主容我三天之後答覆如何？」

有了期限，便表示周震川並無堅決拒絕之意，皇甫秀華有了周震川這句話，不再緊緊相逼，展露出一臉笑意，移步向前，伸出右手道：「周兄，你我三生石上無緣，但道義之交可貴，朋友之情仍在，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有待今日生，周兄。」

話聲戞然而止，瞽目之間，只見她星眸之內，已是淚光閃閃，動人心弦。

周震川暗嘆了一聲，伸手握了一握皇甫秀華伸來柔荑，道：「宮主……在下……就此告辭了！」

他話到中途，忽然又覺得任何一句話，都無法表達他這時的感受，話鋒一轉，只有就此告辭，暫避心理上的壓迫。

皇甫秀華接着開朗的一笑道：「周兄，我們現在大家都已把話說開，你遠來是客，小妹理當稍盡地主之誼，請賞光，喝杯水酒再走不遲。」

話聲一落，接着輕輕拍了三掌，掌聲淸脆的傳了出去，只覺眼睛一花，突然燈火齊明，照得四週如同白晝。

廳門大開，十六個銀衣佩劍少女魚貫而出，分列兩旁，肅容相迎。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看來宮主是誠心相候在下了。」

皇甫秀華也是一笑道：「小妹料想周兄一定會來，只是沒想到周兄來得這樣快，酒菜準備得不好，尚望周兄海涵！」

舉手肅客，周震川毫無還價餘地，兩人併肩共進大廳，只見大廳之內，帷幔長垂。

錦墩繡椅，富麗堂皇之中不失高潔雅緻。

廳堂正中，已是擺好了一桌高貴的餐具，紫紅色的錦緞上，發出閃閃耀眼的銀光。

兩人賓主就座，皇甫秀華忽然輕喝一聲：「請史大俠一同入座！」

周震川劍眉微微一挑，只見史狆已被一個銀衣少女引了進來，史狆見了周震川面上微現驚訝之色，走向席前。

周震川訕訕的一笑，道：「史兄，請見過『玄陰宮』皇甫宮主！」

史狆一臉迷惑之色，抱拳道：「在下史狆，有幸得蒙宮主召見，實感榮耀。」

皇甫秀華欠身還了一禮，平易的一笑，說道：「招待不週之處，尚請史大俠海涵。」

史狆久耳皇甫秀華大名，這時見面之下，只見她風華絕代，顏色照人，平易之中自然流露着高貴氣質，令人肅然起敬。

史狆有點心神不安的，侷促的，謝了座。

美酒佳餚，吃到他們口中，却都不是味道。

周震川是面對玉人，心潮起伏，往事不堪回憶，而將來的發展又不敢樂觀，心事重重，食不知味。

史狆是目迷五色，心情緊張，既不敢大喝，又不敢大吃，舌蠢口掘，那還分辨得出珍饈美味。

兩人糊裏糊塗已是喝得酩酊大醉，告辭出來，退出黑神廟，被涼夜山風一刮，才清醒過來。

史狆看出周震川心中苦惱，默默相隨，一語不發。

兩人走了一陣，周震川忽然引頸長嘯起來，聲震四野，只驚得宿鳥亂飛，鳴虫蟄伏。

一陣長嘯之後，似是發洩盡了他滿腔感慨，神情輕鬆了起來，道：「剛才我們是酒醉飯未飽，到前面鎮集之上，好好休息一下，再補充一點東西吧。」

且說赤焰掌鄧焚倒是言而有信，離開周震川他們之後，便到遵義落店，等待周震川的信息。

因爲周震川說的是三天之內，並沒確定是那一天，赤焰掌鄧焚爲人雖然凶殘絕倫，但却是說一不二，爲怕周震川的人隨時來到，無論什麼時候有事外出，店中總是留了一人守候。

第三天中午時分，周震川的消息來了，要他立卽單人上路，初更時分趕到某地，討取一件東西，東西到手之後，送到某處，便彼此各不相關了。

這件任務，赤焰掌鄧焚看來，眞是容易不過了，留下兩個徒弟在遵義，當下便向指定地點奔去，到得地頭，時間也恰到好處，正是初更時分。

這裏是一處極其荒涼的地方，光禿禿的空山腰間，長着幾棵枝葉凋零的病松，松樹旁邊立着一間搖搖欲倒的草屋。

屋內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站在屋外，運轉神功，探察了一下，查出屋內呼吸之聲，竟有八九個之多。

赤焰掌鄧焚胆大包天，冷笑一聲，一掌拍在柴扉之上，大吼一聲，道：「屋裏的人，怏怏滾出來與老夫答話！」

他掌力落處，先就轟然一聲，把一扇破門震得飛了出去，再加他一聲暴喝，聲如焦雷，當時只震得山搖地動風起雲飛。

屋內沉睡之人，一陣驚叫之後，接着一片啼哭之聲，鬧成了一片。

赤焰掌鄧焚聞聲之下，不由得眉頭一皺，楞住了。

敢情，那一片驚叫啼哭之聲，全是發自嬰兒幼童之口，竟沒有聽到一個成人的聲音。

赤焰掌鄧焚發了一陣呆，刀眉一挑，冷「哼！」一聲道：「屋內大人要再不出來答話，莫怪老夫下手無情，放一把野火，將你們統統燒死在茅屋之內。」

喝聲甫落，屋內應聲叫道：「來了，來了！」惶急的叫聲中，只見現身出來一個披頭散髮，衣服襤褸的婦道人家。

她懷中抱着一個吃奶的嬰兒，身後拖拖拉拉，一大串小蘿蔔頭，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吵吵鬧鬧，還有幾個年紀較大的已是止住了啼哭，但張大着一對錯愕的眼睛，怔怔的望着赤焰掌鄧焚。

赤焰掌鄧焚默默的一數，那位婦道人家，竟然拖出了九個小孩子，最大的才不過十歲左右。

赤焰掌鄧焚一生殺人無數，這時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你們這裏是不是『黑心鬼段一刀』的家？」

那婦人舉起眼睛冷冷的望了赤焰掌鄧焚一眼，道：「不錯，這裏就是段一刀的家。」這婦道人家看起來可憐兮兮，想不到神態倒是硬生生的。

赤焰掌鄧焚再次一皺雙眉道：「那你就是『雨露娘子宋姣姣』了。」

那婦人甩頭把髮甩到後面，冷然道：「不錯，我就是宋姣姣，朋友，你算是找對人了。」

赤焰掌鄧焚桀桀一笑道：「把你們段一刀叫出來吧！」

雨露娘子冷冷的道：「可惜你來遲了一步，他出來不了啦。」

赤焰掌鄧焚怒目一橫道：「爲什麼？他闖風先跑了？」

宋姣姣道：「不錯，他先跑了。」

「跑到那裏去了？」

「在一個時辰前，找閻老五去了。」

「你去拖出來，給老夫看看！」

「你自己不會進去看麼？」

赤焰掌鄧焚站在這房子前面，都覺陣霉臭之氣，迎鼻撲來，令人欲嘔，他怎會跑進屋裏去，怒吼一聲道：「老夫叫你把他拖出來，你就把他拖出來。」

雨露娘子宋姣姣冷笑一聲，「你是什麼東西！」

赤焰掌鄧焚「哼！」的一聲，道：「老夫赤焰掌鄧某人！」

赤焰掌鄧焚的名頭確然響亮，雨露娘子宋姣姣聞名之下，臉上神色一變，大大的吃了一驚，只見她微微一咬牙齦，似是下定決心，很快的又恢復了淡漠的態度，道：「你鄧老爺子名頭高大，欺負我們孤兒寡婦，也顯不出你的威風。」

赤焰掌鄧焚獰笑一聲，道：「你們夫妻一向鬼計多端，別想在老夫面前使什麼花招，老夫今天來，是不達目的絕不罷手，你還是怏怏把他的屍體拖出來，給老夫看看！」

雨露娘子宋姣姣見赤焰掌鄧焚說得斬釘截鐵，料難幸免，恨恨的罵了一聲，放下手中嬰兒，回到屋內，拖出一條屍體，憤懣的道：「死鬼就在這裏，你老前輩如果再戮屍洩忿，就請下手吧！」

雨露娘子宋姣姣與黑心鬼段一刀乃是合體夫妻，照理說，她至少應該把他屍體拖出來才是，可是，她却像拖死狗一樣，把他從屋內拖出來。

赤焰掌殺人不眨眼，但見了這種情形，也不由得皺了下眉頭，暗道：「這賤貨眞不是東西，老夫等下絕不能放過她。」

赤焰掌鄧焚走過去，一脚把黑心鬼段一刀的屍體翻了身，右手五指一落，嘶的一聲，使他上衣撕裂開來。

目光落處，只見他背上皮開肉綻，有一條新鮮的刀痕，凌厲的目光向雨露娘子宋姣姣一凝道：「東西那裏去了？」

雨露娘子宋姣姣面色蒼白，顫聲道：「你……你都知道了？」

赤焰掌鄧焚是什麼人，雨露娘子宋姣姣在他面前，只能算是跳樑小醜，她無法裝糊塗。

赤焰掌鄧焚怒氣騰騰的道：「老夫要不知道，憑你們這對狗東西，值得老夫來找你們麼？哼，東西在那裏？快快交出來，老夫可以饒你不死。」

雨露娘子宋姣姣倒也光棍，事到如今，凌厲的慘笑一聲，說道：「你眞要那東西？」

赤焰掌鄧焚大吼一聲，道：「廢話，老夫不要那東西，來找你們做什麼？」

雨露娘子宋姣姣一指身邊九個小幼童道：「你先把這九個討債鬼殺了，我再告訴你東西在那裏。」

這是什麼意思？她能毫不愛惜自己的兒女？

赤焰掌鄧焚一怔道：「這些小東西，你是那裏弄來的？」她既然能夠說出那種話，自然不是她的兒女了。

雨露娘子宋姣姣出奇的答話道：「那裏來的，是我自己生的！」

赤焰掌鄧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經過的事情可多，從來就沒有見過做父母的，不愛惜自己的兒女的事，不由得楞了一下，說道：「你竟要老夫把他們殺死？」

雨露娘子宋姣姣冷冷的道：「你不是要那東西麼？」

赤焰掌鄧焚道：「這與你們小小兒童有什麼關係？」

雨露娘子宋姣姣說道：「關係可大着哩！……。」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狂笑了一陣，道：「老實告訴你，你想要的那東西，我剛把它分作九份，藏在這批討債鬼肚子裏去了，你想要東西，就非把他們個個殺死，開膛破肚不可。」

赤焰掌鄧焚疑竇叢生，猛然一搖頭，大笑一聲，道：「老夫不相信，你會這樣輕易的不打自招。」

雨露娘子宋姣姣慘笑一聲，道：「你老前輩是什麼人物，你的手段誰不知道，遲早還不要被你逼問出來，我又何必自討苦吃。」

赤焰掌鄧焚頗爲自得地哈哈一笑，道：「你倒很清楚老夫的爲人……。」

驀地，大喝一聲，話鋒一轉，道：「常言道『虎毒不吃兒』，老夫豈會相信你這鬼話！」

雨露娘子宋姣姣打了一個哆嗦道：「我說的實在是眞話！」

赤焰掌鄧焚伸手一把抓住雨露娘子宋姣姣衣襟，把她提了起來，雙目一瞪，厲聲喝道：「你說不說眞話？」

雨露娘子宋姣姣被赤焰掌鄧焚抓在手中，眞像一隻大青蛙，手划脚蹬的尖聲叫道：「東西確實在他們肚裏，你爲什麼不殺死一個人驗一驗，我要說了假話，你怎樣處置我，我都心甘情願！」

赤焰掌鄧焚一呆，問道：「你眞是把那東西藏在這批小東西肚中？」

雨露娘子宋姣姣嘶叫道：「你還不信，那就算了，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了。」

赤焰掌鄧焚大罵一聲，道：「你這算是什麼母親？……」掄臂把她摔出一丈開外。

那些小東西，哇的一聲，帶爬帶跑的，都向雨露娘子宋姣姣身上撲了過去。

只剩下一個一歲不到，還在吃奶的嬰兒，躺在地上，看得一雙眼睛轉來轉去，反而不哭了。

赤焰掌鄧焚鋼牙一咬，狠聲道：「老夫殺的人多了，豈在乎多殺……。」手掌一舉……。

赤焰掌鄧焚手掌舉起來了，也落下來了，但沒有落在那幼嬰身上，而是打在自己大腿上，痛得自己一齜牙，輕輕的罵了一聲：「小雜種！」

接着，搖了搖頭，皺眉沉思起來。

赤焰掌鄧焚這一世凶人，竟然無法向一個小小乳嬰下手，這時，天黑黑，地沉沉，一切都顯得是那樣緊迫與窒息，雖然靜寂得要死，但却生死邊緣，隨時有爆炸的可能。

赤焰掌鄧焚忽然抬起頭，眼中凶光烱烱，大吼一聲，道：「你這毒婦，老夫容你不得！」他向小孩子下不了手，心中越想越有氣，把這股氣一齊發在雨露娘子宋姣姣身上，跨步向宋姣姣逼去。

雨露娘子宋姣姣淒然一笑，道：「我一生不仁不義，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但這些討債鬼，生下來却像別的小孩子一樣，與人無害無尤，但望老前輩處置我之後，替他們找一處啃飯的地方，則我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

赤焰掌鄧焚滿懷怒火，眞恨不得把雨露娘子宋姣姣銼骨揚灰，以洩心頭之恨，可是瞥日之間，只見那些嚇得張口瞪目的小鬼，個個睜着一雙眼睛，說不出理由，看得自己心裏只發慌。

赤焰掌鄧焚心中不由暗自想道：「殺了這賤貨，我要不管，這些小東西，就只有在這裏活活餓死了……哼！老夫那能找這個麻煩？……」

此念一生，赤焰掌鄧焚却狠不下去了，但心頭之氣難消，大喝一聲，道：「去你的蛋！」雙掌一揮而出，掌勁呼的一聲，從雨露娘子宋姣姣頭頂上飛掠而過，擊在一棵老松之上。

但聽「嘩啦！」一聲，那棵老松竟被

打得從中折斷，壓向那間茅草屋，把那茅屋壓倒在地。

赤焰掌鄧焚橫行一生，所向之處，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無不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只有這一次，却使他尷尬與窩囊到了極點，叫他輕重不得，空有一身出奇的掌力，竟使不上半點勁道。

赤焰掌鄧焚心中一恨，重重的頓了一下脚，轉身扭頭就去，什麼約言不約言，他也顧不得那樣多了。

要他剖腹取寶，他雖是鐵石心腸的人，他也做不出這種事來。

他一轉身扭頭，雙目不由得一瞪，不知在麼時候周震川竟已到了他身後。

周震川冷冷道：「事情辦好沒有？」

赤焰掌鄧焚老臉一熱道：「東西被分別藏在那些小鬼肚子裏了，老夫辦不了，你自己動手吧！」

周震川面孔一扳，道：「你親口答應的條件，就這樣一句話算了麼？」

赤焰掌鄧焚道：「這件事辦不了，老夫可以替你另外再辦一件別的事。」

周震川冷冷說道：「我只要你辦這一件事……。」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附加說明，道：「老實告訴你，我要的那件東西，就是天下人人夢寐以求的『九原圖』，得了此圖，「且研習有成，可以天下無敵，快下手，得手之後，我可以答應與你同享。」

赤焰掌鄧焚道：「這種輕而易舉的事，你為什麼不自己動手？」

周震川一笑道：「我的心腸沒有你黑，手段沒有你辣，所以才看中了你。」

赤焰掌鄧焚嘗以心堅鐵石自詡，昂首江湖，不以時論為意，這時聽了周震川的話，心坎之上，似是被他重重的擊了一拳，心中一窒，暗忖道：「我在別人眼中，難道就是這樣一號人物？……」

念中只聽周震川輕蔑的一笑，又道：「你要連這點事都辦不好，你以後還有臉在江湖上賭狠稱能麼？」

赤焰掌鄧焚心中一陣難過，老羞成怒的大吼一聲，道：「老夫不辦就不辦，你要怎樣，老夫接着就是！」他甘脆不再講道理了，發起橫來。

周震川面色一厲道：「你言而無信，在下要你的命！」

赤焰掌鄧焚縱聲大笑道：「老夫賭輸了認賬，要命你拿去吧！」

說功力，他雖然不是周震川的敵手，却絕不會就此甘心認命，但他賭輸了，而無法完成周震川的使命，使他自覺無顏苟活，他英雄一世，豈能被人目為反覆無信之人，雙手一揹，挺胸領死。

這人凶名素著，只是觀念上不正常，其實倒眞是一條血性漢子，敢作敢當，蠻有英雄氣概。

照說，這種絕世凶人，周震川早就該為世除害，他之不這樣做，也就因為他雖然凶到了極點，却不無改造的可能，改造一個惡人，對惡人羣中影响之大，遠勝於殺死一百個惡人。

像赤焰掌鄧焚這種絕世凶人，都能改過自新，其他等而次之者，自是更不待言了，只要知過能改，前途自是光明遠大。

周震川用心良苦，設下此計相試赤焰掌鄧焚，覺得此人，仁心不泯，天良仍在，心中很是滿意，哈哈一笑，抱拳道：「老前輩，仁心格天，晚輩一時相戲耳，請海涵見宥！」

赤焰掌鄧焚不禁一怔，說道：「少俠，你……。」

同時，那雨露娘子宋姣姣也笑嘻嘻的走了過來，萬福一禮道：「晚輩施曉芙，請老前輩恕罪！」

赤焰掌鄧焚愕然道：「妳也不是雨露娘子……。」

周震川接口道：「雨露娘子一生為人，只知為己，怎會捨得為了兒女，犧牲自己的青春美貌。」

赤焰掌鄧焚「啊！」了一聲，似乎他也不必後悔當時的粗心大意了，在他的意念裏，他已明白了他們眞正的意向所在，默默的低下了頭。

一個終身為惡的人，忽然被人發現也有心慈手軟的時候，這種情形正如一個正人君子偶然被人看到他做了一件壞事一樣，使他感到說不出的尷尬與羞愧。

赤焰掌鄧焚這時，正有着這種奇怪的心理，想凶也凶不起來了。

周震川面含微笑，輕輕的叫了一聲：「老前輩！……。」

赤焰掌鄧焚搖手止住周震川要說的話道：「少俠，你的心意，老夫完全明白，老夫也非常感激你的用心，使老夫在頃刻之間，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可是，老夫滿手血腥，只怕一切都遲了？」

周震川正色道：「老前輩能頓悟晚輩這片愚忱，已是深具大智慧之人，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世間只有執迷不悟之人，那有回頭已晚之事，當今武林多事，正望老前輩大力扶傾，如蒙不棄，垂愛下交，晚輩不勝企望榮幸之至。」

在赤焰掌鄧焚的經驗裏，只知道強權至上，勝者為尊，幾曾見過周震川這種不以勝驕，不以理屈人之人，一片謙恭，使人感慨叢生，敬服之心，油然而生。

赤焰掌鄧焚但覺心胸之間，一股從未有過的熱血，沸騰而起，大叫一聲，道：「生我者父母，惠我者少俠，從今而後，老夫但憑少俠之命是聽，願供奔走，以贖前愆。」

周震川肅然一禮，道：「老前輩言重了，晚輩多謝賜助。」

一個不可一世的凶神惡煞，就這樣被周震川感化得頓悟前非，立志重新做人。

赤焰掌鄧焚倒是一個立言起行之人，默察當前武林情勢，知道周震川乃是有心人，不待周震川開口，便直接了當的問道：「少俠，老夫是閒不慣的人，你現在有什麼事情，老夫馬上替你辦去。」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事確然有一件，有勞老前輩依計而行……。」話聲一寂，改以傳音神功，互相交談起來。

只見赤焰掌鄧焚與趣沖沖點頭不止。

正當他們談話之間，忽然遠傳了二聲貓頭鷹啼叫之聲，周震川猛然一聲大喝，向赤焰掌鄧焚一掌拍了過去。

赤焰掌鄧焚哇哇大叫，兩人突然之間，便打在一起了，但周震川攻勢勇猛，只打得赤焰掌鄧焚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

之力……。

驀地，遠處傳來一陣呼叫之聲，接着，只見十幾條人影，飛躍而來，頃刻之間，星瀉而到，落在他們四週。

其中一位老者揚聲喝道：「兩位請住手，且聽老夫一言！」

周震川收掌躍身後退，道：「老丈可知當面此人是什麼人？」

那老人雙目一抬，打量了赤焰掌鄧焚一眼道：「老夫不識得，但兩位……。」

一言未了，來人之中，突然有一人大叫一聲，道：「他就是赤焰掌鄧焚那惡賊！」

那老者面色一變，立時變得滿面秋霜，一步邁到赤焰掌鄧焚面前，怒聲問道：你就是赤焰掌鄧焚？」

赤焰掌鄧焚冷笑一聲，道：「老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赤焰掌鄧某人，你小老兒，問老夫則甚？」

那老人忽然斜身橫跨二步，向周震川一抱拳，道：「此人與老夫有血海深仇，請少俠相讓，容老夫手刃此賊，以消心頭之恨。」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丈知道此人就好，在下與他原無深仇大怨，只是有心替世人除此大害而已，老丈要親自向他討還血債，請便就是。」

那老者一抱拳，道：「多承相讓！」

身形一轉，回身向着赤焰掌鄧焚厲笑一聲，道：「鄧焚，咱們眞是寃家路窄，終於叫老夫碰上你了，血債血還，你就給老夫納命來吧！」

赤焰掌鄧焚哈哈一笑，道：「老夫血仇遍地，記不了那麼多，你要報什麼仇，先說來老夫聽聽。」

一道細如游絲的話聲，先透入赤焰掌鄧焚耳中道：「鄧老，我們是來接應你老的，請你見話答話，不要怪我們無中生有，信口雌黃。」

赤焰掌鄧焚微微一怔，只見那老人目射寒光，厲聲問道：「鄧焚，老夫問你，三年之前，成都府李家莊血案，可是你做的？」

赤焰掌鄧焚微一沉思，接口道：「不錯，正是老夫下的手！」

那老人憤然道：「你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赤焰掌鄧焚哂然道：「有知道的必要麼？」一副不屑的神色。

那老人氣得暴跳如雷，吼聲道：「老夫八臂殃神秦雄！那李家莊莊主便是老夫妹夫，老夫胞妹與妹夫都死在你手中，這筆賬你說該怎樣辦？」

赤焰掌鄧焚縱聲一笑，鄙夷不耐的掃了他一眼，道：「八臂殃神秦雄老夫倒是聽說江湖上有你這麼一個人，你自問勝得了老夫麼？」

八臂殃神秦雄忽然回頭大喝一聲道：「咱們為李莊主全莊老幼報仇，為江湖除害，用不着僞仁僞義，大家一起上。」

話聲中，反手拔出背上一對蜈蚣鈎，舞起一片鈎光，向赤焰掌鄧焚猛撲而上。

同時，與他同來的人羣中，一連跳出三個半百老人，向赤焰掌鄧焚圍攻而到。

赤焰掌鄧焚發出一聲傲笑道：「憑你們這四塊料，也想向老夫尋仇討債，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舞動雙掌，接住他們四人惡戰起來，那八臂殃神秦雄他們四人，聯手之下，刀，鈎，劍，柺，佈成一道天衣無縫的鐵桶，把赤焰掌鄧焚緊緊的罩在當中。

赤焰掌鄧焚沉着應戰，絲毫不見忙亂，雙掌交揮，護住週身要害，蹈隙還攻，氣勢如虹，全不在意。

激鬥中，只見他們四人愈打愈快，但見刀光閃動，掌影飛騰，絞成一團。

驀地，只聽赤焰掌鄧焚暴喝一聲，道：「去你的！」

只見，戰團中那位使刀的老者，一條身子倒退而出，登！登！登！一連退了七八步，雙腿一軟，仰身跌倒地上，張口吐出一口鮮血，昏死過去。

他已受了重傷！其他旁觀之人，紛紛前去救助那受傷老者。

就在這一亂之下，只聽打鬥場中，冷笑，怒喝，悶哼之聲，同時响起，四條盤旋交錯的人影，快若火花飛濺，突地分散開來。人影微微一頓之下，赤焰掌鄧焚口中發出一聲厲嘯，忽然射身而起，向黑暗之中逃去。

周震川舉步欲追，那些救傷的人，有意無意之間，正好擋住了周震川去路，周震川慢得一慢，赤焰掌鄧焚已是遠出視綫之外，追之不及。

周震川恨得頓脚長嘆一聲大是懊惱。

八臂殃神秦雄與另外二個老者，愕然站在兩丈開外，氣息喘喘，汗水如漿，臉色氣得鐵青。

周震川想想實在氣不過，大叫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你能逃得出我掌心去！」身形一動，又待追了下去。

八臂殃神秦雄忽然叫了一聲，道：「那老賊雖然逃出手去，但也中了老夫一枚『七絕滅神針』，諒也活不下去了，倒是老夫這位同伴中了那老賊赤焰掌，不知少俠能相助一臂之力？」

周震川無可奈何的一點頭道：「好，我替你們看看！」走到傷者之前，看了一下道：「他傷勢雖重，有在下在此，各位儘可放心。」

說着探手懷中，取出一隻葯瓶，傾出一粒葯丸，納入傷者口中，轉向那位使劍的老人道：「在下看老丈使得好一手『雪山劍法』，不知老丈所練內功是否源出雪山一脉？」

那老者莫明深意的猶豫了一下，道：「少俠問此則甚？」

周震川道：「在下久聽雪山玄冰掌，與老賊赤焰掌生性相尅，如老丈能以玄冰掌力相助這位老丈一掌之力，配合在下葯丸之功這位老丈的傷勢便會好得更快。」

那老人「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多謝少俠開導。」

立時，調息了一下，便一掌搭在那受傷老者身上，助那老者療起傷來。

八臂殃神秦雄抱拳一笑，道：「老朽秦雄，還沒請敎少俠上姓高名？」

周震川欠身一禮，說道：「末學後進周震川……。」

八臂殃神秦雄雙目陡然一亮，驚容畢現的哈哈大笑道：「原來少俠就是近來以一對飛環威震江湖的周大俠，久仰！幸會

！怪不得那老賊被大俠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我們這一來，倒誤了大俠的事了，抱歉之至！抱歉之至！」

周震川淡淡的一笑，道：「在下也不是誠心找他，路見不平，巧遇而已。」

八臂殃神秦雄恭維了周震川一陣，待得那受傷老者醒轉，便叫一個人揹着那老者，再三致謝而去。

周震川回身向施曉芙一抱拳，道：「多謝姑娘，有勞之處，容當後報。」

施曉芙欠身萬福，含笑道：「大俠請不要客氣，有幸効命，是小女子的光榮，不知大俠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周震川搖頭道：「沒有什麼事了，姑娘請回。」

施曉芙輕啓櫻唇，口中發出了一聲清嘯，嘯聲過後，從一處隱秘之處，出來三乘爬山虎，抬起那些小孩子，與周震川道別而去。

周震川微微一笑，身形一起，奔向山外官道，路旁迎出史翀道：「不久之前，秦仙子已經帶了她的人下去了。」

周震川點頭道：「好我們追上去。」

史翀當先領路，兩人一先一後，疾行追趕一陣，前面已追到了秦仙子一行人。

周震川與史翀隱起身形，一路暗躡隨行。

秦仙子他們一行人浩浩蕩蕩一路疾行，來到一座山莊之前，忽聽莊院之內，响起一陣短促的嘯聲。

秦仙子一揮手，大家駐足停在莊前，一個女弟子舉步而出，朗聲道：「家師秦仙子應邀而來，有煩……。」

一語未了，驀地，一聲巨响，莊院大門一分而開，只見一道强烈的火炬，從莊內照射而出。

火炬之下，只見一行人迎面走出來。當中一位錦袍老者朗朗大笑道：「老夫恭領所屬，有迎秦仙子俠駕光臨！」

秦仙子拄杖而出，道：「尊駕可是反手乾坤郭彪？」

反手乾坤郭彪欠身道：「老夫正是郭某人，有幸得邀仙子寵臨，不勝光榮之至，仙子請！」

身形一側，人影兩分，長揖肅客。

秦仙子鳳目微揚，目光一掃而過，道：「舍侄女武瑛呢？」問話出口，身形留步不前。

反手乾坤郭彪道：「武姑娘在大廳之內，有候仙子。」

秦仙子雙目之內，稜芒電射，冷笑了一聲，道：「彩娥何在？」

彩娥就是剛才那發話的女子，應聲而出，欠身道：「弟子在！」

秦仙子沉聲吩咐道：「入得莊院，如有什麼風吹草動，立即放手施爲，不得有誤！」

彩娥姑娘應了一聲道：「是！弟子遵命！」

回身一揮手，只聽「鏘！鏘！」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發自衆女手中，人人殺氣騰騰，各自取出了隨身兵刃。

秦仙子此舉顯然不大禮貌，但反手乾坤郭彪只笑了一笑，並未多看那些出鞘刀刃一眼，道：「仙子請！」

秦仙子手中拐杖一頓，昂首舉步向莊院之內走去。

反手乾坤郭彪絲毫不見生氣，只是含笑隨行，其性格之陰沉，正與秦仙子的剛烈，成了顯明的對比。

一方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一方面是盡量優容，笑臉相迎，成竹在胸。

進入莊院，穿過一片空地，直入大廳，秦仙子帶來的人，跟着也寸步不離的進了大廳。

肅客入座，秦仙子雙眉一軒道：「舍侄女武瑛何在？」

反手乾坤郭彪輕輕的咳了一聲，只聽响起一陣脚步之聲，人影一閃，閃電娘子武瑛在二名紅衣美婢陪侍之下，走出來。

閃電娘子武瑛一眼看到秦仙子急步走到秦仙子面前，叫了一聲：「姑姑！」便低頭不語了。

秦仙子神光炯炯打量了閃電娘子武瑛一陣，道：「瑛兒，你很好吧！」

秦仙子凝目注視着閃電娘子武瑛，只要她答話稍有令她不滿之處，她就要向反手乾坤郭彪大興問罪之師了。

閃電娘子武瑛眼珠轉動，緩緩地道：「瑛兒很好了！」「很好了」從這種氣語之中聽去，那是說原來並不大好。

秦仙子冷笑了一聲，掠向反手乾坤郭彪，道：「你們把武瑛怎樣了？」

反手乾坤郭彪一怔，道：「沒有什麼呀……。」

閃電娘子武瑛叫了一聲，說道：「姑姑，您可不要怪責郭老前輩，都是瑛兒自己……。」

秦仙子冷笑一聲，道：「不怪他，怪誰？」

閃電娘子武瑛道：「姑姑，您聽我說，我要不是郭老前輩相救，只怕再也見不到你老人家了。」

秦仙子怔了一下，不相信的道：「是他救了你？」

反手乾坤郭彪微微一笑，道：「老夫不敢居功，只是碰巧遇見令侄人事不知的被人棄在荒野之地，順便把她帶回莊來，當時令侄的情形實在可怕，幸喜現在已經全好了，老夫也可了却這番責任了。」

話是說得很委婉，他語氣之間，對秦仙子的態度，還是表示了相當的不滿。

秦仙子這人就是這樣，我行我素，不顧別人的反應如何，她還是一成不變，非認爲滿意了，絕不改變態度，她望了望反手乾坤郭彪一眼，依然冷冷的問道：「此話當眞？」

閃電娘子武瑛接口道：「侄女正是這樣承蒙郭老前輩打救的。」

秦仙子雙眉微微一皺，道：「老身好像聽說你是落到了無雙門手中？」

頭一回，望着反手乾坤郭彪道：「你們這裏不是『無雙門』的一處分壇麼？」

反手乾坤郭彪哈哈大笑道：「秦仙子，你一定是中了什麼人『離間』之計了，老夫這裏要是『無雙門』，只怕不會這樣容易請仙子來接令侄女了。」

這話倒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秦仙子楞了一楞，道：「你是說，老身可以這樣把舍侄女接回去了？」

「當然可以！」

「沒有任何條件？」

反手乾坤郭彪臉色變了一變，顯然甚是見氣，但最後他還是盡量控制了自己的脾氣，又笑了一聲，道：「令侄女已經準備好了，但請接她回去就是。」

秦仙子先入爲主之念甚重，因爲她相信了周震川的話，心懷戒念，一時難以消除，當下打蛇隨棍上，立時接口道：「郭大俠既然如此說，那麼老身就告辭了。」

眞的站起身來，帶着閃電娘子武瑛向莊外走去。

反手乾坤郭彪也果眞毫不留難，恭送如儀，直把秦仙子送出莊外而別。

秦仙子帶着閃電娘子武瑛走了一陣，想起反手乾坤郭彪的行事，與自己剛才那種態度，自己實是太多心了一點，心中越想越是不安，也越是想明白閃電娘子武瑛這次事情的詳細經過情形。

這時，路旁正好有一處便於談話的所在，她吩咐大家停下來，叫所有的弟子，四出警戒，留下閃電娘子武瑛坐在她身旁，輕聲道：「瑛兒，這裏很清靜，姑姑有些話，當着大家問不方便，現在你可以好好的向我說個明明白白了。」

閃電娘子武瑛羞澀的低垂着螓首，叫了一聲：「姑姑！瑛兒沒有什麼可說。」

秦仙子伸手撫着閃電娘子武瑛的秀髮，慈和的道：「我是你的姑姑，有什麼話不能說，你喜歡周震川是不是？」

閃電娘子武瑛一聽她提起周震川三字，嬌軀猛然一震，雙目之中燃了熊熊怒火，道：「我恨死他了！」

秦仙子道：「聽說你們不是在一起麼，他對你……」

閃電娘子武瑛忽然叫了一聲：「姑姑！」撲到秦仙子懷中哭泣起來，哭了一陣，又咬牙切齒的道：「我要殺了他，寢他的皮，啃他的肉。」

秦仙子道：「他欺負你了？」

閃電娘子恨恨的道：「他始亂終棄，自那次被皇甫秀華撞見之後，他就乘我不備，點了我的穴道，把我棄置荒山野嶺，要不是幸遇反手乾坤，只怕瑛兒早已飽了狼腹了。」

秦仙子開始有點激動了，道：「他眞這樣狠心麼？」

閃電娘子武瑛道：「姑姑，我但得有一綫希望，我會捨得放棄他麼？但是他用那種殺人滅口的手段對付我，可見他對我已是無情無義到極點了……」

話鋒一頓，仰起螓首，她這時已是帶雨梨花，滿面悲傷，令人見了，爲她同聲一嘆，只看得秦仙子頭一陣抽痛，老淚縱橫沿頰而下。

兩人對泣了一陣，秦仙子忽然道：「我想周震川不會是那種絕情絕義的人……會不會是別人僞冒了他……。」

一語未了，閃電娘子武瑛已從秦仙子懷中跳了起來，悲呼道：「姑姑，你是怎樣想的，難道我連眞僞都會看不出來麼！我們……他……嗚！嗚！……」接着抱頭痛哭不止。

閃電娘子武瑛哭得眞情流露，不由秦仙子不相信她的話，她一信了閃電娘子的話，周震川對她說的那些話，就完全成了欺人之談。

秦仙子性烈如火，念頭一轉，便勃然大怒，道：「好小子，原來說的全是鬼話，老身饒不了他。」

閃電娘子武瑛抽泣着，又忍不住好奇地道：「他是怎樣說的？」

秦仙子道：「他說他根本就沒有和你在一起，那一定是『無雙門』中人易容化裝欺騙了你。」

閃電娘子武瑛氣極而笑道：「我幸而沒有死，我要是死了，這就稱了他的心願了。」

秦仙子忽然站起來，一頓脚道：「瑛兒，走，我們得謝謝反手乾坤郭彪去。」

閃電娘子武瑛一怔，說道：「再折回去？」

秦仙子道：「剛才姑姑對他太失禮了，現在事情明白了，姑姑不能失禮於人，理當回去謝他一謝。」

秦仙子領着閃電娘子武瑛又走上了回頭路，一處暗影之中，却把周震川愣住。

這明明是一套騙局，但閃電娘子武瑛說來却是眞情畢現，一點看不出是在說假話，別說秦仙子，就他自己也不能懷疑閃電娘子武瑛在昧着良心說假話。

秦仙子他們去得不見了人影，周震川依然隱在那裏一無動靜。

史翀見周震川失神失智，輕輕推了他一下，道：「我們要不要再跟下去？」

周震川搖頭一嘆道：「沒必要了。」

史翀眉頭緊鎖，深以爲憂的道：「秦仙子在雲貴道上，有特殊的地位，大先生對她，也禮讓三分，看她已經完全相信了閃電娘子武瑛所說的那一套了。」

其實，他見了剛才情形之後，心中也是疑念叢生，只是與周震川相處不久，不便明言直問。

周震川笑了一笑，道：「我自己還不一樣……」

說聲一頓，接着又補充一句道：「閃電娘子武瑛的遭遇，可能一點不假。」

史翀一時莫明深意的一怔，道：「這……小弟就不懂了……。」

周震川道：「有些地方，小弟也還沒完全想通。」自然也無法把自己不成熟的概念說出來。

史翀道：「那麼，我們現在……？」

周震川道：「我們要暫時分一下手了，一切仍請繼續進行。」霍然起立身形，飄身而去。

史翀在原地呆立了一陣，搖了搖頭，目前的情形太複雜了，千頭萬緒，他也無從理解。

史翀正要離去之際，忽然一聲冷笑傳了過來，道：「朋友，請留步片刻！」

史翀聞聲止步，喝道：「什麼人？」

一條人影鬼鬼祟祟的從三四丈遠外現身出來，抬步之間，到了史翀面前，道：「剛才和你一道的，是不是周震川？」

史翀道：「是又怎樣？」

那人一抱拳道：「在下鍾元進，請教上姓高名？」

史翀道：「在下無意攀交，似乎無需通名姓了，失陪！」雙拳一抱，人已走了出去。

鍾元進此人鬼鬼祟祟現身出來，人又長得陰陰森森，給予史翀的印象極壞，那願和他相談。

（未完）

單拾兒故事續篇

孫玉鑫·文
黃　鳴·圖

浮玉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十二降服一隻金毛靈猿，收為臂助，更得笑老哥幫忙，支使從未謀面的同門師弟老鐵到來相會，那晚，內行廠高手潛來偷襲，為老鐵驚退，未幾，天南神魔林化春獨自到來，施展陰寒毒掌，為老鐵金剛佛火所化，林化春狼狽逃亡，奔返禪源古寺，力盡昏迷，其義兄南姓老人採脈知是眞氣消耗過甚，一身功力十去其六，遂以內力輸入其體內，林化春甦醒片刻，說出功力為金剛佛火所化之後，又昏沉睡去，禪源寺久未露面的主持方丈善性大覺禪師，這晚竟破例親自招待三位同門貴客——

禪唱難解厄　言語點殺招

三位佛門高僧，遠自峨嵋來此，他們是「善因慧覺，善心明覺，善凈彌覺」，同為善性大覺方丈的師弟，他這三位師弟却個個法相莊嚴，一切看來，都勝過善性多多。

素齋香茗，低低談論，霍地堂外高懸的金鈴無人自响，叮噹三聲悅耳動聽，接着監院了了已踱進堂口，合十低首道：「弟子了了進謁。」

善性笑呼着他進堂，了了大師靜心堂上拜叩四位師叔，善性賜座，了了悄聲道：「七絕尊者南池老怪已到，內行廠此次可能高手盡出，了了本欲早來走報，不料令人先一步定妥『天心樓』的借居香客，突於夜半來到，竟是二十年來失踪江湖的『陰陽雙魔』公孫夫婦，是故遲來拜謁，弟子並發現一件極為耐人尋味的事情，天南神魔林化春，不知在何處遭逢奇士，相搏慘敗而歸，本身功力已十去其六，令弟子不安而驚駭的，他竟是中了『金剛佛火』神功，弟子愚蠢，不知當該如何，祈方丈賜示。」

善性聞言慈眉緊鎖，對三位師弟道：「公孫夫婦魔踪突現，已使此間本就棘手的事態加重了壓力，所幸雙魔位尊功高，絕對不至和內行廠這羣匹夫合污，說不定是彼此敵對，那就不至多傷無辜了！」

話鋒微頓，目光掃向善因等三個師弟，善因等正頷首表示心意，善性大覺才接着說道：「金剛佛火是恩師獨步天下的無上心法，你我同門師兄弟八人，人稱天龍神禪八僧，各掌古剎禪林，隨師數十年如一日，除大師兄獨獲傳授此無上心法外，普天之下，再沒有第三個人懷具此種神功，了了說的不錯，這件事着實令人震驚，我們必須立刻找出這個人來，目下雖敢斷言這人絕非宦奸一黨，但師門心法，也不容外人妄窺，善因師弟，此事就交給你去辦了！」

善因合十遵諭，轉對了了道：「你怎知道林化春是傷在金剛佛火之下？」

了了答道：「林化春功力甚高，眞力虛耗身無外傷，昏倒山門時，弟子曾看他

掌心之上，泛露紫色斑痕，弟子曾聽恩師說過，『金剛佛火』傷人，則有此象徵，故而……」

善因含笑接口道：「我竟忘記你是掌門師兄的傳人了，這樣定然不錯，你可知道林化春今夜是去何處？」

了了恭身答道：「目下不知，但甚易探聽。」

善因點頭，吩咐了了獲得消息後立即稟知，以便馬上訪查這施展金剛佛火的人，了了合十應聲而退。

善性方丈心有感慨的對三位師弟道：「爲一己嗔貪，造無邊殺孽，上天焉能不厭，孽障們偏偏選中本寺春季香期蠢動，古刹禪林，豈容彼輩玷污，至時師弟們只管護法和妥善照顧十方施主，當眞彼輩放手爲惡，說不得，我拚受十戒之規，要誅盡惡徒？」

這位得道高僧，竟動了怒火。

善心明覺禪師壓低聲音道：「師兄，我們何不在香期之前了斷此事？」

善性搖頭道：「難！第一是目下人手仍嫌不足，第二彼輩企圖未現，出師無名，其三，內行廠勾結綠林梟匪，已成半官半私，牽其一髮必動全身，怎能打草驚蛇，好在南池已到，再過幾日若對方再無好手前來時，無妨暗中一試彼輩實力，不過『天心樓』上的陰陽雙魔……」

話鋒倏止，四位佛門高手，天龍神僧，霍地一齊站起，善性聲調一變，朗聲說道：「是什麼人，敢夜闖老衲法修的『靜心堂』！」

靜心堂門外一聲輕笑，飄落一男一女兩人，落地之後立刻發話道：「天心樓寄居香客，陰陽雙魔公孫子良、莊靜宜，拜會主持方丈，天龍八僧中的善性禪師！」

善性緊皺雙眉看了三位師弟一眼，緩步迎出靜心堂外，合十道：「善性怎敢當得公孫施主這拜會二字，請恕貧僧未能早迎之罪，並請小坐待茶。」

公孫子良、莊靜宜夫婦，不作虛套，含笑走進靜心堂。

賓主落座，善性令侍役弟子獻上香茗，公孫子良未等善性開口詢問，已面帶微笑搶先發話道：「我夫婦絕無惡意，來是巧合，和高僧們是友非敵，故不避嫌疑冒失，特來共商大事。」

善性笑道：「庵觀寺院爲十方施主佈施之地，自應任由施主們來去，況當代武林怪俠公孫施主呢，祇是今已夜半，施主越牆卻不多見，古刹禪林佛祥之地，何來敵友之說，貧僧尚不知發生何等大事，煩勞施主大駕突降？」

公孫子良脾氣火暴，性本直爽，二十年深居簡出，大非昔日敵友不分剛愎性格，聞言直魯的說道：「和尚們別拿公孫子良不當朋友，說實話，當年我夫婦雖是敗在尊師百愚手中，但對你們天龍八僧卻還不放在心上，二十年來公孫某人性情漸變，所以今夜不管你們究竟如何，我仍本初衷先將來意說明！」

善性合十道：「老衲敬聆施主金玉之言。」

公孫子良淡然一笑道：「也許你們不知有位俗家師弟，此子姓單名十二，緣因寶馬被盜，相約浮玉西峯了斷，老夫義孫女兒古英玉，相伴同行，老夫夫妻一心爲忘年小友開路，先其一步悄悄至此，發覺此間隱有兩個極大的禍害，老夫本欲以我夫婦之力，化解此事，也算一生爲惡最後一善，豈料事與願違，等準備妥當時，其一已爲小友單十二收服，另一禍害亦遭誅殺，方慶安閒，倏接昔日手下秘報，浮玉西峯竟有藏寶，引得羣邪蝟集，七絕尊者南池，天南神魔林化春，僅是馬前小卒，幕後歹毒狠辣的主使者，爲當年邪道無敵兩大巨魔，除令師外祇怕罕有人敵，另一人敵我難分，我夫妻合力或能與此人一戰，此人姓名老夫業已偵知，和尚們，事態若到嚴重關頭，爾禪源寺首當其衝，適才你等言語大是不該，爲此老夫暫守其秘，若想知道，那就請到天心樓回拜老夫夫婦吧！」

話罷就走，善性迫的站起合十道：「公孫施主誤會老衲忒深了，仍請入座開誠一談如何？」

公孫子良夫婦互望一眼，臉上帶着笑意重又落座。

善性首先申述身爲主持之難，並對適才顧左右而言他一節，深致歉意，隨即拜問公孫子良夫婦來意，最要緊的是想聽聽單十二的事情。

公孫子良由頭說起，直說到近日獲報，單十二獨闖天王府，卒使巨奸詹天賜受誅，事了重又返回浮玉西峯止。

善因聽完經過，搶先問道：「施主可知敝師弟單十二目下寄居何處？」

莊靜宜答道：「據我所知，目下他和幾位好友住在本寺左後側，昔以冶金之術隱身浮玉西峯的東方淳處，不過，東方淳業遭盟弟所弒，遺居恰好贈給了我那義孫女。」

善性合十問道：「施主暗中維護敝師弟，恩重情深，老衲今代敝師弟當面謝過，再者施主曾言浮玉西峯即將生變，老衲懇盼指示。」

公孫子良慨然道：「話又要從頭說起了，數十年前，使武林中人聞名而喪胆的人物，計有『血手一令』、『喪門幡主』，和老夫夫妻，我夫妻自二十年前與令師約搏不勝，立即歸隱，至今敢言氣質盡化，血手令主昔日戰武當、服太極、七出少林、三上峨嵋，與令師三戰三和結爲至友，據聞了斷俗務隱退不出，此人武技功力天下第一，惡行毫無，善緣廣結，是故至今思慕他的人多，忿恨的人少！」

善性合十口宣佛號道：「老衲曾聆得師訓，一切正如施主所說。」

公孫子良一笑道：「至於那『喪門幡主』井氏兄弟，懷詭奇絕頂的功力，所向無敵，殺人無算，好惡由心，可說亦正亦邪的厲害人物，其生平除不與令師及血手令主爲敵外，曾揚言誇稱海內外人寰間何可爲敵，自令師金頂禪坐，聲明金頂以下不以武技相對後，井氏兄弟旋亦遠離江湖歸隱，不料消息傳來，彼兄弟似已爲權宦貴客，數日前已抵步浮玉西峯，所謀極端機密，本有不利單十二之心，其後發覺單小友竟爲令師傳人，始不願妄樹強敵而作罷，但恐單小友好義任俠成性，管他們的閒事，才嚴諭內行廠中人，百般設法調開單十二遠離此地，不過老夫卻敢斷言，彼

等此舉爲枉費心機虛耗無功。」

莊靜宜似知善性等人，不明單十二何故不致離去，遂接口道：「單小友已與天王府於天王之女緣訂三生，如今琴姑娘他行未歸，單小友斷不會走，況近日又結識郭氏，並已與內行廠人交惡，越發不肯任人擺佈了！」

天龍八禪四僧，至此恍然，公孫子良卻鄭重說道：「不過井氏兄弟不知內情，而單小友肝胆義氣，若偵知權宦鷹犬西天目別有圖謀，不論對方如何了得，是何人物，單小友必將闖鬥，那吉凶禍福就很難預料了！」

善性神色肅穆，低聲問道：「施主可知喪門幡主與內行廠，圖謀何事？」

莊靜宜搖頭代答道：「彼輩行事秘密，至今未能探出是何圖謀！」

公孫子良接口道：「或與傳言藏寶之事有關！」

莊靜宜看出善性等神色含憂，一笑說道：「方丈放心，若對方祇是井氏兄弟及內行廠中人，甚或再多上幾個綠林人物，有我夫婦和禪師們及單小友，亦足能够應付！」

公孫子良卻搖頭道：「祇怕不僅是他們，老乞婆妳莫非忘了，來時小五子悄然走報，浮玉西峯業已發現血手令主的行踪，若眞是他，老乞婆妳還別不心服，以二敵一怕也難保必勝！」

話鋒一頓，公孫子良轉對善性大覺道：「令主一生祇心服令師，若與其無心巧遇，設能提及令師，想來他必然不致敵對，不過他若是有心而來，那就唯有令師出面，始能阻止了，總之，浮玉風雲日緊，香期前後必生巨變，古刹禪林流血沾腥怕已難免了，如今，事已說清，好在老夫夫妻亦寄居貴寺，遇事敢煩通知一聲，當盡全力。」

話剛說完，一絲微風透窗穿過，直襲向公孫子良，滿座盡皆武林罕絕高手，竟無一人事先發覺不速客欺入靜心堂，可見來人功力高過大家，善性首先變色，才待起座，公孫子良已將襲來之物捏住，並揮手攔阻善性，接着公孫子良現示襲來之物，是個紙團，大小僅如嬰兒小指肚般，來人竟能使一輕如無物的小紙團兒，挾勁風如疾箭，穿窗而過，此人設爲敵對，後果何堪？

紙團展開，上寫着——喪命鬼幡卽到，陰陽雙魔當心！

陰陽雙魔久經險難，天龍八僧定禪多年，竟俱皆失色，公孫子良沉思刹那，悄聲道：「如今已無暇追究投函寄警的朋友，不過老夫敢說，此人並無惡意，反之對卽將到達的喪門幡井氏兄弟，却須特別當心，請禪師們小心暗算戒守堂內，我夫妻外面接應！」

說着莊靜宜和公孫子良互一點頭，先乃夫一步閃身而出，公孫子良眼珠一轉，索興端坐不動，善心明覺和善淨彌覺二禪師，向善性合十後，閃隱於堂後去了。

善性大覺和善因慧覺及公孫子良會心一笑，話鋒一變談到佛禪悟心，善性正談到「嗔、貪」二戒，堂外已來不速之客，公孫子良借機聲調畧高說道：「禪師佛門高僧，倘若井氏兄弟如今在座那就好了，至少免的喪門幡不分靑白投到，我等如戰，則違嗔貪之戒，否則又破壞他弟兄幡到人亡的諾言，誠難兩全。」

善性大覺早知所以，音調含慈笑着說道：「檀樾可知井家施主早已來到，如今正在靜心堂外嗎？」

公孫子良故作驚駭的「啊」了一聲，堂外遠有十丈地方，傳來一陣冷冷笑聲，緊跟着有人用冷酷無情的語調說道：「善性老禿和公孫老兒不必搗鬼，莊靜宜妳隱身堂外何補於事，憑你們斷然沒有這種功力，能聽出老夫兄弟業已駕臨，必然有人預洩機密，不過老夫弟兄早有誓約，喪門幡到之前，不論爾等是由何處獲知消息，只要已知老夫弟兄降駕，喪門幡則遲一日送到，明夜此時，爾等再不遠離禪源古刹，休怪老夫弟兄無情，要血洗這淸靜禪林了！」

話聲最後一個「了」字餘音未散，人已遠在數十丈外，端的身法快速至極，功力深厚的令人咋舌！

公孫子良雖已怒冲斗牛，心中却在暗暗嘆息，自己夫婦二十年潛隱苦修，不料仍差井氏一籌，他是這樣想，隱身堂外的老陰魔莊靜宜却不然了，她本身功力修爲，深過乃夫，脾氣也剛暴過乃夫多多，井氏弟兄話鋒乍落，莊靜宜已沉聲叱道：「喪門幡姓井的站住，老婆子我不信宰不了你們！」

井氏弟兄自然不會停步，莊靜宜已疾射追下。

有人追，惹怒了井家老大，冷哼一聲轉身停步而待，公孫子良怎容老伴獨自涉險，頓足飛出靜心堂，善性、善因繼之追出，後堂外護守的善心、善靜分左右遠遠阻路，眼見血戰難免，那知奇變陡興，有人以極高的功力，散發出「八方眞音」的功夫，聽來像是起自正東，先是一聲震耳欲聾的哈哈，接着道：「禪源古刹三寶佛地，善性怎得輕舉妄動，還不喚回你那三個師弟！公孫老弟怎地在人家慈悲淨土妄動嗔念，和弟妹雙雙靜觀一場熱鬧豈不更好？」

善性一楞，公孫子良夫婦亦不由一呆，這人話聲適時一轉，突然又像發自西方，此次聲威調昂，厲叱道：「井氏弟兄聽了，爾兄弟不過井底蠢蛙，也配誇稱什麼幡主，喪門幡若是唬唬內行廠的狗輩，或許可以，想動這禪源寺一草一木，那是自不量力，別的不說，祇要爾弟兄今夜能找得到老夫形影，老夫敢替佛祖作主，這禪源古刹交爾主持，中原武林同道退出江湖，任爾弟兄橫行，話先說到這裏，開始搜吧！」

天龍四僧和陰陽雙魔，俱爲當代一流高手，也僅能聽出話聲遠在數十丈外，至於在何處發話，却難測知。

此時停步未前的井氏弟兄，面露煞火，色呈蒼白，互望一眼後，井老二冷冷地說道：「你可敢再說幾句話？」

暗中人又一聲震天響的狂笑道：「好個不要臉的東西，老夫就是始終話聲不停，爾弟兄也休想看到影子！」

果然，井老二本是存着循聲搜人的企圖，如今眼見是已經絕望，暗中一句話分由四面八方傳到，音調不斷，聽來像是這

人轉着大圓圈兒說話似的，憑你是誰，也休想測得正確方向，自更談不到確實地點了，尤妙的是本在數十丈外發話，突然有幾個字竟近若耳邊，使你莫知所從。

井氏弟兄功力高過善性等，尤工陰險詭詐奇秘手法，今夜知遇生平罕見的高人，對方「八方眞音」已達高山仰止之境，難以爲敵。

井老大暗剉鋼牙，厲聲道：「老夫弟兄不慣弄這些小孩子把戲，暗中搗鬼的朋友若有不服，明夜何妨禪源寺一會？」

一聲長笑，竟自禪源寺最高的「藏經閣」上傳來，相隔足有半里，聲音淸楚如同耳語，笑聲中一個雪白的影子全身畢露，停立閣脊之上，笑聲止，話聲到——何須明朝，天目龍井旁卽可一會，恕老夫先行！

黑夜中，白衫越發顯目，祇見此人冲天而起，高拔七丈以上，竟自凌虛飄立不墜，片刻之後，此人霍地一聲哈哈大笑，冉冉斜飛，看似緩慢實在疾逾電掣一閃而逝！

喪門幡主井氏弟兄倏地平肩而立，迅急而低聲的商量着如何對付這位罕絶高強的對手，他弟兄談話甚快，三言五語已有結論，縱馳登上，不用問，是赴約天目龍井。

天龍四僧此時也聚合一處，低低計議，面色十分莊重，推測他們不是在談論井氏兄弟，是針對白影奇客。

陰陽雙魔公孫夫婦，彼此互望示意，緩緩肩靠肩的走着，莊靜宜首先輕聲道：「看來是他！」

公孫子良壽眉一皺，說道：「嗯，是他。」

「若是他的話，老頭子，也可眞令人費解了，咱們也去怎麼樣？」

「當然要去，陰陽雙魔自當年出道，成名到今天，還沒怕過誰，就算明知天目龍井今夜會埋骨葬身，也得走上一趟，祇是……」

「要是就走，拿出當年橫掃天下的勁頭來，老頭子，生何歡死又何懼？」

「算妳這乞婆比我强，走，趕熱鬧趁早！」

說着，他夫婦向天龍四僧一拱手，身法施展開來，幌幌閃閃已失踪影。

善心明覺似是想起了什麼事來，才待向善性師兄稟陳，善性已搖頭阻住他道：「這場是非我等不必牽入，恩師曾有面諭，自有出頭了斷之人，回靜心堂去吧！」

善心等合十受教，回轉禪堂，此時，陰陽雙魔業已到達天目龍井，恰正看到喪門幡主兄弟，在天井側十丈地方和那白衫奇客對峙無言。

公孫子良已知白衫客是誰，相隔數丈就開言笑道：「三位來的早，可曾給我雙魔夫婦預留一席之地？」

井氏弟兄冷哼一聲作爲回答！

白衫奇客却哈哈一笑，說道：「賢孟梁來的正好，就煩大駕作這場較搏的公証人吧！」

莊靜宜面露微笑走近丈許道：「一令一幡雙魔，極目江湖五十年來無人不懼，祇惜從來沒有機會能像今夜這般面面相對，有什麼好把戲，是水裏是火裏，我夫婦也要算上一份才行，令主怎能够强人作証呢！」

白衫奇客，正是莊靜宜口中那一令，血手令主，令主聞言哈哈敞朗大笑道：「江湖人言，雙魔陽不如陰，看來不虛，公孫老弟你可承認？」

血手令主看來人正少年，您猜他是那個，哈哈，他正是酒樓之上，與單十二交成忘年的笑老哥，妙而怪，小小年紀的笑老哥，硬是自狂自大，稱呼公孫子良作老弟台！

公孫子良沒動氣，反而還之哈哈長笑道：「這錯不在陰陽男女，誰叫小弟想成雙作對來的，看來還是像令主一般悠然獨身的好！」

血手令主含笑點頭道：「過耳之言不足憑信，此處又得一証，陽不如陰之說自今收回，來朝明月居樓罰我把盞三杯！」

莊靜宜不由暗對血手令主生出敬佩之心，遂正容道：「令主適才作証之言，可能詳示所以？」

血手令主笑指井氏兄弟道：「喪門一幡兩兄弟，要在禪源寺春季香期內，動手探索一處無價寶藏，此事江湖風言已久，利之所在爭先恐後自屬意料之中，相爭必戰，逢戰必有死傷，其實他們既然甘願爲些臭銅拚死喪命，我大可不必鬧閒……」

井老大突然插口道：「那你又逞的那門子强？」

血手令主根本不理睬井大，仍然對莊靜宜和公孫子良道：「不過當年我曾和傻和尚打成莫逆朋友，這禪源寺主持，和傻僧源淵極深，尤其是我近日結交了一位忘年小友，作人大哥這輩子還是第一次，見面禮是不能不送的，聽說寶藏中有幾件奇絕東西，爲武林至寶，才決定不容任何人打這寶藏的主意，除非他能打發了我這個令主，巧的是井老大和井老二也趁上熱鬧，要的東西偏偏和我非到手送贈小友的物件一樣，那就祇有彼此一搏而定去留，正感苦無人知，賢孟梁大駕適巧光臨，有心委請賢夫婦屈當這証人之席，不知可肯賞我個面子？」

公孫子良夫婦，明知這是血手令主有心將自己夫婦劃出是非圈外，但憑雙魔一生威名聲望，遇事豈能後人，莊靜宜早有打算，笑着說道：「令主和井氏弟兄相搏，既是看的起我夫婦，這人証我們幹啦，不過有關我夫婦本身的事情，却須容我夫婦退出証人立場自行解決，如何？」

未等血手令主接話，井老二已冷笑着說道：「多加一場搏戰，井老二求之不得呢！」

莊靜宜也還一聲冷笑道：「那太好了，說明你們搏鬥勝負的約定吧。」

井老大道：「我兄弟已與令主講妥，除我兄弟全軍盡墨之外，概不算負，至於比鬥的題目，爲示公平，也決定由証人作主！」

公孫子良笑道：「這到是破天荒的較搏約信，難道你姓井的就不怕陰陽雙魔藉這機會計算你們，一令一幡雙魔，哈哈……我眞想出個叫你們兩敗俱傷的題目，自此雙魔稱霸，天下無敵！」

井老二哼了一聲道：「你敢如此，除非我們三個人全死在此處，否則有你夫婦好受的報應！」

公孫子良有心戲逗井老二道：「那是你作夢，就算一搏之餘你僥倖未死，彼時公孫子良足有打發你上路的能力，就算現在你我一拚，井老二，你能保必勝嗎？」

井老二大怒，才待發作，井老大却淡淡的冷笑出聲道：「老二別中了老陽魔的鬼計，憑他陰陽雙魔的名頭，怎肯自毀聲譽！」話鋒一轉，哈哈兩聲對公孫子良道：「老陽魔，別儘說些不管用的閒話，決些出題目吧！」

公孫子良胸有成竹，正色問道：「你們雙方可曾約有助拳的朋友？」

井老二眉毛一揚道：「你這証人用不着搗鬼，我兄弟率領着不少手下，都在浮玉西峯，你想幹什麼？」

公孫子良道：「搏鬥是你們三個人的事，用不着他們，勝負既是約定寶藏何屬，人多無用，雙方必須把手下人和所約朋友遣出百里之外！」

井老二怒哼一聲，道：「這也算比鬥題目？」

公孫子良道：「是比鬥題目的附件之一！」

井老二牛眼一瞪，井老大一揮手道：「好，就這麼辦，但僅限我喪門一派弟子，其餘的人我兄弟無權作主！」

公孫子良頷首道：「那當然，現在請你們雙方當事人聽明白，比鬥日期定爲禪源寺春季香期前夜三更，地點就是如今我等站立之處，題目到時再爲詳告，但不遵附件所約者，卽判爲負！」

血手令主含笑首肯，井氏弟兄同聲承諾。

公孫子良肅色又道：「附件之二，自今夜起，至所約比鬥期止，雙方不得再在西天目鬧事惹非，更不准本身或門下及朋友再到此地，以示坦爽無私，我夫婦亦同受此附件約束！」

比鬥雙方再次承應，一令一幡雙魔五人互一拱手，身形皆起，分向三個不同方向疾射別去。

公孫子良夫婦回到禪源寺，重臨靜心堂，對善性述及一切經過，善性非常感激公孫夫婦所訂比約德情，對血手令主聲言維護古剎之語尤覺意外，最後談到寶藏和春季香期怎生關連的事。

公孫子良斷定寶藏地點至今恐無人知，因爲不論是血手令主或井氏弟兄，若已知寶藏確地時，早已携之他往，又怎會有這場生死之搏，善性道法高僧，慨然說道：「祇要不傷及無辜，殘毀古刹，出家人不再爲寶藏費心！」

公孫子良暗示道：「主持莫要忘記，靈靜山閣所居皆權宦走狗，半官半盜，設彼輩志亦在此，祇怕主持及貴寺高僧們無法自了！」

善心却合十接口道：「若僅僅是內行廠中的施主們，貧僧深信，還有了斷的辦法，南池雖自命不凡，怕也不敢在寺內張狂！」

公孫夫婦聽出話中有話，不想問也不能多問，遂一笑罷談告辭，回轉所居悄作商量，香期還早，自己夫婦既不想打寶藏的主意，就不如搬到義孫女處，好歹有個近人伴兒，事經決定，次日天明果卽離寺而去。

且說單十二和老鐵等人，自林化春敗逃後，簡雲和郭老太久經江湖，業已感覺到事態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詭秘，單十二心靈慧巧，也看出浮玉西峯似是隱藏什麼，像一場將臨的暴風雨，表面上是寧靜的，但刹那奇變倐生則將驚天動地。

沉默中，簡雲低沉的開了口，道：「林化春是內行廠中向不輕出的一等高手，和咱們又素無寃怨糾葛，却一再聲明要二弟你遠離西天目，內中必然隱藏着不可告人的重大緣故，愚兄至少是看出一點，那就是他們恐懼二弟你這身功力，又知你好管閒事，才一再相逼，近日愚兄發現江湖各路英雄，不約而同雲集西天目，一非尋仇，二無武林之會，愚兄猜測十有六七是爲傳說中的寶藏有關，像……」

玉姑娘中途接口道：「莫非有人已知『龍騰雲海』寶笈，落入東方老英雄手中，並發現東方老英雄已死……」

單十二搖頭道：「東方淳贈妳寶笈的事，若被人知，早已生變何待今朝，不過我突然想起那位笑老哥的話，他明指西天目藏有奇珍，剛才曾轉個念頭，憶及恩師所示，說佛祖第一絕藝，曾刻留於一朶『玉血蓮』上，並有此蓮永存浮玉西峯之言，也許……」

羅漢突然說道：「二叔好像早已曉的藏珍是件什麼東西了，二叔……」

簡雲怒目制止羅漢再說下去，單十二祇笑了笑沒有接話，老鐵直愣愣的說道：「管那麼大幹啥，反正咱們誰也不想要它，再碰上這羣混賬東西，跟他們說明白好了。」

玉姑娘笑道：「傻兄弟，誰又會相信你的話呢？」

老鐵哼了一聲道：「他們敢！」

傻老鐵把別人不相信他的話，看作極大侮辱，實在人不欺心，若不相信他，那比殺了他還難過。

郭老太却道：「我苦婆子祇有兩件心事，本來要去京城的，如今既知內行廠的匹夫們來了不少，林二受傷極可能把南池老賊引出，那就省我千里奔波，大仇得報，心事了了一件，另一件……」

羅漢關心未來嬌妻一家，不由問道：「奶奶還有什麼心事未了，可願羅漢去辦好它？」

雙珠白瞪了心上人一眼道：「那最好不過，事情也不難，祇要找回我自幼被拐的哥哥就行！」

羅漢傻了，紅漲着臉低下頭去。

郭老太安慰羅漢道：「好小子，別往心裏去，這多年來我早就死心了，只求他能平平安安地活着，唉！」

話雖如此，但她最後那聲長嘆，却代表相反的意味。

簡雲有心的提醒大家，天快亮了，大家才悄無聲息的各回己房安歇。

玉姑娘自悟解寶笈，百尺竿頭功力技藝突飛猛進，鋸鋙神劍重歸，越發高興，爲求靜靜用功，已將東方淳存物暗室打掃乾淨，獨自居住，她始終不忘東方淳臨終之言，鋸鋙劍藏秘密，今夜，挑燈細看，發覺僅有劍柄可疑，本想搜視，想起劍爲義祖母所贈，應該稟陳後由義祖母搜看，

於是靜心調坐，神功運轉，周天復始，萬物盡忘。

次晨單十二醒來，發現玉妹妹端坐暗室榻上，垂目歛神氤氣氤罩光采煥煥，不由驚喜參半，想不到小別歸來，玉妹妹內功竟已跨登此境，遂悄囑大家莫要驚動，讓她功畢自醒。

驀地遠處傳來一聲馬嘶，單十二心頭一震，這聲音太過熟悉，慌不迭甩步急出，一騎粉駒已飛馳而近，馬上果是天琴，正要迎上，一條俏影已凌空飛越十數丈，和自馬上飛起的琴妹妹空中相擁一處，是玉妹妹先一步迎到。

簡雲高興的直催羅漢快弄酒菜，老鐵向前見禮，這些日子有羅漢解說一切，老鐵心中業已認定，有位尚未見面的單師嫂於家姑娘，所以直爽的毫不思索的喊聲嫂嫂，喊的琴姑娘一張俊臉紅到脖子。

飛猿紅雲着實嚇了琴姑娘一跳，玉姑娘可見到了親近人，問東問西問個不停。

琴姑娘不答反問，道：「玉妹妹，是誰又教了妳絕招，剛才我竟然掙扎不脫妳的雙手，硬叫妳從半空裏抱着下來，再說妳一縱十數丈，身法奚妙玄奇至極，難道這些日子有了什麼奇遇？」

單十二才要接話，玉姑娘星眸一瞪道：「我和三姊的事單哥哥你最好少開口，要不這輩子別想人家理你！」

單十二只好笑笑作罷，琴姑娘心裏突地生出莫名其妙的妬念，霍地另一種念頭襲上心頭，在深愧自己的拙妬下，作了一件未來大事的決定，事雖有些冒險，但她想及和玉妹妹的感情，並不後悔，於是也轉對單十二道：「四妹說的對，我們姐兒倆個人的事，你今後少管！」

單十二不知那裏來的勇氣，反問道：「那咱們倆個人的事呢？」

琴姑娘不防有此一問，竟回答不出話來，再次漲紅了小臉兒，玉姑娘噗哧一笑道：「多問，那當然是單哥哥你和琴姊姊倆個人管嘛！」

琴姑娘伸手抓住了她的手臂道：「好啊，我幫着妳，妳反而也拿我開心，看我饒妳才怪！」

玉姑娘並非有意，僅是爲了躲避琴姑娘搔自己癢處。右臂向琴姑娘伸出的左肘一挺，却將根本不留心的琴姑娘給彈起五尺，摔向單十二懷裏！

地方小，距離近，琴姑娘想換個式子都來不及，生生坐到了單哥哥懷裏，又羞又氣，眞想數說玉妹妹幾句，瞥見玉妹妹也發着楞，愕然看着自己，才明白她不是有心。

單十二暗驚玉姑娘功力飛進之快，心頭不由閃過另一件佛門至寶，不容邪惡者獲得的意念。

兄弟姊妹再次團聚，歡悅之情難以形容，羅漢做好了滿桌菜，圍坐舉盞正將暢飲，陰陽雙魔駕臨，大家越發高興了，玉姑娘像依人小鳥似的，偎傍在雙魔膝前，飲宴間，雙魔談及昨夕發生的事情，單十二始知笑老哥即血手令主，公孫子良湊趣道：「我可知道小友你肝胆義氣，不知願不願意在一令一幡約戰之夜，陪我夫婦同登天目龍井？」

單十二恭敬的答道：「這是百年罕遇的機會，晚輩怎肯放過，不知是日可能准晚輩帶着敝師弟老鐵否？」

公孫子良有些爲難，不爲別的，傻老鐵看上去是牛尊鐵塔整塊木頭，着實不解單十二要帶這個人去作啥。

單十二看出端倪，若無其事的說道：「我這傻師弟，昨夜巧和天南神魔林化春相搏，雖說大獲全勝，但也幾乎着了對方的道兒，就因爲人正直經驗差，所以晚輩才想帶他前往見識見識罕奇高手較搏的情形。」

公孫子良聞言驚詫的說道：「林化春是敗在令師弟手中的？」

言下有難信之意，但單十二坦然道：「正是。」

公孫子良仍難相信，悄聲道：「難道令師弟已練成金剛佛火神功啦！」

單十二正要接話，莊靜宜冷哼出聲道：「老不死的，就算你眼瞎了，莫非耳朵也聾了嗎？小兄弟的師弟，百愚的門弟子，還用你來瞎操心！」

傻老鐵不傻，笑嘻嘻地向單十二道：「師兄，現在我突然想起來了，那個告訴我你管飯吃的小白小子，他曾自稱過血手令主！」

此時冒然說出這句話來，乍聽會覺得奇怪，有心却肚裏明白，公孫子良不再說不，事情有了決定。

酒飯過後換上香茗，話題漸漸轉到各派神功奇技方面，莊靜宜面冷心熱，業已獲知郭老太一家的遭遇，有心的當談到內行廠高手時，慨然一嘆道：「說來也怪，南池老兒功力深厚已堪獨絕武林，爲人的歹毒陰狠和狂妄，更是十惡難赦，上天却偏偏叫他巧獲奇緣，習成昔日『七絕居士』的七煞絕功，自稱『七絕尊者』，大有連創立七絕門派的宗主都未當一回事，其實，南池老兒怎能比得七絕居士，居士七絕功力已到無堅不摧，無物不蝕的地步，南池老兒功力僅有八層，所以仍有『空穴』和『死眼』，祇要有人獲知老兒這個地方，雖三尺童子，投手舉足皆可制其於死地的！」

雙珠姑娘一旁迫不及待的悄聲追問道：「老奶奶，怎麼叫『空穴』和『死眼』呀？」

莊靜宜像是隨口一說，道：「練習陰功內力的人，若不到寒暑不侵時，身上都有一處或兩處功力不到的地方，那地方就是空穴或死眼，觸之其人即死！」

「老奶奶！」雙珠聲音更低了，說道：「您可知道，南池老賊的空穴在什麼地方？」

「傻丫頭，這決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不過有時可憑功力經驗試出那個地方，南池老兒狡猾多詐而陰險，莊奶奶我祇聽有人傳言，說他後背左肩胛上，不論日夜都帶着六柄以紅毛精鋼鑄成的五寸月牙飛刀，飛刀互壓排列，功能十丈取敵，百發百中，但是從來就沒人見他用過，當年他曾和小羅山聖鬼王的獨子，神目小鬼王血戰洞庭，南池不是敵手，在極端危險下，他仍然沒發救命的月牙飛刀，寧願被迫縱落湖心踏波而逃，這件事已有三十多年了，江湖上知者不少，如今想來，南池老兒空穴所在，很可能就在他左背後近肩胛的地方！」

說者有心更有意，聽者有意更存心，雙珠不懂，郭老太可不能也裝作不懂，起身一禮道：「苦婆子祗有一拜爲謝！」

莊靜宜笑道：「別客氣，祗是怕沒有大用！」

郭老太霎霎眼，說道：「敬請再加指示吧。」

莊靜宜依然含笑說道：「南池那月牙飛刀，雖千古寶刄，怕也難以刺穿切入，除非練成玄門高深的罡氣，或佛家金剛佛火……」

郭老太還沒有接話，雙珠姑娘已經淚滴襟前，悲聲說道：「老天可是要逼死我們嗎……」

莊靜宜撫摸着她的秀髮，替她擦乾眼淚道：「傻孩子急什麼，我又沒說沒有辦法可想……」

雙珠嫣然急聲道：「莊奶奶您快說，有什麼辦法？」

莊靜宜道：「妳看到那邊和琴姑娘偎坐一起的俏丫頭了吧，是我義孫女兒古英玉，她有一柄錕鋙劍，若用那柄劍，拚却借亡，欺進南池老兒必可一擊成功！」

雙珠一呆，接着果斷而剛毅的說道：「好，我不怕死！」

莊靜宜一笑道：「別急姑娘，話還沒說完哩，爲了一擊竟功，妳該請上單哥兒的那位鐵師弟，要請他的話，去和羅漢講一聲準成，那時老鐵兒把南池打個魂飛胆喪，妳再乘虛而入加上一劍，這仇嘛可就十拿九穩的報成了！」

雙珠這才明白莊靜宜繞個大圈子，祗是要自己去和羅漢商量，一張臉發了紅，倒在老陰魔懷中揉個沒完沒結，老陰魔喜的哈哈直笑。

羅漢端茶倒水忙裏忙外，雙珠趁空去幫羅漢的忙，悄聲兒告訴羅漢去懇求傻老鐵，並一再囑咐別使人知。

羅漢自信和鐵么叔很談的來，拍拍胸脯一力承當，雙珠又悄施眼色，請出去玉姑娘，懇求到時候借那寶刄一用，玉姑娘慨然答應，並且悄悄的告訴雙珠一種罕奇步法，雖僅五個步數，但却巧妙詭奇無比，玉姑娘要她勤加練習，仗此步法非但可避大難，或許可以輕易的欺近南池背後而使其不覺，雙珠大喜，一謝再謝到後院勤練用功去了。

這一切，休想瞞過單十二，可是他聲色不動，暗中有打算。

羅漢把傻鐵叔調到廚房，轉着彎兒問道：「鐵叔叔，你說賊該不該殺？」

「這不一定，一輩子作賊的不見的該殺，一生行善的也未必眞是好人，有極大惡行一再不能改過的才該殺！」

「鐵叔，你說南池這個老小子該不該殺？」

「我又不知道南池是誰，怎會知道他該不該殺。」

「南池是誰我等會兒再告訴你，你說郭家雙珠姑娘該不該殺？」

「你個混賬小子，誰敢動她一根汗毛，老鐵若不能叫他賠條大腿就叫老銅！」

「南池是京裏那沒有命根子的壞東西的手下，無惡不作，功夫很高，很多年前殺了雙珠的祖父，後來又殺了雙珠的父母，鐵叔你說，雙珠姑娘該不該報仇？」

「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這要不報還算什麼好小子！」

「是嘍，如今南池知道雙珠要報這血海深仇，竟想先下毒手，殺了雙珠姑娘，鐵叔，你是最講道理的人，你說，這該怎麼辦？」

「容易，南池人呢，在那裏？」

傻爺中了羅漢這鬼精靈的妙計，怒聲喝問南池何在。

其實這裏面似有因果，老鐵一來就看着雙珠姑娘親切，說不出爲什麼，祗覺得像個老朋友一樣，若這大姑娘是個小小子的話，老鐵早就和她玩到一堆啦。

「鐵叔你別嚷了，我一打聽就知道南池在那裏了，等打聽出來，連夜會和鐵叔你去找他的。」

「好，就這麼辦，我先去告訴單師兄一聲。」

羅漢急了，鬼精靈心計忒多，一把拉住老鐵道：「這不行，誰也不能告訴！」

「咦！這爲什麼，我的事怎麼能不向師兄稟明呢？」

羅漢道：「鐵叔，平日可以，現在就是不行！」

「不行也得行，這是門規……」

「哎呀我的傻鐵叔，你這是怎麼啦，二叔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他會讓我們去涉險？告訴他之後一定也要去……」

「那不正好？」

「鐵叔你忘了，琴姑姑剛才回來！」

傻爺一聽樂了，「拍」的一聲打了自己個大耳刮子，笑對羅漢道：「對，小小子還是你想的周到，好，咱們誰也不告訴，該走的時候喊我一聲。」

羅漢連聲答應着，傻老鐵重回廳內入座。

單十二含笑低聲問老鐵道：「師弟，羅漢找你出去談了些什麼？」

老鐵咧着大嘴好像很得意的樣子道：「老鐵跟小小子學乖了，所談的事不能告訴你。」

單十二笑出聲來，似是隨口一問道：「今天晚上去辦？」

「嗯！羅漢到時候會來喊我。」傻老鐵自以爲聰明，誰知連時間全說了出來。

飯後玉姑娘便把雙魔拖到暗室休息，趁空把離開浮梁後發生的事情詳說一遍，並將寶匣中的奇藥敬奉雙魔每人一粒，莊靜宜十分鄭重的說道：「這種千載難逢難得的靈藥，休要隨意贈人，我夫妻一生不要非份之物，錕鋙劍自現在起算是妳的了，劍中不論藏着什麼，一概歸你所有，此後行道江湖，多存仁厚，我夫妻對妳，總算盡了心力，祗希望妳能覓得一位如意郞君……」

玉姑娘撒嬌的撲到莊靜宜懷裏，柔荑輕輕指着老陰魔的唇齒叫道：「人家不要再聽下面那些話。」

公孫子良笑道：「傻丫頭，妳知道下面要說什麼？」

玉姑娘朱唇一呶道：「還不是說我終身……」

她剛剛輕吐出「終身」二字，驀地紅霞飛泛，女兒身怎能妄說終身之事，不由羞垂粉頰，默默無語。

（未完）

新派奇情技擊偵探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鳳為偵查林元暉與人結仇原因，說服林百合與他同往紅石堡一探究竟，那日在一樹林中，發現在路上跟踪的二名大漢屍體，未幾又聞女人呼救聲，郭長鳳往援，終發現眞象，原來竟是花蜂柳寒山設下圈套，柳寒山願以林元暉與人結仇經過說出，並招呼一面戴面具的老者現身作證，交換郭長鳳所藏的香羅帶，郭長鳳首肯後，柳寒山說出當年林元暉未為紅石堡女婿前的一位意中人，被人先殺，後放火焚屍滅迹，但這不過是表面情形，其實林元暉的意中人並沒死——

獲悉當年秘　驀作行奸險

郭長鳳說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柳寒山道：「當年奉命火焚桑園的人，跟林元暉無仇無恨，雖然受命行事，終覺不忍心趕盡殺絕，所以，在混亂中放了她一條生路，讓她脫身逃走了……」

郭長鳳突然截口道：「且慢，我想請敎一下，當年受命火焚桑園的人，就是這位戴面具的朋友嗎？」

柳寒山點頭道：「不錯，正是他。」

郭長鳳道：「那幕後授意主使的人，敢問又是誰？」

柳寒山笑了笑，道：「郭兄何必明知故問……」

郭長鳳道：「不！這件事關係重大，我不願妄加揣測，還是請這位朋友直接說出來的好。」

柳寒山沉吟了一下，道：「既然郭兄一定要問，就由小弟代他回答吧！那幕後主使人，就是紅石堡堡主秦天祥。」

郭長鳳也猜到是秦天祥，却故意哦了一聲，道：「這眞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堂堂紅石堡主，居然會做出這種卑鄙無恥的事！」

柳寒山道：「世上僞君子多得很，秦天祥為了成就自己女兒的婚事，當然要不擇手段了。」

郭長鳳點點頭，道：「幸虧這位朋友不願助紂為虐，實在難得。但不知這件事有沒有被秦天祥發覺？」

柳寒山道：「當時秦天祥並不知道，不料事隔十餘年，那女子突然收買兇手，向林元暉尋仇報復，這一來，才引起了他的疑心，現在正追查當年經過……」

郭長鳳道：「請恕我冒昧問一句，當年是秦天祥暗下毒手，那女子應該尋姓秦的報仇才對，怎麼會——」

柳寒山道：「難怪郭兄不明白，當年火焚桑園，雖然是秦天祥主使，下手的人，却是冒着林元暉的名義。」

郭長鳳道：「為什麼要冒林元暉的名義呢？」

柳寒山道：「一則為掩人耳目，二則是要那女子誤認林元暉貪圖紅石堡的聲勢和財富，因而忘情負義，威逼退婚。」



郭長風忽然想到紅石堡訓練林元暉替身的事，不覺若有所悟，喃喃道：「原來如此——」

柳寒山道：「現在，咱們已經把當年秘辛，全部告訴郭兄了，如果郭兄沒有其他疑問，就請履行諾言，將『香羅帶』賜下。」

郭長風道：「好的，我再請敎最後三個問題，兩位若能據實解答，在下也自當履行承諾。」

柳寒山道：「只要咱們知道的事，一定不會使郭兄失望，如果確實不知道，還盼郭兄能體諒包涵。」

郭長風笑了笑，道：「譬如，林元暉當年那位意中人的姓名，兩位總不會不知道吧？」

柳寒山望望灰衣老者，然後反問道：「這就是郭兄的第一個問題麼？」

郭長風道：「正是。」

柳寒山道：「那女子覆姓公孫，名叫公孫玉兒。」

郭長風心中一動，暗道：這就不錯了，林元暉會把林百合誤認為「小玉」，看來正是對公孫玉兒的暱稱……

於是，目注灰衣老者問道：「如果公孫玉兒還在人世，閣下是否能辨認她的容貌？」

灰衣老者毫不猶豫地點點頭。

郭長風道：「好！請看看這是誰？」

說着，從懷中取出那尊未完成的玉石雕像，鄭重交給柳寒山，再由柳寒山轉交灰衣老者……

灰衣老者見了石像，似乎頗感意外，仔細端詳了一會，一言不發，仍然交還給柳寒山。

柳寒山看了看，又還給了郭長風。

郭長風沉聲問道：「閣下認識她是誰嗎？」

灰衣老者緩緩點了點頭。

郭長風緊接着又問：「她是不是公孫玉兒？」

灰衣老者不答，却對柳寒山附耳低語了幾句……

柳寒山聽完，向郭長風歉然一笑，道：「如這就是郭兄要問的第二個問題，眞是抱歉得很，咱們實在無法肯定作答。」

郭長風道：「爲什麼？」

柳寒山道：「因爲石像的五官面貌尚未雕刻完全，令人很難辨認。」

郭長風道：「五官雖未刻全，單從身裁，衣着，髮型，或者面部輪廓等等，至少也可以看出一些特徵。」

柳寒山搖搖頭，道：「不瞞郭兄說，這石像最重要的，全在面貌五官，其餘部份，公孫玉兒和秦雪娘簡直一般模樣，難分軒輊。」

郭長風詫道：「秦雪娘是誰？」

柳寒山道：「郭兄連秦雪娘是誰都不知道嗎？她就是秦天祥的女兒，林元暉的妻子！」

郭長風哦了一聲，道：「你的意思是說，那公孫玉兒和秦雪娘長得很相似？」

柳寒山道：「豈止相似，兩人容貌簡直就跟孿生姊妹一樣，否則，林元暉也不會先聘公孫玉兒，再聘秦雪娘了。」

這消息，委實大出郭長風意料之外，也使他感到無比的震驚，刹那間，許多積存在心中的疑雲，彷彿都霍然開朗了。

首先，他就想到黑衣少女和林百合的面貌，何以會如此酷肖？更由此，聯想到林元暉偷偷在後院，雕刻石像的神情和經過……

石像所刻，分明就是公孫玉兒，當初林元暉和公孫玉兒定情之後，又在紅石堡結識了秦雪娘，因爲二女容貌酷肖，由好奇而萌愛意，但秦天祥却不甘心女兒與人共事一夫，所以幹下火焚桑園的事，企圖除去公孫玉兒。

事後，林元暉雖然跟秦雪娘成了親，對公孫玉兒仍一直不能忘情，私心耿耿，思念成痴，寂寞山莊以致衰敗破落，到秦雪娘去世，黑衣少女突然尋仇上門，林元暉一定還懵然蒙在鼓中。

黑衣少女可能是公孫玉兒的後代，也可能是她的親人，既不知道當年火焚桑園的秘辛，認定是林元暉忘情負義，自然欲得而甘心。又因第一次行刺失敗，恐懼紅石堡勢大，才不惜重金，聘請職業殺手出面。

至於秦天祥，原以爲當年虧心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想不到十餘年後，忽有黑衣少女代替公孫玉兒上門尋仇，這正如啞巴吃湯糰——心裏有數，口中難言。因此，一面廣佈替身，混淆仇家的耳目，一面親自趕赴金陵，全力和黑衣少女一帮人週旋。

於是，金陵城中的小吃店，便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再由金陵糾纏到襄陽……

到目前爲止，前後環節似乎已經大部份連貫起來了，不過，其中仍有兩點令人費解之處！

第一，黑衣少女和公孫玉兒究竟是什麼關係？如果她們之間沒有血源之親，面貌怎會酷肖？如果有血源關係，黑衣少女初見石像時，爲什麼竟稱不認識呢？

第二，這件事跟「香羅帶」何關？爲什麼秦天祥千方百計想得到它？灰衣老者和柳寒山不惜盡吐秘辛，也要求用「香羅帶」交換？而黑衣少女却好像對這條羅帶並不太重視，又是什麼緣故？

郭長風想到這裏，不禁暗暗一皺眉頭，探手入懷，將「香羅帶」取了出來。

灰衣老者和柳寒山目光同時一亮，情不自已，都流露出振奮欣喜之色。

柳寒山連忙伸手來接，道：「謝謝郭兄——」

「別急！」郭長風一縮手，道：「要想得到這東西不難，你們必須先告訴我，這條羅帶，究竟有什麼用處？」

柳寒山陪笑道：「郭兄何必逗咱們嘛，這祗不過是條女人用的腰帶，並沒有什麼特別用處。」

郭長風道：「既無特別用處，你們爲什麼想得到它呢？」

柳寒山道：「君子一諾千金，郭兄已經答應了咱們，就請把它賞給咱們吧！」

郭長風笑道：「不錯，我是答應過要給你們，但你們也答應過必須據實回答我三個問題，這羅帶有何用處？就是我的第三個問題。」

柳寒山遲疑道：「這……」

郭長風道：「我想，這問題你可能無

法回答，還是先跟令友商議一下吧。」

說着，又將香羅帶摺好，仍舊收進懷裏。

柳寒山空自焦急，却無可奈何，只得退後幾步，跟灰衣老者低聲商議。

兩人密語良久，似乎對於應否將香羅帶的秘密告訴郭長風，一時無法獲致協議，看情形，柳寒山是主張直說，灰衣老者却有顧慮……

郭長風冷眼旁觀，疑雲更濃，便故作不耐地道：「你們既然不願答覆，我也無須履行承諾，這是二位自己毀約，可不能怨在下……」

口裏說着，整一整衣衫，便欲離去。

柳寒山急叫道：「郭兄請留步，咱們決定遵命答覆就是了！」

郭長風道：「二位最好據實直說，不用拿謊話來搪塞，須知郭某人並不是那麼好騙的。」

柳寒山道：「這一點，郭兄儘請放心，咱們連當年火焚桑園的秘密都願意奉告，此外還有什麼值得隱瞞的事。」

郭長風點點頭，道：「在下也深有同感，二位寧願冒背叛秦天祥的罪名，希望交換『香羅帶』，由此可見，這羅帶對二位想必非常重要了。」

柳寒山苦笑道：「郭兄不愧料事如神，說實話，這條香羅帶對敝友的確關係重大，但留在郭兄手中，却毫無價值。」

郭長風道：「是嗎？這倒要請敎！」

柳寒山道：「不瞞郭兄說，這條羅帶，本是林元暉當年送給公孫玉兒的定情信物，敝友奉命火焚桑園時，原擬將此物追回，後因私縱公孫玉兒脫逃，竟忘了追取信物，如今香羅帶重現江湖，若被秦天祥得去，豈不證實敝友當年抗命循私的罪行？所以，咱們才甘冒洩密之險，務求將這件證物收回，希望郭兄惠予成全。」

郭長風靜靜聽完了，微笑道：「閣下說的都是眞話？」

柳寒山道：「句句是實，絕無半點虛假。」

郭長風道：「那麼，你們的意思，只是要取回證物，不讓它落在秦天祥手中，並不是眞想將香羅帶據爲己有了？」

柳寒山遲疑了一下，點頭道：「正是如此。」

郭長風笑道：「這容易，我可以當二位之面，將香羅帶毀去，事情不就解決了嗎？」

果然又將香羅帶取了出來，作勢欲加撕毀。

柳寒山忙道：「不！毀不得……」

郭長風道：「爲什麼？留着是禍胎，不如早些毀掉算了。」

柳寒山道：「毀掉當然要毀掉，只是……只是在毀去之前，希望將羅帶給敝友再檢視一下，看看是否確是當年的證物。」

郭長風輕哦道：「敢情你們是不相信我？怕我暗中『掉包』，毀的是假貨？」

柳寒山急忙解釋道：「不！不！不！咱們絕沒有這種想法，郭兄，千萬不要誤會。」

郭長風淡淡一笑，道：「這也難怪，事關令友安危禍福，的確應該謹愼些，只不知道令友是否認識羅帶的眞假？」

柳寒山道：「郭兄放心，他一定認識的……」

郭長風突然沉下臉來，冷冷道：「如果他眞的認識香羅帶，閣下這段故事就編得太不高明了。」

柳寒山愕然道：「爲什麼？」

郭長風道：「當年林元暉和公孫玉兒定情在前，紅石堡議婚在後，令友根本沒有見過香羅帶，他怎會認識是眞是假？」

一句話，問得柳寒山瞠目結舌，啞口無言。

郭長風接着又道：「其實，你們假稱欲追回證物，以免落入秦天祥之手，這理由，也十分可笑，秦天祥在七賢樓客棧中，已經看見過香羅帶，如果他要起疑，只怕早對你們下了毒手，還會讓你們活到現在嗎？」

柳寒山和灰衣老者面面相覷，全都作聲不得……

郭長風笑了笑，又道：「這位朋友，別以爲戴着一副面具，就能瞞過郭某人，老實告訴你吧，你雖然不開口說話，郭某却早已猜到你是誰了。」

灰衣老者倒吸一口涼氣，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

柳寒山沉聲道：「你知道他是誰？說出來聽聽！」

郭長風聳聳肩，道：「你以爲我是在詐你們嗎？現在我先指出你們的破綻，對與不對，你們不妨自己酌量。」

說到這裏，輕輕咳嗽一聲，接道：「首先，我認爲閣下用面具遮臉，無異掩耳盜鈴，這副面具，等於告訴我，咱們是熟人，以前曾經見過面，對嗎？」

灰衣老者口雖不言，眼中已暴射出兩道驚駭的光芒。

郭長風笑了笑，又說道：「其次，你既然承認是當年奉命火焚桑園的人，這證明了你和秦天祥的關係很深，否則，他不會將這麼重要的任務，交付給你，你說是不是？」

灰衣老者默然不答，也就等於默認了這種推測。

郭長風繼續道：「秦天祥要你去火焚桑園，表示他對你是很信任的，而你却私放公孫玉兒逃走，這表示你並不絕對遵從他的命令，如果你是紅石堡屬下，一定不敢做出這種叛逆抗命的事，由此可見，你和秦天祥之間，只是朋友，而非屬從。」

灰衣老者不覺微微頷首，似乎對郭長風這番精闢的推斷，大有讚賞之意。

郭長風接道：「最後，請恕我說句不太中聽的話，以花蜂柳老哥的爲人，一向只知趨炎附勢，從不肯仗義拔刀，他能對你如此熱心相助，足見你閣下是一位頗有身份的人物，加上馬氏兄弟和柳老哥都尊稱你一聲『老爺子』，越發證明閣下輩份尊貴，來頭不小。試想，能跟秦天祥做朋友，又够資格被稱爲『老爺子』的人，大約還不算太多吧？」

灰衣老者精目連閃，忽然仰首呵呵大笑道，說：「好一個郭長風，果然不愧高明……」

舉手摘去面具，竟是威震三湘的君山麒麟寨總寨主郝金堂。

郭長鳳含笑欠身，道：「老當家早若如此，豈不省却許多口舌。」

郝金堂道：「郭老弟，老夫取下面具，以示誠心交你這個朋友，希望你也言而有信，將香羅帶交給老夫，今後但有需用之處，君山麒麟寨願意隨時聽候吩咐，以酬今日盛情。」

郭長鳳拱手道：「多承老當家看得起，在下先謝謝了。至於這條香羅帶，在下却認爲不必再交給老當家了。」

郝金堂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郭長鳳道：「在下以爲，當年老當家答應替秦天祥火焚桑園，乃是基於朋友之義，後來放走公孫玉兒，乃是基於仁者之心，換句話說，老當家對秦林二家，業已仁至義盡，即使香羅帶落在秦天祥之手，也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如今，香羅帶成了化解林元暉和公孫玉兒仇恨的唯一證物，由在下保管，應該比較合適得多。」

郝金堂變色道：「郭老弟，你是存心食言反悔了？」

郭長鳳道：「在下祇是想將當年火焚桑園的秘密公之於世，替老當家完成仁者心願，怎能說是食言反悔？」

柳寒山接口道：「可是，你明明答應過要把香羅帶交給咱們！」

郭長鳳笑道：「二位也答應過要據實解答在下提出的疑問，事實上，也並未做到。」

郝金堂沉聲道：「郭老弟這樣強辭奪理，無異與麒麟寨六十四寨爲敵，應該想想後果。」

郭長鳳欠欠身子，道：「在下已經想過了，除非老當家別有用心，準備強奪香羅帶，應該不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柳寒山道：「如果咱們強奪呢？」

郭長鳳笑了笑，道：「那樣，一切後果，只有請二位自己負責了。」

柳寒山怒從心起，但想一想，仍然強自壓抑下去，強笑道：「郭兄，何必如此呢？這羅帶對你並無多大用處，只要郭兄願意割愛相賜，任何條件，咱們都可以商量。」

郭長鳳搖頭道：「二位何苦多費唇舌，香羅帶並不是郭某人的東西，我有什麼資格割愛轉贈？對不起，這件事恕我礙難從命。」

說完，抱拳一拱，轉身欲行。

柳寒山突然陰沉一笑，道：「如果咱們用兩條人命跟郭兄交換，不知還有商談餘地嗎？」

郭長鳳微詫道：「兩條人命？什麼兩條人命？」

柳寒山陰惻惻道：「兩個活人，換一條羅帶，希望郭兄衡量孰輕孰重？」

接着，舉掌輕輕擊了三下，道：「帶過來！」

林中步履紛沓，擁出四名綠衣勁裝少女，個個長劍出鞘，分列兩行。

這些綠衣少女，乃是柳寒山手下四名隨侍愛妾，人稱「翠蝶四姬」。

緊跟着，林中又走出四個人。

郭長鳳對「翠蝶四姬」倒未在意，一見這四人，却不禁駭然變色……

原來其中兩名被五花大綁着的，正是林百合和櫻兒，另兩名持刀押解的壯漢，竟是馬氏兄弟。

敢情這一切都是早已安排的陷阱，馬氏兄弟先在木屋中詐死，却由柳寒山設計將郭長鳳誘離木屋，利用郝金堂現身絆住郭長鳳的機會，馬氏兄弟則和「翠蝶四姬」裏應外合，擒住了林百合主婢。

掌握了這兩名人質，難怪柳寒山成竹在胸，敢跟郭長鳳談交換條件了。

郭長鳳心裏雖然吃驚，却不敢表露出來，望着柳寒山微微一笑，說道：「久聞柳老哥計智過人，今日一見，果然並非虛譽。」

柳寒山得意地道：「豈敢！咱們本不願出此下策，無奈郭兄太堅持己見，迫不得已，只好委屈兩位姑娘了。」

郭長鳳說道：「柳老哥的意思，是準備拿這兩位姑娘的性命，跟在下交換香羅帶？」

柳寒山道：「正是如此，只要郭兄願意將香羅帶割愛，小弟立即向兩位姑娘負荊謝罪。」

郭長鳳笑道：「閣下可曾打聽過，她們是誰嗎？」

柳寒山道：「咱們早已打聽清楚了，這位是林元暉的獨生愛女，芳名百合，至於這一位，乃是林姑娘的貼身婢女櫻兒……小弟說的可對？」

郭長鳳道：「對極了！但閣下可知道她們爲什麼會跟郭某在一起呢？」

柳寒山邪笑道：「小弟不願說這就是『私奔』，不過，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既然隨郭兄離家出走，總不能說沒緣故吧？」

郭長鳳點點頭，又道：「那麼，你們也知道我到襄陽來的目的嗎？」

柳寒山嘿嘿一笑，道：「郭兄遠來襄陽，據說是受人重金禮聘，特來取林元暉的首級……」

郭長鳳忽然壓低聲音道：「你可知道那『重金禮聘』，『重』到什麼程度？」

柳寒山道：「聽說對方出價十萬兩銀子。」

郭長鳳冷嗤道：「十萬兩銀子？那只是預付的訂約金而已。事成以後，還有絕色美女和十七箱價値連城的珠寶可得，足够我躺在床上，舒適享受一輩子了。」

柳寒山道：「郭兄告訴咱們這些幹什麼？」

郭長鳳笑道：「我要你想一想，有了如此優厚的代價，誰還會對兩個黃毛丫頭發生興趣？」

柳寒山聽了，猶在半信半疑，櫻兒却忍不住勃然大怒，厲聲道：「小姐，你聽見了麼？原來姓郭的只是利用咱們帶路去紅石堡，咱們上他的當了………」

郭長鳳搖搖頭，道：「不！你說錯了，在下只是想借重二位姑娘，進入紅石堡或許比較方便而已，即使沒有二位同行，在下自信仍然能够進入堡中，那只不過稍稍費些工夫罷了。」

櫻兒叱道：「姓郭的，你這卑鄙無恥的東西，總有一天，你會遭到報應！」

郭長鳳聳聳肩，道：「同往紅石堡，是你們自己願意的，我可沒有絲毫勉強，縱有報應，也臨不到我郭某人頭上。」

接着，又向柳寒山拱拱手，笑道：「

柳老哥要怎樣處置她們，在下絕無意見，只希望別再把她們離家出走的事跟在下扯在一起，敎在下白担這份莫須有的罪名。言盡於此，告辭了！」

柳寒山沉聲道：「郭兄眞的不顧她們死活了麼？」

郭長鳳搖搖頭，道：「她們是寂寞山莊的人，死活與我何干？」

柳寒山道：「難道你就不怕咱們把你潛赴紅石堡的消息告訴秦天祥？」

郭長鳳哂道：「你們不會那麼傻，如果我在紅石堡失手，香羅帶被秦天祥得去，對你們並無好處。」

說完，施施然向林外走去。

柳寒山眞的傻了，旣不甘心就此罷休，又不敢出手攔阻，只有眼睜睜乾瞪着郭長鳳，不知如何是好？

其餘諸人，更是瞠目咋舌，茫然不知所措。

他們只當脅持了林百合主婢作爲人質，便能迫令郭長鳳就範，現在才發覺一番心機，盡屬白費……

郝金堂一直冷眼旁觀，沒有開口，這時忽然長嘆一聲，道：「郭老弟眞不愧鐵石心腸，看來咱們只好認輸了。」

郭長鳳仰面笑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大丈夫豈能效婦人之仁，躭誤了終身榮華富貴。」

郝金堂道：「但老弟可曾想到，紅石堡地勢險峻，戒備森嚴，如果沒有通行信物，外人根本進不了堡門？」

郭長鳳道：「我也聽說過那地方很不容易進去，爲了賞格太優厚，說不得，只好去試試了。」

郝金堂道：「郭老弟既然意在賞金，並不必要據有香羅帶，咱們爲什麼不能合作一次呢？」

郭長鳳停步道：「你們想跟我合作什麼？」

郝金堂道：「老夫負責送你進紅石堡，你以香羅帶爲酬。這條件很公平吧？」

郭長鳳沉吟了一下，笑道：「唔！這條件我可以攷慮，可是，你有什麼辦法能送我進入紅石堡呢？」

郝金堂道：「老夫不僅有辦法送你入堡，而且可以告訴你，關于林元暉在堡中的藏身之處。」

郭長鳳欣然道：「那就更妙了，你且說說看，是什麼辦法？」

郝金堂道：「郭老弟想必知道，紅石堡險峻天成，飛鳥難渡，任何人必須持有信物，方能通行，即使林元暉父女也不例外。」

郭長鳳道：「不錯，我也聽說過。」

郝金堂從懷中取出一粒紅色小石，向郭長鳳揚了揚，道：「這就是紅石堡的通行信物。」

郭長鳳訝道：「聽說秦天祥對這東西十分珍視，你是從哪兒弄來的？」

郝金堂得意地道：「不瞞你說，這次老夫和太極門長老應飛，本是受秦天祥之托，秘密護送林元暉遷居紅石堡，不料行至中途，突然獲悉香羅帶的消息，老夫便藉故折返襄陽，沒有隨應飛同去，此事秦天祥猶不知情，因此私自將這粒信物留了下來。」

郭長鳳恍然道：「原來如此。但信物祇有一份，你若給了我，自己就不能進去了。」

郝金堂笑道：「不要緊，咱們還有一份信物，現在柳老弟身上。」

郭長鳳「啊」了一聲，道：「莫非就是在金陵『洪記麵店』到手的一份？」

郝金堂道：「正是。有這兩粒信物，老夫便能帶你一同進入紅石堡，你取林元暉的首級，老夫得到香羅帶，彼此各獲所需，豈不皆大歡喜？」

郭長鳳似乎被他說動了，默然片刻，道：「你的意思是說，祇有咱們兩人進入紅石堡？」

郝金堂道：「不錯。」

郭長鳳道：「柳老哥和幾位屬下怎麼辦？」

郝金堂道：「他們可以同去，但不必進堡，只在堡外隱蔽處等候就行了。」

郭長鳳偷眼望望柳寒山，笑道：「咱們兩人進去，却把他們留在外面，事成之後，我將香羅帶交給你，他們連看也看不見……這件事，只怕柳老哥不會願意吧？」

郝金堂道：「這一點，不用你郭老弟担心。寒山和老夫是多年好友，他不會多心的。」

郭長鳳明明看見柳寒山臉上已有不豫之色，但却不說破。想了想，又說道：「那麼，這林百合主婢二人，應該如何處置呢？」

郝金堂道：「爲了防止洩漏風聲，目前還不能釋放她們，只好帶着她們一起上路……」

郭長鳳搖頭道：「我反對！這樣太不妥當了。」

郝金堂道：「有什麼不妥？」

郭長鳳道：「從這兒到紅石堡，難保沒有秦天祥和寂寞山莊的人往來，咱們大批人馬同行，目標已太顯著，再帶着她們主婢同行，萬一被認出來，豈不麻煩。」

郝金堂沉吟道：「依你之見呢？」

郭長鳳道：「依我愚見，咱們最好分爲兩路，你和我兩人先去紅石堡，由柳老哥率領貴屬，押解着她們主婢隨後趕來，否則，就索性把她們殺了，丟在木屋裏，放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既安全又省事。」

這話一出口，櫻兒便破口大罵起來：「姓郭的，你好狠的心啊！咱們什麼地方虧負了你，你竟然想把咱們殺了滅口？你究竟是人？還是畜牲………」

郭長鳳聳聳肩，冷漠地道：「柳老哥，麻煩你閉住這丫頭的啞穴好嗎？咱們在商議大事，別讓她在旁邊鬼叫惹厭。」

柳寒山心中不快，假作沒有聽見，馬氏兄弟却答應着，出手點閉櫻兒的啞穴。

櫻兒不能出聲，兀自怒目切齒，憤恨不已。

林百合雖未開口，芳心早已塡滿了悲苦和感傷，默然俛首，淚水順腮而下。

她決不相信郭長鳳眞是這種薄情寡義的人，但眼前種種，却使她不能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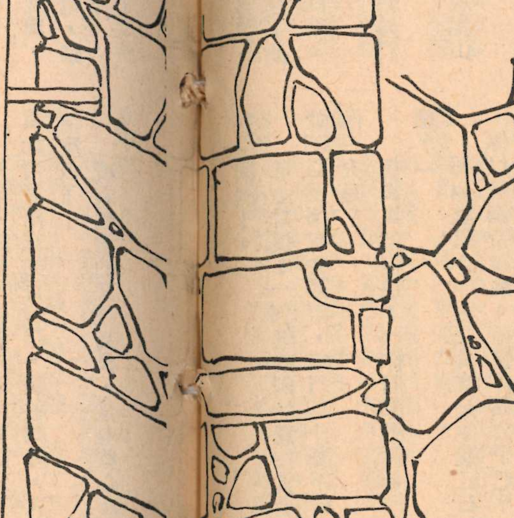
郝金堂也想不到郭長鳳居然會建議殺死林百合主婢，怔了一會才詫問道：「她們只是兩個不懂事的女孩子，跟郭老弟無仇無恨，何必要殺她們？」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盧令・圖

龍潭劍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與榮敬宗離開黑龍潭，直闖山腹迷宮，至一敞廳，設有六道門戶，遙聞一道門戶內有金刄相擊聲，凌君毅冒險深進，巧遇失蹤的溫婉君，凌君毅帶引她返回敞廳途中，辜鴻生暗中偷襲，爲溫婉君迷香迷倒，强餵他吃下毒丸，脅迫他引領往囚人之處，辜鴻生貪生答允之際，毒龍潭總管楊志高突現身，凌君毅與鬥，把他制服，楊志高竟吞毒自戕。至是，辜鴻生指出囚人之處就在敞廳地腹，開啓門戶之法，是要六人合力，把設在廳中的六張石凳，同朝中間推去，推至石桌下門戶自現——

****

破陣救紅粉　攻關拯玉人

榮敬宗回頭看去，自己五人，加上辜鴻生，正好六人，這就說道：「咱們正好六人，那就一齊動手吧！」

溫婉君看了被自己迷倒的五人一眼，道：「榮老伯，這五個人，如何處置？」

榮敬宗道：「老朽之意，咱們先把地室中被囚的人，救出來了再說吧。」

當下就由榮敬宗，凌君毅，溫婉君，小桃，黑衣劍士和辜鴻生六人，各自分開站到六個石櫈前面，由榮敬宗發出口令，大家同時把石櫈往中間推去。

這六個石櫈，如果一個人要想搬動，那就是像生了根一般，但此時由六人同時推動，說也奇怪，居然應手推動，輕而易擧的推到石桌底下。就在此時，只聽地底一陣隆隆輕震，那圓形石桌連同六個石櫈，忽然緩緩往下沉去。

辜鴻生忙道：「榮總管，這石桌就是通往石室的升降機，一次可下去六人，要下去的人，等石桌下沉到與地面一樣平時，才可以跨上去。」

榮敬宗目光一掠，說道：「凌公子和老朽，辜兄三人下去就好，溫姑娘暫時在上面守留吧。」

說話之間，石桌已經漸漸沉到和地面相平，榮敬宗當先擧步跨了上去。

凌君毅，辜鴻生也相繼踏上。

石桌下沉之勢，原極緩慢，但沉入地面之後，下降就比先前快得多了！

溫婉君不放心，手持火筒，站在圓形的窟窿口上，探首下望。

凌君毅手托「驪龍珠」，擧目打量，這下降之處，就像一口古井，自己三人，隨着桌面筆直下降。

不消一會，石桌已經落到一間石室中間，便自停住。

凌君毅暗自估計，這筆直下降，離洞頂少說也在十丈以下了。

辜鴻生道：「到了，二位可以下去了。」說着，縱身躍落地面。

榮敬宗爲人謹愼，等辜鴻生躍落之後，才跟着縱身落地。

這是一間四方形的石室，約有五六丈見方，但除了從上面降落的一張石桌，六個石櫈，四週空蕩蕩的別無一物。

辜鴻生落地之後，第一件事，就急急忙忙的移開一個石櫈，在石櫈上坐下來。

榮敬宗道：「辜兄，你是做什麼？」

說話之時，右手已經暗蓄掌力，只要發現辜鴻生有何異動，立可取他性命。

辜鴻生朝他苦澀的笑了笑道：「兄弟一條性命，繫在溫姑娘手裏，兄弟還不想死，這石桌降落之後，如果沒人把石櫈移開，它就會自動往上升去，那時，除了上面再有六個人推動石櫈，等它下降，咱們就無法上去了。」

榮敬宗道：「原來如此。」

說着，也順手移開一個石櫈，坐了下來，一面問道：「這間石室，並無門戶，要如何才能開啓。」

辜鴻生詭笑道：「這裏共有三道石門，榮總管在黑龍會躭了四十年，對山腹秘道的各處石門，自然最是熟悉不過，開啓這三道石門，方法並無不同，凡是黑龍會人，只須擧手之勞，就可把它打開……」

榮敬宗沉哼一聲道：「那要這三枚金錢何用？」

辜鴻生笑了笑道：「這就是爲了防備黑龍會萬一有了內奸，或者囚禁的就是黑龍會的高級人士，難免有人冒死潛入，來此救人，看到石門開啓方法，和各處甬道石門，並無異處，自會伸手按動機括，但在門開啓之時，也就觸動了裏面安裝的埋伏，立時會有極厲害的暗器射出，開啓石門之人，縱有一身武功，也極難躲閃。」

榮敬宗哼道：「好惡毒的心機！那麼這三枚金錢，又有何用？」

辜鴻生道：「因此在開啓石門之前，必先投下一枚金錢，閉住埋伏，方可按動機括，開啓石門。」

榮敬宗道：「老夫面前，希望你辜兄別要花樣。」

辜鴻生道：「這個榮總管但請放心，兄弟說過，兄弟還不想死。」

榮敬宗道：「你知道就好。」

伸手取出三枚金錢，朝辜鴻生遞去，說道：「那就有勞辜兄，去把三道石門，一齊打開了。」

辜鴻生接過三枚金錢，笑了笑道：「榮總管多疑的很。」

榮敬宗道：「這叫防人之心不可無，你辜兄平日爲人老夫清楚得很。」

辜鴻生聳聳肩道：「榮總管不相信兄弟，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雙手一掙，拉斷了串着金錢的紅繩，站起身，擧步朝正面一堵石壁走去。

榮敬宗立時起身跟了過去，提着右手，力聚掌心，隨時都可發掌劈擊。

凌君毅也不怠慢，緊隨着走了過去。

辜鴻生走近壁前，口中說道：「這間石室，是囚禁較爲高級人士的，裏面一共有兩間，住的比較舒適，也不用戴刑具，因爲到了這裏面，就是有通天之能，也休想出得去。」

他一面說話，一面俯下身去。

原來石壁底下，一條極細裂縫，若非

仔細觀看，決難發現。

辜鴻生彎着腰，就把手中一枚金錢，往縫中投去，但聽壁下發出「叮」的一聲輕響，就闃無聲息。

辜鴻生直起腰，舉手在壁上連按兩按，但見兩道石門，緩緩從中開啓，往兩旁移開。

這石門之內，齊中隔爲兩間，正面各有一道粗如兒臂的鐵柵，和一道鐵門，裏面地方不大，却有一張木床，和一几一椅，兩間石室，完全一樣，但却並沒有人。

榮敬宗道：「辜兄，這裏沒有人。」

辜鴻生笑道：「兄弟說過，這兩間是囚禁較爲高級人士的處所，自然無人，但兄弟總得打開給你們瞧瞧。」

隨着話聲，就把石門復了原。

榮敬宗問道：「兩邊的呢？」

辜鴻生道：「這兩邊是普通囚房，男左女右……」

凌君毅道：「你先去打開右邊的石室門。」

辜鴻生道：「凌公子兩位令友是女的麼？」

凌君毅道：「不錯。」

辜鴻生不再多說，走近右壁，同樣先投下金錢，然後伸手打開石門。

石門方啓，只聽裏面响起一聲嬌脆的聲音罵道：「呸，你們這些賊黨匪類，狗强盜，你們能把姑娘怎樣？總有一天，姑娘砸爛你們賊窩，一個個宰了你們……」

這姑娘好大的脾氣，一開石門就罵，但她咭咭呱呱的罵來，說的又快又脆，雖在罵人，却罵的悅耳動聽！

凌君毅不用看人，一聽她的口音，就知道是方如蘋了！

這一刹那，凌君毅但覺心情一陣波動，急忙叫道：「蘋妹，是我來救妳了，妳和唐姑娘在一起吧？」

隨着話聲，手托「驪龍珠」走過去。石門之內，自然也是一道鐵門，裏面沒有床，也沒有椅几。

裏面囚着三個姑娘，秀髮散亂，身上却穿着男人裝束，青綢長衫，薄底粉靴，看去不但憔悴，而且不倫不類。

不用說，她們被擒來之時，是穿着男裝，後來才發現她們是女的。

這三人正是唐文卿方如蘋和祝雅琴。

方如蘋聽到凌君毅的話聲，不禁驀然一怔！

這是她多麼熟悉，多麼渴望的聲音？她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這幾句話。

她和唐姐姐每天說來說去，不知要說他多少遍，也只有說起他，才能解除岑寂，解除憂慮，解除她們的相思之苦！

他，也是她們唯一的希望。

如今他眞的來了，就站在她們面前！

唐文卿一雙明亮的鳳目之中，突然流出兩行珠淚，顫聲道：「凌大哥，這不是夢吧？」

方如蘋喜的也流出淚來，大聲叫道：「大哥，你眞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救我們的，你眞的來了。」

她隔着鐵檻，含着淚珠，又說又笑，眞如帶着雨珠的百合花，嬌憨如昔，只是清瘦多了！

凌君毅看的又是高興，又有些心疼！

他出道江湖，就遇到方如蘋，他心裏一直把她看作小妹，自以爲對她並沒有情愫！

但焉知情愫是在暗中滋長的，連自己也未必知道。

直到此時，他才知道方如蘋在他心裏，佔着很重要的地位。

因爲這個月來，自己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惦念着她！

此刻，見了面，還隔着檻，他幾乎想擁抱她，輕輕的撫慰她一番。

但這不是一時間的情感波動，他立時警覺當着榮敬宗，辜鴻生兩人，自己有些失態，這就皺皺眉問道：「妳們怎會被黑龍會擒來的？」

方如蘋噘着小嘴，說道：「就是那個叫柳仙子的妖婦咯，什麼柳仙子？哼，自稱仙子，不過是柳妖婆，柳妖精罷了，我和唐姐姐恨不得刺她幾劍，才高興呢！」

榮敬宗道：「辜兄，這道鐵門，如何開法？」

鐵門上，並沒有鎖，自然也由機關操縱。

辜鴻生道：「這個兄弟不知道了，這道鐵門，如何開啓，大概除了楊志高，就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了。」

榮敬宗濃眉微攢，回頭朝凌君毅說道：「凌公子，你身上寶劍，不知是否削的斷？」

凌君毅經他一語提醒，忙道：「晚輩試試。」

隨手抽出巨闕劍，一面抬目說道：「蘋妹，妳退後些。」

唐文卿，方如蘋，祝雅琴依言退後了幾步。

凌君毅跨上一步，緩緩吸了口氣，功運右腕，舉劍朝鐵柵上砍去。

但聽「嗒」的一聲，劍光過處，一支兒臂粗的鐵柱，立被削斷！

凌君毅一劍得手，信心大增，接連幾劍，便把鐵柵門砍成了一個大洞。

凌君毅收起寶劍，方如蘋喜的一聲歡笑，很快從鐵柵洞中竄了出來！

「大哥！」她受了將近兩個月的委屈，一時悲喜交集，顧不得人，一下朝凌君毅身上撲來。

凌君毅趕忙把她扶住，低聲道：「蘋妹，快站穩了，別孩子氣，教人家看了笑話。」

方如蘋經他一說，羞的粉臉通紅，依言站住身子。

這時唐文卿，祝雅琴二位姑娘也相繼從窟窿中走出。

凌君毅迎着唐文卿，含笑道：「二妹子，這些天，妳們都受了委屈了。」

唐文卿盈盈欲涕，一手掠掠鬢髮，勉强笑道：「我們日日夜夜都盼望着凌大哥，總算給我們盼望到了。」

她不像方如蘋那樣，撲上身來，但一副脉脉含睇的模樣，就更顯得情意綿綿！

她雖然說的不多却勝過了千言萬語。

凌君毅望望祝雅琴，說道：「二妹子，這位姑娘……」

方如蘋沒待他說下去，搶着道：「大哥，她就是我時常和你提起的表姊祝雅琴咯！」

一面朝祝雅琴道：「表姐，他……」

祝雅琴被她這句「時常提起的表姐」，說得粉臉驀地一紅，抿抿嘴，笑道：「妳不用說了，他就是妳的……表哥……」

（方如蘋曾在唐老夫人面前，說凌君毅是她表哥。）

方如蘋口中「啊」了一聲，不依道：「妳的他，就在對面，不用性急……」

凌君毅給兩位姑娘鬧的不禁俊臉一紅，忙道：「來，三位姑娘，我替妳們引見，這位是先父知友榮老伯，這位是辜大俠，這次能順利把妳們救出，全仗這兩位鼎力相助。」

唐文卿，方如蘋，祝雅琴，跟着朝兩人檢衽爲禮，說道：「多謝榮老伯，辜大俠。」

榮敬宗連說「不敢。」

凌君毅接着又向榮敬宗介紹了三位姑娘的來歷。

唐文卿道：「凌大哥，和我們同時被擒的，還有黃山萬家和石門許家的人，就被囚禁在對面石室之中，一併把他們救出來才好。」

辜鴻生接口笑道：「姑娘放心，兄弟就去把石門打開。」

方如蘋看了祝雅琴一眼，抿抿嘴笑道：「表姐，妳放心好啦！」

祝雅琴粉臉驟然一紅，啐道：「小鬼頭，看我饒了妳才怪！」

話聲一落，纖腰輕扭，直向方如蘋撲了過去。

方如蘋格的一聲輕笑，慌忙朝凌君毅身後躲去，口中告饒道：「表姐姐，我下次不敢了。」

祝雅琴不好再撲過去，披嘴道：「妳現在總算有了躲的地方看妳躲一輩子。」

方如蘋扮了個鬼臉，輕笑道：「馬上妳也有躲的地方了。」

唐文卿看她們披着長髮，身上又穿了男人裝束，這般咭咭格格的取笑着，看去不男不女的模樣，使人可笑已極，不覺低聲道：「二位妹子，快別胡鬧了，沒的叫人笑話。」

說話之時，榮敬宗已和辜鴻生朝對面石壁走去。

凌君毅和三位姑娘也立時跟了過去。

辜鴻生取出第三枚金錢，投入石縫，然後按動機括，打開石門，這左邊石室，也和右邊一般，門內有着一道鐵門。

幽暗的石室中，囚禁着兩人，正是萬人俊和許家驊。

祝雅琴一眼看到萬人俊許家驊兩人，穿着一身破舊衣衫，蓬頭垢面的模樣，（他們是喬裝水手，被金鉸剪饒三村所擒，自然是穿了一身破舊衣衫）比自己三人，還要狼狽，心頭不禁一酸，噙着淚水，很快撲了上去，隔着鐵門叫道：「萬大哥，許大哥，凌大哥來救你了。」

萬人俊不由一怔，問道：「姑娘，妳是誰？」

這也難怪，眼前這些人，他幾乎一個也不認識！

方如蘋掠掠鬢髮，咭的笑道：「她就是和你稱兄道弟的祝靖，我的表姐祝雅琴，萬兄怎麼忘了？」

萬人俊聽的不禁又是一呆，失聲道：「姑娘就是……」

方如蘋沒待他說下去，就接口笑道：「小弟凌君平，這是唐二哥唐文慶。」

許家驊吁了口氣道：「原來三位竟是姑娘！」

方如蘋咭的輕笑道：「你們到現在才知道。」

說到這裏，伸手指指凌君毅道：「他是我大哥凌君毅，趕來救我們的。」

萬人俊，許家驊同時抱拳爲禮。

凌君毅早已抽出巨闕劍來，說道：「萬兄，許兄請退後兩步，兄弟先毀了鐵門，二位出來了再敘。」

萬，許二人依言退後了幾步，凌君毅接連幾劍，毀去鐵柵，二人從窟窿中鑽出，大家少不得又有一番引介。

然後分作兩批，由凌君毅陪同三位姑娘先登上石桌，辜鴻生把兩條石櫈移攏，青石圓桌果然又冉冉上升，把四人運上六角大廳。

等石桌恢復原狀，六個石櫈立即自動移開。

凌君毅要大家動手，再把石櫈推攏，石桌又開始往下沉去。

唐文卿，方如蘋等三位姑娘，看的暗暗稱奇不止。

凌君毅等石桌降下之後，才替唐文卿，方如蘋、祝雅琴三位姑娘，給温婉君一一引見。

姑娘家見了面，自然極易談得攏，一回工夫，就姐姐妹妹，叫得挺親媚；但各人心頭，却不由的暗暗滋生陰影。

不消多時，第二批四人，也相繼上來，温婉君取出解藥，彈到五個青衣漢子的鼻孔之上。

那五人打着噴嚏，立時甦醒過來。

榮敬宗目射稜威，凜然喝道：「爾等聽了，黑龍會業已瓦解，韓占魁授首，水輕盈在逃，青龍潭總管楊志高已死，老夫念爾等平日尙無大惡，不願多肆殺戮，只要爾等立誓不再作清廷鷹犬，把失陷在迷陣中的百花幫一干人找到，等出了山腹，即可放爾等自去，爾等是否願意？」

那五個漢子眼看楊志高已死，大勢已去，同時抱拳說道：「回總管，小的原是江湖上人，去年應募來的，並不知道黑龍會是清廷的鷹犬，總管放小的一條生路，小的那有不願之理。」

温婉君道：「這樣就好，你們把這五顆藥丸吞了，這是嶺南温家秘製的『失魂丹』，十二個時辰，沒有解藥，就終身變成白痴，無藥可救，但你們只要把失陷在迷陣中的人找來，等出了山腹甬道，我自會給你們解藥。」

說完，取出五顆藥丸放到石桌之上。

五個青衣漢子聽說要他們吞服「失魂丹」，不禁面面相覷，露出了猶豫之色。

辜鴻生叱道：「你們還有什麼好猶豫的？方才我不是也吞服了一顆？温姑娘答應離開山腹之時，就給你們解藥，自然算數，快吞服了，別再耽誤時間。」

那五個青衣漢子聽他這麼說了，果然各自取了一顆，吞入口中。

榮敬宗目光掄動，看了衆人一眼，說道：「咱們這裏，人手倒是不少，但和百花帮中人相識的，却只有凌公子，温姑娘

二位，這進入迷陣，前去尋人，如是雙方互不相識，極易引起誤會，老朽熟思之下，覺得還是二位進去，較爲適宜。」

凌君毅道：「榮老伯好說，救人一節，晚輩奉有姨母遺命，本是義不容辭之事，該當由晚輩二人進去才是。」

這聲「晚輩二人」，聽得唐姑娘，方姑娘心頭不由「咚」的一跳！

唐文卿生性內向，雖覺有些異樣，但却不好啓齒。

方如蘋眨眨眼睛，望着凌君毅道：「凌大哥，我也要去。」

凌君毅道：「小妹子，這甬道之內，岔路分岐，黝黑無比，隨時都可能遇上凶險，妳還是和唐姑娘，祝姑娘，在這裏稍事休息，咱們找到了百花帮的人，立時就會退出，在此地會合，人去多了，反而不便。」

榮敬宗道：「不錯，諸位還是在此稍候，這六道門戶，咱們現在只能分作二撥，搜完一道門戶，仍然要退出來，再搜一道門戶，諸位留在此地，正好替咱們守住退路，打個接應。」

辜鴻生道：「榮總管，原來你老還不清楚，這裏雖是青龍潭的出口，但六道門戶，到了裏面，却完全相通，咱們有兩撥人，分頭入內搜索，便已足够，只要事先約定路綫，逐一搜去，最後卽可會合，由同一道門戶出來。」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髯，笑道：「原來如此，哈哈，這就省事多了，凌公子，事不宜遲，你和辜兄率領他們（指青衣漢子）兩人一路，老朽和溫姑娘，由他們三個領路，大家多帶火種，就動身吧！」

凌君毅道：「晚輩遵命。」

辜鴻生道：「青龍潭的人，每人身上，都帶有特製火筒，只是路綫必須事先約定了，逐一搜去，才不致遺漏。」

榮敬宗道：「這個，就有勞辜兄分配了。」

辜鴻生轉臉朝五個青衣漢子道：「兩撥人一組可由天門入，右轉至地門出，一組可由地門入，右轉至天門出。」

五個青衣漢子同聲應「是」。

當下就由榮敬宗，溫婉君率領三名青衣漢子，燃起火筒朝左首「天」門而入。

凌君毅，辜鴻生率領兩名青衣漢子，燃起了火筒，朝右首「地」門進去。

其餘的人，留守六角大廳。

方如蘋等衆人走後，不覺翠眉微顰，問道：「唐姐姐，不知凌大哥他們去找的百花帮又是些什麼人？」

唐文卿道：「黑龍會不是把我們當作百花帮的人麼？可能這兩個帮會，最近有極大的衝突，凌大哥帮着百花帮，破了黑龍會，才把我們救出來的。」

說着，回頭朝小桃問道：「姑娘，我說的對麼？」

小桃欠身道：「姑娘言重，小婢叫做小桃，是伺候榮總管的，知道的不大清楚，好像那位凌公子是百花帮的總護花使者，和黑龍會韓會主有殺父之仇，榮總管是凌公子父親的好朋友，所以帮着凌公子破了黑龍會。」

方如蘋問道：「那麼那位溫姑娘？」

小桃道：「小婢方才聽凌公子說過，溫姑娘原和凌公子相識，凌公子混入百花帮，溫姑娘爲了協助凌公子，才改扮成百花帮的玫瑰，混進去的，方才才被凌公子從迷陣中救出來。」

祝雅琴道：「凌公子既是混進百花帮去的，怎麼又會當上百花帮的總護花使者呢？」

小桃道：「這個小婢就不知道了。」

唐文卿道：「我看這中間一定有着很多曲折，還是等凌大哥出來後，再問他不遲。」

方如蘋抿抿嘴，輕笑道：「要問，妳去問他。」

× ×

凌君毅一行人，由辜鴻生手執火筒，走在前面引路，第二個是凌君毅，手上托着「驪龍珠」，兩名青衣漢子也手執火筒跟在凌君毅後面。

黝黑的甬道中，有三支火筒，火光照耀，已極明亮，就是站在十丈以外，也可清晰的看清楚人面。

凌君毅方才進入石門甬道，不過十來丈深，還看不出「迷陣」的奧秘。

這回由辜鴻生引導，進了迷陣，但覺左轉右轉，夾道中岔路分岐，多得有如蛛網一般。

有許多岔路，轉轉彎彎走了好一陣，原來只是一條死巷，但等你回出之時，就會走入另一條岔路。

如果沒有人帶路，只要一步走錯，包管你兜上半天，還摸不出來。

凌君毅此行任務，是搜索失陷在「迷陣」中的人，因此每一條岔路，都得走到，就是遇上死巷，也要看看有沒有人，才能退出。

凌君毅暗自留心，這一路上雖然岔路縱橫，轉來轉去，使人頭昏目眩；但每逢較寬的主要甬道，都是向右轉彎，絲毫不錯。

他先前還對辜鴻生懷着戒心，漸漸覺得辜鴻生倒是十分賣力。

先前他對溫婉君强迫辜鴻生服下嶺南溫家獨門秘製的「失魂丹」一事，心內頗不爲然，覺得這種手段，不够正派；但此時看來，對付小人，有時也確實不能太正派。

凌君毅既然發現辜鴻生並無異心，也就一心一意，耳目並用，放在搜索百花帮的人上去了。

迷陣主要甬道，雖然只有六條，但因岔路交叉，極盡複雜，有時回來回去，走了好大一會工夫，仍然在這條甬道之上，找人的工作，必須每一個角落都走到，自然極費時間。

正行之間，凌君毅突然聽到十數丈外，依稀傳來了一陣極其輕微的聲音！

那聲音可說比落葉還輕，一個人若非內功已臻上乘境界，而且正在留神細聽，幾乎無法聽到。

因爲四個人正在奔行之際，雜沓的脚步聲，已可蓋過旁的聲音，要在自己一行人的脚步聲之外，捕捉比脚步聲更爲細小的聲音，實是一件十分困難之事，而且那聲音還在十數丈之外！

也許那只是一頭山鼠，受到了驚嚇，從石壁間掠過。

總之，那聲音輕微已極，但凌君毅略爲傾聽，就突然住足，低聲道：「辜兄且住，前面是否有一條岔道？」

辜鴻生依言站住，答道：「不錯，但此處離岔道，還有十來丈遠近。」

凌君毅道：「前面岔道之中，有人埋伏，不知是敵是友？」

辜鴻生奇道：「前面岔道，有人埋伏？凌公子如何會知道的？」

凌君毅道：「在下依稀聽到前面十丈遠處，似有四五個人的呼吸之聲，但咱們前面，乃是一條直路，並不見人影，想來是隱匿在岔道上了。」

辜鴻生聽的吃了一驚，詫異的道：「凌公子已經聽到他們的呼吸了？」

凌君毅淡然一笑道：「甬道上傳聲較遠，何況對方幾人，隱身暗處，伺敵心切，心情緊張，氣息自然較平常粗大了。」

辜鴻生輕歎一聲道：「凌公子這份造詣，兄弟當眞佩服之至……」

餘音未落，突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四道人影，已從兩邊橫貫的岔道上閃掠而出！

緊接着只聽一個嬌美的女子聲音，喝道：「來人站住，要命的棄去手中兵刄，把人留下，否則你們三個賊黨，一個也休想活命。」

敢情她早已看淸有三個是黑龍會的人，這句「把人留下」，原來誤認凌君毅被他們擒住，押着經過這裏！

凌君毅前面，是手持長劍的辜鴻生，後面，是兩個青衣漢子，這情形，確也像極被人擒住了一般。

凌君毅聲音入耳，心頭不覺大喜，急忙一掠而上，大聲說道：「帮主，在下正是找你們來的。」

「啊……」

黑暗之中，响起一聲驚喜交集的輕「啊」，一條苗條人影，迎着翩然飛掠過來，叫道：「凌兄……」

她心頭充滿了欣喜，宛如遇上親人一般，飛快的撲了上來。

她是女孩兒家，尤其失陷在這暗得不見天日的山腹甬道之中，一旦遇上了日夜縈心的情郎。

她要儘情的，不顧一切的撲入他懷裏，她需要他的慰藉，也需要他的愛撫。

但她畢竟是百花帮的帮主，當着外人，當着四名使女，她不能失去了帮主的身份！

這是凌君毅一聲「帮主」提醒了她。

她飛奔過來的人，忽然在相距數尺之間，停了下來，一雙盈盈鳳目之中，已經滿含着過份驚喜的淚水，婉然笑道：「凌兄，你怎會找到這裏來的？你沒事吧？我們這一路人，全失散了……」

她雖在笑，但臉頰上已經滾落兩行淚珠，接着說道：「你看，如今只剩我們這個人，我眞不知如何向師父交代？」

凌君毅安慰道：「帮主也不用難過，這裏是青龍潭迷陣，失散的人，總可找得到，在下就是找妳們來的。」

牡丹抬眼看了辜鴻生等三人一眼，問道：「他們不是黑龍會的人麼怎會……」

凌君毅沒待她說完，笑了笑道：「黑龍會已經破了……」

牡丹聽的又驚又喜，一雙鳳目之中，射出異樣神彩，含情脈脈的道：「這又是凌兄建了大功！唉，我眞慚愧死了。」

凌君毅一時不便多說，只是催道：「在下一行，總算找到了帮主，只是這迷陣之中，岔道極多，咱們是分兩路入內搜索的，咱們這一路，尚未搜索完畢，時間寶貴，帮主只好和在下同行了。」

牡丹理理鬢髮，婉然笑道：「我們不知在這裏轉了多少時光，連身上帶的火摺子都燒完了，自然和你一起走了。」

凌君毅抬抬手道：「辜兄三位，手上都有火筒，就請走在前面吧。」

當下由辜鴻生三人走在前面帶路，牡丹和凌君毅走在中間，四名侍女跟在兩人身後而行。

牡丹和凌君毅並肩走着，一面側臉問道：「還有一路是誰？」

凌君毅想了想，覺得遲早要和她說的，倒不如此時告訴她的好，這就笑了笑道：「這人帮主原是極熟，但其實已經並不是她。」

牡丹聽的奇道：「凌兄說的是誰？」

凌君毅道：「玫瑰。」

牡丹哧的笑道：「你說九妹……」

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麼，口中「哦」了一聲，急急問道：「怎麼會不是她了？」

凌君毅道：「玫瑰是妳們派去黑龍會臥底的人，早已被黑龍會識破遇害，現在喬裝玫瑰的則是溫婉君……」

牡丹神色一變，說道：「她是黑龍會的人！」

「不！」凌君毅道：「她是嶺南溫家的人，和在下原是素識，她無意中發現玉蕊她們蔴袋中裝的竟是在下，就喬裝玫瑰，一路跟了下來……」

牡丹瞟了他一眼，神秘一笑，幽幽的道：「你們很好，是不是？」

她這一笑之中，包含着淡淡的幽怨和黯然自傷的神色使人更覺得她情意悱惻。

凌君毅想起太上臨終時叮囑，心頭感到一陣跳動忙道：「在下和她只是……」

牡丹不待他說下去，輕聲說道：「不用解釋，我不會怪你的。」

這句話，說的很輕，大概只有凌君毅可以聽到，但她一張粉臉，已經驟然飛紅起來！

凌君毅也覺得臉上發熱，心頭一陣感動，低聲道：「謝謝妳……」

兩人隨着大家默默的走了一段路，凌君毅又道：「帮主，還有一件事，大概也出於妳意料之外。」

牡丹眨動一雙淸澈大眼，問道：「什麼事？」

凌君毅道：「妳知道太上是在下什麼人？」

這話確實問的牡丹大感意外，問道：「是你什麼人？」

凌君毅道：「姨母，是家母妹子。」

牡丹驚喜的道：「眞的！嗯，我想起來了，你說過伯母姓鐵，你怎麼會知道的呢？」

凌君毅就把外祖父手創黑龍會，母親成婚之日，太上負氣出走，韓占魁如何出賣黑龍會，大概說了一遍。

牡丹輕哦一聲道：「原來還有這許多

曲折，難怪你要三妹來跟我說，不可說出伯母姓鐵的事來，哦，伯母也來了麼？」

凌君毅道：「家母已經走了，她老人家現在嶽姑廟，要在下領帮主前去和她老人家見面。」

「嗯！」牡丹臉上不期飛起一片紅雲，却掩不住她的興奮和喜悅，嬌柔的問道：「我師父是不是也在嶽姑廟？」

凌君毅一時感到難以作答，口中含糊應着。差幸前面已經到了出口，大家魚貫走出，回到六角廳上。

方如蘋迎着叫道：「凌大哥，找到百花……」

話聲未落，只見凌大哥後走出一個絕色女子。只見她身上穿一件窄腰身玫瑰紫夾衣，鵝黃色胸間繡着碗大一朵牡丹花的坎肩兒，葱黃綾子百摺裙，腰間懸着一口寶劍。

頭挽宮髻，斜簪着一支珠鳳，鬢邊青絲，畧見蓬散，少說也有一二天沒有梳理了，却生得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如美玉，眼若秋水，看去不見奢華，却有一種高華絕俗之氣！

淡雅端莊，人稱百花帮主，嬌婉多情，眞是羣芳魁首！方如蘋看的不覺一怔，連底下的話都嚥了下去。

牡丹含笑問道：「凌兄，她就是溫家妹子了？」

唐文卿心頭也在暗暗嘀咕，怎麼又是一個對凌大哥口氣親切態度親密的姑娘！

方如蘋搖搖頭道：「我不是溫姐姐，我叫方如蘋，姐姐是……」

話聲未落，忽然朝對面一道石門指了指，笑道：「溫姐姐也出來了。」

對面一道石門中，果然也魚貫走出一行人來，那是兩名青衣漢子，榮敬宗，溫婉君，玉蘭，紫薇，和一個背負長劍的灰衲老尼——明月。

溫婉君，玉蘭，紫薇一眼看到牡丹，口中驚喜的叫了聲：「帮主。」

一齊奔了過來，神色恭敬躬身施禮。

方如蘋聽大家叫她「帮主」，也暗暗驚奇不止。

牡丹走上一步，一把抓住溫婉君的雙手，感激的道：「溫姑娘，蒙妳一路賜予協助，還救出三妹等人，我不知如何感謝妳才好。」

溫婉君聽的一怔，問道：「帮主已經知道了？」

牡丹點頭道：「凌兄方才已經告訴我了。」

目光轉動了下，接着問道：「我們一路，還有左護法冷朝宗和冉遇春，葉開先三人，都沒見到麼？」

凌君毅道：「冷朝宗，葉開先俱已身死，冉遇春衝出『劍衖』，身負一十八處劍傷，現在還在外面運功療傷。」

牡丹神色一黯，說道：「我們這一路，眞是敗的很慘。」

說到這裏，忽然目光一抬，朝凌君毅問道：「凌兄，你看到二妹她們麼？」

凌君毅道：「在下進來之時，在一處甬道上，還遇到蔡良，他傷的很重，只用手指指方向，已經說不出話來，後來聽韓占魁的口氣，副帮主一行人，大概失陷在飛龍堂裏，咱們從此地出去，就到飛龍堂救人去了。」

接着就替在場之人，一一引見。

榮敬宗一手摸着蒼鬚，說道：「凌公子，此間事了，咱們那就快些走吧！」

一行人由榮敬宗爲首，離開六角大廳，仍由原路退出。

大家經過「劍衖」之時，不禁看的暗暗咋舌不止。

辜鴻生走在前面，搶着打開石門。

冉遇春首先搶了上來，迎着牡丹，凌君毅二人，連忙躬下身去，說道：「帮主，屬下正在焦急，這石門之內，埋伏了上千支利劍，不知總座一行，是否能履險如夷，要他們（指替他護法的兩名劍手）開啓石門，他們又找不到機括所在……」

凌君毅道：「冉兄傷勢，已經痊好了麼？」

冉遇春道：「屬下幸蒙總座救治，如今總算好了。」

凌君毅道：「如今兄弟已經不是總護花使者了，冉兄不可如此稱呼。」

玉蘭望了牡丹一眼，詫異的道：「凌公子好端端的，怎麼……」

凌君毅苦澀一笑道：「說來慚愧，在下進入黃龍洞之前，全軍盡墨，在下在黑龍潭遇上太上之時，已經引咎辭去總護花使者職務，後來得知帮主，副帮主兩撥人，也被黑龍會引入岔路，失陷在靑龍堂和飛龍堂兩處，因此，在下自告奮勇，向太上討令，救出兩路人馬，稍贖前愆，離開了這山腹秘道，在下也就不是百花帮的人了。」

他因太上是自己姨母，人已死了，不願再提軟轎中預置炸藥之事。

牡丹嬌柔一笑，說道：「凌兄就是不幹總使者，也是百花帮的自己人，總不會錯吧？」

凌君毅想到太上臨終時說的話，不覺玉臉一紅，訕訕的說不出口來。

方如蘋眼看走一段路，就有一道石門，而且都由機括啓閉，心頭更是驚異不止，悄悄說道：「唐姐姐，要不是凌大哥來救我們，就算他們放了我們，也逃不出去呢！」

祝雅琴道：「可惜爹沒有來，他老人家一生精研土木之學，像這樣的山腹甬道，到處都是由機括啓閉的門戶，給爹看到了，只怕不肯出去了呢！」

一行人邊說邊走，不多一會，已經走上一條較爲寬闊的甬道。

榮敬宗脚下一停，回身道：「大家注意了，現在咱們已經走出『青龍潭』的範圍，（青龍潭是後來改建的，其中包括『劍衖』『迷陣』，和地底『囚室』屬青龍堂管轄。）前面那道石門之外，就是飛龍堂了，飛龍堂最厲害的『十絕劍陣』，和『十二星宿』，雖已殲滅，但他們是對外的組織，其中仍然不乏高手，大家務必小心戒備才好。」

隨着話聲，大步朝前行去。

走不多遠，前面果然已到盡頭，一道石壁，擋住了去路。

榮敬宗脚下一停，舉手在壁上按了兩按，石門自啓，榮敬宗早已大步跨出去。

門外當然還是甬道，但榮敬宗才走了四五丈遠近，辜鴻生便趨了上去，低聲說

道：「榮總管請留步。」

榮敬宗回頭道：「你有什麼事？」

辜鴻生道：「榮總管只怕沒到過『飛龍關』吧？」

榮敬宗訝然道：「飛龍關？老夫確實未曾到過？飛龍關又在何處？」

辜鴻生陪笑道：「飛龍關和青龍潭同樣是改建後才有的名稱，統屬水總監轄下，是黑龍會兩處最機密的地方，你老如果筆直走去，那是到飛龍堂去了。」

榮敬宗哼道：「如此看來，老夫當了二十幾年黑龍潭總管，當眞是白當了。」

說到這裏，接着問道：「你說飛龍關該往那裏去？」

辜鴻生道：「飛龍關暗門，就在這裏，只是此門開啓之時，兩邊甬道，即自動堵死，咱們人數較多，須要大家擠一擠才行。」

當下，就要大家站在一起，然後由辜鴻生走到右首石壁脚下，摸索了一陣，再到左首壁下，同樣摸索了一陣。

但聽地底响起一陣隆隆軋軋之聲，左右兩堵石壁，緩緩移開，同時但見甬道前後，也由頂上緩緩降落兩堵石壁，像水閘一般，把甬道堵死。

方才還是一條筆直的甬道，轉眼之間，已經變成了橫貫的通道。

衆人差幸站在一起，事先若無準備，就可能被石壁隔斷。

榮敬宗看的目瞪口呆，沉聲道：「這是什麼時候改建的？」

辜鴻生說道：「大概快有十幾年了，還是戚承昌兼任本會總監之時，開始建造的。」

他用手朝右首甬道指了指道：「百花帮的人，如果進攻飛龍堂，不用動手，就可把他們由此處引入飛龍關去，只要一入飛龍關，那就和進入靑龍潭一樣，只須把此處封起，就再也休想衝的出來。」

榮敬宗凛然道：「那麼咱們進去了，該當如何？」

辜鴻生道：「這個總管但請放心，這道門戶的機括，就在門下，甬道變更之後，外面就無法開啓，咱們只要分幾個人，守住此地，即可無事。」

牡丹看了衆人一眼，說道：「三妹，妳和十妹（紫薇），明月師太，以及茉莉等四人，一同留在這裏好了。」

凌君毅怕她們幾人實力不足，含笑朝牡丹，唐文卿等人道：「咱們只是進去救人，這裏面既稱『飛龍關』，也許有什麼厲害埋伏，人數去多了，反而不好，依在下之見，帮主，唐姑娘，祝姑娘，方小妹，和小桃姑娘等，都留在此地，不用進去了。」

牡丹道：「不，賤妾是百花帮帮主，自然要進去的了。」

榮敬宗道：「那就這樣吧，諸位留守甬道，咱們進去救人。」

當下仍留辜鴻生帶路，榮敬宗，凌君毅，牡丹，萬人俊，許家驊，冉遇春和三名黑龍潭劍手，一行十人，朝左首甬道中走去。

深入十餘丈，忽然地勢開朗，形成一個寬敞的石室，少說也有六七丈見方，迎面一堵大石壁，中間橫鐫着「飛龍」二個朱紅大字，字下是兩扇朱漆大門。

大門當然也是石門，只是漆上了朱漆，看去就像是門。

不像其他石門，沒有門的迹象，只是一堵石壁而已。

尤其這兩扇門上，還按着兩個黃澄澄的獸環，看去更顯得十分氣派。

「飛龍關」，確實像一座關。

不知道的人，看了壁上「飛龍」二字，準會把它當作飛龍堂。

百花帮副帮主芍藥率領的一路人馬，就是這樣，被誘進「飛龍關」去的。（芍藥那一撥人，是奉命攻打飛龍堂來的，甬道改變，一直進入此地，自然就往關裏衝去了。）

榮敬宗到得關前，目光左右一陣打量，回頭問道：「辜兄可知這飛龍關裏面的情形如何？」

辜鴻生道：「兄弟曾奉命來過兩次，但都到關下爲止，裏面情形如何，兄弟也不大清楚，只是聽飛龍關關主胡全偶而談起，好像裏面有很多石屋。」

榮敬宗道：「胡全昔年曾在老夫手下，當過巡主，你去叫他出來。」

辜鴻生陪笑道：「兄弟忘了你老昔年曾在飛龍堂當過副總巡主，胡全還是你老的屬下。」

榮敬宗輕輕嘆息一聲道：「那時是反清的黑龍會，如今黑龍會已成了清廷搜殺反清志士的機關，時勢已經不同了。」

說話之時，辜鴻生已經走上前去，伸手抓住獸環，左右轉動了三下。

只聽從獸環口中，傳出一個人的聲音問道：「外面是什麼人？」

辜鴻生道：「黑龍潭榮總管請胡關主答話。」

裏面那人道：「在下立時進去通報。」接着就寂然無聲。

過不一會，但見兩扇朱紅大門，呀然開啓，兩名黑衣勁裝漢子，手提燈籠，並肩從門中走出。

後面緊隨着一個身穿靑袍，年約五旬的漢子，急步迎了出來。

這人正是飛龍關的關主胡全，一眼看到榮敬宗昂首站在衆人面前，慌忙趨上兩步，連連拱手道：「屬下不知榮總管蒞臨敝關，有失迎迓，還望總管恕罪。」

榮敬宗拂鬚笑道：「胡兄不可多禮，兄弟如今已經不是黑龍潭總管了。」

胡全躬着身子，陪笑道：「如此說，榮公定是高升了。」

榮敬宗臉色一沉，微哼道：「胡兄心裏，難道除了升官，就沒有別的思想？」

胡全聽的不禁一怔，望着榮敬宗，嚅嚅說道：「榮總管……」

榮敬宗道：「胡全，老夫問你，你當初身爲黑龍會的巡主，可是太陽教門下教友？」

胡全驚恐的張了張嘴，囁嚅應道：「是……」

榮敬宗道：「好，老夫現在告訴你，韓占魁業已授首，水轟盈敗走在逃，黑龍會已經破了，你升官的迷夢，也可以醒醒了。」

胡全驚駭的臉白如紙，拭着汗水，道：「你老是……是……」（未完）

民初遊俠傳

三日驚濤

朱羽·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飛往刀疤辛老四處臥底，他剛離去，福旺嫂接踵而至，說出保安副隊長已為辛老四收買，常德勝忙另設對策，命薛子秋往唔辛老四，使展調虎離山計，同時另命福旺嫂往找銀娃子辦事，福旺嫂領命找到銀娃子，把趙飛處境危險之事說出，命銀娃子速往鴻興飯莊通知趙飛，銀娃子滿口答允，立即前往，逕登樓上雅座，此時趙飛仍未到，馮朋已先來了，馮朋為挖掘銀娃子秘密，打賭銀娃子不敢脫光上衣，銀娃子要馮朋自劏身上的肉為賭注，馮朋拔出七首揷在桌上，點頭說道賭了——

＊＊＊＊＊＊＊＊＊＊＊＊＊＊＊

步步江湖險　着着詭譎謀

銀娃子狡黠地道：「我怎麼知道你說話算數？」

「放心，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說了算。」

「不行！」銀娃子面上的笑意更濃了。「我看還是這樣，我脫一件衣服，你就劏一刀，不算多大多小，總得劏下一塊肉來，怎麼樣？」

馮朋面上的笑意消失了，他想不到這個女娃子竟是如此刁鑽潑辣，情知僵持下去，準討不了好，連忙趁機落帆收篷，哈哈笑道：「佩服！佩服！果然是名不虛傳。改日再和妳這女娃兒打賭，今天要和趙飛痛飲幾杯，弄得鮮血淋淋的豈不掃興，妳說是不是？」

銀娃子心裏眞是得意極了，但是面上並沒有顯露出來，就這一兩天，她似乎已長大了許多。沉靜只不過一瞬，門外突然響起一聲吆喝：「趙爺到！」

門簾子撩開，吃驚的自然是趙飛，他面色一沉，冷叱道：「銀娃子！妳來幹甚麼？」

銀娃子倏地站了起來，藉抬手掠髮的姿態擋住了馮朋的視綫，先向趙飛眨眨眼睛，然後冷笑道：「我想問你幾句話，請你到隔壁廂房裏先坐一會兒。」

趙飛心裏雪亮，却故意說道：「有話在這兒說也是一樣。」

「不一樣，」銀娃子邊說邊往外走。「你務必要跟我說個明白，不然我要在這兒跟你鬧個沒完。」

趙飛向馮朋曖昧地一笑，然後聳聳肩，作出一個無可奈何之狀。

來到隔壁廂房，銀娃子故意高聲嚷道：「你對福旺嫂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明話，暗話却是咬住趙飛的耳朶悄悄說的，銀娃子運用得很妙，幾問幾答間，她已毫無遺漏地將消息傳給了趙飛。

坐在隔壁的馮朋明白銀娃子在耍過門，他輕輕撩起門簾，向站在門外的兩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兩個人立刻下樓而去。

銀娃子任務完成，心滿意足地離開了鴻興飯莊。

天色已黑，她只管低首疾走，在穿過一條小巷時冷不防被兩個人擋住了去路。

那兩個人都是辛老四的手下，方才又在鴻興飯莊見過面，銀娃子立刻發覺事態不妙，想奪路而逃，却被他二人一前一後地夾住了。

她很快地冷靜下來，輕叱道：「你們想幹甚麼？」

那兩個人根本就不跟她說話，一個上前勾住她的脖子，掩住她的嘴，另一個抬起她的脚，兩個人將她抬起來拔脚狂奔。

銀娃子拚命掙扎，無奈人懸空中，難以使力，而且對方又是兩個壯漢，如同小鷄被抓在老鷹爪下，說甚麼也掙脫不了。

在暗影中，閃出一個身手矯捷的人，他倚牆而立，並沒有迤邐跟蹤，更沒有出面援救銀娃子的跡象，只是連聲冷笑。

藉着黯淡星光，可以看清楚這個人是劉慶雲。

待那兩個大漢抬着銀娃子在黑巷盡頭消失後，劉慶雲突然身形一轉，向鴻興飯莊撲去。

來到飯莊，他不走前門，却繞到後院，一縱身越進後院，消失在黑暗之中。

×　×　×

似乎在事先經過特別的安排，鴻興飯莊樓上的雅座除了馮朋和趙飛之外，竟然沒有別的客人。雖然場面有些冷清，却也適宜作傾心之談。

如今，馮朋已明白了趙飛的底牌，却不知道對方已經發覺居心敗露的事，本來趙飛是完全站在挨打的地位，由於銀娃子的智勇，這種情勢已經改觀了。他已懂得如何防範潛伏在身後的敵人，以及尋覓適宜的機會去制敵。兩相比較，趙飛雖然身在險中，却是畧佔上風。

對於姚鳳起送來的消息，馮朋是絕對相信的，他不禁暗中惋惜，像趙飛這塊料，作朋友實在太好，不幸却作了敵人。

這種念頭只是深藏心底，並未露於表面，馮朋那張滿佈風霜的臉上仍是洋溢着濃郁的笑容，他舉起杯來，以極爲柔和的聲音道：「趙兄……」

昨天和今天，趙飛已經判若兩人，他突然變得很世故，連忙也端起酒杯，搶着說道：「馮大哥！這一聲趙兄叫得太見外了，如蒙賞臉叫喊我一聲老弟，我會受用得多。」

「好！趙老弟！」馮朋立刻改了口。「來，愚兄奉敬一杯。」

「拜領！」趙飛很恭敬地先喝乾了杯中的酒，還亮了一下空杯。

馮朋放下酒杯，一面向趙飛佈菜，一面緩緩道：「老弟！常言道得好，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愚兄有幾點疑問，要向老弟請教。」

「小弟洗耳恭聽。」趙飛的言辭，態度都表現得十分誠懇。

「我很了解你這種年輕小伙子的性格。」馮朋的一雙眼光如兩把利刃般盯在趙飛的臉上。「若說你當眞心悅誠服地要來跟愚兄跑腿，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趙飛並未以贅言解釋，只是簡畧地道：「馮大哥！我也說不上是爲了甚麼原因要跑來跟你打堆，套句俗語：昨晚大概睡在磨子上——想轉了。」

馮朋開心地哈哈大笑，連連拍手道：「妙！妙！想不到你老弟還是個趣人。」

「談不上，我是一根腸子通到底，喜歡說直話。」

「那樣最好，」馮朋笑色一斂，一本正經地道：「老弟！你和老四那段樑子將如何了斷？」

「請大哥主持公道。」

「這個公道可不大好主持，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你放出的話……」

「不，」趙飛接上了腔：「爲不使馮大哥居中爲難，我想到了個折衷辦法！」

「哦！甚麼折衷辦法？」

「古話說，寃家宜解不宜結，我想放辛老四一馬。」

「一概不究？」

趙飛冷冷道：「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

「辛老四最少該有點表示，比如說，他該爲我堂兄造座墓，被他吞沒的那票黑貨也該吐出來，給我那寡嫂拿去養老！」

馮朋笑嘻嘻地打斷了趙飛的話：「老弟既然如此說，事情就好辦了，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我只要跟辛老四說一聲，他不敢不依。」

「謝謝馮大哥。」趙飛舉杯致敬。

馮朋喝了一個滿杯，然後笑嘻嘻地道：「老弟！我看得出你是一個智勇兼備的漢子，我倒要考考你，愚兄前來碧色寨，到底是爲了啥？」

趙飛故作神秘地壓低了聲音道：「想必是爲了一宗大買賣。」

「對了！」馮朋雙掌輕脆地一擊。

「可容許小弟插一脚麼？」

「嘿嘿！」馮朋乾笑一聲。「像你這種好帮手，找都找不到呢……老弟！本來這樁事順當溜手，千萬財富可說是信手撈來，不意半途中殺出一個程咬金，存心要跟我過不去，眞他媽的氣人！」

「那人是誰？」趙飛透露出關切的神情。

「老弟！你絕對想不透……」

「大哥別逗，我這個人性子急，快告訴我那混賬小子是誰？」

馮朋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變戲法的劉慶雲。」

趙飛不禁暗暗吃了一驚！這個姓馮的倒眞是高手。不但很快地摸清楚了自己的動向，而且連劉慶雲的來意也摸透了。

他故意冷笑了一聲：「哼！就憑那個糟老頭子也配跟馮大哥作對？」

馮朋神色凝重地道：「老弟，常言道，朋友一萬個不多，仇敵有一個就够瞧。這姓劉的是個老江湖，一雙招子特別亮，看他變戲法的身手就知是個會家子。老實說，愚兄眞有點担心。」

「唔！」趙飛只得漫應了一聲，不敢隨便接腔，因爲他摸不清楚對方的用意何在。

「老弟，」馮朋突然隔着桌子伸手過來握住了他那結實的小臂，用力地搖了幾下：「這回可要借重你的大力了。」

趙飛只得滿口答應道：「全憑大哥吩咐。」

「連夜去幹掉劉慶雲。」馮朋面上佈滿了獠色，似乎已將對方恨之入骨。

趙飛混進來的目的，是要弄清楚馮朋究竟是不是爲了謀刺計劃而來？謀刺計劃是否眞與周杭有關？現在正是機會，他該趁機套取對方一點口氣，繼而一想，倘若銀娃子傳來的消息確實，對方既已了解了自己的身份，此刻不過是在唱假戲，又怎會輕易洩露口風呢？」

因此，他將那種念頭放開，豪氣十足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大哥！我立刻就去。」

馮朋雖然是個老江湖，這時心中竟然迷惑起來。趙飛的言辭是那樣爽朗，態度是那樣誠摯，一點也不像是矯揉造作，難道姚鳳起的話不可靠？或者他是假裝合作，而實際上却是另有目的？

這種猜疑未嘗沒有可能性，馮朋沉吟着，終於再度加以試探：「老弟！你有把握？」

趙飛毫不猶豫地道：「姓劉的只不過和我們一樣是一個人，並非神，幹掉他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我相信你有這種本事，那麼，索性讓你多費點勁，」說到此處，馮朋站了起來，走到趙飛的身邊，悄聲說道：「在幹掉劉慶雲之前，先幹掉那個藥舖老闆張紹基。」

「張紹基？」趙飛故意翻起眼皮想了一想。「莫非就是昨晚想置大哥於死地的那個傢伙？」

「就是他。」

「爲什麼要幹掉他？」

「因爲他知道我的秘密。」

「大哥！」趙飛立刻抓住了機會。「新伙計問東問西原是江湖上的大忌，而我又不得不問，因爲有兩條人命交到了我的手裏，明白內情，使我動手來要方便得多。大哥！你究竟要幹一宗什麼買賣？」

這個問題顯然使馮朋感到意外，楞了一會兒之後，才緩緩答道：「老弟！並非我不信任你，而是一時說不清。到時你自會明白。」

「好！我不問。」趙飛懂得適時落篷收帆。一本正經地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張紹基是不是住在福成堂藥舖內？」

馮朋沉吟了一陣：「照說他應該住在藥舖裏面，不過，他昨晚受了驚，是否會易地而匿那就不得而知了。這還要老弟多費點心。」

「這沒問題，只要他還在碧色寨，我就有法子找到他。」趙飛總覺得早些離去較爲妥當，於是找到了藉口：「趁藥舖子沒有關門之前，我想先去探探動靜。」

馮朋並無意在此時困住趙飛，反之，他還想利用趙飛除去張紹基與劉慶雲這兩個勁敵，更可以藉此機會測驗一下對方的忠誠。

因此他抱拳一拱，道：「那就多多費神了。……」

他一語未盡，突然有人掀簾而進，就是方才他帶來的那兩個大漢的其中之一。

馮朋打了個手勢，示意趙飛稍坐，然後走出了廂房，將那大漢帶到樓梯口，悄聲問道：「得手了麼？」

「得手了。」

「可曾驚動別人？」

「神不知、鬼不覺。」

「囚在何處？」

「高瘤子後院的磨房裏。」

「可有別的消息？」

「辛四哥黃昏離鎭，此刻已溜回來了。他要我告訴馮大哥一件事：『一響倒』魏雲來到了碧色寨，並未投店，行蹤飄忽，不知他的目的何在。」

一向深沉穩練的馮朋，這時也不禁面露驚色，默默無語，良久，才吶吶道：「這消息確是不確？」

那漢子道：「辛四哥就像生了千里眼、順風耳一般，他得來的消息是絕對錯不了的。」

馮朋沉吟了一陣，道：「兄弟夥够機伶，還有多少人在？」

那漢子翻眼算計了一陣，才低聲答道：「若是動傢伙玩命，倒有十幾二十個好派用場，若論機伶乖巧，幹細活兒，只有三、五個人好用。」

「好！」馮朋以手掌掩住口，唯恐風聲外洩似的。「傳話給老四，派幾個機伶的兄弟，連夜分頭踩盤，務必將『一響倒』的行蹤找到。若論玩槍，咱們誰也不是姓魏的對手。出動的人誰也不准帶傢伙，我立刻就要回王婆子家，有什麼消息，着人傳到那邊去。」

那漢子道：「您這會兒要不要跟辛四哥碰碰面？」

「不必！你快去吧！」

那漢子匆匆走了，馮朋吁了口氣，聳動一下眉頭，調整好了面上的笑容，這才回到雅座。

趙飛正在低頭啃着一隻鷄腿，顯得津津有味，對於房外二人的低聲交談，似乎一點也不留意。

馮朋仔細觀察一陣，沒看出任何破綻，這才放下了心。

趙飛放下筷子站了起來，笑道：「酒菜實在太好，可惜此刻無心享受，大哥！我先走一步了。」

馮朋擺擺手，道：「老弟！你再坐一會兒。」

趙飛只得又坐了下來，表面上聲色不露，心中却提高了警惕，那個漢子突如其來，似乎使情勢小小有了變化。

「老弟！」馮朋突然提出一個使他想不到的問題，「你覺得銀娃子這個人怎樣麼？」

趙飛瞪大眼睛，一時答不上話來，良久，才反問道：「大哥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看得出她對你有心。」

趙飛苦笑道：「大哥眞會打趣，身在江湖不由己，東飄西蕩，命揑在別人手裏，想那些幹嗎？」

「想不到你老弟竟然如此洒脫。」馮朋的神情非常正經。「不過，我要提醒你一句，銀娃子不是風塵中人，是個規規矩矩的良家婦女，千萬負不得。」

「大哥說得太遠啦！我……」

「別說了！」馮朋搖手打斷了他的話。「你記住我這句話就不會錯。……你不是要去福成堂藥舖看看光景麼？現在可以去了。」

「嗯！」趙飛站了起來。「如有必要，我在那兒能够找到大哥？」

「王婆子家裏。」

「我想我會帶來好消息。」

「愚兄等着。」

趙飛匆匆離去，馮朋流露出得意的冷笑。他已經打下了伏筆，如果趙飛有什麼異心，他以銀娃子的生命絕對可以要挾對方。

× ×

天色很黑，黑得連路都看不清楚。趙飛走出鴻興飯莊之後，又一直留意身後是否有人踩他的盤，所以當他發覺前面有個人影擋道時已是閃避不及，他就那麼靜立不動，目光下垂，注視着那人的雙手，幸好那人手上是空的，並未亮刀握槍。

「老弟！鴻興飯莊鴻門宴，眞是一場好戲。」那人竟然是劉慶雲。

「哦！」趙飛不禁鬆了一口氣。「原來是劉大哥，您全知道了？」

「嗯！」劉慶雲輕緩地點了點頭。「我是暗中為你保駕，馮朋這小子倒不簡單，他將咱們底子全摸清楚了。老弟！要你前去臥底，是何人出的餿主意？」

趙飛楞了一下，才緩緩答道：「是薛隊長的意思，他想明白馮朋前來碧色寨的目的，難道有何不妥？」

「哼！」劉慶雲冷笑了一聲，「太不妥當，如此一來，將你老弟害苦了。」

「此話怎講？」趙飛微微一驚。

「向你傳警的銀娃子被馮朋派人擄走了，」劉慶雲的語氣顯得非常沉重。「老弟，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

「當眞？」趙飛吃驚得縱身上前，一把抓住了劉慶雲的手。

「我親眼所見。」

「那麼，你為什麼不救她？」趙飛的口氣已有質問的味道。

劉慶雲很冷靜地道：「一來因為我身負重任，不能為了這件事而暴露了身份，二來嘛！當時我並不了解那女娃子與你老弟有什麼瓜葛牽連，直到剛才馮朋和那傳信的漢子密談時，才明瞭了大概。」

「大哥！」趙飛那種沉穩的神情已經消失了，口氣顯得非常急躁：「你知不知道他們將銀娃子擄去什麼地方？」

「知道。」

「那麼，快告訴我。」

「告訴你又怎麼？」

「我要立刻去救她出險。」

「我知道你要這樣作，但我不允許。所以我不告訴你，那女娃子現在何處。」

趙飛雙手抓住劉慶雲肌肉虬結的手臂，猛力搖幌，低吼道：「劉大哥，你這是為什麼？銀娃子是無辜的，怎麼可以眼巴巴看着她受無妄之災？」

「老弟，冷靜點。」劉慶雲的聲音就像冬天裏的寒冰。「為了大局，這時已顧不了某一個人的生命安全，以我和高大哥的交情，我要約束你的行為。」

「那…」趙飛那雙精光外露的眸子突然失神了，攤開雙手，一副落寞無助的樣子。「……我該怎麼辦？置銀娃子的生死於不顧？……我……說什麼也狠不下這種心。」

劉慶雲一把將他拖進了黑巷之中，以教訓的口吻道：「老弟！他們綁架銀娃子，只是想在節骨眼上以她的性命來要挾你，目前她還不會有危險。老弟！有一樣最重要的事你可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大哥！你說。」

「如何應付馮朋？」

「這……」趙飛頓了一頓，才答道：「還要和薛隊長商議後才能作出決定。」

「老實告訴我，」劉慶雲緊緊抓住了趙飛的手。「薛麻子是不是已經接到了保護蔡都督的密令？」

「是的。」

「昆明方面派了多少人來？」

「只有一個姓常的參謀。」

「哦！我可以放心了！」劉慶雲的確鬆了一口長氣。「原以為保護蔡都督的事只有我一個人在頂着。老弟！告訴薛麻子，我要跟他當面談談。」

「好！我要他立刻會你。」

「老弟！有個名叫魏雲的人，你可認識？」

趙飛想了一想，突然振聲道：「是不是槍法神奇，綽號叫『一響倒』的？」

「是他。」

「我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這個人也來到了碧色寨，告訴薛麻子，姓魏的和蒙自道道尹周杭是結拜兄弟，來此絕無好意，千萬留心。」說到這兒，劉慶雲那隻手突然在趙飛的手腕上一緊。「魏雲這傢伙表面忠厚，內心奸詐，聽說他最近在昆明和警衛團的唐頭走得很近，他來碧色寨，八成是受了唐頭什麼托付。唉！眞是托黃鼠狼看雞，遲早會看到牠的肚子裏去。」

趙飛吃驚地道：「有這回事？我可要立刻告訴薛隊長一聲。」

「告訴薛隊長，不必再東猜西疑了。馮朋和辛老四那一夥人十成十是要準備刺殺蔡都督的，趕緊找個藉口，將他們一網打盡，免留後患。」

「我一定轉告。」

劉慶雲拍拍他的肩頭，道：「好好去辦事，銀娃子的事包在我身上，她若是少了一根頭髮就由我賠。」

「多謝！多謝！」趙飛連連打拱作揖，然後匆匆離去。

劉慶雲凝視着他的背影，發出無聲的冷笑，突然身形一轉，向東頭上撲去。

× ×

磨房裏漆黑漆黑，一個滿腮鬍鬚的漢子端了一盞油燈進來擱在石磨上，照亮了銀娃子那張驚惶、憤怒的臉，她雙手反翦着被綁在磨桿上，秀髮零亂地披洒着，嘴裏還塞着布。

那漢子面上浮着淫虐的笑容，伸手在她腮邦子上擰了一把，嘿嘿冷笑道：「銀娃子！放乖點，這會兒你已動彈不得，大爺想怎麼糟塌你都行，只是不願那麼做。如今要拉出你口裏的破布，你可不要亂嚷嚷。」

依銀娃子脾氣，這會兒口裏罵不出聲，兩手摑不出耳括子，踢也要踢對方幾脚。而她却沒有妄動，因為她曉得這回可不是鬧着玩的，弄得不好會送掉一條小命。

口裏的破布拉了出來，她連吐好幾口唾沫，却沒有吭一聲。

「眞乖！」那大漢得寸進尺地又在她的臉頰上輕擰了一把。接着，在磨盤上一坐，蹺起了二郞腿，瞇着眼道：「現在，我要問你幾句話，一五一十老老實實地回答，若是說一個假字，我就剝你一件衣裳，直到剝光了為止，到那時可就難看！」

「問吧！」銀娃子毫不在乎地一甩頭，將一頭亂髮甩去腦後。

「在鴻興飯莊，你跟趙飛嘀咕了些什麼？」

「那是我跟他的私事。」

「不說？」那漢子站了起來。

「不能說！」

「好！」他伸出了魔手，一把抓住了銀娃子的衣領，惡狠狠地道：「我先撕爛你上身這件夾襖……」

「慢點！」銀娃子低聲嚷叫。「我告訴你可以，你可不能傳揚出去。」

「我答應絕不傳出去半個字。」他的手又縮回去了。

「我……」銀娃子嬌羞不勝地低下了頭。「……我跟姓趙的好過了。」

「好過了？」漢子伸出舌頭潤潤焦燥的唇，似乎有些惋惜的味道。

「嗯！」她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這是昨天晚上的事，當時他答應我，今天一大早就搬出福旺嫂的家，住到客棧去，他却沒有作到。所以我很惱，打聽出他在鴻興飯莊，所以就去質問他，再沒有說別的話。」

漢子瞇起眼睛端詳她，心裏暗中盤算：這話好像是眞的，女娃兒只怕誰也不會胡說八道地去糟蹋自己的名節。

銀娃子抬起了頭，火熱的目光盯在對方臉上，試探地問道：「是不是因為我跟趙飛說了悄悄話，你們才將我綁來？」

那漢子沒有回答，却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嘿嘿！銀娃子！看你平日一本正經的樣子，料不到你竟然是一頭愛偷葷腥的饞貓。」

「他……他答應要我的。」

「我也答應要你，」那漢子貼到了她的身邊，一隻魔手順着她那柔軟的頸項而下，領口那粒鈕子被解開了。他那吐出檳榔氣息的嘴湊在她的耳根上，邪聲邪氣地道：「那麼，你也跟我好一好，行麼？」

銀娃子差點氣炸了肺，但她曉得這不是發脾氣的時候，忍住氣，冷冷地道：「當心趙飛宰了你。」

第二粒鈕子又被解開，那漢子的魔手順着往下摸索，話聲也更邪惡：「乖點！不然我要將你跟姓趙的醜事宣揚出去，那可不好作人哩！」

銀娃子魂都快嚇掉了，平日裏粗話罵人，那是動口不動手，如今只要第三粒鈕子一解開，那隻魔手就可以侵進她的胸域。急得她忙叫道：「慢點！你聽我說。」

「別磨磳了，」那漢子又解開了夾襖上的第三粒鈕子。「我還有一個同伴馬上就要回來，你難道願意咱倆輪着來？」

「住手！快住手！」銀娃子拚命地扭動着身子。「這裏也不是相好的地方。」

「麥稈堆上挺合適。」

「那麼，你先放開我。」

「嘿嘿！」那漢子的獸性已經開始發作了。「當然要放開你，不過得等我剝光你身上的衣裳才行，這會兒放開，你拔脚就跑怎麼辦？」

「我不跑就是。」

「女娃子！我才不相信你呢！」那漢子嘴裏說着話，手可沒有停着，銀娃子那夾襖上的五粒鈕子全解開了，左右一敞，露出了半截酥胸和一件紮得脹鼓鼓的粉紅色胸兜。

銀娃子再也忍不住了，飛起一脚，向那漢子的胯下踢去，站得近，踢得猛，一踢踢個正着，那漢子大叫一聲，面色灰白，連連退了好幾步，跌坐在地上。

這一踢，踢走了那漢子的獸慾，却激起了他的野性，忍住痛，就地上摸起一根粗粗的柴棒，惡狠狠地向銀娃子打去。

銀娃子知道躲不脫，乾脆閉上眼睛。

一道黑影如閃電般竄進了磨房，只見他一掌切在那漢子的手腕上，粗大的柴棒子立刻落到了地上。接着另一拳飛快地擊在那漢子的太陽穴上，噗通一聲，那漢子就四平八穩地躺下了。

銀娃子自然聽到了搏鬥撲打的聲音，睜眼一看，發現一個蒙面人站在面前，一塊手絹遮住了一大半面孔，只露出兩隻炯炯有神的眼睛。

她雖然鬆了一口氣，懸着的心却還沒有放下，鼓足了勇氣問道：「你……你是誰？」

蒙面人沒有回答她的話，一步一步向她逼進，突然伸出兩根指頭在她胸前，肋下，頸窩等處連連點戳，銀娃子突然感到一陣昏眩，就此人事不知。

蒙面人先為銀娃子扣好夾襖的鈕子，然後解開細綁她的繩索，將她往肩上一扛，飛快地離開了磨房。

擱在磨盤上的燈光不住地搖幌，壁上顯出了幢幢陰影，益發增添了幾分恐怖氣氛，然而銀娃子離開這個令人喪胆的地方了。不幸的是：她的遭遇並沒有變，她只是從這一個暴徒的手裏落到另一個暴徒手裏而已。

× ×

在回保安隊隊部之前，姚鳳起去了一趟福成堂，買了一包砒霜，然後買了一大包鹵味，再加一罈酒。在半路上，他用一根細竹管在罈口的泥封上戳了一個小洞，將砒霜滲了進去。

黃的金，白的銀固然誘人，警衛團長的職位更是使他心癢。有野心的人大半愛爭取權利？這是比名利更誘人一種東西。

因此，姚鳳起決定毒殺薛子秋和常德勝，以便在周杭面前邀功。以他的想法：「只要老袁安穩地坐上了金鑾寶殿，周杭必定會成為雲南都督。到那時他這個功臣還怕得不到高官厚爵麼？」

愈想愈高興，一雙脚差點飛了起來。不過，在快要到達部隊時，他突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暗暗提醒自己：小心點！薛麻子是個粗人，常德勝可不粗，千萬別露出破綻來。

薛子秋在得到福旺嫂的消息之後，雖然深信不疑，畢竟還不敢十拿九穩，和常德勝一商議，決定以靜制動不露聲色，自然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姚鳳起已準備要他們兩個人的性命了。

保安隊早就開過了晚飯，薛、常二人因商討事情，是以吃飯較晚，正在吩咐伙伕擺飯擺菜，姚鳳起就在這個時候回來。

「嗨！副座，」常德勝一見面就問：「那邊情況怎麼樣？」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故事

神眼遊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以特殊制穴手法挾制了王府二等侍衞領班包大方，幫助他混進王府，改容換裝爲一名三等侍衞，翌日，包大方恐岳秀身份敗露，要求岳秀預先爲他解去被制穴道，岳秀提出要先見被囚的母親及舅父方一舟和楊玉燕，包大方被迫帶他進入囚房與岳母等會晤，岳秀目睹方一舟，楊玉燕身受非刑，突然改變主意，要包大方設法釋放岳母，方一舟、楊玉燕，然後他則束手就縛，這本非包大方可作主的事，詎知包大方一口答允，令到岳秀大感意外，據包大方解釋是願與岳秀交友，自願承担一切——

靜如處子伏　動若脫兔奔

岳秀道：「看來，你包兄確然是很幫忙。」

這時，包大方已經招來了一個勁裝大漢，道：「送方總鏢頭和岳夫人出去。」

那勁裝大漢一欠身，說道：「屬下遵命。」

回顧了岳夫人和方一舟一眼，道：「兩位，咱們可以走了。」

岳秀一欠身，道：「娘！你多多保重，孩兒不送了。」

岳夫人嗯了一聲，目光却轉在楊玉燕的臉上，道：「姑娘，如是你可以走，爲什麼不走呢？唉，女孩子之家，留在這等場所，豈是長久之策。」

楊玉燕似是很感動，急行幾步，到了岳夫人的身側，道：「謝謝你的愛護，玉燕能出去，我就去叩謝伯母，好好侍候老人家。」

岳夫人先是一怔，繼而微微一笑，道：「好吧！孩子，妳要多保重。」

楊玉燕不知是太高興，或是太傷感，突然間流下來兩行淚水。

岳秀却暗暗歎一口氣，行到舅父身前，低言數語。

方一舟點點頭，扶着岳夫人而去。

岳夫人很洒脫，似是對自己的兒子，也充滿着信心，走的很輕鬆。

室中，只餘下三個人，包大方，楊玉燕和岳秀。

楊玉燕幽幽一歎道：「岳兄，我很抱歉……」

岳秀搖搖頭，接道：「過去的事，不用提了……」

目光突然轉注到包大方的身上，道：「包兄，看來拘押家母和我舅父來此的，是你的主意？」

包大方道：「上命難違啊！岳兄，再說，我已經替岳兄担待下來……」

岳秀冷冷說道：「將功折罪，過去算了，現在，你準備如何處置岳某。」

包大方苦笑一下，說道：「你還是三等侍衞沈明，我說過，放人的事，由我承担。」

岳秀道：「直截了當的說吧！我想見見七王爺，包兄可否給我安排一下。」

臉色不由大變，包大方惶悚的說道：「岳兄，七王爺身份尊貴，攪出事可了不得呀——」

岳秀接道：「我知道，我只是想見見他說幾句話，決不會傷害到他。」

猛搖着腦袋，包大方堅決說道：「辦不到，岳兄，除了七王爺召見，我也無法見他。」

岳秀道：「你們本不該把我拖進來的，既然淋了我一身水，我就要查個明白，包大方，你可能眞沒有那份權限，所以，我只好用我的法子了。」

包大方呆了一呆，低聲道：「岳兄，聽我說，我盡量想辦法開脫你們，過去的，兄弟也想辦法擺平它，不再追究，但七王爺那裏，不能胡來，皇親貴冑，位極人臣，一旦出事，恐將造成大獄，株連所及，何至千萬人頭落地。」

岳秀淡淡一笑，道：「這位姑娘的事，你也能作得了主麼？」

包大方道：「坦白些說，我不能，不過，我會盡力，她是夫人交下來的，必要時……」

放低了聲音，接道：「我們來一個嫁禍東吳，犧牲幾個三等侍衞。」

岳秀只聽得心中冒起了一股寒意，只覺這些官場中的自保手段，比諸江湖上有過之而無不及。

就在這當口，王洪急急跑了進來。

包大方正憋着一口氣，算是找到了發洩的人，冷哼一聲，道：「你小子發了瘋，慌慌張張，活像是沒頭蒼蠅。」

王洪哈着腰，接道：「夫人遣人來提人……」

包大方一怔，道：「你說是王爺夫人要提的人？」

像人在胸口重重的打了一般，包大方頭上忽然出現了汗水道：「提什麼人？」

王洪一掠楊玉燕，道：「這位楊姑娘，還有那位岳夫人。」

包大方忘了二等侍衞的尊嚴，來不及取手帕，用衣袖抹了一下臉上汗珠兒，道：「怎麼會這樣一個巧法。」

王洪低聲道：「王爺，要是不巧咱們也不用急了。」

包大方道：「王洪，你能不能找個人頂一下。」

王洪道：「太急了包爺，來不及。」

岳秀突然接道：「我來，叫他拿兩副手銬來。」

包大方一楞道：「你怎麼成啊！提的是你母親。」

岳秀道：「你們志在逼我，我既投了案，自然是不用再拘押家母了。」

包大方道：「話是有道理不過……」

岳秀接道：「我不想叫你出事，叫他們拿手銬去。」

包大方一回頭，道：「你聾了麼？快去拿手銬。」

王洪出去，岳秀也同時脫去外面的衣服，擦下臉上的藥物。

但他也未以眞面晉見王妃，順手取出了一副人皮面具戴上。

那是二十六七的面孔，黑裏透黃。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你那來這多玩藝啊！」

岳秀道：「包大人幫忙，他早替我準備好了。」

包大方也不敢辯解，只好哼哼哈哈，含糊過去。

其實，這人皮面具，是由胆叟朱奇那裏取得。

王洪拿着手銬進來，岳秀已換過衣服易過容。

岳秀伸出雙手，包大方親自給岳秀戴上手銬，口裏却連連說道：「岳兄，委屈，委屈。」

王洪也替楊玉燕戴好手銬，低聲道：「兩位跟我來。」

包大方沉聲說道：「王洪，盡可能好好照顧岳兄和這位玉燕姑娘。」

王洪道：「包爺放心。」

帶着岳秀，楊玉燕向前行去。

穿過了兩重庭院，王洪低聲說道：「岳爺，你戴了人皮面具。」

岳秀道：「不錯，有什麼不妥？」

王洪道：「最好是別戴，不瞞你說，你岳爺的形貌，內宅中早已知曉，戴着面具去，一樣瞞不過人，而且要你取下來，豈不是白費心機。」

岳秀雙目中閃掠過一抹愕然的震驚，但立刻又恢復了原狀，哦了一聲，道：「王兄的意思是……」

王洪道：「如若問在下麼？岳爺最好是取下人皮面具，以本來的面貌入見，那至少，可以給人一個很誠實的感覺。」

岳秀點點頭，道：「好吧！就依王兄的高見。」

抬手取下了人皮面具。

王洪帶兩人折入了一座瓦舍中，讓兩人洗個臉，這才帶兩人行入內宅。

王府的宅院太大，單純的分成內外宅，很不容易，所謂內宅，也就是夫人住的宅院。那是矗立在王府西北方的一座宅院，在整個廣大的王府中，自成一格。

這地方，楊玉燕姑娘很熟，但也只限用於前面一半廳院。

後面是夫人的住處，那就不是一般的丫環，能夠輕易進入了。

楊玉燕心中有着很多話，但却一直沒有機會說出來，看看就要進入內宅，只好急急說道：「岳兄，聽我幾句話，時間不多，我只能畫龍點睛的說個大概。」

岳秀道：「只管請說。」

楊玉燕道：「他們發覺了我身具武功，所以，就逼我說出受何人指示……」

岳秀接道：「你就說出了我。」

楊玉燕道：「簡明點說就是這樣？」

岳秀道：「他們沒有問妳來此的居心何在麼？」

楊玉燕道：「有，我告訴他們，奉你之命，查明一下王府中有些什麼舉動？」

岳秀苦笑一下，道：「題目作的很大啊！」

楊玉燕道：「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就這樣隨口說了出來。」

岳秀嘆口氣，說道：「他們相信你的話？」

楊玉燕道：「本來，有些不信，但後來，又相信了，我就被關入牢房。」

岳秀道：「中間沒有再提問過你？」

楊玉燕道：「只有那一次，不過，吃

了不少的苦，一頓皮鞭好打，還被用過一次搜穴手……」

岳秀吃了一驚，接道：「你是說他用搜穴手法對付妳？」

楊玉燕道：「是的，那是一種很難忍受的痛苦。我盡了最大的力量，仍然忍不住呻吟出聲。」

岳秀道：「什麼人下的手？」

楊玉燕道：「鐵姥？」

岳秀點點頭，道：「等一會，她們問你什麼？你盡管向我的身上推就是。」

楊玉燕黯然說道：「岳大哥，你眞的不怪我？」

岳秀搖搖頭，道：「沒有人能抗拒那搜穴手法，這些不能怪你。」

王洪低聲說道：「兩位，快要到了，內府裏已有人出來了。」

原來，兩人只顧談話，不知不覺間，停下了腳步。

岳秀淡淡一笑，道：「你走前面通知他們，就說人犯帶到。」

王洪應了一聲，向前行去。

岳秀等被帶入內宅，如那楊玉燕所述的一般，那是個幽靜的小廳，有一間軟簾重重的內室，由於光綫映射之故，裏間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很難看到內室。

緊靠在室門口處，站着兩個老媽子。

岳秀定目望去，只見兩個老媽子，都在四十上下的年紀，衣着也相同，一身的天藍褲褂，但兩人却在有着顯殊的分別，那就是手腕上戴的鐲子，一個銀白，一個鐵靑。

這分別很微小，不留心的人，很難看得出來。

王洪送兩人進入小廳之後悄然而退。

鐵姥寒着一張臉道：「你叫岳秀？」

岳秀淡淡一笑，道：「正是小民。」

鐵姥道：「你派了這丫頭潛入王府來，用心何在？」

岳秀道：「查蘭妃的原因……」

鐵姥道：「你是官家的人？」

岳秀冷笑一聲，道：「妳是什麼身份，竟敢這樣問我的話？」

鐵姥怔了一怔，忽然大怒道：「你死在眼前，還敢發橫。」

突然一上步，駢指如戟，點向岳秀的死穴。

岳秀哈哈道：「殺人滅口。」忽的一側身子，雙手推出。

一股暗勁湧了過去，逼住了鐵姥的身子。

她本正向前跨步，但岳秀一掌，不但逼的他無法上步，反而後退了兩步。

強大的內勁，使得鐵姥臉上一變，道：「你敢抗拒。」

岳秀冷笑一聲，道：「你們敢在王府之中，私設刑具，施展絕毒手法，拷打人犯，知法犯法，該當何罪，激怒了我，我還要殺人。」

說話之間，早已默用內功，雙手向後一震，腕上的重銬，立時斷裂洒落一地。

鐵姥怒喝一聲，道：「大胆。」側身而上，右掌右指攻了過去。

岳秀沒有還手，但身如風中柳絮，搖來擺去，竟然避開了那鐵姥一陣凌厲的攻襲。

只聽一個冰冷的聲音，由那軟簾垂遮內室中傳了出來，道：「鐵姥？妳和人家相差的太遠了，還不住手，眞要自討苦吃麼？」

鐵姥臉上一紅，退到一側。

岳秀輕輕咳了一聲，道：「我岳秀是安善良民，一不作奸，二不犯科，你們這樣步步逼我，一且激出我的怒火，造成什麼樣的局面，在下也很難把握。」

垂簾內又傳出那冷冷的聲音，道：「岳秀，你知道，你在和誰說話麼？」

岳秀心中大大的一震，暗道：怎麼會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在他的想像之中，這垂簾之內，應該是七王爺的夫人，但怎的竟然會變作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呢？

但他乃具大智慧的人，畧一沉吟，立時恢復了鎭靜，道：「金陵城中，身份最高的，莫過七王爺，閣下大概不是吧！」

詞鋒犀利，胆氣豪壯，佔足了一個理字。

內室中，一陣暫短的沉默後，又傳出那冷冰冰的聲音，道：「岳秀，你果然胆大的很。」

岳秀冷笑一聲，道：「你是七王爺，就該堂堂正正的到堂理事，問個明白，像閣下這等行徑，未免有失你的身份了。」

那冰冷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岳秀你放肆的很啊！」

岳秀道：「如是在下料斷的不錯，你決非七王爺，這王府之中，除了七王爺之外，任何人，都不應該私下傳諭拿人，應天府現有府堂，王府中要拿人，也該透過府衙拘拿才是。」

那人似是被岳秀這理直氣壯的一番話，逼的無話可說，又經過一陣沉默，聲音突然間變的十分温和道：「岳秀，至少你應該明白，我能在王府中發號施令，自具有極高的身份……」

岳秀笑一笑，接道：「閣下想証明什麼？」

那人道：「你掙斷刑具，藐視王法，是不是有罪呢？」

岳秀哈哈一笑，道：「私室內宅，也是論王法的所在麼？如是我岳秀，沒有幾分能耐，單是那鐵姥幾掌幾指，早已取了我的性命，在下早横屍小廳之中了。」

鐵姥臉色大變，怒聲喝道：「你放肆至此，應該碎屍萬段。」

岳秀冷冷回顧了鐵姥一眼，道：「我剛才對妳手下留情，那是因爲你是夫人身邊的常隨，論妳身份，不過是一個聽人使喚的老媽子罷了，內室中既非王爺夫人，也証明妳們身受亂命，鐵姥！妳如再敢出手施襲，我就算不取妳性命，也要毀了妳一身武功。」

這番話，似有着很大的嚇阻力，已然向前奔行的鐵姥，果然收住了腳步，不敢再向前衝去。

另一個鐵姥，似是很沉得住呢？一直神情冷漠望着岳秀，既未出手也未多言。

小廳中突然靜了下來，大約是內室中的主事人，也覺着事情已經鬧僵了，在思索應對之策。

岳秀也在冷靜的推敲事情發展，下一步應該如何？

內室垂簾後，傳出了男子的聲音，使得岳秀原先的推想，有了很大的變化。

難道眞會是七王爺不成！剛才自己也當面激他不是七王爺，竟然是毫無反應，証明他城府極深。

除了七王爺之外，又有什麼身份的男人，能在這王府內宅中，和兩個夫人近身的老媽子同聚一廳，拷問犯人。

自然，那男人如不是七王爺，事情就更爲棘手，困難。

心念轉動了一陣，突然伸手抓住了楊玉燕腕上的鐵銬，用力扭斷，道：「姑娘，活動一下血脈，咱們很可能要有一場血戰，搏殺，如是已成搏殺之事，姑娘也不用手下留情了，儘管施下毒手就是。」

這幾句話，說的聲音很高，似是有意讓室中人全部聽到。

楊玉燕答的也乖巧，重重的咳了一聲朗聲說，道：「說的是啊！如是橫豎都是死，那就不如死的轟轟烈烈，換他們幾條命來。」

內室中傳出來一陣氣極的冷笑，道：「楊姑娘，只要鐵姥一人出手，就能很輕易的把你姑娘放下來，我們不願開罪的是岳秀。」

岳秀一拱手，道：「承蒙抬愛，岳秀是感激不盡，但不知閣下可否現身和在下一見。」

室中人緩緩應道：「也許，咱們有機會見面，但不是現在，閣下身手高明，我們很敬佩，不願太開罪你閣下，但希望你答應一件事。」

岳秀道：「請說吧！」

室中人道：「離開金陵，不再過問江湖上的是非。」

岳秀道：「本來，在下已準備遠離金陵，是你們硬把我牽入此中……」

室中人接道：「岳秀，事猶未晚，我們不願逼你作對，但並不是怕你……」

岳秀笑一笑，接道：「事情來的太突然，太出了我意料之外，因此，在下也得仔細的想想才成，一時很難答覆。」

室中人道：「好吧！我們給你三天的時間，你只要在三天內離開金陵，既往不究，我們還有以厚賜，過了三天限期，那就是拒絕了我們的條件……」

言未盡意，但却突然住口，顯然是不願對岳秀有所威嚇。

岳秀道：「閣下的口氣，似乎是可以放我們離開了。」

室中人道：「不錯，衝着你岳秀的面子，我們把玉燕姑娘一齊放了。」

岳秀道：「果然很賞我岳某人的臉，咱們就以此爲約，如是在下三天限期內，不離金陵，那就不願離開了。」

室中人道：「鐵姥？送他們由後宅便門中離開。」

鐵姥冷聲說道：「兩位請跟我走。」轉身大步而去。

岳秀和楊玉燕隨行身後，過過了兩重庭院，到了一堵圍牆前面。

鐵姥打開一座便門，說道：「兩位請吧……」

她目中暴射出兇厲的光芒盯注岳秀。

岳秀心中一凜，暗道：這女人好惡毒的眼光。

出便門，離開王府，直奔楊晉家中。

目睹女兒歸來，楊晉心中說不出高興，但臉上却是一片怒意，冷冷叱道：「你這丫頭，怎麼咬了岳先生一口，害的岳夫人……」

岳秀連連搖手，道：「大人，算了，不能怪楊姑娘，人家把我摸的很淸楚，也幸好楊姑娘咬了我，也好使我早些有了些準備，如是等他們準備了再動手，只怕結局更慘了。」

楊晉揮手讓楊玉燕回到後面更衣，一面問道：「岳老弟，這是怎麼回事？」

岳秀道：「王府中事情的複雜，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看來，這一次金陵動亂之源，只怕是王府中人物，暗中策動、指揮。」

楊晉臉色大變，道：「老弟，這話可有所本？」

岳秀點點頭，說明了身入王府經過。

楊晉道：「七王爺權傾南國，手綰擧國間一半兵馬，怎會和武林人物勾結。」

岳秀道：「在下也覺着七王爺不太可能，但那能入內宅的男人又是誰呢？怎能和王爺夫人的從婢，走在一起。」

楊晉楞住了，半晌答不出一句話。

岳秀笑一笑，道：「應天府如若不敢動七王爺府中的人，這件案子，辦到此地，就可以停下了，尸位素餐，或能保住你這個總捕頭的位置，應該如何？你自己拿主意了，在下告辭了。」

楊晉道：「岳老弟，你要到那裏？」

岳秀道：「我回長江鏢局，和舅父商量一下，如何自處，我本身不畏任何事情，但我娘和舅父這片基業，很難作處。」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你先回去，我這就去見府堂大人，有消息，我會到長江鏢局去拜訪。」

岳秀點點頭笑道：「包大方這人很有用處，權勢地位，都不算小，但更重要的是他承上啓下，從中弄權，頗有一手遮天之能。」

楊晉茫然不解道：「這個和我……」

岳秀接口道：「你應讓和他親近，親近。」

楊晉道：「聽說他是大內侍衞宮中暫調入王府的人，怎會看得起我這個應天府的總捕頭？」

岳秀道：「我傳你一樣解穴之法，你解了他的穴道，借機攀交，包大方好名好利，不難對付。」

當下仔細傳授了楊晉的解穴之法。

這是一種特殊的機巧，一定的時間，推拿一定的穴道，另一處穴道自解。

手法雖然簡單，但却和血氣運行，經絡脈路，都有着牽連的關係，非精通醫道和氣血運行之理的人，無法瞭解其中的道理。

楊晉學完了解穴手法，歎口氣，道：「老弟，我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見識過不少高人，但眞正能叫我佩服的，到目前爲止，還只有你岳老弟一個。」

岳秀苦笑道：「在下承繼了兩位前輩的絕學，一位把全身武功傳授於我，一位把絕世的醫道傳授給我，這兩種表面上文武殊途，大不相稱你的武功，醫道，事實上，却有着很多相同之處，兩位老人家也

都有這麼一個想法，希望我能把武功，醫道融合起來，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條新的習武之路，這自然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也要本身去體會試驗，想不到竟被江湖上的事務拖住……」

言未盡意，却突然住口，一拱手，道：「在下走了。」轉身出門而去。

楊晉突然想起胆叟，頑童和譚雲，這些人，都被岳秀遣派出去不知現在何處！

他想叫住岳秀問個明白，但最後還是忍下未言。

楊姑娘換過衣服刻意打扮的素雅可人，但却晚了一步，趕出來時，岳秀已去。

楊晉望望嬌生慣養的愛女，不過幾個月的時光中，但却似長大，變的很文靜。

交代了女兒幾句話，舉步欲行，楊玉燕突然沉聲叫道：「爹，王府的事情太複雜，咱們管不了，這世間，唯一有能管這件事的，就是岳秀，但人家不願捲入江湖是非，也不能硬拖人家，他外面柔和，內心剛毅，他對人和氣，但却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越過了那個限度，他就剛毅不屈，氣勢迫人，爹，能辭了總捕頭，就辭了算啦，咱們連夜離開金陵。」

楊晉啊了一聲，道：「孩子，妳長大了。」

楊玉燕笑一笑道：「王府作了半個多月丫頭，好像過了十幾年……」

楊晉呆了一呆，道：「怎麼孩子，你吃了苦頭！」楊玉燕道：「我吃了不少的苦頭，皮鞭抽打和搜穴手的折磨……」

楊晉黯啊了一聲，接道：「孩子，傷的……」

楊玉燕一笑接道：「爹，當時我都忍受，現在已經好了大半，不用爲孩兒担心……」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岳伯母人很好，也很和氣，如是爹能辭去這總捕頭的位置，咱們也就即日離開金陵。」

話說的很明白，楊晉那還能不了解女兒的心情，嘆口氣，道：「孩子，我會盡心力，但能不能辭掉，爲父的心中也無把握。」

楊玉燕微笑道：「爹，應天府也管不到王府中事，你拿王府的帽子壓他們。」

楊晉失聲一笑，道：「孩子，我知道，能用的方法，爹都會用。」

× ×

趕回應天府，楊晉奔向文案劉文長的書房。

文案師爺劉文長，還在書房裏踱着方步，看到楊晉行進來，有如看到了救星一般，急急說道：「楊兄，你來的正好，兄弟正要找你。」

楊晉一皺眉頭，暗道：「我還未開口，他倒先開口了，既不能不理會，只好說道：「文長兄，又有什麼事？」

劉文長道：「王府有道令諭下來。」

楊晉道：「說些什麼？」

劉文長道：「要大人把人犯準備妥當，七王爺明日要提審正兇。」

這變化又出了楊晉的意料之外，呆了一呆，道：「大人呢？」

劉文長道：「現在內宅等候，咱們一起去見大人。」

兩人行入內宅，胡大人便裝相迎，把兩人延入書房落座。

女婢獻上了香茗之後，悄然退出。

胡大人堆了一臉笑容，道：「楊總捕頭，這件案子，辦的漂亮的很，明天七王爺審過正兇後，我準備替你當面請奬。」

楊晉搖搖頭，道：「大人，請獎的事，再也休提，我是來辭職的。」

胡大人道：「爲什麼？」

楊晉道：「大人對我楊某人，一向十分看重，因此，楊某人心中有幾句話，不得不說出來。」

胡正光哦了一聲道：「什麼事情？」

楊晉道：「七王爺府中的形勢，十分複雜，決非應天府能管得了。」

胡正光道：「這話怎麼說？」

楊晉畧一沉吟，簡畧的說出了楊姑娘和岳秀目睹的經過。

劉文長聽得呆住了，胡正光更是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接道：「七王爺要拿的兇手，咱們已經抓到，可以銷案了，如若事情眞的牽拉到王府中去，大人無法辦，卑職也辦不了，所以，請大人體驗下情，恩准卑職退休。」

劉文長吁了一口長氣，道：「楊兄，兄弟昨天還在和大人談起楊兄，應天府藏龍臥虎，這幾年能過的這麼太平，全仗楊兄之力，退休的事，再也休提。」

胡正光道：「唉！楊總捕頭，本官待你不薄，這當口，你怎麼能提出退休的事呢？」

楊晉道：「小人年紀大了，再說承蒙大人看重，這些年勉强保持個平穩局面，這次，追查王府兇手，卑職已用盡了全力，卑職想一個全身退休。」

胡正光道：「楊晉，你落個全身退休，本官呢？咱們相處數年，你就能放得下本官的事情不管。」

楊晉駭的一下子拜伏於地，道：「大人，言重了，卑職實已無法能再幹下去，尸位素餐，非我所願，大人……」

作大官的，都有一套能屈能伸的本領，此情此時，楊晉對他胡大人太重要了，急急伸手，扶起了楊晉，道：「快起來，這幾年來，我對你和文長，一直是引爲心腹，沒有當外人看，兩位是我的左右雙臂，咱們是三人一心，你有什麼苦，什麼難，盡管說，我端着頭上這頂紗帽，也要替你頂着，咱們三個人慢慢商量，總能找出一個辦法。」

劉文長輕輕咳了一聲，道：「楊兄，大人之言、仁、義並具，咱們作屬下的，總不能不仁不義吧……」

楊晉道：「王府的事咱們辦不了。」

劉文長點點頭，接道：「我知道，大人不會逼你辦，事實上，大人也無能辦，這就要看七王爺的意思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楊兄，岳秀這個人，似乎是很有點才氣，是麼？」

楊晉道：「不瞞文長兄，此人的武功，已到了莫測之境，年紀不大，但遇事的沉着，幹練，在下難及萬一。」

劉文長道：「楊兄，介紹他一位副捕頭的位置，由他襄助楊兄如何？」

楊晉連連搖頭：「文長兄，就算這總捕頭位置，他也不放在眼中，就在下所知，他不喜和官府中人往來。」（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壤王郎王岩夜探百虫山莊，在莊中後園，發現卞綠珠在房中繪畫宜城侯肖像，卞綠珠似對宜城侯又愛又恨，對着繪像，時哭時笑，王岩正看得入神，爲雪娃發覺，招其同返閨房，兩人剛正温存，驀聽前院傳來王府侍衞搜查山莊，王岩乘此機會，又潛返後園，不料誤吸劇毒，摔倒地上，忙檢出萬飄萍所贈解毒靈丹，僅恢復功力，驀見卞綠珠站在面前，王岩詐作中毒，卞綠珠不疑其詐，引他往見被擄的蘭陵郡主，王岩隨之而往，在漆黑山道中，跌入山腹中的陷阱內——

＊＊＊＊＊＊＊＊＊＊＊＊＊＊＊＊＊＊＊＊＊＊＊＊＊

聯騎走千里　旅途生奇變

一聲嘆息，王岩放棄了掙扎，只是猛吸一口眞氣，讓身體緩緩落向地面。

這是一個巨大的地窖，縱廣約有十丈左右。

壁間鑲有閃閃發光的寶石，光綫雖然不强，已足可瞧淸地窖的景象。

「啊，郡主，我終於找到妳了。」

不錯，他找到了蘭陵郡主，還有她的心腹侍女小桃兒，但這位嬌縱無比的郡主，已是花容慘淡、憔悴不堪，她倆蜷伏地窖一角，往日凌人的氣焰已是蕩然不存。

瞧到王岩，她不覺精神一振，嘴角剛剛現出喜容，忽又面色一冷道：「你來做甚麼？替我送終？」

王岩哈哈一笑道：「不行麼？黃泉路上總是多個伴兒。」

「稀罕……」

櫻唇一撇，她終於現出一絲苦澀的笑意。

王岩取出兩粒保命紫金丹，分給她及小桃兒每人一粒，道：「快吃下去。」



蘭陵郡主道：「這是什麼？」

王岩道：「毒藥。」

蘭陵郡主橫他一眼，脖子一仰，便將保命紫金丹吞了下去。小桃兒也依樣葫蘆，主婢二人立即闔目調息起來。

良久，蘭陵郡主雙目一睜，抛給王岩一記感激的笑意道：「謝謝你，但咱們怎麼出去？」

王岩道：「百虫山莊機關遍佈，逃生之望，可能十分渺茫。」

蘭陵郡主一哼道：「妖婦目無法紀，實在胆大妄爲……」

王岩道：「不錯，郡主何不調集本城官兵，將妖婦繩之以法？」

蘭陵郡主道：「你認爲我辦不到？」

王岩道：「這個就要看郡主有沒有生出地窖之能了。」

蘭陵郡主身形一轉，走向牆壁，她不願坐以待斃，想在地窖中尋找一線生機。

突然，她一聲驚呼，像風一般倒竄而回，粉臂一張，一頭鑽進王岩胸懷之內。

蘭陵郡主是一個秉性剛强的女人，縱然叫她殺人，她也不會眨一下眼睛的。

但不論怎樣堅强的女人，對蛇虫都有一份天生的怯懼，如若那地窖牆壁之上，忽然伸出一個獰惡的蛇頭，她還能不嚇得花容失色，芳心兒有如小鹿亂闖嗎？

原來牆壁之上，密密麻麻的鑽有不少小洞，而且每一小洞之中，幾乎都藏有一條毒蛇，此時忽然千頭齊出，紅舌伸吐，那份聲勢，當眞令人魂胆皆喪。

此時不僅蘭陵郡主嚇得花枝亂顫，連小桃兒也嬌呼一聲，奔到王岩身側緊緊偎了上來。佳人入懷，蘭麝在抱，王岩登時有飄飄欲仙的感覺。

他左手攬着小桃兒的嬌軀，右手輕輕撫摸着蘭陵郡主的秀髮，道：「幾條小小蛇兒有什麼好怕的，瞧瞧我對付牠們。」

雙手急揮，白光如電，兩條最大的毒蛇，已被手叉子釘於洞口之上。

這一招十分有效，其他洞口的蛇頭，嗖地一聲，一起隱藏起來。

蘭陵郡主定了一下神道：「謝謝你，王郎要不是你，咱們眞不知怎樣才好。」

王岩道：「咱們同舟共濟，郡主毋須說那客套之言。」

小桃兒向王岩投下羞澀的一瞥，道：「咱們總不能呆在蛇窠裏，還得請王相公想想辦法。」

王岩道：「地窖太深，任何輕功絕頂之人，也無法一躍而上，而且洞口蓋着鐵板，是以機關控制，咱們逃生的機會，實在渺茫得很。」

王岩分析的不錯，蘭陵郡主及小桃兒也十分明白。因此，她們沉默了，地窖之中瀰漫着一股悲傷的氣氛。

半晌，蘭陵郡主嘆道：「王郎……」

王岩道：「什麼事？」

蘭陵郡主螓首一垂道：「我以前對你……不是眞的……」

王岩一怔道：「郡主是說……」

蘭陵郡主道：「我是說……還是喜愛於你……」

王岩咳了一聲道：「坐待絕地，死亡在卽，郡主還說這些做甚麼！」

蘭陵郡主道：「就因爲咱們來日無多，我才對你吐露心腹之言。」

王岩道：「承蒙郡主錯愛，在下十分感激，可惜王某只是一個江湖浪子，實在有點高攀不上。」

蘭陵郡主道：「在這地窖之中，還分什麼貴賤，只待時限一到，不過幾堆枯骨罷了！」

小桃兒忽然插嘴道：「郡主！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蘭陵郡主道：「不要緊，妳說吧。」

小桃兒道：「郡主平日眼界極高，對京師那些權門子弟從來不肯正眼一顧，現在，郡主這般心許王相公，可能是一個緣字。」

蘭陵郡主道：「也許是的。」

小桃兒道：「咱們來日既已不多，郡主何不了却這段心願……」

蘭陵郡主一怔道：「如何了法？」

小桃兒道：「心香一瓣告上蒼，這地窖未嘗不可權充郡主與王郞的洞房……」

蘭陵郡主面色一紅，這位生性孤傲的高貴郡主，竟也兩頰緋紅，顯得無限嬌羞起來。

誰知王岩却哈哈一笑道：「不要說笑話了，小桃兒，咱們還是說點正經的吧，難道妳們當眞要在這兒等死？」

求生，是人類最高的希望，王岩這一帶着濃厚刺激的詢問，立卽轉移了她們的話題。

蘭陵郡主向他瞥了一眼道：「王郞！你當眞已有脫困之策？」

王岩道：「不敢說絕對有效，但咱們不妨試它一試。」

蘭陵郡主道：「你先說說看。」

王岩道：「壁間那些小洞，可能通達外面，否則咱們早就癘死了。」

蘭陵郡主道：「這有什麼用？難道咱們還能變做蛇虫不成？」

王岩道：「咱們雖然不能變做蛇虫，却可以叫蛇虫幫幫咱們。」

蘭陵郡主道：「你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不要吞吞吐吐的讓人乾着急。」

王岩道：「適才出現的毒蛇，少說點也有百十來條，如果說牠們是以被困此處之人作爲食物，瞧地窖中的枯骨，死亡可能都在三年以上，妳想那些毒蛇是怎樣生存的？」

蘭陵郡主畧作思忖道：「你是說毒蛇另有飼養之處，但我還是想不出怎能叫牠們幫忙。」

王岩道：「咱們如能引起那些蛇虫的騷動，又使卜氏姊妹知道咱們這兒是騷動的來源，她們還能不來瞧瞧麼？」

蘭陵郡主道：「好辦法，可惜你說了等於沒說。」

王岩道：「爲什麼？妳不相信我的預測？」

蘭陵郡主道：「我相信，但你怎能讓那些毒蛇發生騷動呢？」

王岩由懷中掏出一塊色作深橙的結晶物體道：「妳猜這是什麼？」

王岩掏出那塊結晶物體，蘭陵郡主已嗅到一股强烈的刺鼻異味，她仔細的瞧了一陣道：「是雄黃精？」

王岩道：「不錯，千年雄黃精，咱們如果將它變做輕烟，由那小洞中送出，妳還怕毒蛇不大起騷動？」

蘭陵郡主精神一振道：「這樣看來，咱們果然有救了，但……」

王岩道：「別忙，這事關係太大了，生死之機，在此一舉，咱們要仔細計劃一下。」

首先，他收集許多枯骨，雙手貫注眞力，以射飛刀手法，將枯骨插進壁間小洞之內。

他的手法準確無比，由下至上直達洞口，完成一具別開生面的骨梯。

然後微微一笑道：「這塊千年雄黃精體積不大，一次燒掉也十分可惜，再說，百虫山莊毒物遍地，咱們縱能逃出地窖，可能還有借重雄黃精之處，因此，在下想跟兩位打個商量。」

蘭陵郡主道：「不必顧慮，要咱們怎樣儘管直說。」

王岩道：「地窖沒有木屑紙張，惟一引火之物就只有衣服了，我這件得來不易的狐裘願意犧牲，只是空間過大，小洞太多，還得請兩位捐贈一點。」

蘭陵郡主毫不遲疑脫下她的風氅，小桃兒却紅飛雙頰，大感爲難起來。

因爲她只穿着一身勁裝，裏面就是內衣褻褲，寒冷且不去說它，在一個男子之前，她怎能暴露那無限春光！

於是，她忸怩的瞧着王岩，現出一副我見猶憐的乞求之色。

王岩道：「我想一件風氅，一件狐裘已够應用，小桃姑娘就不必脫了。」

蘭陵郡主道：「咱們沒有火種，怎能引燃風氅狐裘？」

王岩道：「這個，不要緊，我有火熠子。」

他先將雄黃精敲下一半，然後用火熠子點燃狐裘。

狐裘風氅，全是皮貨，一經燃燒，臭味雖然十分刺鼻，造成的濃烟却不太多。

王岩搖搖頭道：「這些皮毛太易燃燒了，咱們要的是濃烟……」

他將半塊雄黃精投於火內，並脫下青衫覆蓋於火苗之上。

青衫壓制了一下火頭，也造成一股濃烟，但由於質料單薄很快便被火苗吞噬。

在如此情形之下，除了以衣物壓制火頭，實在別無長策，瞧着那熊熊烈火，他不由呆呆的發起怔來。

忽然一陣幽香掠過鼻尖，同時濃烟滾滾，充溢地窖，火頭已被壓制下去。

王岩愕然回顧，觸目之處又是一呆。

原來蘭陵郡主及小桃兒，只剩下褻身褻衣，肌膚如雪，隱約可見。

這春色是迷人的，可是此時此地，他實在無法提起欣賞的興緻，一呆之後，雙手急吐，分別抓着蘭陵郡主及小桃兒的玉手，奔向濃烟較爲稀薄之處。

片刻之後，濃烟迅速佈滿地窖，他們的呼吸已感到難於忍受，蘭陵郡主主僕忍不住咳嗽起來。

王岩急忙脫下他僅有的上衣，將它撕成三塊，遞給蘭陵郡主主僕各一塊道：「將它堵住鼻子會好一點的。」

蘭陵郡主小桃兒原已羞紅滿面，此時幾乎想找個地洞鑽下去，她們畧作遲疑，終於伸手接了過來。

由於布質的過濾，她們呼吸漸能忍受，但那布質上的男性特有體氣，却薰得她們芳心大亂，似乎有點難以自持了。

無論個性怎樣堅强，身份如何高貴的女人，當她們面臨厄困之時，依賴男人的心理，會自然流露出來。

蘭陵郡主主婢被困地窖的時辰不算太久，却歷經死亡的威脅，與綺麗奇詭的驚險過程，變化之奇，可能超過了她們精神上所能承受的負担。

因此，兩具火辣辣，軟綿綿的胴體，向王岩緊緊的偎了過來。

一個豪放不羈的壯年男子，是無法忍受此等挑逗的，王岩心動了，雙手一圈，向她們那玉體之上撫去。

他們忘了當前的危機，忘了死亡的威脅，只是在盡情的扭動軀體，發着醉人的咿唔之聲。

忽然，王岩雙臂一振，身如激箭，足尖一點骨梯向地窖出口瘋狂的躍去。

原來當他們在忘情的陶醉之時，洞口竟悄悄的揭開來。

所幸王岩反應之快，無與倫比，天光乍現，他來不及向陵蘭郡主主婢交待，便隨着一股濃烟竄了出去。

揭開地窖的是卜紅娘，她想不到地窖之內會冒出濃烟，更估不到會有人隨着濃烟竄出地窖，她只不過微微一呆，已被王岩制着了穴道。

「謝謝天，你沒有死！」

女人實在是一種令人最難捉摸的高等動物，卜紅娘被王岩所制，她倒高興的慶幸起來。

王岩冷哼一聲道：「很失望是麼？」

卜紅娘幽怨的一嘆道：「你辜負我一番心意，開罪你的是家姊，這怎能……」

她語音未落，忽然拍地一聲脆响，她那嬌艷的粉頰之上，立卽暴起五條紅痕，縷縷血絲，也由嘴角流了出來。

這一記沉重的耳光是由蘭陵郡主所發，她與小桃兒跟着王岩躍出地窖，正趕上卜紅娘大送秋波，以這位郡主的性格，那能不引起她無邊妒火。

一巴掌並不能解除她的恨意，回頭向小桃兒喝道：「剝光這賤女人的衣衫，將她丟進地窖去。」

剝衣衫是事實需要，丟進地窖是以牙還牙，這位喜愛蛇虫的女人，終於遭到了報應。

蘭陵郡主做事够絕，她不僅將地窖出口關閉，並將開啓的機簧予以破壞，那位蛇蠍美人，就這麼活生生的葬在地窖之中了。

除掉一個仇敵，蘭陵郡主才露出一絲笑意，她着上卜紅娘的衣衫，向王岩嫣然一笑道：「還有一個女人饒她不得，咱們走。」

小桃兒將半塊雄黃精遞給王岩道：「相公拿着這個吧，待會如果遇到蛇虫，小婢可不知道如何使用。」

王岩道：「好，事不宜遲，妳們跟我來。」

他雖是赤着上身，兵刃並未丟失。手叉子的刀鞘用皮帶扣於小臂之上，取用之時方便已極。

蘭陵郡主主婢的兵刃丟了，但骷髏神雷仍在衣囊之中，此時她們主婢各持一具，跟着王岩逕奔卜綠珠的精舍。

他們搜遍精舍每一個角落，踏遍小院每一寸土地，除了四散奔走的蛇虫，一絲人影也沒有發現。

在前廳，他們找到卜紅娘的兩名弟子，正是將王岩誘往火巷的那兩名姑娘。

現在已是凌晨，紅紅的太陽剛由東方昇起。

風停雪止，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日子。

這兩名輪値的姑娘，在細心的打掃，明天就是除夕，她們不能够不多賣一點氣力。

忽然，一陣急風捲過來一個赤條條的大漢，除了一條褻褲，這漢子別無遮蓋之物。

他的手中還握着兩柄手叉子，雙手輕輕一晃，泛起奪目的晶芒，兇霸霸的向兩名姑娘迫來。

這種突然的變故，使她們大吃一驚，但當她們發現這位赤身大漢是王岩之時，竟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三妹妳說他是幹什麼來的？」

「那還用猜，八成是來找大姊的。」

「哼，妳瞧他那副德性，我不明白大姊爲什麼會看上他的。」

「二姊在說違心之論吧？小妹就覺得他十分順眼。」

「丫頭好不害臊，人家可沒有把咱們放在眼裏。」

「不要緊，待我問問他，喂，姊夫，幹嗎那麼兇霸霸的？大姊不在，咱們姊妹不一樣可以陪你麼？只要你說一句，咱們無不奉陪。」

王岩心知這兩名丫頭還不知道內院所發生的變故，遂收起叉子，微微一笑，說道：「我正是來找妳們大姊的，她到那兒去了？」

「哼，就知道找大姊……」

「我也喜歡妳，可是我還不知道姑娘的芳名呢。」

「我叫小萍，二姊叫橙子，噯，姊夫，你眞的喜歡我麼？你的衣服呢？怎麼弄成這副怪相的？」

「唉，別提了，要不是我逃得快，連性命差一點都要送給那條大蟒了！」

「啊，你闖到內院去了！算你運氣好，如果大娘沒有去京師，你的小命兒就別想活到現在。」

「大娘去了京師？她昨晚不還在莊上的麼？」

「不錯，大娘是……」

橙子的心機似較爲深沉，她阻止小萍再說下去，同時面色一肅，道：「姊夫！你瞧到二娘麼？她也是住在內院的。」

王岩道：「哼，她跟那條蛇兒樂够了，睡得像條死豬似的，要不我怎能落得這

慘狀！」

橙子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這樣的，三妹，妳去前頭替他弄幾件衣衫來，讓他凍壞了大姊可要怨咱們了。」

小萍向王岩那健美的肌肉一瞥道：「我這就去，二姊何不先跟他暖暖？」

橙子白她一眼道：「別磨蹭了，快去吧。」

小萍去了，橙子的粉臉忽然現出一片羞意，道：「姊夫！你如果……怕冷……咱們就……到房裏去吧。」

她語音未落，一條紫色人影已像風一般捲了過來，橙子神色方自一呆，便悶哼了一聲仆倒下去。

那紫色人影自然是蘭陵郡主了，她與小桃兒藏身屏風之後，先讓王岩去探問橙子她們的口風，想不到這兩名死星照命的姑娘，居然打起王岩的主意來了。

經過地窖那一段遭遇，蘭陵郡主與王岩之間，已成為無法改變的定局，橙子姊妹那放蕩的行為，自然要激起她滿腔殺機了，因而躍出屏風，便下毒手，一指截上橙子的死穴才算消除了心頭的恨意。

然後雙目一掄，向王岩瞪了一眼，再對小桃兒喝道：「將這小賤人拖下去，就便剝下她的衣服。」

小桃兒剛剛將橙子拖進屏風，一股輕快的腳步聲已遙遙傳來，可能是小萍回來了，蘭陵郡主的秀目又湧上一片殺機。

王岩眉頭一皺悄聲道：「郡主……」

蘭陵郡主冷冷道：「我知道，不必多說。」

這位皇室貴冑，又犯了驕橫的個性，她不理會王岩的勸阻，身形向廳門一閃，迎着快步奔來的小萍一掌拍出。

小萍估不到會有人向她驟下毒手，而且瞧到紫色衣衫，以為是卡紅娘忽然出現神色陡地一呆，已被蘭陵郡主震飛丈外。

王岩見蘭陵郡主連殺兩人，心中大為不忍，但謀害郡主，可能罪誅滿門，在蘭陵郡主的立場，並沒有什麼不對。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首惡宜誅，這般無知之人，郡主何必跟她們一般的見識。」

蘭陵郡主撇撇嘴，道：「捨不得，是麼？哼，瞧她們那股醜態，死了是罪有應得。」

語音一頓，回顧小桃兒道：「快伺候相公着衣咱們要及早離開這骯髒之地。」

小桃兒拾起小萍拋下的衣履，趨至王岩身前道：「相公將就點兒，咱們回去再換。」

王岩接過衣衫道：「謝謝姑娘。」

他匆匆着上衣衫，便與蘭陵郡主主僕奔出百虫山莊，迎着晴日曉風，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蘭陵郡主道：「怎麼啦？相公。」

王岩道：「王某流浪江湖，遇到過不少詭異之事，想不到陽溝裏翻船，會失敗在一個女人手裏！」

蘭陵郡主道：「誰說失敗了？咱們不是已經找到殺害我舅父的眞兇？」

王岩道：「是的，但這樣並不能解決問題。」

蘭陵郡主道：「為什麼？她去京師還不是自投羅網！」

王岩道：「郡主太小看卡綠珠了，請問妳是怎樣被她擄去的？」

蘭陵郡主道：「誰知道，我一覺醒來，就在那地窖之中了。」

王岩道：「她能在侍衛守護中刼走郡主，又能殺死妳派往京師請令尊開脫宜城侯之人，這個女人實在是一個極端可怕的人物，京師雖是藏龍臥虎，不見得能奈何於她，而且兇案既已挑明，她可能會挺而走險，宜城侯的生命只怕危在且夕了！」

蘭陵郡主愕然說道：「那末，咱們怎麼辦？」

王岩道：「咱們只能連夜趕回京師，聊盡人事而已。」

蘭陵郡主道：「不要灰心，卡綠珠離開本城只比咱們早了幾個時辰吧了，咱們沿途由驛站換馬，必可先期趕到京師。」

王岩道：「也只好如此了。」

他語音甫落，忽見一隊騎士，向他們迎面奔來，馬蹄所至，雪泥紛飛，來勢急驟無比。

小桃兒向來騎打量一陣道：「是程大人，高大人，還有萬姑娘也來了。」

待來騎臨近，果然是程占邦尚出雲等率領的王府侍衛，及武昌總捕頭朱震寰等二十餘人，萬飄萍也帶着四婢八駿，及奶娘七婆，瞧他們那副緊張的神色，好像要向百虫山莊拚鬥似的。

雙方在城根相遇，程占邦等紛紛躍下坐騎，他們緊張的神色鬆懈了，但以保護郡主不力，仍是垂手道旁，惶恐不已。

蘭陵郡主冷冷一哼道：「別窩囊像了，咱們立刻回京。」

一頓接道：「程大人……」

程占邦道：「卑職在。」

蘭陵郡主道：「先派兩人上道，叫沿途驛站替咱們準備更換的馬匹。」

程占邦應了一聲，立即指派二人撥馬狂奔而去。

蘭陵郡主向那兩人瞥了一眼，忽然回眸一笑道：「萬家妹子……」

萬飄萍趨前兩步道：「萬飄萍參見郡主。」

蘭陵郡主道：「不必多禮，妹子，咱們已經找到眞兇，但她却去了京師。」

萬飄萍道：「當眞麼？郡主！那眞兇是誰？」

蘭陵郡主道：「是卡家大小姐，卡綠珠。」

萬飄萍一呆道：「當眞是她？那麼她去京師！只怕會不利於家父……」

蘭陵郡主道：「不錯，妹子如果願意，咱們不妨一道起程。」

萬飄萍道：「飄萍願意追隨郡主，但不知咱們何時上道。」

蘭陵郡主道：「一個時辰之內，咱們在江漢碼頭取齊。」

萬飄萍道：「如此甚好，飄萍暫時告退。」

目光一轉，接道：「王大俠能否移玉寒舍？小妹對以家父之事，希望多作一點瞭解。」

蘭陵郡主道：「不必，有事途中再說吧，相公，咱們走。」

不容王岩分說，蘭陵郡主主婢便簇擁着他絕塵而去。

回到居處，由小桃兒伺候他沐浴更衣，浴後匆匆進餐，便馳向江漢碼頭。

在江邊，萬飄萍早已率衆守候，她只帶了蕭氏姊妹，及祁飛龍，嚴無懼兩人，瞧神色，這位清麗絕塵的姑娘，似乎平靜無比。

渡過長江，他們未作半分停留，迎着呼呼寒風，逕向官道放轡急馳。

到達祁家灣，已是暮色蒼茫的時分了，於是他們在一家平安客棧歇了下來。

現在是除夕之夜，除了他們，這家客棧別無旅客。

房間是蘭陵郡主安排的，她與王岩相隣而居萬飄萍一行則安置在另一排住所。

飯後，她命小桃兒找來程占邦道：「程大人可曾問過，此地有沒有驛站？」

程占邦道：「此地設有驛站，卑職已派人傳主事之人去了。」

蘭陵郡主道：「好，換好馬匹再告訴我一聲。」

程占邦道：「郡主放心，卑職會安排的。」

當程占邦退出之後，她忽然輕輕一嘆道：「這個人蹩扭極了，小桃兒去將他找來。」

她指的「這個人」是王岩，這一路之上，他實實在在大鬧蹩扭。

一個豪放不羈的江湖浪子，是過不慣拘束生活的。何況，蘭陵郡主那頤指氣使的專橫態度，他也瞧得十分不順眼。

現在他橫身床榻默默的思索着，去留之間一時頗難抉擇。

房門呀的一响，小桃兒溜了進來，她微微停了一下，便輕悄悄走向榻前。

「相公……」

「是小桃姑娘？請坐。」

「小桃就小桃，什麼姑娘姑娘的。」

「這個……」

「別這個那個，郡主找你。」

「好吧！」

其實房間一板之隔，陵蘭郡主說他蹩扭，他早已聽得一淸二白，此時見了面，倒有點訕訕的感覺。

「郡主找我？」

「哼，不找你你就不來？」

「我這不是來了麼？郡主，有什麼指示？」

「你能不能坐下來？」

坐下了，他還是面色穆肅，好像拒人於千里之外似的。

蘭陵郡主幽幽一嘆道：「相公！你忘了我是你未來的妻子了，為甚麼對我如此生份？」

王岩淡淡道：「郡主千金之體，王岩怎敢高攀！」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你忘了大洪山，卡家地窖對我如何輕薄了！你將我當做何等之人？」

王岩道：「請問郡主，妳又將我當做何等之人？」

蘭陵郡主道：「我將你當做未來的丈夫，並未半點虧待於你。」

王岩面色一整道：「好，我告訴妳，丈夫對妻子，應有絕對的權力，不管妳是郡主也好，公主也好，倫理的法則必須維持。」

蘭陵郡主螓首一垂道：「是的，可是咱們身份未明我不便要你指揮他們。」

王岩冷哼一聲道：「妳以為我是在爭取權力？由此證明，妳實在瞧錯王某。」

蘭陵郡主訝然道：「那……你要的究竟是什麼？」

王岩道：「很簡單，不為富貴屈身，不為名利喪志，我要的是絕對自主的自由之身。」

蘭陵郡主錯愕半晌道：「這麼說來，只恨我錯生帝王之家了！」

螓首一揚，嫣然一笑道：「我眞不明白，榮華富貴，是人人夢想追求之事，你為什麼偏偏喜愛浪跡江湖？不過，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你要當叫化，我只好做要飯婆了。但咱們必須有始有終，將這件事弄個段落。」

王岩慨然道：「妳既如此俯就，我還有什麼話說。」

小桃兒乖巧的捧來一杯香茗道：「天氣太冷，相公飲杯熱茶驅驅寒氣。」

王岩道：「謝謝姑娘。」

小桃兒櫻唇一撇，道：「又是姑娘，哼……」

小桃兒語音未落，門上忽然响起剝啄之聲，蘭陵郡主面色一沉道：「誰？」

「稟郡主，是卑職。」

「進來。」

進來的是王府侍衛程占邦，他瞧見王岩在座，面上立現訝異之色。

天壤王郎，只不過是一個江湖浪子，與他侍衛大人相比，身份之差別，幾乎判若雲泥，現在他居然與尊榮高貴的蘭陵郡主平起平坐，而神態又是那等親暱，這位侍衛大人像被人刺了一刀，雙眉陡地向中間一皺。

他忘了參見郡主應有的禮節，面色一寒道：「王大俠請到外面飲茶，本官有事要向郡主稟告。」

程占邦這項突然的行動，使得蘭陵郡主為之一呆，但這一呆恍如電光一閃的那麼暫短，眉梢眼角立即佈滿駭人的殺機。

小桃兒見狀大急，心念一轉，急向蘭陵郡主耳邊悄聲道：「郡主如若為相公殺人，可能會引起他的反感，咱們不如將事情挑明，也好免去許多困擾。」

蘭陵郡主螓首微頷，面色也緩和了許多。

小桃兒輕輕一吁，扭頭對程占邦道：「程大人也許還不知道，王相公與郡主已有婚嫁之約，只待稟明王爺，他就是咱們的郡馬了。」

這如同一記晴天焦雷，打得程占邦身軀一震，他像忽然置身火爐之上，全身的毛孔都滲出了汗水。

小桃兒存心好人做到底，微微一笑，接道：「程大人既不知情，相公郡主都不會怪罪你的，有什麼事稟告？你說吧。」

程占邦總算眞魂歸竅，渡過了一次瀕臨生死的難關，急忙參見郡主郡馬，然後躬身道：「驛站的馬匹全部中毒，經卑職親往查看，似乎是被人做了手腳。」

蘭陵郡主面色一變道：「有這等事？是什麼時候發現馬匹中毒的？」

程占邦道：「適才上草之時，才發覺的。」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琴殘劍斷

文·曹若冰　圖·盧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寰宇三英梅仙、歐陽映雪、麥亮宇在前往潼關的途中，驀見少林監院一心大師率領十誡十僧攔住去路，指說麥亮宇盜去少林藏經樓伐髓、易筋二經，且在經樓內留有麥亮宇盜經的留條，麥亮宇與梅仙百口莫辯，一心大師强欲他們往少林寺留住，麥亮宇以已然有口難辯，祇好動手一搏。就在一心大師被麥亮宇一掌震退之際，獨臂神叟龍正方突地到來，願保証麥亮宇清白，並承担一月內當澄清此事，一心大師遂率衆而去。麥亮宇倏龍正方走後，說要獨自前往探查嫁禍兇手——

掌發陰柔勁　劍走輕靈玄

歐陽映雪道：「你打算去什麼地方查訪？」

麥亮宇道：「沒有一定。」

歐陽映雪眨眨美目道：「我和你一起好了。」

麥亮宇搖頭道：「不，二姊還是和大哥一起好了。」

梅仙道：「你要單獨個人去查訪？」

麥亮宇點點頭道：「我想單獨一個人比較方便些，否則我們這麼多人一起同行，目標太大，容易引起人注意，如何還能查出一點綫索來？」

梅仙眉鋒微皺地想了想，說道：「三弟這話倒也有理，我們這麼多人同行一起，目標也確實大了些，必須化整為零分開來查訪，才有希望查出綫索。」

歐陽映雪美目眨動地問道：「這麼說，我和大哥也要分開了？」

梅仙點頭說道：「二妹和碧蘭一路，我和碧芝一路，分頭查訪。」

歐陽映雪道：「那麼我們以後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見面呢？」

梅仙想了想道：「以一個月為期，下個月今天日落時分，我們到二妹家中碰面會齊。」

語聲一頓，望着麥亮宇問道：「三弟認為如何？」

麥亮宇點頭說道：「如此甚好。」

×　　×

麥亮宇和梅仙歐陽映雪分手以後，便一路直奔山西，同時沿途到處暗中留心查訪，只要發現形跡稍有可疑的江湖人物，就立即暗暗躡踪其後，查探彼等的行動，竊聽他們的談話。

可是，一路行來接連五六天，他雖然跟踪過好幾個形跡頗為可疑的黑道高手惡徒，但結果却是白費精神，毫無所獲。

這天午後未正時分，他正因為這五六天來，白費了好多精神，沒有訪查出一點眉目，心中甚是氣惱，神情悵然的坐在馬背上，任由着馬兒在那行人稀少荒僻的小道上緩緩而行之時，忽見迎面馳來一匹赤紅如火，神駿非常的駿馬，馬上騎坐着一個劍眉星目，豐神俊逸，文質彬彬，身穿銀緞儒衫的少年美書生。

麥亮宇一見，心中不由暗讚道：「好駿的馬，好俊的人……」

他心中正在暗讚之際，忽見一紅一黃兩道人影疾逾電射地自馬後飛越馬前，併肩當道，攔立路中。

兩人衣着一紅一黃，俱都是年約五旬開外，相貌醜惡的老者。

麥亮宇見狀，心中不由微微一動，便即一勒馬韁，佇馬靜立在兩丈開外之處。

那銀衫美書生對於兩名老者攔路之擧，似乎早在意料之中，是以見狀臉色毫無驚異之色地輕輕一收馬韁，勒馬停蹄，雙眉微皺地問道：「兩位攔住小生的去路，有何見敎？」

紅衣老者嘿嘿一聲乾笑道：「老夫兄弟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情。」

銀衫美書生問道：「什麼事情？」

紅衣老者道：「老夫兄弟因爲有急事要辦，須要趕路，想借你的馬用幾天。」

「哦。」銀衫美書生微微一笑道：「你們兩位認識小生麼？」

紅衣老者搖頭道：「不認識。」

銀衫美書生笑笑道：「兩位既然不認識小生，憑何向小生借馬？」

黃衣老者陡地凶睛一瞪，喝道：「小子，少說廢話，老夫只問你借是不借？」

銀衫美書生神色從容地道：「小生請問，如果是你們的馬，小生憑白向你們借，你們肯借麼？」

紅衣老者冷冷地道：「這麼說，你是不借了？」

銀衫美書生搖搖頭道：「這還用問，當然不借。」

黃衣老者沉聲說道：「小子，你非借不可。」

銀衫美書生俊面忽地一寒，冷聲說道：「不借便怎樣？」

黃衣老者嘿嘿一聲冷笑道：「不借，老夫可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銀衫美書生劍眉微微一軒，冷聲道：「不客氣又怎樣？難道你們還敢動手强搶不成？」

黃衣老者道：「你以爲老夫不敢？」

銀衫美書生嘴角微微一撇，臉露不屑之色地說道：「你們根本不配。」

黃衣老者臉色不由微微一變，旋即陰聲一笑道：「聽你的口氣，你手底下大概有兩下子了，是不是？」

銀衫美書生神色冷傲地說道：「是不是，你們試試就知道了。」

黃衣老者口中忽地發出一陣「喋喋」怪笑，笑聲有如夜梟啼叫，旣難聽又刺耳，聽得人渾身汗毛直竪，直起鷄皮疙瘩。

怪笑聲落，兩隻凶睛猛瞪，凶光灼灼如電逼人地喝道：「小子，看不出你倒很狂的呢！」

「哼！」銀衫美書生口中冷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黃衣老者沉聲說道：「小子，你可知道老夫兄弟是誰麼？」

銀衫美書生冷冷地道：「你們是誰，你又沒有把你們的鬼名字寫在額頭上，你家小爺怎會知道，本來你家小爺也不屑問你們，不過，你們旣這麼說，你就把你們的鬼名字報出來聽聽吧，讓你家小爺看看你們是兩個什麼鬼東西？有多大的來頭，竟敢這麼張狂霸道，要强借你家小爺的寶馬。」

銀衫美書生這番話，不但說得極其俏皮，而且極其刻薄極盡譏誚挖苦之能事。

其實這兩個老者是什麼人？銀衫美書生早已從他們的衣着長相上知道了他們來歷，只是故作不知而已。

銀衫美書生說這番話時的臉色神情語氣，雖然很是輕鬆從容，不帶絲毫火氣，但兩個老者都聽得胸中不由怒火上升，幾乎要氣炸了肚皮。

原來這兩個貌相醜陋的老者，乃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黑道惡徒，紅衣的名叫崔明，外號人稱「赤煞追魂」，黃衫的名叫崔榮，外號人稱「黑煞奪命」，二人乃是同胞兄弟，江湖人稱「中條雙煞」。

「赤煞追魂」崔明，倏地跨前一步，沉聲喝道：「小鬼，休要口出不遜，老夫兄弟乃是『中條雙煞』，老夫勸你還是識相點，乖乖的將馬借給老夫，老夫看在這四馬的份上，當可饒你一條小命，否則，就別怪老夫心狠手辣，送你上鬼門關去報到去！」

銀衫美書生倏然軒眉朗聲一笑，道：「我還當你兩個是什麼了不起，大有來頭的人物，原來是你們這兩個惡煞，憑你兩個也想强搶我的寶馬，別做夢了。」

雙煞兄弟成名二十年前，威震江湖，本以爲這一說出名號，對方必然心驚色變，捨馬保命。

那料，對方雖然只是個文弱書生，却不賣他們的這本賬，似乎根本就沒有把他們兄弟放在心上，「中條雙煞」的威名全然不在他的眼下。

銀衫美書生那種目中無人的狂傲神態，只要是江湖上稍有頭臉的人物，都會忍不下這口氣，非冒火不可，何況「中條雙煞」本就是兩個桀傲不馴，兇橫霸道的惡徒，焉能忍受得住？

因此，銀衫美書生話落，老二「黑煞奪命」崔榮已忍不下心中怒火地突然暴起發難，沉聲厲喝道：「小狗，你有好大的功力，胆敢這等狂妄，輕視老夫兄弟，今天，要不叫你橫屍當場，也就枉在江湖上稱雄了。」

話聲中，身形陡長，快似閃電般撲出，聲未落，招已發，右手五指箕張，直抓銀衫美書生左肩。

確實不愧是成名二十多年的黑道高手出手不但快疾，而且威勢凌厲極見火候。

麥亮宇一見，心頭不由驀地一驚，暗道：「不好，要糟。」

他雙足疾地一點馬蹬，身形電射掠起，口中猛然一聲大喝道：「住手！」

身未到，右掌倏推，一股內家勁氣已經隨掌推出，直向銀衫美書生連人帶馬推送出八尺開外。

他身形落地，面對「黑煞奪命」崔榮冷然傲立。

他佇馬停立兩丈以外，「中條雙煞」早已看到了，只因未曾看出他是個身懷絕頂功力之人，故而未予理會。

此際見他一掠兩丈多，并以內家勁氣將銀衫美書生連人帶馬推送出八尺以外的這等上乘功力，二人心中不禁同時一驚，臉色微變。

「黑煞奪命」崔榮心中一驚，臉色微變之後，隨即兇睛突瞪，寒光電射地瞪着麥亮宇，沉聲喝道：「小鬼，你要管閒事麼？」

「哼！」麥亮宇冷冷地道：「不平則鳴。」

「黑煞奪命」崔榮嘿嘿一聲冷笑，道：「你自信你能管得了？」

麥亮宇劍眉微軒，才待接話，但他話未出口，那銀衫美書生已經飄身下了馬背，一步衝到他的面前，瞪眼說道：「你這人眞是莫名其妙。」

麥亮宇不由愣然一怔，目注銀衫美書生的俊面，問道：「兄台此話怎講？」

銀衫美書生俊臉略偏，避開麥亮宇的目光，說道：「你可是看不起我？」

麥亮宇不禁詫異地道：「在下與兄台素昧平生，從未有過交往，無緣無故，怎會看不起兄台不知兄台此語由何而起？」

銀衫美書生道：「那你爲何要多管閒事，帮我的忙？」

這眞是「不識好人心，狗咬呂洞賓」了。

麥亮宇一聽這話，心中雖然明白了銀衫美書生責怪他的意思，但也不禁頓生氣怒地臉色一寒，道：「這麼說，倒是在下帮忙帮得不對了。」

銀衫美書生冷冷地道：「誰叫你帮忙，當然不對。」

麥亮宇道：「在下可完全是出於一番好心。」

銀衫美書生道：「我并不領情。」

麥亮宇道：「在下可沒有存着要兄台領情之心。」

銀衫美書生道：「那是你的事，我還是一樣的不高興。」

麥亮宇冷冷道：「兄台簡直不可理喻，不通情理之至。」

銀衫美書生道：「與你閣下無關。」

麥亮宇道：「看兄台人品俊逸，儀表堂堂，應該是個通情達理之人，那知竟然是個不明是非，善惡不分之流，在下實在替兄台感覺……」

他心中有氣之下，未免有點口不擇言，說至此處，忽然覺得言語太重了些，立即頓聲住口不言。

銀衫美書生見他忽地住口不言，似乎已經猜料到他的心意，忽然朝他微微一笑，說道：「感覺怎樣？怎麼不說下去了，說下去啊。」

麥亮宇劍眉微微揚一揚，搖頭說道：「算了，在下不想多管兄台的閒事了。」

銀衫美書生微笑說道：「那麼閣下就回到原地方去站着看熱鬧吧。」

麥亮宇沒再開口，轉身往原地馬旁走了過去。

銀衫美書生雙目突射寒電地望着「中條雙煞」，冷聲說道：「兩位要想借馬便請動手吧，只要勝得小爺，馬就是你們的了。」

「黑煞奪命」崔榮嘿嘿一聲獰笑，喝道：「好！小鬼你先接老夫一掌試試。」雙掌倏推，勁力威勢强猛無倫地直朝銀衫美書生當胸擊去。

銀衫美書生雙眉微挑，星目寒電一閃，叱道：「老狗找死！」雙掌飛快地推出一股柔和的勁氣，迎向崔榮强猛的掌力。

「黑煞奪命」崔榮，一見銀衫美書生的掌力稀鬆平常，并無强猛的威勢，心中不禁暗暗竊笑道：「你小子那麼狂妄，老夫還以爲你有多高的功力呢，原來只不過如……」

他心中正在暗暗竊笑之際，彼此掌力已接實，「砰」的一聲巨响，勁氣激射中，「黑煞奪命」崔榮驀感心神猛地一震，胸中血氣翻湧，脚下穩立不住地被震退了三步，兩道三角眉毛緊皺，臉色發靑，顯然內腑已經受傷。

反看銀衫美書生身形卓立，只不過微幌了幌便卽穩住，儒衫飄拂，臉色神情從容瀟洒依舊，適才和「黑煞奪命」崔榮硬對那一掌之人，生似不是他的樣子。

這是一種什麼掌力？怎地看似稀鬆平常，却含恁般强猛驚人的威力？

至此，「黑煞奪命」崔榮心中這才知門這個看似文弱少年美書生，實在是個身懷奇學，功力高絕，不是個好欺的「省油燈」。

「黑煞奪命」崔榮內腑受傷雖然并不嚴重，但是那股翻湧的氣血，却直欲衝腔噴出，是以他一被震退之後，便卽連忙暗中運功調息抑制着胸中翻騰上湧的血氣。

老大「赤煞追魂」崔明見狀，立刻縱身躍落崔榮身旁問道：「老二傷重麼？」

「黑煞奪命」崔榮微一搖頭道：「不要緊。」

「赤煞追魂」崔明心中畧放，雙目兇光灼灼的朝銀衫美書生望去。

只見銀衫美書生神定氣閒地卓立在七尺開外，星目朗朗有若兩顆寒星，俊逸的玉面上浮現着一絲淺淺的冷笑。

那冷笑，似驕傲，又似譏誚，也是不屑……

銀衫美書生那副神態，看在「赤煞追魂」崔明的眼裏，心頭怒火不由大熾，驀地一聲厲喝道：「小鬼，你也接老夫一掌看。」

厲喝聲落，雙臂一圈，立掌當胸，運聚起十成功力，正要推掌吐勁，猛朝銀衫美書生擊出時，「黑煞奪命」崔榮却適時開口阻止地說道：「老大，不可。」

「赤煞追魂」崔明聞聲，雖是立刻將運聚的功力散去，撤掌垂臂，但却目含詢問之色地望着崔榮。

「黑煞奪命」崔榮只朝崔明遞了個眼色，隨卽目注銀衫美書生嘿嘿一聲陰笑，說道：「小鬼，你功力雖然堪稱不弱，但是老夫兄弟并不見得就怕了你，不過，老夫兄弟目前尚有要事急須趕辦，無暇和你多作糾纏，有胆量你就報出名號師承來，老夫兄弟事情辦完之後，定當找你一決高下。」

這幾句話，表面上說得雖是冠冕堂皇，其實實情如何？不言可知他是心中已經氣餒，在自找台階下台。

銀衫美書生也是十分聰明之人，聞言焉能不知「黑煞奪命」崔榮的心意，口中不由一聲冷笑，俊臉凝寒地說道：「小爺姓芮名詩純，至於師承，憑你們兩個還不配問。」

語聲一頓又起，沉叱道：「你兩個快

滾吧！」

以「中條雙煞」在江湖上的名號，竟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書生芮詩純叱喝「快滾」，這眞是丢人丢到了家了。

如以雙煞平素爲人兇惡的性情，他兩個爲能忍得下這口氣？

芮詩純的一身功力造詣雖然高絕，令他們心中驚凜，但是雙煞如果聯手以二對一，却未必見得就一定會不敵落敗。

可是，目下的情勢不同，老二「黑煞奪命」崔榮內腑已經受了傷，他自己心裏甚是有數，傷勢雖然幷不很重，但在未運功調息復原之前，實在不宜與人動手妄用眞力，否則必將牽動內腑傷勢加劇惡化。

俗語有云：「識時務者爲俊傑」，又有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是以，芮詩純叱聲一落，「黑煞奪命」崔榮不但自己忍着怒火沒有回說什麼，還朝老大「赤煞追魂」急遞眼色，要老大也忍耐，口中同時發出兩聲「嘿嘿」乾笑，轉對崔明說道：「老大，我們走。」

「走」字出口，脚下已經邁開大步疾奔而去。

「中條雙煞」走後，麥亮宇便卽騰身躍上馬背，正待抖韁縱馬馳去之際，芮詩純倏然揚聲說道：「閣下請留步。」

麥亮宇神色冷冷地問道：「尊駕有何見敎？」

芮詩純含笑說道：「在下想和閣下交個朋友。」

麥亮宇因見芮詩純人品俊逸，對他的印象原本不壞，但因他不通情理，神態冷傲，以致印象完全改觀，變得很是惡劣。

因此，芮詩純話聲一落，麥亮宇立卽毫不攷慮地說道：「在下高攀不上。」

芮詩純微微一笑道：「世間之上雖有貧賤富貴之分，但是你我都是武林男兒，閣下何出此語，豈不有失昂藏鬚眉的豪爽氣概風度。」

麥亮宇搖頭道：「尊駕人品俊逸，儀表堂堂，乃人中之龍鳳，在下只不過是個一介草莽，焉敢攀龍附鳳與尊駕爲友。」

芮詩純笑笑道：「閣下眞會說話，只是太謙虛自貶了些。」

麥亮宇道：「謝謝尊駕的謬讚，事實如此，在下實在不敢高攀。」

芮詩純星目閃動地說道：「閣下別再說客氣話了，你這個朋友，今天我是交定了。」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道：「交定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在下却不以爲是。」

芮詩純凝目問道：「爲什麼？」

麥亮宇道：「只爲在下不願意與尊駕論交。」

芮詩純雙目倏然一瞪，氣道：「你這人，眞是不識抬擧，哼！」

麥亮宇淡淡道：「這與尊駕何關？」

芮詩純忽然想着什麼似地，眼珠兒微轉了轉，笑問道：「你是爲着適才的事情，在和我生氣，是麼？」

麥亮宇道：「適才之事，那是在下庸人自擾，咎由自取，何況在下與尊駕陌不相識，緣僅此面，爲何要和尊駕生氣……」

他說至此處，忽然一眼瞥見來路之上，快如風馳電掣般地奔來一大羣武林人物，心念不由微微一動，說道：「尊駕快走吧，有人找麻煩來了。」

此際，那羣人已奔近百丈距離左右，芮詩純凝目望去，只見來人共有十六七人之多，男女都有，還有四個身穿着道裝的道者，從他們奔行的速度身法上看來，顯然個個都是身手不俗，功力深湛的武林好手。

芮詩純看得心中不禁驚異地望着麥亮宇，問道：「你確知那些人都是找麻煩來的？」

麥亮宇說道：「他們可能是爲在下而來。」

芮詩純星目凝注地道：「他們可能是爲你而來？」

「唔。」

麥亮宇目光眺望着那些疾奔而來的衆人，口中漫不經意地應着。

其實，那些人是何許人？他根本毫無所知，又怎知他們是爲他而來，找麻煩來的？那只不過是信口說說，故作驚人之語而已。

但是芮詩純却信以爲眞，更加驚奇地問道：「那麼多人都是。」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

他口中說着，人已身形微長，飄身下了馬背，隨手把馬韁拴在路旁的一株小樹上。

芮詩純又問道：「是爲了甚麼事？」

麥亮宇搖頭道：「別多問了，你趕快走吧。」

芮詩純道：「你不走？」

麥亮宇道：「他們既是爲在下而來，在下豈能不和他們見面。」

芮詩純星目深注地道：「你準備單獨對付那麼多人？」

「嗯。」麥亮宇點點頭道：「事情總必須解決了斷，否則在下走到那裏，他們一定會追到那裏，緊追不捨，永遠不得安寧，也永遠是麻煩。」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芮詩純聽得星目不由異采一閃，忽然堅決地說道：「我不走。」

麥亮宇神情一怔，道：「爲甚麼？」

芮詩純道：「你單獨一個人對付那麼多人怎麼行。」

麥搖宇雙眉微軒，豪氣如雲地朗聲哈哈一笑，道：「他們人數雖多，在下自信尚能應付得了，縱然不行，要想全身而退，大概還沒有問題，他們就快要到了，你還是趕快走吧。」

芮詩純搖搖頭，神情異常堅決地道：「不行，我既然說過交定你這個朋友，怎麼可以在此時此際，棄你不顧，我不走，必須和你一起，帮助你對付那些人。」

麥亮宇心念電閃地暗轉了轉，微微一笑道：「謝謝兄台的盛情，不過，你還是趕快走的好，否則不但來不及了，而且你將後悔的。」

芮詩純倏然朗聲一笑，軒眉正容說道：「大丈夫爲友急難，死且無懼，何後悔之有？……」

正說之間，那些疾奔而來的一衆武林人物，已經奔至近前兩丈以內的地方，霍地一齊停住身形。

芮詩純星目略一掠掃之下，他心中不禁頓時駭然吃了一驚！

原來這些人竟是青城、崑崙、無極三派的高手精英，人數共有十七人之衆。

三派高手身形一停，立時成扇形散開，身形電飄，刹那間，竟將麥亮宇和芮詩純二人圍在了中央。

芮詩純目光電閃地環掃了三派高手一眼，只見個個臉色凝重，雙目精光灼灼地射視着麥亮宇，如臨大敵般地緊張異常。

他目覩這等情勢，心中不禁極是駭異，迷惑無比地暗忖道：「這個神情氣質高傲的白衣少年究竟是何許人物？竟惹得三派精英高手這麼多人一起追踪，而且如此緊張？……」

他暗忖中，目光轉向麥亮宇望去，只見麥亮宇雙眉挑煞，雙目光如兩道寒芒冷電懾人，岳峙淵停地傲然挺立，臉上一片冷峻之色。

那神情，那氣派，大有雖「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之慨。

此際，四週的氣氛一片冷寂，場中籠罩着層層殺機，空氣顯得緊張無比。

驀地，青城掌門師弟靈虛道長脚下跨前半步，目視麥亮宇稽首爲禮的問道：「施主可是『寰宇三英』的老三麥亮宇？」

麥亮宇微一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請問道長何人？」

靈虛道長道：「貧道靈虛，乃青城七子師叔。」

麥亮宇道：「其他諸位呢？」

一位花白鬍鬚的老者接口說道：「老夫乃崑崙杜浩然。」

杜浩然話音甫落，另一位身形瘦小的老者接着說道：「老夫無極易瑞棠。」

麥亮宇星目冷芒電閃地環掃了三派高手一眼，倏然凝望着靈虛道長問道：「道長可是爲令師侄玄智子等之事而來？」

靈虛道長臉容冷肅的說道：「不錯，玄智子等人現在何處？」

麥亮宇沒有答話，星目却轉望向崑崙杜浩然問道：「杜大俠此來有何見敎？」

杜浩然道：「替本派弟子向你討取血債。」

麥亮宇心中微微一怔！道：「在下何時殺了貴派弟子？」

杜浩然冷冷地說道：「你想裝糊塗耍賴？」

麥亮宇雙眉一軒卽垂，搖頭道：「在下並未裝糊塗，也不想耍賴。」

語鋒一頓卽起，道：「請問，在下殺了貴弟子幾人？」

杜浩然道：「三人。」

麥亮宇道：「在甚麼地方？」

杜浩然道：「大別山中。」

麥亮宇目光忽然轉向無極派易瑞棠問道：「請問易大俠，你此來，又是爲了甚麼？」

易瑞棠道：「和杜大俠一樣。」

麥亮宇劍眉皺了皺，道：「貴派被殺的弟子共有幾人？」

易瑞棠道：「也是三個。」

麥亮宇心中明白了，這又是「冒名嫁禍」的毒着。

適才之前，他雖然曾對芮詩純說這些人可能是爲他而來，想不到信口說說的一句話，竟然變成了事實，這些人竟眞是爲他而來。

易瑞棠忽然嘿嘿一聲冷笑，說道：「姓麥的，俗語說得好，殺人償命，現在你趁早自裁吧！」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微一軒，神色冷凝地道：「在下要是不肯自裁便怎樣？」

杜浩然冷聲說道：「你將會落個亂刃分屍之慘！」

麥亮宇倏地仰首哈哈一聲狂笑道：「在下倒有點不相信你們有這份能耐，能將在下亂刃分屍，要動手你們只管動手，在下定接着你們的，不過，在未動手之前，在下有句話可得先告訴諸位一聲，至於諸位信與不信，那就悉從諸位了。」

杜浩然問道：「甚麼話？」

麥亮宇神色正肅地說道：「你們三派的弟子，都不是在下所殺，那是『冒名嫁禍』。」

易瑞棠陡地冷聲一笑，沉喝道：「小子，你想賴得了麼，殺人償命，你拿命來吧！」

語聲未落，肩後長劍已經撤在手中，振腕抖劍一揮，頓見寒光飛閃，疾若驚電般猛朝麥亮宇攻出。

易瑞棠一身武學功力，雖有深湛的火候，劍術尤高，爲無極派當代掌門以下的第一好手，但是在麥亮宇手下，他實在還不堪一擊，以麥亮宇一身高絕的所學功力，憑着一雙肉掌，三招之內，就能將他敗於掌下，要他濺血斷魂當地。

可是，由於目前三派之人太多，形勢對麥亮宇大爲不利。

因爲他心中甚是明白，易瑞棠這一招攻出，有如劃火燃了一片草原，不但無極派弟子會立刻緊跟着出來，崑崙，青城兩派高手亦必跟着發動攻勢紛紛出手。

他雖然身懷奇學功力，罕絕武林，但是身無寸鐵，單憑着一雙肉掌，如何能擋得住當前這十七個武林一流高手的聯攻？

是以，他心中意念電閃，立刻作了決定；此戰不但必須速戰速決，而且必須先奪取一件兵刃，出手招式更必須狠辣絕情了，非如此，不能應付得下三派高手的聯攻，非如此，自己今天可能會落個濺血的厄運，同時可能還得連累身旁這個緣僅一面豪義可感的芮詩純寃枉賠上一條命。

他心念旣決，正待施展奇學出手先奪取易瑞棠攻至的長劍時。

驀地，一聲清叱，發自他身旁，是那芮詩純已飛快絕倫地撤出了一柄軟劍，冷芒森森，寒虹似電，迅速凌厲的斜截易瑞棠的右腕。

易瑞棠見狀，口中陡地一聲怒喝，挫腕沉劍，身形半旋，一招「迴風擺柳」，刺扎芮詩純的胸窩。

芮詩純挑眉一聲冷笑，身形微側，軟劍劍走輕靈，招變「笑指天南」，快如電閃般地點向易瑞棠面門「心經」穴。

易瑞棠心中不禁暗暗一凜，忖道：「這銀衫少年書生何人？劍術造詣竟是這等高深……」

他心中雖在暗凜暗忖，手底下可是絲毫不敢大意怠慢，脚下連忙橫跨半步，偏首避招，揮劍還攻。

刹時，只見寒光飛洒，劍虹電閃，一剛一柔兩枝長劍已經展開了一場激戰，雙方各展絕學，互爭先機。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文·蕭逸
圖·盧令

奔雷刀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苗七蒙殺死鄔燚森後，終與挾恩望報的長安三鳥反臉。苗七蒙為避官府緝拿，在一荒村棗園求棲身，獲園主之女朱文垂青，介見一隱身園中的一位紅粉異人鐵姑娘。那晚，園主之姪朱大眉不忿苗七蒙受寵，持刀往襲，恰逢鐵姑娘黃夜採摘棗界，把朱大眉點了啞穴縱之使去。隨之鐵姑娘潛探苗七蒙居所，為苗七蒙所覺，追出屋外，鐵姑娘出言諷激，要較高下，首陣苗七蒙在輕功上略遜一籌，鐵姑娘更進一步邀苗較兵刃，激發了苗七蒙傲性，拔出奔雷刀向鐵姑娘砍去，為鐵姑娘新月短劍架住——

＊＊＊＊＊＊＊＊＊＊＊＊＊＊＊＊＊＊





為情刀失色　偏愛劍留情

鐵姑娘臉上的表情，這一瞬間似乎有了極大的變化，原本充滿了輕鬆揶揄的神態，刹息間變得極為冷酷無情。

她雙手緊緊握住那兩把新月短劍，劍鋒又緊鎖住了對方的奔雷刀！

「原來是你……好！」

雙劍一撤，身子疾滾了個旋風——

苗七蒙壓刀前欺，就在此一瞬間，鐵姑娘如風扶柳的身子倏地一個快轉。

苗七蒙忽然接觸到她的那張臉，一反先時的輕鬆揶揄，那雙眸子更是充滿了冷厲的殺招。

不容苗七蒙心存費解，鐵姑娘的一雙新月短劍一走前額一劈中庭，雙劍之勢，快到目視不清，冷森森的劍氣浸人體膚！

苗七蒙大吃一驚暗忖道：「不好！」他在防不勝防的當兒，身軀向下一坐，掌中刀「朝天進香」往上一抖。

「嗆啷！」一聲脆响，架住了來犯的雙劍！

他雖迎住了對方雙劍，卻覺出透過對方劍身所泛出的冰寒劍氣，絲絲襲人眉睫，冷燚森森裏殺意昭然！

鐵姑娘嬌叱道：「撤手！」

雙劍一振，二人同時騰開。

苗七蒙借着此一推一送之力，身子拔起了三四丈高下，落向一棵棗樹梢上！

可是像是憤怒中的鐵姑娘，卻是緊釘不捨，就在苗七蒙身子方一落下的同時，她修長的身子已跟踪而至，兩口劍「劈中門，掛兩肩」。

一招撤出，劍氣嗖然！

這絕非是所謂的較量武功，簡直像是拚命！

苗七蒙在驚心之餘也只有一拚保命！

他一抖刀身叱道：「好！」

凌厲的刀氣，像是匹鍊般的就空一閃，在刀劍雙交的同時，兩個人垂直的由樹梢之上同時落了下來。

苗七蒙一壓奔雷刀，正想問個明白，卻見對方鐵姑娘再次發出了一聲淸叱，新月短劍由正中直襲而上！

這一次她像是施展出一種凌厲罕見的玄功，劍身一指，由劍鋒上「哧！」的發出了一道銀光。

那銀光式樣一如她掌中的新月短劍，向着苗七蒙面上一閃而至。

苗七蒙忽然想到了這種「劍炁」的威力，大吃一驚，他身軀快速的一個左閃，那片劍影直由其右面鬢梢，掃了過去，雖然差之毫厘沒有殺着，卻也嚇了他一身冷汗。

對於眼前這個少女，他是既驚又怒。鐵姑娘一劍不曾傷着了他，猶不甘心，左手新月短劍再次舉起——

苗七蒙心中一寒，正不知如何化解，突然間，卻只見鐵姑娘舉起的左手，連同着那口新月短劍，急劇的起了一陣顫抖。

她的臉也似乎起了一陣疾變，踉蹌的身軀，一連後退了幾步，忽地坐倒在地，一雙新月短劍，深深的扎陷在泥土之中。

她兩隻手，緊緊握住劍把，用以支持着未倒的身軀，玉齒兢戰着，出聲道：「啊……」

雖然是一個字，卻令人體會出她身受之苦……

這一刹間，她簡直就像是換了個人似的，蒼白的面頰上沁滿汗珠，她雖曾想開口說話，可是却連一字之聲也吐不出來。

苗七蒙一口怒發的奔雷刀，本可在對方坐地的一瞬間長吐直入，刺入對方的胸膛。

他當然不會這麼做！

他是不會妄殺一個人的，況乎對方是個與己無怨無仇的少女。

他把已經遞出的刀身，用力的收了回來。

雙方注視了一刻，苗七蒙收刀回鞘。鐵姑娘現出一副極弱形像，她深深的垂着頭，滿頭長髮雲般的垂了下來。

她全身看上去，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苗七蒙忽然生出了一絲同情。

對方原本是個病人，這是他早已知道的……那麼把這一切，暫時歸諸於她的病態，也還說得過去！

他慢慢走近了她，伸出雙手抓住了她的兩肩。

鐵姑娘好似觸了電般的，倏地抬起了頭。

苗七蒙立時感覺出她眸子裏的光燚，她的身子一片冰寒，証明確實病發。

「妳病了！」苗七蒙說：「我抱你回去！」

說罷不再徵求她的同意，遂卽把她抱了起來！

鐵姑娘在一陣掙扎之後，不得不平靜下來，那雙頗具鋒芒的眸子迎視着苗七蒙時，泛出極爲錯綜複雜的表情，密翳的睫毛，終於無力的閉攏。

她像是竭力的在忍受着一種痛苦！

看到此，苗七蒙益加的不忍，他不再猶疑，儘速的抱着她，向其居住的竹舍馳去。

× ×

竹舍裏點燃了一盞燈！

苗七蒙守候在榻邊，在昏黯的燈光下，鐵姑娘顯得異樣的微弱，蒼白的面頰上瀰滿着一層汗水。

她除了尚能呼息以外，似乎已經人事不省！

苗七蒙簡直不知如何是好！內心急躁萬分。

由她的脈搏上判斷，鐵姑娘心脈不弱，却是別有蹊蹺，苗七蒙頗通醫理，只是對方脈搏所顯示出的病情，却大異一般，像是病在心經，却又似肺氣不通，在血脈裏像是潛伏着一條蛇不時的在爬動着……

鐵姑娘看上去實在是痛苦極了，她的那雙眉毛緊緊的皺在一起，大顆大顆的汗珠，由眉心裏沁出來，在長長的一陣痛苦呻吟之後，此時看來已是氣若游絲。

苗七蒙由她泛青的面色裏，發覺到她病勢的沉重，偏偏却是不知如何救她。

他想到了內功中「二氣分功」以及「大活元陽」，都有救人活命，挫衰起危之功，眼前情形，也只有死馬當活馬醫的。

於是他不再猶豫！

當下，他也就不避嫌疑，開始把體內元陽眞力，提貫雙掌之間，再以那雙火熱的手掌，開始逐次的在鐵姑娘全身三十六處穴道上推拿灌注！

如此推拿了一遍，鐵姑娘泛青的臉色，微微現出了一些紅暈。

她長長的呻吟了一聲，像是由遙遠的天際，又拉回了魂絲一綫。

她睜開了眼睛，二世爲人的注視着苗七蒙，現出一片模糊朦朧的樣子！

苗七蒙面色驚喜的說道：「妳醒過來了……」

鐵姑娘面頰上含着一絲慘笑，輕微的點了一下頭。

苗七蒙道：「妳還不宜開口說話……啊——」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妳不是說棗子可以治妳的病麼？」

鐵姑娘微微點了一下頭，眼睛裏的表情，更爲錯綜，包括有仇恨，感激，羞窘與遺憾……

苗七蒙却不能體會出這麼許多，他關切的道：「妳能告訴我，那些棗子放在那裏麼？」

鐵姑娘木然的注視着他，良久，才把目光視向一隅！

苗七蒙立時順其目光視處望去，在竹舍一角，看見了一個瓦缸，瓦缸一半，深深埋陷在泥土裏，上面覆蓋着一塊不整的石片。

他走進去，揭開了石片，果見缸內貯存着小半缸紅棗。

這些棗子，顯係貯存了一段相當時間，原本紅潤而有光澤的表皮，已經呈現出黑枯色，其上並有皺紋，却有一種好聞的異香撲面而起。

苗七蒙知悉這些棗子，均係採摘於千年老樹，經過獨特方法精製而成，當下救命要緊，不問多少，匆匆取了幾枚，入手才知這些棗子已經去核，其質冰寒，彷彿冰鎭一般！

鐵姑娘一連吃下了四枚之後，微微點頭表示夠了！

苗七蒙把餘下的棗子放回缸內，步向榻前——鐵姑娘正自睜着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冷靜的在打量着他。

苗七蒙關心的問道：「妳覺得好些了麼？」

鐵姑娘微微點了一下頭，眼睛裏含蓄着某種敵視的神態，忽然把頭背過去。

苗七蒙微微一驚，說道：「在下與姑娘冒昧平生，並無開罪之處，何以方才欲下毒手，置在下於死地呢？尚請直言賜告才好！」

鐵姑娘徐徐轉過頭來，臉上帶出一片冷笑！

苗七蒙透過她那張清秀的臉，忽然心裏動了一下，暗驚這張臉在此一刹間，竟似十分熟悉。

定目再看——他確定不曾見過她！只是眼前的這張臉，毫無疑問的酷似另一張臉，至於那張臉是誰，他却又一時想不起！

他只管木然的注視着她。

鐵姑娘唇角帶着冷笑，微弱的道：「如果不是我剛才氣機不愼，引發病情，你已經死在我的兩極風火劍下……不過，我也很欽佩你的一身武功。」

苗七蒙面上一紅，心知鐵姑娘所說屬實，觀諸方才交手情形，如非她突然病傷發作，自己是否能勝得過她却是大大的疑問。

他不勝汗顏的說道：「姑娘的一身武功，在下深爲折服……只是，對我並無深仇……」

鐵姑娘冷笑道：「你能確定我們之間沒有仇麼？」

苗七蒙一驚道：「有什麼……仇？」

鐵姑娘眼睛在他臉上一轉，冷冷的道：「苗七蒙……你騙了我……你告訴我八月廿七日那一天，所殺之人是一巨寇，那是不實在的……」

苗七蒙頓時一呆，禁不住退後兩步！

八月廿七日在獅子橋小神洲，刀殺鄔燄森的一幕，瞬間浮起眼前——

那是他最感內疚痛心的一件事！

一刹時，他臉上佈滿了羞愧神疚，嗒然無語的垂下頭來！

「你爲什麼要殺他？」鐵姑娘慢慢的閉上了眼睛，兩行淚水滑腮而下：「……他與你有仇麼？」

苗七蒙打了個冷戰，道：「他……是誰？」

鐵姑娘倏地睜開眼睛，電也似的目光，迫視向苗七蒙，道：「鄔燄森——」

苗七蒙面色不禁一變！

鐵姑娘的目光直視着他，不容他逃避，她冷冷的道：「請你告訴我，是你殺死

他的麼？」

苗七蒙面目間頓時現出一片淒凉，他咬了一下牙，黯然的點了一下頭，道：「是我！」

鐵姑娘冷冷的一哼，說道：「你和他有仇？」

「沒有！」苗七蒙搖頭一嘆道：「這件事姑娘不必再問了，我是迫不得已！」

「我一定要問……」她臉色白中帶青的道：「你告訴我，既然你和他沒仇，爲什麼要下這種毒手？」

苗七蒙吶吶道：「我是受人所託……我……」

他搖頭嘆息了一聲，感慨萬千。

鐵姑娘一隻手撐着身子，抖顫顫的坐了起來——

「受人所託？」她冷笑一聲，道：「是誰？」

苗七蒙冷笑道：「姑娘何必過問，莫非妳和鄔燄森有什麼關……係？」

鐵姑娘臉上頓時罩起一片淒慘來……

「我想是有的！」鐵姑娘面現秋霜的道：「鄔燄森是我哥哥——」

「啊——？」苗七蒙驀地一呆，大驚失色。

他目注着鐵姑娘道：「可是……妳不是姓鐵麼？」

「我沒有說我姓鐵……只是人家這麼叫我罷了！」

「那麼，妳就是鄔明珠了？」

「不錯，我就是！」

鄔明珠把支撐的身子，靠向牆角，看樣子內心似乎很激動，苗七蒙一時間表情沮喪，面色羞愧已極！

鄔明珠一面喘息，一面道：「你殺了我哥哥，我也應該殺了你……」

苗七蒙一聲朗笑道：「好！鄔姑娘，妳不愧是個俠女，替兄報仇乃天經地義之事，我苗七蒙也是條漢子，好漢作事好漢當，鄔姑娘妳看着辦吧！」

鄔明珠咬牙哼聲，道：「我應該殺了你的……」

「可是妳不能！」

「爲什麼？」

「爲什麼？」苗七蒙目現鋒芒的道：「因爲妳現在已經落在我的手裏！」

鄔明珠聞言一驚，但見面前銀光一閃，苗七蒙手中的那口奔雷刀，已然指向她面門之前！

「鄔明珠——」苗七蒙冷冷笑道：「我只一刀就可結果了妳，妳的仇不用想報了！」

鄔明珠面上，絲毫沒有驚訝震怒的表情。

「你敢麼？」她冷冷的道：「我看你是不敢！」

苗七蒙目現凶光的說道：「我怎麼不敢？」

長刀向前一挺，刀尖抵處，鄔明珠鬢邊青絲，爲鋒利的刀鋒削落了數縷，簌簌墜下！

鄔明珠冷冷一笑，舉起一隻玉手，用兩根手指，揑住了刀尖的兩面，向外輕輕一送！

苗七蒙倏地應勢收回，「鏘！」的一聲，刀鞘合攏，他就像木頭人似的楞住了，實在下不了手。

這個女人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威風，無論怒時，笑時，都是一樣的，她只說出一句話，你就不得不依她。

苗七蒙呆呆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嘆息一聲，用着微微發紅的眸子，注視着面前的鄔明珠。

「妳來這裏，就是專門來找我麼？」

「不盡然……」

「那妳還有別的事？」

「我是來養病的……」

鄔明珠眸子裏先時的那種凶燄，已經收斂多了。

苗七蒙忽然發現到她此刻的神態，果然與鄔燄森十分酷似，足以証明她就是鄔明珠，這一點似乎毫無疑問了。

他沮喪的道：「鄔姑娘，令兄是我殺死的……現在妳已經找到了我，妳打算怎麼樣？」

他保持一番平靜，輕嘆一聲，又道：「這件事我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總是我的錯……我覺得內愧！」

「僅僅內愧就夠了麼？」

鄔明珠光亮的一雙眼睛直直的注視着他，彷彿要看穿了他的心似的！

苗七蒙冷笑道：「人死不能復生，這一點我很清楚，我平白無故的殺害了令兄，理當由我來賠命，姑娘可以隨時下手，我決無憾言！」

「你說的是眞的？」

鄔明珠冷冷的問，那雙剪水瞳子裏，浮現出一些殺機！

苗七蒙露齒一笑，爽朗的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能死在鄔姑娘的手裏，也值得了！」

鄔明珠眉頭輕皺了一下，道：「這是什麼意思？」

苗七蒙自存必死之心，心情也就愈加的開朗無拘，他冷冷的笑道：「姑娘是我生平所見，第一美人——」

「住口！」鄔明珠面罩薄霜道：「你少輕薄！」

苗七蒙哈哈一笑，道：「我說的是眞的！能死在妳這美人兒手裏，還有什麼不值得的？」

話聲才輟，床上的鄔明珠却似風也似的旋身而起，一雙新月劍，已然架在了他的頸項兩側。

她體態異樣的嬌弱，蒼白纖弱的面頰上，帶出一片紅暈，忿怒中似含有無限羞惡！

冰冷的双口，接觸在苗七蒙頸項的皮肉上時使得苗七蒙頓時一驚！

但是他自求必死，却也心安理得，雙瞳裏一片安詳，絲毫沒有懼怕之色！

帶着一絲調侃的微笑，他吶吶的道：「妳下手吧，皺一下眉頭，就不算是條漢子！」

鄔明珠冷笑着，手上的一雙新月短劍，在他頸項之間微微顫抖，象徵着她此一刻心情的猶疑！

她雖然在病發中，可是要想殺一個人，那是極其簡單的事情，此類俠女，每每喜怒無常，如果用「女子心慈」來衡量她，意期她心懷不忍，那就錯了！

苗七蒙哈哈一笑道：「姑娘妳怎麼了

?來吧，給個痛快吧！」

兩個人不同心情的目光接觸着！

驀地，鄔明珠後退一步，撤回了架在苗七蒙肩上的一雙新月短劍！

鄔明珠那雙剪水瞳子裏，交熾着淩人的目光！

她頹然的坐下來，冷漠的道：「這麼殺了你，並不能消除我心中之恨！」

苗七蒙道：「要怎麼殺，才能消除姑娘妳心中之恨？」

鄔明珠冷冷道：「我要找出背後主使你的人是誰？」

「幾個無能之輩，不值姑娘一笑！」

「是誰？」

苗七蒙畧含歉疚的苦笑了笑，道：「我不能告訴妳！」

鄔明珠冷冷的點着頭，道：「好吧……我總會知道的！」

她凝視着苗七蒙，道：「我很欽佩你的刀法，也很敬重你的爲人……你也算是我救命的恩人！但是，我却不便說什麼感激你的話……」

「我知道！」

「那麼，你走吧！」

鄔明珠默默的閉上了眼睛，向外面揮了揮手！

苗七蒙一怔，冷笑道：「這麼說，妳殺兄之仇就不報了？」

鄔明珠冷冷的道：「我當然要報……但是先不找你！」

說話時，她眼睛裏含蓄着某種情誼，又似有無限的怨恨，如此極端的情緒，溶冶一爐，雖祇是轉瞬之間，亦令得苗七蒙不寒而慄。

他實在也不便再說什麼了。

當下雙手抱拳，道：「多謝姑娘手下留情，在下告辭了！」

鄔明珠打量着他轉回的背影，道：「苗七蒙……」

苗七蒙佇立回頭——

鄔明珠咬了一下口唇，窘迫的道：「最好我們以後不要再見面了……」

「見面又會怎麼樣？」苗七蒙糊裏糊塗的問了一聲。

鄔明珠一雙潔白的素手，緊緊的擰着，雙目如波如電，她吶吶的道：「……再見面，我說不定就忘記了你今天的好處……要與你一分生死强弱！」

苗七蒙心頭一凜，當然能體會出對方話中殺機，鄔明珠這麼說，自有她不得已之處，也正說明了此一刻俠女的卓然不羣，可敬可愛之處！

在私誼上，鄔明珠無寧說對于苗七蒙已存下了難有的好感，可是苗七蒙却是她殺兄的仇人，她雖有心想忘記，却也力不從心……

苗七蒙內心潛升出一種對于鄔明珠敬愛，一種以前未有的好感……

這種感觸好像不是時候，可是他却是眞正的感觸到了，他忽然發覺到自己多年來走南闖北，萍踪江湖，直到今天才找尋到了一個眞正自己所愛的人！所値得愛的人！

一刹時，他呆住了。

他眸子裏所泛出的不是淩人的殺氣，却是未有的一種傾慕祥和。

雙方目光交接之下，誰也沒有開口說什麼。

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却似乎彼此心裏有數！

苗七蒙轉身步出——

鄔明珠怔一下，像是「若有所失」！

×　　×

天空雷電交加，暴雨如注——

雨水把院子裏的各色花樹，洗刷得粉紅靑綠，十分淸新悅目，極爲好看。

苗七蒙很沮喪的在房子裏整理着雜物，到處是一片凌亂——他已經決定離開朱家菓園！

房門「吱呀！」一聲推開，穿着挺花梢的朱文，沒精打采的走進來。

「你還是要走？」

「嗯——」苗七蒙頭也不回的捲着一張鋪蓋——這是他新置的，那口奔雷刀就裹在被褥當中。

「妳是知道的！」苗七蒙回過身來，道：「這些年來我飄零慣了，讓我閒還眞閑不住！」

朱文冷笑道：「就祇爲了這個？——你要想找事情做還不容易？園子裏事情多得很！」

苗七蒙輕輕嘆息了一聲，苦笑說道：「姑娘，我很感激妳……只是，我不能不走……」

他把差一點溜出嘴的話臨時忍住，打量着面前這個姑娘，平心而論，這個菓園子裏，眞正關心自己的只是有她一個人，平日噓寒問暖，無微不至，自己開始的時候，何嘗又沒有對她動過心，只是……

只是自從認識了那個鄔明珠之後，朱文的影子，就慢慢的淡了。

說不出是什麼理由！

無論就情，就理，自己都該跟朱文好，就以姿色而論，朱文也不見得比鄔明珠差，更何況鄔明珠內心還與自己存着一番仇恨……

感情這玩藝兒，實在是太奇妙了，該喜歡的，偏不喜歡，不該喜歡的，偏偏喜歡……

一想到鄔明珠，苗七蒙內心眞有說不出的惆悵感覺，那個消瘦深沉的姑娘，潛在他內心的感應太深了。

她似乎別有一種超越時下女孩子的特別風度與氣質，顧盼之間，也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像！

在另一面，苗七蒙却也能深深體會鄔明珠的辣手無情，那種冷電也似的目光，使你感覺到，就像是她那雙鋒利的短劍，隨時都可能劈面探喉，取人性命於彈指之間！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苗七蒙却已暗戀着她——當他發覺到自己荒唐的感情時，已經無力挽回了。

那麼現在他注視着面前的朱文時，自然就生出了一種歉疚他又能說什麼呢！

「鐵姑娘的病好些了沒有？」

「好多了！」朱文面現戚容的道：「對了，我應該告訴鐵姐姐一聲！」

說着，轉身欲走，却爲苗七蒙一把拉住！

朱文怔了一下，默默的道：「鐵姐姐一直很關心你，你要走了，却不去跟她說

一聲麼？」

苗七蒙道：「我走了以後，就煩請姑娘給轉告一聲吧！」

朱文咬着嘴唇，慢慢低下頭，她好像落淚了，有點咽哽的把臉轉了過去！

苗七蒙心裏一動，探出一隻手，想去安慰她，可是突然想到這麼做很可能生出更難堪的後果！

他猶疑了一下，收回了手。

「姑娘請多保重——」他一面拿起了包袱，硬下心來頭也不回的向門外步出！

朱文忽然由背後追上去，尖尖的十指緊緊的揑在他兩臂上——

「不——」她哭泣着，「你不能就這麼走——」

一面哭，却把一張沾滿了淚水的臉，緊緊的貼靠在苗七蒙背上！

「唉！唉！」苗七蒙連聲嘆道：「妳這是幹什麼？要是被人家看見……？」

朱文却抱得他更緊，啜泣着道：「我才不管呢！我誰也不怕……苗大哥，你別走！」

苗七蒙被她哭泣得不禁興出了一些兒女情懷，但是他畢竟不失爲一個磊落君子，他覺得他不能接受朱文這番私情，當時硬着心，把朱文扣壓在自己兩肩上的雙手慢慢的拉開。

朱文停住哭泣，用淚汪汪的眼睛看着他，道：「你根本就沒喜歡過我是吧？」

苗七蒙怔了一下，硬着心點點頭。

朱文傷心的尖聲叫道：「騙人！你騙我——」

苗七蒙冷冷一笑道：「朱姑娘，妳冷靜一下……妳要認清楚我，我只不過是個逃犯而已——」

朱文任性的搖着頭道：「我不管——我不管！我只要和你好——天塌了也不管，跟你一起走！」

苗七蒙冷笑道：「妳眞是個不經事的小孩子……你知不知道現在外面到處都在抓我？」

朱文正要說話，驀地院外傳來一陣喧嘩聲，有人在用力的打着門。

風雨裏，他們淸楚的看見那籬外，有六七把油紙花傘。

有人大聲叫着：「開門，開門！」

「姓苗的開門！相好的來看你啦！」

苗七蒙頓時面色一變！

朱文也似乎吃了一驚，她木然的道：「這些人是誰？」

苗七蒙鼻中哼了一聲，道：「是衙門裏的人，不用說是有人出賣了我！」

說罷，伸手扳住了在行李捲外面的刀柄——

「你想幹什麼？」

「我見他們去——」

苗七蒙一振腕子，那口奔雷刀已拔了出來！

「不——你不能！」朱文用雙手拉住他，面色焦急的道：「你快避一避！來！跟我來！」

打門的聲音更大了，木門好像都要給打破了。

朱文用力拉着苗七蒙來到了後窗，推開窗戶，可以看見外面一片矮廊簷子，堆放着一些乾柴。

「你先躲避一下，我打發他們走了再說！」

苗七蒙深深的瞥她一眼，閃身而出！

朱文用力的關上窗子回身——

大門「嘩啦！」的一下子被用力的踹開，因爲用力過猛，門栓過牢，是以連帶着半面竹籬一併的倒了下來！

大雨裏，幾個身穿油綢子雨衣打着傘的公門中人一湧而入。

走在最前面的兩個人——菓園的人管事朱大眉——大名府三班總捕頭「雲中客」雷昆，二人一馬當先的步入草舍！

朱文迎面而立，大聲道：「站住——幹什麼的？」

「雲中客」雷昆怔了一下，偏頭看朱大眉道：「這位是——？」

朱大眉苦着臉，向朱文冷冷笑道：「大妹子——這位是雷大班頭，是奉命來抓苗七蒙的！」

朱文氣得向他啐了一口道：「呸！誰是苗七蒙！我們這裏也沒姓苗的！」

「人管事」朱大眉一隻手抹着臉上的雨水，臉上面色透靑，氣呼呼的道：「得啦，大妹子，妳別再替他瞞着了，田上草就是苗七蒙，妳會不知道麼？」

「我爲什麼知道？」

朱文一時想起，上前一步，一掌直向朱大眉臉上打來，後者退後一步，正想用手臂去擋，却被斜刺裏伸出的一隻手，「噗！」地一下子刁住了朱文的手腕子！

出手的是那位自負超人的大捕頭「雲中客」雷昆，這老頭兒果然有兩下子，一伸手就拿住了朱文的穴道！

可是朱文也不甘示弱，她的手腕子在雷昆甫自運力前一刹那，却像蛇鰻一般的又脫了出來——這一手功夫，是她得自她那位鐵姐姐處學得的，果然奇妙異常，別具一格！

「雲中客」雷昆果然吃了一驚！

他嘿嘿一笑道：「朱小姐原來也是個練家子……失敬，失敬……我們奉命拿人，朱小姐還是跟我們合作的好！」

朱文冷笑道：「我只認識田上草，可不知誰叫苗七蒙！」

雷昆冷冷的說道：「田上草就是苗七蒙——」

他回過頭叱一聲道：「搜！」

頓時闖進來好幾個人，在草舍內大肆搜索！

雷昆一雙光采灼灼的瞳子，東盼西望了一番，冷笑道：「不用說是跑了！」

朱大眉道：「半個時辰前我還看見他，絕對跑不了！」

雷昆冷哼了一聲，道：「來人給我裏外搜！」

幾個捕快打着傘冒雨而出，裏裏外外開始搜索起來，「雲中客」雷昆抖了一下身上的雨水，面色沉重的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他掏出了一個精緻的鼻烟壺，在鼻子下聞了聞，一雙黃澄的眸子，注實着朱文一瞬不瞬——

「姑娘，妳可犯不着窩藏罪人……他藏在那裏了？妳說！」

朱文冷笑道：「你看見我窩藏了？我什麼都不知道！」

雷昆氣得臉一陣發黃，這時候幾名捕快水淋淋的進來，報告說裏裏外外都搜遍了，沒有人！

「雲中客」雷昆陰森森的冷笑着站起來，腰向窗前，把窗戶猛的一推！

朱文大吃一驚，攔阻已是不及！

雷昆冷冷一笑道：「相好的，你出來吧！」

朱文霍地撲向窗前，大聲道：「苗大哥，快走！」

雷昆陡地一落身，燕子般的飄身而出，已落向柴房，朱文以及數名捕快亦先後趕到！

大家夥擁擠在窄小的廊簷裏，舉目所見，乃是一堆堆的乾柴，那裏有任何人的踪影？

朱文又驚又喜，却又有說不出的難捨依依！她知道苗七蒙已經走了，內心一陣黯然！

「除非他長了翅膀！」雷昆臉色焦黃的道：「咱們裏外都有人他能飛嗎？」

廊簷上細着粗粗的一根繩子，垂下有三尺多長的一截似乎還微微的在幌動着。

雷昆一長身，拔起數尺高，伸手抓住了那截繩子，立時他明白了。

由繩子上飄身直下，他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走了！」

用手一指牆外，喝道：「從這裏出去的！」

在場都是精於武功的人，一打量這廊棚距離外牆少說有十丈以外，能够一躍而出，這身輕功端的是駭人已極了！

雷昆鐵青着臉一言不發，只用凌厲的眼睛，狠狠的瞪視着朱文，冷笑了一聲，轉身步出！

走到院子裏，他忍不住回過頭來，叮囑朱文道：「姑娘犯得着麼？妳是身世清白好人家的小姐，他是個逃刦法場滾馬大盜，還有妳爹在地方上的聲望……妳都不顧了？」

朱文只覺得眼睛一陣發酸，兩行淚水奪眶而出！

「雲中客」雷昆怔了一下，嘆一聲道：「妳好好想想吧，還是把他窩藏的地方告訴我們吧！」

朱文搖着頭，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別逼我！」

說着轉身冒雨狂奔而去！

雷昆氣得緊緊咬着牙，半天才道：「好個倔强的丫頭！」

朱大眉在一旁更不是個滋味，只伸出手一把把的抹着臉上的雨水。

「再慢慢的訪吧！」朱大眉道：「我看他暫時還離不開棗集！」

雷昆氣忿的說道：「他來這裏有多久了？」

「總有好幾個月了！」

雷昆怒道：「好幾個月你怎麼到今天才報案？糊塗蛋，現在可好，鷄飛蛋打，有個鳥用？你知道他別處還有什麼朋友沒有？」

朱大眉想起了那夜爲鄔明珠所傷之事，由不住打了寒顫，點點頭道：「有，還有個女的，本事比他還大！」

雷昆道：「有個女的？姓什麼？住在那裏？」

朱大眉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這身功夫，就是那個女的給廢的！」

雷昆怔了一下，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我走啦！」

向着院子裏一干捕快差役揮了一下手，大幫子人都隨着他走了。

這一趟好像是白來了！

× × ×

房子裏點着一盞羊角燈！

鄔明珠面色憔悴的向着那盞燈凝神睇視着，她深邃的眸子裏，聚滿了淚水，迷離的目光所見一切，都是模糊不清……

朱文坐在她對面，表情呆痴！

二女在談說着什麼。

朱文說：「姐姐，妳瞞得我好苦，原來妳不姓鐵呀！」

鄔明珠苦笑道：「其實中原內地，知道我名字的人很少很少，我眞名鄔明珠，在西北地方，人家送了我一個外號叫『紅雲蓋雪』……」

她微微一笑，牽動的嘴角，勾畫出她迷人的另一面，她追憶着，畧現得意的道：「──在西北，提起『紅雲蓋雪』這四個字，那才是無人不知……」

朱文道：「紅雲……蓋雪？」

「因爲我外出時，慣穿一件紅披風，和騎一匹白馬！馬跑起來，披風飄起……遠遠看上去有如紅雲一朵……」

她不勝緬懷的輕輕嘆息一聲！

朱文道：「姐姐妳太消沉了……其實妳才二十幾歲，一點也不老，幹嗎老是嘆氣呀！」

鄔明珠瞟了她一眼，苦笑道：「妳那知道……一個人理想越高，現實也就越醜惡，我就是個永遠在追求理想的人……」

她表情凄凉的又道：「小女孩的時候，我追求的是母親對我的愛和關懷，可是我媽眼睛裏，就只有我哥哥一個人，我哥哥更是一個被嬌寵壞了的人，他老欺侮我，我告訴媽，媽反而袒護他罵我打我……

「……那一年我十五歲了……我哥哥十九歲……媽死了！很怪……我好像並不難受，好像死的不是我媽，是個另外的婦人似的！

「……我爹爹鄔寶銳，據說是武林中第一奇人，只是在我兩歲時就出走未歸，有人說他老人家由於功參造化，遠出慕仙去了！又有人說是和我媽處不來，夫妻反目一怒而去！

「無論如何，他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我恨他──」

鄔明珠眼睛裏迸出了怒火，冷笑一聲，又道：「我就是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的！」

「可是姐姐妳這身本事是誰敎的？」朱文忍不住問了一句！

鄔明珠默默的點着頭，道：「我會慢慢告訴妳的！

「我爹爹鄔寶銳臨去之前，留下了兩卷書，一卷是送我哥哥的，另一卷是送給我，另外還賜了我一個錦囊，那個錦囊一直由我媽收着，直到我媽死了以後，整理遺物時我才發現──

「……我媽也是精於武術的，尤其施一手暗器『百里金針』，被稱爲武林一絕

！江湖上稱她老人家爲『金針聖母』……只是她老人家從小就對我有偏見，說我殺氣重，就沒有傳給我！」

她眉毛稍稍的挑了一下，面頰上帶起了兩個笑窩，有點像孩子般的稚氣──

「可是，這手絕技，以後我還是學會了！」

朱文道：「妳的武功，是妳母親傳授的？」

搖搖頭她又點點頭，說：「我是瞧着爹留給我的那個本子學的，我父親爲我有一身好根骨，如果加以琢磨定成大器，我母親只是站在從旁指導的位置，她全心全力培植的是我哥哥！」

「妳哥哥？」

「不錯！」鄔明珠道：「我哥哥鄔焰森！」

「哦──」朱文連連點頭道：「我知道，金刀鄔焰森原來是妳哥哥呀！」

「妳認識他？」

「不……」朱文臉有點紅，吶吶道：「我只是聽過他風流的名聲罷了！」

「那就對了！」鄔明珠臉上微微掛着冷笑，不屑的道：「在獅子樓嫖妓出了名……結果魂斷『小神洲』……不錯，他就是我哥哥！」

「啊──？」朱文一驚道：「鄔焰森死了？」

鄔明珠冷冷的一嘿，道：「死了好幾個月了……」

「是誰下的手？」

「是……」鄔明珠猶豫了一下，搖搖頭……

「鄔焰森金刀天下知名，居然會遭人毒手，那位下手殺他的人，必定是個厲害的高手！」──朱文滿臉費解的模樣！

「大概是吧！」鄔明珠意興索然的道：「我哥哥任性恃寵，從小驕慣……如果他當年能像我一樣的刻苦練功，又怎會有今天？」

朱文怔了一下道：「這麼說姐姐的武功……？」

「我的功夫比我哥哥强多了！」

輕輕嘆息了一聲，她又重新拾起了舊日回憶，低沉地說道：「……我十五歲那年，母親死了……我和哥哥更不能相處，他處處仗着他是一副哥哥的模樣，對我百般欺凌，頤指氣使，終於，使我忍無可忍，那一夜……是個下雪的夜晚，他罰我跪在大門口……

「……雪下得好大，好大……我一時之間發了脾氣，再也忍不住……那一夜我們打了起來！」

鄔明珠神色黯然，回憶着當日之事不勝感傷，猶有餘痛的模樣……

「哼哼……他作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被我打敗了……我們在雪地裏打了有一個更次……他被我制服，點了穴道……」

鄔明珠輕輕拭了一下濕了的眼睛──

「……我決心離開那個家，就回去收拾東西，無意間才發現了爹留給我的那個錦囊……居然被我哥哥偷去想佔爲已有，那錦囊內有一個『渾天寶盒』內藏『子母眞經』二卷，寶盒上有爹爹手刻給我的贈言，是任何人塗抹不掉的！

「……從這一點，更証明了我哥哥的爲人……」

輕輕嘆了一聲，她苦笑道：「……我收下了錦囊，當時眞恨不能讓我哥哥一輩子躺在雪地裏死了算了……可是我到底狠不下了心……」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鄔明珠對於昔日事，仍然清晰的記得很清楚，她記得那夜，說：「──那夜，我揹着包袱，帶着錦囊，除了幾件自己的衣服以外，我什麼都沒有帶……我騎着那匹我心愛的馬──雪豹，跑了十里地，後來忍不住又轉回來，在雪地裏，解開了哥哥的穴道……告訴他我要走了，一輩子也不再回來了！

「……我哥哥似乎很感動，他哭着留我，說再也不欺侮我了……可是我已經決心走，也不相信他說的是眞話，他怎麼也留不住我！」

她冷笑着，娟秀的面影在燈光下表現着深刻的意志，她痛心的接着說：「我哥哥留不住我，又現出猙獰的原形，破口大罵我……罵我是小賤人，說跟我脫離兄妹關係！一輩子也別回來……

「從那時候起，我就走了……」

朱文道：「妳到那裏去了？」一個女孩子，孤苦伶仃的！」

「我當時根本就沒想到這麼許多！」鄔明珠道：「只覺得氣昏了頭，走到那裏算那裏！」

「妳到那裏去了呢？」

「最先，是走去青城白衣庵，想削髮爲尼！」

朱文「噗哧！」一笑，又苦下臉道：「後來呢！」

「白衣庵主那個老尼姑却說我與佛無緣，不要我！」鄔明珠冷冷的道：「我一氣之下，又跑到峨嵋！」

「去峨嵋幹嘛呀！」

「峨嵋山有個慈航道姑，武林很有名氣，我就去投奔她……去的時候，慈航道姑正在坐關，我就在附近一個石室裏等她醒轉！

「……我於閑中研習爹爹留下的『子母眞經』，一時功力大進──」

她苦笑着又道：「那個老尼姑一直坐了七七四十九天方才醒轉，可是我已不需要再拜誰爲師了，有爹爹留下兩卷眞經，已經足够了！

「從此我身懷着這兩卷眞經，萍飄天涯……直到我十九歲那年……」

她臉上帶出了一片笑靨，浮起了一片紅暈。

敏感的朱文立時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更加注意的往下聽，她把兩隻手支着下顎，就像聽故事的那樣子。

鄔明珠伸出纖纖手指，彈弄了一下燈蒂，烏黑的眼珠子向着朱文瞟了「下──

「十九歲是我們女孩子最最多情的一年……最富幻想的年紀………

「唉……」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那一年我認識了一個人！」

朱文張大了眼道：「誰？」

鄔明珠咬了一下手，道：「是個姓沈的，叫沈海風！」

「我想他是個男……的吧？」

「當然是男的！」

「後來呢？」朱文急着一聽下文，道：「你們……？」

鄔明珠不勝傷感的閉了一下眼睛，徐徐又張開來，道：「那沈海風精於武功，儀表出衆……風流倜儻，翩翩風采……二十來歲的年紀，的確是不同凡俗！」

「好呀——」朱文興奮的道：「郎才女貌！」

鄔明珠看了她一眼，不慍不喜的道：「沈海風是個久走邊荒沙漠的鏢客，保的鏢多是邊地裏出產的玉和名貴的皮貨，生意很好，他武功高，用的武器是一桿『紫金旗』，外號人稱『西北狼』！」

「西北『郎』還是『狼』？」

「狼！豺狼虎豹的狼！」

「狼？」朱文怔道：「怎麼叫這麼一個外號？」

鄔明珠道：「因為他慣穿狼皮，平日採辦的每以狼皮為主，所以人家就這麼叫他！」

朱文衝口說道：「後來姐姐就嫁給他了？」

鄔明珠蒼白的臉上，浮出了一絲冷漠，冷冷一笑，道：「嫁？哼……」搖搖頭，又嘆了一聲，道：「那個女孩子不想結婚嫁個好丈夫？」

「這麼說，你們活在一塊？」

「妳是說住在一塊？」

朱文臉紅了一下，却由不住點點頭。

「我們在一塊住了四年——」鄔明珠面罩冰霜的道：「眞正名符其實的霧水夫妻！」

「霧水夫妻？」

鄔明珠掠了一下散在鬢邊的長髮，自嘲的笑容，她雖極度的掩飾着自己，却掩忍不住湧出的淚水。

「姐姐妳……哭了？」

「我……沒有！我只是難受！」

說着，她把頭埋在臂彎裏，少頃，她又抬起頭來，淚臉上作出一絲笑容。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他原來是已經結過婚的人，才知道他竟然個是騙子，我發現我犧牲得太不值得了，就和他鬧翻了！」

「你們打起來了？」

「哼——」鄔明珠道：「這個人的良心叫狗吃了，居然對我下了毒手！」

「啊——？」朱文簡直不敢相信的道：「他竟會是這種人，太想不到了！」

鄔明珠道：「我們打起來了，他不是我的對手，但是我念在與他一番舊日之情，並沒有傷害他……想不到他却趁我不備的時候，施展他獨門的功力『旗捲黑風』，那一招好毒辣……

「……當時，我正翻身上馬，冷不防，被他旗風擊中背後，傷了五臟，滾翻馬下——」

說到這裏，她緊緊的咬着一嘴玉齒，杏目睜得滾圓滾圓，冷冷的哼了一聲，又喃喃道：「如果不是我練過孑母眞經中的『伏氣』功夫，無論如何是擋受不住……只怕當場就喪命黃泉死了！」

她笑得那麼的凄慘，剪水雙瞳裏湧出冷焰，像徵着湧自內心的仇恨，透過晶瑩的淚水，別具一種陰森，恐懼，與凄苦之色——

她不愧是個美人兒，即使在盛怒之中，也有令人陶醉之處，此時此刻，如能用「冷若冰霜」這四個字來形容她，却是再切當也不過。

「那個鬼！」鄔明珠緊緊咬了一下牙，又道：「他居然也認為我死了……他好狠的心……」

「他怎麼了？」

鄔明珠苦嘆一聲，凄苦的搖着頭，道：「妳不會想得到的，一個人的心能有多毒多惡……」

往事已經使得她不再平靜，她用力的絞弄着雙手，凄苦的面頰上，帶着無限仇絮：「沈海風……我眞正的認清了他的為人……人面獸心的東西！」

「姐姐他怎麼了？」

「那個狼心狗肺的東西！」鄔明珠道：「他當時認為我已經死了，居然由我身上搜去了那個『渾天寶盒』！」

「渾天寶盒？」

「寶盒裏所藏的是我爹留下的『孑母眞經』……這個負心人貪圖這兩卷東西，已非一日……現在總算達到了目的，他拿了寶盒，就離開了沙漠，以後的歲月，再也沒有看見他出現沙漠之間了！」

聽到這裏，朱文氣得臉色蒼白的道：「眞是渾蛋！良心都教狗給吃了！」

鄔明珠咬着牙道：「沈海風把我害得好苦……我被他旗風所傷，一直昏迷了三天三夜，若非是那一夜的雷雨，我還不會醒過來……

「……當我醒轉之時，全身水濕，胸口作痛，往後十天之內，我天天大口的吐血！」

「啊！」朱文恍然大悟道：「姐姐身上的病，原來是這樣得來的。」

鄔明珠苦笑了一下，點點頭，嘆息道：「他雖然重傷了我，可是却不能奪取我這條命……以後的日子，我每天都對天發上一百個誓……這一輩子，我可以犧牲所有的幸福，但是，我一定要親手殺了他……我一定要殺死他，殺死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這個沈海風現在在那裏呢？」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不過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朱文皺皺一下眉，嘆息道：「可是天下這麼大，要找他這個人可不容易呀！」

「我一定能找到他！」

「為甚麼呢？」

「因為……」鄔明珠閃爍着那對光采灼灼的眸子道：「孑母眞經天下奇書，他如果學會了其中一部份功夫，已經武林罕見！」

頓了一下，她冷笑道：「妳要知道，一個有武功的必定是不甘寂寞的人！」

這句話的確不錯！朱文也領會得到其中的哲理！

「可是姐姐……」朱文想到了可怕之處，害怕的道：「如果他學會了那兩卷眞經裏的本事，姐姐妳……？」

「這一點我也想到了……」鄔明珠輕嘆一聲，道：「孑母眞經裏所記載的武功，要想在短短幾年內全部學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如果學會了一半，也只怕天下無敵了……」

朱文怔了一下，說道：「姐姐妳學了多少？」

「我學會了一半！」鄔明珠自信的道：「所以……他目前還不是我的敵手，可是……」

她似乎又喪失了這份自信，搖搖頭嘆息道：「很難說，我身上的傷已使得我不敢施展上乘的經上秘功……如果他這幾年苦心勤習，我只怕就不是他的對手……」

她想到了那一天和苗七蒙對敵時，自己就是正在預備施展『孑母眞經』上的武功時，忽然病傷發作差一點喪失了性命！

這麼一想，她不禁頓時有些黯然神傷，深深的垂下了頭……

她本身的仇恨，兄長的仇恨，再加上病傷的侵蝕……使得一個年輕的少女一下子變得深沉，陰詭……

她迷離波譎的身世，經她自己的口述，終於使得朱文全盤的了解，她不禁對於這個不幸身世的少女洒一掬同情之淚！

鄔明珠對於自己身世的追述，暫時告一段落，她臉上的痛苦表情，似乎也為之淡然消失。

長長吁了一口氣，她欠身而起，開始整理着自己的東西，這番情景看在朱文眼內，不禁呆了一下。

「姐姐，妳這是幹甚麼？」

「我要走了！」鄔明珠回過身來，道：「謝謝妳對我這幾個月的照顧，但是……我必須要走了！」

「為甚麼？妳的病還沒有好……」

「我要換一個地方……」說着她遲疑了一下，呆滯的道：「……我好像感覺到沈海風已經來了……一旦我們見了面，必將拚個他死我活！那時你的處境就太危險了！」

朱文冷笑道：「姐姐把我看得也太怕死貪生了！」

鄔明珠道：「不單單是妹妹妳，難道妳就不為妳父母担心麼？」

這麼一說，朱文倒是不再說話了！

鄔明珠前進了幾步，她臉上展露着苦澀的笑容，緊緊的握住了朱文的手，朱文覺得她雙手冰冷，但是由對方眸子裏閃爍的友情，却足以使得她心房滋潤。

「姐姐……」她忍不住把臉依附在鄔明珠的肩上：「我捨不得離開妳……」

「唉……」鄔明珠輕輕拍着她的背：「告訴我，妳是不是很愛苗七蒙？」

「我……？」朱文顯然吃了一驚：「妳……說甚麼？」

「不要裝了！我看得出來的！」

「看出來甚麼……？」

「妳一直在愛着那個姓苗的是不？」

鄔明珠的一雙眸子，就像是兩把鋒利的鋼刀，那麼尖銳的凝視着她，不容她自逃。

「我……」朱文垂下頭，道：「反正甚麼都瞞不過妳！」

鄔明珠緊握住她的一隻手，忽然鬆了開來。

朱文抬起來，警覺的道：「姐姐妳……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鄔明珠冷漠的道：「快忘了他吧！」

朱文苦笑了一下，道：「忘不忘都沒甚麼關係，反正他已經走了，也許一輩子再也見不着他了！」

鄔明珠一時無言，她本想把苗七蒙是殺害自己兄長的仇人之事說出來，可是話到唇邊又忍住了。

朱文看她已把簡單的幾樣東西整理就緒，一旁默默無語，鄔明珠向朱文道：「妹子，我來時的那匹瘦馬呢！」

朱文輕嘆一聲，道：「姐姐這一走，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再看到你！」

「我會來看你的……」

說到這裏，她沉吟了一下，抬起頭看着朱文道：「……我雖然默默無息的住在這裏，可是外面發生的事情，却也瞞不過我……棗集雖然是個小地方，可是位置却處於南北驛道之間！」

她在分判事理時，顯得異常的精明敏銳！

「這裏北有五駝山，南有七指嶺，棗集正在其中！無論南來北往的客人，一過大名，棗集就是他必經之地，我是不會輕易離開這裏的！」

朱文喜道：「這麼說姐姐並不會離開棗集！」

「不錯！」鄔明珠道：「但是我却要搬個地方，搬到那裏我還不能告訴你，而且……我已聽到了一些風聲，有一趟鏢銀要經過這裏……」

「啊？」朱文大驚失色的道：「是沈海風……？」

苦笑了一下，鄔明珠搖搖頭，道：「那倒不是……保鏢的是個姓孫的。」

「是孫天佑？」

鄔明珠楞了一下，倒看不出對方一個涉世不深的小姑娘，居然有此閱歷。

她不禁奇怪的問道：「妳也知道這個人？」

「怎麼不知道？」朱文道：「九省鏢王孫天佑的大名誰不知道？聽說這個人本事大極了，江湖上有名的强盜死在他手裏的，不知道有多少！」

朱文頓了一下，又道：「我爹認識他，但不太熟！」

鄔明珠本欲移動的脚，忽然站住，道：「這個人有多大歲數？」

朱文想了想，道：「聽爹說好像歲數不大，大概三十多歲！」

鄔明珠道：「是高個子還是矮子？」

「是……高個子！」朱文想了一下，道：「爹說是一個難得的年輕人！」

「你爹認識他很久了！」

「不！」朱文道：「才認識一年，聽爹說這位孫大鏢頭出道才不過三兩年！」

「他用的甚麼兵器？」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朱文怔了一下，道：「咦？妳問這些幹甚麼？」

鄔明珠笑笑道：「只不過好奇吧了！」

朱文見她去意甚堅，自是無法婉留，怏怏的答應了一聲，轉身步出。

那是一匹又高又瘦的長毛的馬，兩隻大眼睛，無力的睜着，一天到晚都好像是要睡覺的樣子，這樣的馬誰看上也不起眼，但是如果你是個慣於相馬的行家，你就會驚於此馬的不同一般。

牠是一匹道道地地的「海毛青」，產自青海的罕見名馬！

（下期續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四

柳殘陽·文
盧　令·圖

蛇之龍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手無相戰飛羽偕葉媚往探廖胖子家，雖獲知敵方一點動靜，仍未探悉對方主兒是誰。余老太與葉媚、大能等在家，驀見曲少英到來，說是煉有增强功力丸藥，送予各人吞服，余老太等不虞有詐，依言吞服，戰飛羽驀地回來，識破那曲少英是賊人假扮，立即擒下點了他數處大穴，然後以內功助揚孤等驅毒，就在此際，敵人潛至擬救假曲少英，葉媚力拒來賊，戰飛羽與楊大龍也功成出來，葉媚神威大振，廢去一賊人手臂，率領賊人來犯的翻天掌勸變面色不由大變——

＊＊＊＊＊＊＊＊＊＊＊＊＊＊＊＊

鳳臨蛇鼠聚　龍騰蜮伏誅

柳媚突地冷哼一聲，以不屑的眼光，望向翻天掌勸變的臉上，那是一雙點漆的眸瞳，但自那眸瞳中，露出的是一股極度輕蔑的神色，飽含着卑夷與譏誚，這種眼光，比眼前的情勢，使翻天掌勸變感到尤爲難以接受，那種神色較犀利的兵刄，尤爲刺心。

雙目一瞪，翻天掌勸變朝柳媚怒聲暴叫：「柳媚，你不用瞪妳那對桃花眼，待會，我要把你那一對蛇眼給挖出來，嚼成糜醬，再給妳塞進去。叫你那對毒珠子，再也不能和現在一樣的看你大爺！」

柳媚冷冷地，卑夷地，嬌叱道：「你現在動手也是一樣！」

驀地虎撲，揚掌揮向柳媚，翻天掌勸變吼道：「臭婊子，你以爲我不敢？」

適時，大龍大步一跨，揚掌迎向勸變，「彭」的一聲暴响，翻天掌勸變，被震得暴退三步，抬頭驚異的望着大龍。

他可沒想到大龍的掌勁，竟然是如此的沉雄。

大龍怒哼一聲，道：「翻天掌，你口裏乾凈點。」

這是一種敎訓的口吻，翻天掌勸變突似被點燃的爆仗般，怒火衝天，暴烈的道：「他娘的我不乾凈，你又怎樣？」

大龍沉聲道：「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你就是那種料子！」

突地大笑，勸變道：「小子，你在敎訓我？在這個節骨眼上，我他娘的怕禍怕病？你小子是失心瘋，還是個白痴？」

大龍道：「人總有個人樣子，像你這種狗還沒急就跳牆的貨色，實在不配在江湖上混！」

神色一怔，勸變道：「怎麼樣才配在江湖上混？就如同你們現在的樣子，三個人堵我一個？」

笑了，大龍道：「放心，你的對手只是我一個，我再給你一次保証，只要你不脚上抹油，他們不會動你一根毫毛！」

勸變道：「在這種情況下，你的保証和放屁差不多，我走？我走得了嗎？」

大龍點點頭道：「看來你是走不了，除非你贏了我！」

勸變冷哼道：「贏了你？怎麼樣才算贏？哼！」

眼珠一轉，大龍冷冷道：「勸變，你不用想在嘴皮子上玩花樣，你們的目標是我，將我放倒，你就可以走了，沒有人攔你的！」

一怔，翻天掌勸變道：「這可是你說的！」

大龍不耐煩的叱道：「廢話！」

翻天掌勸變道：「有種，小子，你確實像個闖江湖的漢子……」

大龍怒叱一聲，道：「勸變，你是靠嘴混的？」

怒吼着，勸變突然猛撲大龍，口中大吼叫喊道：「小雜種，讓你嚐嚐翻天掌的滋味！」

掌風呼呼，身影矯騰，排山倒海的勁氣怒嘯中，身形與掌影，混合成了一股衝力，疾撲大龍。

大龍一個跟斗翻起，雙掌如兩把利劍，在他的身軀躍臨勸變頭頂的同時，直直的捅向翻天掌的雙肩。

飛燕金槍的後人，畢竟不同凡响，「燕剪掠空」的姿勢，美妙已極，「雙龍出水」的槍招，更配合得奇妙！

大龍在這短短的時間裏，竟然能將兩種功力，合而爲一的密接運用，看在戰飛羽眼中，大爲讚賞，也爲他對將要來臨的難關的衝破，具有了充份信心。

翻天掌勸變的感受，却恰恰相反，剛剛對了一掌，被大龍震退三步，在他以爲不過是這小子取巧，是以他套住了大龍的話頭，單打獨鬥，自以爲憑他翻天掌在江湖上的歷練，與爭得的名聲，本身具備的功力，對一個在江湖上無藉藉名的半大小子，還不是手到擒來。

誰知，身形甫動，眨眼間失去了敵人的蹤影，心驚挫勢的剎那，頭頂上突然疾刺下兩股犀利如刀的勁風，不由得大驚失色，不遑多想，扭身反掌，猛旋疾迎，打眼望去，只見敵人如天神下降般，倏然反彈而起，迅疾落地，那兩股疾風，猶在雙肩上留了下隱隱的微痛，敵人那種反彈落地的身法，美妙迅捷至極，使他大爲驚懼了。

翻天掌勸變，頓收輕敵之心，不敢莽撞輕率，雙目如隼般，盯視大龍，瞬也不瞬。

一招甫過，大龍信心頓增，凝視勤雙，緩緩的邁步，輕輕落足，口中輕聲，說道：「勤雙，這才像條漢子，是個江湖人物！」

勤雙狠毒的道：「小子，不要認為你那一手就配說這句話，你越如此，越表現出你嫩，你生，我不會含糊你，我會讓你知道，什麼才是眞正的人物。」

大龍道：「我就是這個意思，我也正在等着。」

牙齒挫得「格崩」一響，勤雙的面孔扭曲着，那是氣急的蹩扭像，口中道出來的語聲尖冷如箭：「小子，你等着了！」

猛一挺身，勤雙形容獰厲如鬼，雙掌一前一後，幻化着，不帶一絲兒風聲勁氣，出乎武術常理之外的前後倒蹬着直揷向大龍。

就在人影伕將撲到的刹那間，突然合掌猛翻，「嗞」的一聲，一股奇異的力道，自雙掌揉擦的刹那出現，直衝大龍的前胸。

勤雙的雙掌，便同兩道鋼鍘，左右斜砍向大龍腰際。怪異力道似流瀑倒瀉，冷電倏射，勁勢勝雙掌，這是翻天掌勤雙的獨門絕學，凝掌刀，形成了三面環攻。

微微偏身，閃過勤雙右掌與凝刀，雙掌翻飛處，大龍疾迎勤雙左掌。猝斬如電，往下撲切。

凝掌無功，猝然暴旋，勤雙的身子如旋轉的陀螺，雙臂如怒颸中的風車雙翼，切向大龍的脖頸。

突地蹲身，雙掌幌動，左摟右削，「咔嚓」聲中，大龍的招式，就似田裏的農夫，割麥子的形狀，却似閃電般，切削上勤雙的雙腿。

莊稼漢的莊稼把式，眞正的運用成為武術絕招，直看得柳媚嬌聲叫好！

恍如電殛般，那突來的刺心痛楚，令翻天掌勤雙僵窒了，他就像泥塑木彫也似的呆呆的，仍然延續着尚未中掌前的姿勢，右手高，左手低的停在身前。

腿頸如火燒針刺，動也不能動，豆大的冷汗，自臉上涔涔滑落，靑蒼的肌肉腮膀子，抽搐着，扭扯得眼歪嘴斜，勤雙的肉體刺疼抵不住精神的崩潰，折斷腿骨撐不住身軀的重量，在震駭，驚悸，徨恐又激動的錯綜複雜的表情下，頹然跌翻，那微微的，但却淸脆的骨折聲，緊接着迫出了勤雙的慘厲凄吼！

那是一種無助的，悲憤的，而又洩氣的慘吼！

「噗哧！」

「噗哧！」

「噗哧！」

慘吼後，緊跟着三聲肉碰肉，骨碰骨的聲響。

戰飛羽的臉色變了！

柳媚的臉色也變了！

大龍不禁驚咦出聲！

假曲少英，斷臂勁裝人，與翻天掌勤雙，竟然在眨眼間，幾乎是同時，自碎天靈，血肉糢糊，腦漿直流的自殺而死。

戰飛羽俯身挾起門旁的兩個俘虜，進得屋來！

「防備着點，戰大哥，莫再讓這兩個自盡！」

內室中走出的佘老太，恰恰望見剛才的一幕，特意的提醒戰飛羽。

戰飛羽將二人放在地上，點了二人的軟麻穴，然後將二人拍醒。

那是兩個中年勁裝漢子，清醒後，轉眼打量了一下屋內的情景，互望一眼，頹喪地俯首無言。

戰飛羽沉聲說道：「朋友，戰某人請教兩個問題，希望兩位合作，免得皮肉受苦！」

久久不見回音。

戰飛羽面色一變，俯身將其中之一的頭搬了起來，只見那人的唇角，紫血滋滋外流。眼中流露出一股狠毒的煞光，那是一種極度的怨恨神色，猶欲噬人的困獸猙獰之目，令人望之心悸神顫。戰飛羽無須分開兩人的牙齒口唇，就知兩人是將預置口中的毒藥弄碎，而嚼舌自盡。紫血是最好証明，懊惱萬分，滿臉羞怒。在佘老太警告之後，未能防止，心中那份難受，實是難以形容，恨恨的將二人摔倒地上。戰飛羽怒嘿一聲，長身而起。

佘老太道：「人有失神，馬有失蹄，吃飯還有不掉飯粒？吃燒餅還有不掉芝蔴粒的？偶一失算，誰也免不了，否則豈不成了神仙啦，戰大哥，這沒有什麼值得懊惱的！」

不甘心地，戰飛羽道：「除了曉得一個翻天掌勤雙外，其餘的竟然一個也未能落實認出，尤其是這個假扮曲少英的，我至今未想出江湖中有同他這種形像類似的人物。」

佘老太一笑無語。

柳媚深意地道：「江湖之大，武林之廣，豈是我們能夠全都瞭解的，你所想的，思索的，不外一些有名有姓，曾在江湖中有過蹤跡的，一些隱逸山林，或暗中行動的鬼祟江湖人物，不是你這樣的人能夠知道的，不過……」

戰飛羽道：「不過什麼？」

沉思地，但却甚為斬絕，柳媚道：「謎就將揭開了……」

戰飛羽心思一轉，恍然大悟道：「是的，謎就將揭開，有頭就有尾，不怕他不來！」

車篤與楊孤，此時亦已出來，精神熠熠，容光煥發，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看上去雖不相稱，但却毫無高下之分，楊孤的精神頭，並不輸車篤。

大龍招呼他兩人，動手要將三具血淋淋的屍身搬走。

戰飛羽道：「且慢，大娘，我看搬到邨裏去住吧！」

佘老太點點頭。

戰飛羽道：「將需要的東西帶走，餘下的，就放把火燒了算啦，弄些屍身出去，也不好處理。」

佘老太點頭說道：「就這麼做吧！二十年的時光倒有點捨不得這些破爛，這就是人！」

大龍同車篤楊孤在佘老太的指點下，把東西整成了幾個包裹，柳媚幫着佘老太收拾她自己的東西，人多手快，不多時已準備完畢，在楊孤與車篤的點燃下，首先將存的食油，潑洒屍身之上燒起，逐漸的蔓延開來，三間茅屋，很快的冲起濃烟旺

火，引得田裏的農夫，都急急的跑來，經大龍的解釋，一個個都又回到田裏，樸質的農夫，守望相助的傳統，在在顯示了大龍母子為人的成功。

望着冲天火燄，佘老太嘆息，臉現依依之情。

戰飛羽却低低向大龍道：「到邨裏後，找幾位弟兄，將灰燼裏的骨頭檢出來埋葬了吧！」

大龍點一點頭，一行人，走向綠楊邨了。

× ×

曲少英眞的在等待着，在戰飛羽的居處。

他也眞正的為佘老太帶來了藥，那是他特意煉製的，不是餘瀝的提煉物。巧得很，他眞的同假曲少英一樣的為大龍冶煉出一種增强功力的藥，完成了戰飛羽的囑咐。眞正的醫者，是不尙吹噓的，他保留的說，藥效能增强功力，但絕非假曲少英說的那麼神。

戰飛羽將經過情形，畧向曲少英說過後，笑道：「起初我還為那傢伙唬住了，我以為是你抄捷徑，走近路去給我特意地開玩笑呢！」

曲少英笑道：「飛羽，玩笑我們倒是常開，類似的情形，還沒有過，你說是嗎！媚媚！」

柳媚道：「我不管你們倆的那筆陳年老帳，倒是我讓那假貨騙的好苦實在不甘心，損失要從你這兒補償才行。」

曲少英一怔，詫道：「你不管我們的陳年老帳，可是妳這又是那一門子帳？這個帳又怎麼可以算到我的頭上？」

佘老太一旁微微一笑，說道：「我看，曲先生就將你那瓶兒裏的藥，給粒柳媚吧！要不，豈非太不公平？我們娘兒倆都有，就只……」

曲少英哈哈一笑，慷慨的道：「哈哈，原來老太也幫着她在算計我？好，好，留着也沒大用，就給妳一粒，乾脆，剩餘的兩粒，也找個主人，算我給車楊兩位老弟的見面禮吧！」

柳媚玉手一伸，嬌笑道：「這才像話，才像個醫者！」

曲少英將一玉瓶放在她手中，她竟自倒出一粒服下，順手遞給楊孤道：「楊兄弟，快謝謝這位神醫大俠！」

嬌笑着自進裏屋去了！

車篤與楊孤，謝過曲少英後，亦同已服葯的大龍，退至另一間中，自去調息運功。

佘老太站起笑道：「曲先生的厚意，老身不多謝了，打鐵趁熱，我也去運一會功，折騰了半天，似乎有點乏了，兩位多談談！」

在戰飛羽與曲少英的目送下，佘老太進入柳媚去的室中，戰飛羽轉身道：「少英，我有一事，甚感疑惑！」

曲少英坐下，道：「什麼事？」

坐在對面，戰飛羽道：「我托你煉葯，似無人知，何以那假貨的行事，會如此巧合？還有，他又是誰呢？」

沉思一會，曲少英道：「幻狐裴文璞，你知道這人嗎？」

倏然驚震，戰飛羽急聲道：「你說那假貨是他？」

戰飛羽的表情，大出曲少英的意外，因為數十年相交，他深深的知道，戰飛羽不是個毛包，相反的，他却是個極端深沉的人，任何事情，即或是生死關頭，在他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依舊是與平時一樣的沉着，鎮靜。如今，戰飛羽的表情是徨急的，這使曲少英大感疑惑。

悠悠的，答非所問的，曲少英道：「飛羽，你變了……」

倏然一怔，戰飛羽望着面前的老友，他說不上話來，沉思，是戰飛羽的常態，似乎這種獨自的活動，是他的代表性的形態，再加上那種拒人於千里的冷寞，森寒才是眞正的戰飛羽，其實，曲少英知道，眞正的戰飛羽，還有一顆摯烈而熱誠的心，與判別是非明斷黑白的智慧。

然而外表，他却是冷漠，森寒，酷厲而又寂寥的。剛剛的表情，是他內心的外現，只是與以往不同罷了，但這個轉變，却使習於他的原有的篤定穩重的性格的曲少英感到不習慣！

戰飛羽終於抬起了頭，緩緩的，流露出一股更趨老辣的成熟，向曲少英笑笑道：「眞想不到，我的些微的改變，會引起你如此深切的關懷，老友，不是我變了，不過是我在近幾天來，無形中受到了大娘的感染，把我自己的本來，宣露了一點，這也因為是你，所以才……」

笑笑，曲少英說道：「才不太做假是嗎？」

搖搖頭，戰飛羽嚴肅的否認：「不是做假，只是習性，改了點習性而已！」

曲少英道：「難道說幻狐裴文璞，會使你心起波濤？」

笑笑，戰飛羽說道：「前幾日，他還在這兒。」

曲少英大感驚震的道：「怎麼？會有這回事？」

戰飛羽道：「沈潛你見過了，裴文璞是他的四把頭！」

曲少英歪頭詫異地道：「你的意思是没信的人，會遭他的暗算？」

戰飛羽道：「假若冒你名的幻狐，就是這個幻狐，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話，你說的就會變成事實，而非我杞人憂天，亦不是我含沙射影，但願不是，因為身材不像！」

曲少英道：「那不會錯了，裴文璞本人是同我不一樣，要矮的多，你莫忘了，他叫幻狐，他不但在輕功，與小巧的功夫上稱得起幻狐，在化裝術方面，更是此中翹楚，較之無恥公子猶有過之，因為他有一種奇術，可以增長軀體。」

戰飛羽驚懼地道：「難道他是鬼域的黨羽？」

曲少英深沉的道：「豈僅是黨羽，根本就是他的徒弟！」

戰飛羽肅容道：「少英，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曲少英道：「講個理由！」

戰飛羽冷凜地說道：「你既知他是鬼域那魔頭的徒弟，怎麼不早下手將他除去了？」

曲少英道：「你讓我對一個從無劣跡的人下手？何況，我知道他是鬼域亡徒，

也是前幾個月不久的事。」

戰飛羽道：「怎麼講？」

曲少英道：「裴文璞，除在江湖上以輕功與一身小巧功夫，加上智計過人，而贏得幻狐之名以外，他可從未有絲毫劣跡為江湖人所不能容忍，五年前，他開始同我研究醫道中的針灸之術，在江湖中也救了不少人，每天到我那兒，都有進境，在無意中，他露了一手長臂奇術，自動的向我解釋，他乃鬼域之徒，然而却與鬼域已有十餘年未曾見面，言下對黑白善惡，分之甚清，若非他此次冒我身份，我也不敢相信他會是個壞胚，你顧慮的，恐怕要眞的成爲事實。」

戰飛羽道：「但願其餘幾人能够自保，奇怪的是金槍夫婦怎會與這魔頭結下樑子？」

曲少英道：「你的意思，此處所發生之事，都是他的主使？」

戰飛羽道：「蛇幫幫主三眼鷹荆豪，指的那個主兒，我判斷就是鬼域，也只有他，才會與蛇鼠混在一起！」

曲少英點點頭，沉思道：「這恐怕是……楊大俠在爲官時，得罪了他，鬼域有斷袖之癖，經常在身邊豢養着幾個俊秀孌童。」

同意地，戰飛羽道：「這很有可能，他的周圍那一羣鼠輩，是經常欺壓善良的，江湖中人不屑一顧，官署可就不能袖手，看來此一成份甚大，眞沒想到他被各派人士迫得走投無路之下，還敢在暗中幹出這樁事來！」

曲少英道：「原因不要推測了，是否就以他爲假想對手，預做安排？」

戰飛羽道：「不必假想，決定不會錯了，你的意思怎樣？」

曲少英道：「鬼域以暗算而得名，如何應付，你比我强。」

戰飛羽稍一思忖，說道：「沈濳是條漢子，假若我們顧慮的成爲事實，他折了四個臂膀，而且是折在自己之手，定然暴怒，若果蠻幹起來，將會吃虧，我還是去找他來，……」

戰飛羽驀地停住話聲，望向院中，低低的道：「不用找了，看來我們想的是沒錯了！」

院中，沈濳怒形于色，悲憤至極的，急步走來，那種形像，就如同一隻受傷的猛獸，威凛猙獰，似欲擇人而噬，那股恨意，怨毒，從他的雙目中，透射而出，在冷凛蒼白的面上，就如同多了兩把明晃晃的刀子。

沈濳走近了，戰飛羽深深的注視着他，進得屋來，一屁股坐在椅上，憤怒，痛楚，使他無言。

曲少英緩緩的道：「大頭領，可是有貴兄弟的壞消息？」

怨毒至極地，一個字一個字的從牙縫裏崩出來，澀澀的，沈濳道：「三個慘死……一個失踪，我若查出兇手，我要一寸寸，一分分零割了他，要不我姓沈的就不是人，這個沒有人性的畜牲……」

戰飛羽深沉的道：「兇手已死，失踪的人就是。」

猛的跳了起來，沈濳急急的大吼：「你說什麼？」

戰飛羽回頭望望曲少英。

曲少英輕輕地道：「大頭領，你可知道幻狐裴文璞的來歷？」

急躁的，沈濳道：「曲先生，你有什麼話，就爽快的說吧！我沈濳還挺得住，不管你講什麼，快！」

「什麼事，大頭領這樣急？」佘老太自房中走出，後面跟着柳媚。

對面室中，大龍同車篤，楊孤也相繼走了出來，驚異的望着沈濳。

曲少英沉聲說道：「事已至此，大頭領，我們慢慢談，你先坐下，先靜一靜，如何？」

沈濳廢然一嘆，坐在椅上。

衆人落座後，佘老太說道：「可是有變？」

沈濳沉痛至極地，臉上怨毒之色又起，恨恨地道：「保風險的四路人馬，除了裴老四失踪以外，其餘的弟兄，都被車裝了回來，一個個都被砍得體無完膚，躺在血泊裏。」

「什麼？」幾乎是異口同聲，只有戰飛羽與曲少英沒有吭聲。

沈濳抬頭向曲少英說道：「曲先生，你……」

擺擺手，曲少英道：「大頭領，今早，有人假扮我的身份，要毒殺老太同他們幾位！」

伸手指指柳媚，大龍三人，然後道：「這人就是幻狐裴文璞！」

又是同聲驚呼，連老太同柳媚等也不例外：「什麼？」

戰飛羽插口說道：「幻狐乃是鬼域的徒弟！」

這一句話，就如同一個焦雷，擊在佘老太，沈濳，與柳媚的身上。然而他們却出乎意外的，並無驚震之色，反而一個個坐在那兒，一動不動。

人在極度的震動之時，反而是鎭靜的，這雖然似是違背常情，不合道理，然而却是實情。

極度的沉默，最後，沈濳似經過了一場猛然無比的爭戰，人似虛脫了般地，有氣無力的道：「現在他人在那裏？」

戰飛羽道：「已成了灰，埋了！」

柳媚道：「戰大哥，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對手是鬼域？」

戰飛羽道：「恐怕是了！」

柳媚道：「這個魔星是專門在暗中實施他的暗算伎倆的，鬼域之名，就是由此而來，我們怎樣對付他？」

不答柳媚，戰飛羽向佘老太道：「大娘同鬼域結過樑子？」

搖搖頭，佘老太道：「據我記憶，我夫婦行道江湖之時，鬼域已被迫得消聲匿跡，似未曾有甚轇轕。」

戰飛羽口張之後，欲言又止的望望曲少英。

曲少英眼光掃視一下佘老太同柳媚，搖搖頭。

戰飛羽同曲少英的動作，激起衆人疑惑，沈濳說道：「戰大俠，你有話就說，別……」

戰飛羽心忖：鬼域有斷袖之癖，這話怎可問佘老太？再說，就是知道佘老太同鬼域結樑子的原因，也無關重要了，故而

不願在女人面前提出，是以他搖頭道：「其實沒什麼，我在想如何對付鬼域！」

適時，院中進來了熊大春，身後跟着男男女女，大羣的人！

戰飛羽一見，突地斬釘截鐵地道：「有了，就這麼辦！」

衆人異口同聲道：「怎樣辦？」

戰飛羽的眸瞳中，森寒凛厲的煞光，室中人，都感受到一陣陣鷄栗，自心底暴生。

× × ×

綠楊邨有三樁異於往常的情形——

金槍行，一口氣出葬了四十餘人，喪事辦得超乎尋常，是綠楊邨向未見過的。最好的棺木，最大的排場，然而在時間上，却是最倉促的，收殮，出喪，埋葬在一日之間完成，奇異地是凡參加送喪行列的人，個個都收到了一份重禮，禮是當場由金槍行伙計給的。更奇異的是，死者沒有一個有穿痲戴孝的人，這也是綠楊邨稀有的。

飛燕居誰都知道同金槍行是一個掌櫃的。

但在金槍行出喪的當天，却未歇業，這經已引起邨民的竊竊私議，特殊得扎眼的情形，更增加了邨中人的疑惑——

飛燕居的店小二換了，換上了六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個個生得千嬌百媚，體態婀娜，對客人未話先笑，既開口更是如黃鶯出谷，嬌脆甜膩，悅耳已極，那一步三擺，搖曳生姿的體態，更是每一個到過飛燕居的客人忘不了的，那種風情，就如同圍繞邨外的綠楊，在風中俯仰。

最最奇疑的，乃是綠楊邨中車船店脚，四種行業，同時歇業，車棧與客店，是以裝修內部做理由，船脚却是以修理爲藉口，實際上，除了客店是眞正的在裝修，其餘的三行，根本就未見有什麼行動外，尤其是那些跑近處的脚伕，一個個乾脆就將牲口拴在港邊柳樹上，放好飼料，任牠逍遙自在。

主人却一窩蜂的跑到飛燕居來，吃酒談笑，似是專門來看那六個大姑娘，那股扭揑的走路的勁兒！

使這些脚伕更爲樂意將一天的時光，打發在飛燕居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飛燕居的六個大姑娘以外，經厨房向外端菜，川流不息的是六個生得俊秀的小伙計，一個個生得猶似天上的金童，紅紅的面龐，大大的眼睛，一色的白衣白圍裙，黑緞綢褲，看上去，瀟洒飄逸，與那紅衣綠裙的六個大姑娘，穿梭在店中，煞是好看極了。

六個大姑娘，是未話先笑，嬌俏嫵媚，脆聲滴滴，悅耳之極，但那六個小小子，却恰恰相反，似是生來就是啞叭，除了端菜上酒，撤碗換盞以外，他們生似木頭人一般，一句話不吭，臉上也似佈上了一層寒霜，不言不話的，與那六個大姑娘的鶯聲燕語，恰恰成爲鮮明的對比。

人就是個奇異的動物，對於容易得到的，永不發生興趣，而對於難以得到的，却極端的有企圖，六個小小子，越不講話，越引起客人們的興趣，你越是看來似拒人如千里之外，越發的有人想接近你！

六個小小子，變成了每一個來飛燕居的客人，逗弄的對象，尤其那些脚伕，格外的喜歡逗他們。

不管如何，那六個小小子，就是不言不語，不笑不吭，這使客人的心裏，更是心癢難抓。

一天，過去了！

第二天，飛燕居的店門剛剛揭下一扇門板，就已經有人等不及的擠進來了！

喝早酒傷身，似乎對這些人並沒有嚇阻力，不到辰時，店中已上了八成座！

頭回生，二回熟，六個大姑娘，對這些昨日來的「老」客人，都笑盈盈的招呼，侍候！

六個小小子，可就是怪，一點辭色，都不稍假，這使那心急的客人，毛手毛脚了！

可是，就那麼怪，每次若有那位毛手毛脚，必定會受到點不大不小的懲罰，而這種懲罰，却使受的人，不能變臉，也不能嚷，因爲，他不好意思。

每當客人剛想向某一個小小子動手時，適時會有一個嬌甜的聲音，起在客人的耳邊道：「客官，筷子在桌上，你的手方向錯了！」

同時，一隻雪白如玉的柔荑，巧巧的伸出那水葱似的纖纖玉指，輕輕的戳在腕脉處，一股痲軟，使那不老實的爪子，停了下來！

一個人的遭遇如此並不奇異，當第二個毛毛手伸到半途時，那小小子會自然的扭閃開去，也會有句嬌音道：「爺，你的酒杯在桌上！」

同時，肩胛上竄來一股電流，使那毛毛手停止運動，變得傻傻的。

每一個不老實的毛毛手，得到的是類同的待遇時！這綠楊邨裏，至第三天，就已經傳開了，飛燕居的那十二個金童玉女，不是好惹的消息，已傳了開來！甚至於有人打賭，誰要能將飛燕居的六個「金童」逗笑，或者是動手摸上那麼一下，他願意「請客」！

即或如此，也沒人願試試。

因爲他們都已試過了……不成。而且是屢試不爽，沒有一個例外！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了五天！

當金槍行，派人拉着整車的賠償銀子，送到保風險沒成功的廖胖那兒，正碰到廖胖來了客人，這些客人來得突兀，但在領頭去賠償的沈濳眼中，却在意中。

廖胖的客人，身份與氣度顯然不同，那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形像。

一種讓明眼人一看，就知是江湖人物！一個個都似兇神惡煞般，威凛嚇人。

另一種人，却都是俊美姣好如女子的公子哥兒！說句難聽的話，女人味道較男人氣息還重二分。

可是，飛燕居的「金童玉女」的那種不言不笑的態度，在這些公子哥兒似的人物來過以後，有了例外。

正是中午的時候！

飛燕居上了八成座。

偌大的門口突然一黯，店中所有人都將目光集中門口，俯身進來的是一個高過門楣，幾有丈許的長人。

頭如笆斗，眼若銅鈴，滿腮于思，兩膀寬過常人一半，腿臂均粗如水桶，腰臂

同粗如油碗滾子般，眞眞正正的是獅鼻闊口，掃帚眉下的銅鈴眼一掃店中，聲如破鑼般的吼呼呼的道：「那兒，兩桌併一桌，正够我們的！」

隨在他身後，一連進來了七人！

四個俊美年輕人，姣好如女子，走起路來，畧帶搖曳之姿，其中一個最爲小巧玲瓏的，雙手牽着大漢的褲胯之處，頭與大漢腰齊，輕聲道：「你說那兒好，咱就到那邊去吧！」

那股勁兒，嘿！簡直就不像是個男人，尤其是走起路來那種扭扭揑揑的勁兒，直看得廳中每一個人的雙瞳都露出邪邪的目光，口涎也都像哈巴狗兒見到了餚肉似的，順嘴流淌。

四條大漢，各自傍着四個俊美年輕人，齊齊走向長人所指之處。那是這廳中靠後進的門口左邊，長廊窗下，光綫甚是明亮，角度正可儘覽全廳。

這時，店中的五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早已由一人迎賓引路，四人合力將三張長桌，併在一起變成方桌。

引導的姑娘，笑容可掬的賠禮道：「眞對不起各位客官，委屈你了，桌子不够用，請多包涵！」

八人鬨聲，個個自心底舒坦，長人咧嘴一笑，一把將身旁的少年拉着，併肩雙雙落座，面向外叫道：「小姑娘好乖巧的嘴！」

其餘六人，亦各自落座。

坐在長人對面的兩人，面內向，從長窗縫隙，可約畧窺見院內部份角落。俊美少年，面白清瘦，眉目姣好，但雙眉緊蹙，有一抹抑鬱，籠於眉尖，他身旁乃是一個虎背熊腰，精明外露的黃臉中年漢子。

右首一對，少年人臉色蒼白，畧現豐潤，却毫無血色，大漢乃是一個精瘦的微鬚長面人。

左首，俊美少年，細高條兒，清瘦的面容，顯得甚是文弱。他身旁却是個極短又胖的肥碩壯漢。

導行的姑娘，留在旁邊，伺候八人，似看出了長人乃是一夥人之首，笑聲說道：「謝謝客爺的誇獎，不知爺是要吃些什麼？」

長人道：「聽說你們飛燕居，酒餚兩佳，就給我們來一席貴店最爲上等的菜，最最好的酒先抬一罈來吧！」

那姑娘恭應一聲自去吩咐！

這時，另四位姑娘，却端來了茶水，一一爲之斟上，這才去照顧其餘生意。

上菜了！

飛燕居的「金童」的態度有了例外。

第一個，端一盤鹵味拼盤，置於桌上，回身同另兩個將抬來的酒罈泥封拍開，用鏇子一提，將酒灌於壺中，在每人面前生起了「酒火爐子」來熱酒。

當他們在忙着的時候，那姣小的俊美少年，對端菜來的「金童」道：「這位哥哥你叫什麼？」

端菜「金童」冷峻的面上，如綻開的春花道：「你就叫我小五吧！你呢？」

忸怩的，姣小俊美少年說道：「我叫花十一郎，我們……我們可不可以交個朋友？」

小五笑道：「我配嗎？十一郎！」

十一郎還沒講話，在一個角落裏，曾經毛手毛脚遭到懲罰的環眼粗壯脚伕，突地一拍桌子罵道：「他奶奶的，我還認爲你是啞叭呢，原來你是瞧不上大爺這副長像？眞他媽的不是玩意，見了長得漂亮的小伙子，就有說有笑，對大爺却揑着一半裝緊的……」

這種髒話，出在個脚伕之口，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可是那個十一郎却受不了的惱了，扭頭向長人道：「景大哥，你聽到了！還不去教訓那個莽貨！」

長人如奉綸音似的，怒目長身而起，直向那脚伕走去，小五却附耳向十一郎低語兩句，十一郎點點頭，揚聲脆叫道：「景大哥，我們不能給店裏惹痲煩，不准見血，也不要斷胳膊折腿的！」

長人一怔，回頭看看花十一郎道：「還有這多規矩？」

十一郎格格一笑，膩聲說道：「你就依我嗎……」

長人點點頭，大步走在脚伕桌前，嘿聲道：「剛才是你在不長眼睛的亂吠亂咬對嗎？」

那脚伕一見，頓時臉露驚慌畏縮的神情，囁嚅道：「我……我……」

長人環眼一瞪，長臂倏伸，似捉小鷄似的，雙手將那脚伕抓着頸子，抓了起來，離地尺許，摔在地上。

直跌得脚伕毗牙裂嘴，手脚亂舞，口中嘶叫道：「大爺！饒我這遭，下次不敢了！」

長人的長腿一伸，脚尖伸在脚伕頸下一抬，脚伕被踢得直立而起。長人迅捷的伸手接住，擰着脚伕的脖子，另一隻手，左右開弓，在脚伕臉上，一連十掌，然後一摔手，將脚伕摔在地上，這再拍拍手吼道：「下次？你還想有下次！現在給我滾！滾！滾！」

連看也不看脚伕一眼，大步回到了桌上。

「通臂猿猴景風人，眞是名不虛傳！隔着抓人，可謂一絕！」

這是左首那矮胖粗短漢子的嘲笑話語。那副嘴臉，通臂猿猴景風人看了就噁心，不期然的反唇相激：「比你朱長壽那兩隻短爪子，長一點是事實，不服你也來表演一手試試！」

右首的長面人，哧的一聲道：「老朱要能照方捉藥來那麼一手，今天的澆裏我桑凡請了！」

朱長壽的肥臉一擺，瞇眼道：「喪門神你少在我面前說風涼話，你敢同我賭個東道，也能照我做的來一手嗎？」

喪門神桑凡雙手連搖道：「行！行！你那一套混身暴烟花的玩意，我姓桑的可不敢領教！」

朱長壽道：「既然如此，你就給我閉上你的烏嘴！」

桑凡一瞪眼，怒聲道：「說話客氣點，玩笑歸玩笑，可別窗櫺子裏面瞧人，給看扁了！」

朱長壽道：「怎麼，背綁手尿尿，不服是不？」

對面的精明漢子，輕輕一敲桌子，止住了桑凡的話聲，輕輕的道：「三位！別忘了出來幹什麼來着，還是兩個王八拉兩個車……規規矩矩（龜龜車車）的好！」

這時，那脚伕挨挨蹭蹭的走了！雖非滾出去的，但那副腫臉歪嘴的形像，却够窩囊的。

全廳的客人，被這情況震住了，有的已經在借機會打退堂鼓了！

這時，菜已上得差不多，酒也溫了，他們這一桌的四周，各站了一個「金童」，在爲他們分別斟酒。

小五同花十一郎，已經談得甚是熟絡了。

景風人突地張開破鑼似的聲口，吼唬唬的道：「五兒，來，給我介紹介紹他們叫什麼？」

五兒俏皮的道：「景爺從我的名字上，猜猜看！」

景風人一怔，旋即道：「你的意思是說，他們是按數排名？」

五兒點頭道：「景爺眞是心思靈巧，對面的是四兒，左面是小三子，右面的叫小二哥……」

哈哈一笑，景風人一指在其他桌面間端菜的「金童」嚷道：「難不成，他會叫老大！」

五兒一笑，道：「他嗎？他是妻妾不分，兩頭大，人小，却排在前面，他叫老么！」

沉重的語聲，含着一股特有的味道，對面漢子道：「這可巧，我們來的四位，恰恰從十一向後數，正配你們四位！」

小五無緣無由的臉一紅，笑笑道：「這是我們掌櫃的爲了好叫才如此稱呼！爺你取笑了，我們怎麼配與各位公子相提並論！」

朱長壽端起面前酒杯，一仰而盡，咂咂嘴道：「你聽聽黎明，這小子這一張嘴！嘿！」

黎明道：「我看這位哥兒，恐怕不是狗挑門帘子……全仗一張嘴呢！」

朱長壽道：「你狗頭軍師又有什麼新發現？」

黎明道：「這哥兒的手底下，恐怕也乾淨俐落得很！」

朱長壽夾一塊菜，放在嘴裏道：「他媽的，你們這些念過書的人說話就是這麼不爽快，讓人聽了總是磚頭下井……不懂！不懂的。」

黎明道：「等你懂時，那就變成，腦袋掉到墳坑裏！懂！懂！的了！」

朱長壽一瞪眼道：「老子就不信邪！讓我來試試看他們這幾塊料子，難道還眞他媽的能够吃了我不成！」

話落，人就轉身望着身旁的小三子！

突然，佘大龍出現在後進門口，他們的桌旁，威凜凜的，沉聲道：「剛才那位客官，在小店動手打人？」

景風人一聽，猛的長身而起，吼道：「我！怎麼！不行！」

大龍沉聲道：「行！不過你得同他的主人去商量商量！」

景風人道：「你是什麼人？」

大龍道：「本居主人！」

景風人道：「你就是飛燕金槍的後人楊大龍？」

大龍道：「正是。」

景風人上下仔細的打量大龍一番，沉聲道：「那傢伙的主人是誰？你叫他來，他要有什麼事，就在這兒解決！」

大龍道：「客官……」

驀地一聲怒吼，出自後院道：「敢惹禍就莫作縮頭烏龜，有種的出來，讓老子也打你幾個嘴巴！嘗嘗滋味！」

黎明瞇眼自長廊窗隙中，望向內院，面色一變道：「是沈濳！老景，看來是該行動的時候了！」

那粗短矮胖的朱長壽似較粗暴，猛然長身而起道：「正好去問問他老婓他們的下落……」

一聲沉喝，起自黎明的口中道：「閉上你的烏嘴，你不說話，沒人認爲你是啞叭！」

一怔，朱長壽突地驚覺自己失言，揶揄的怒吼道：「他奶奶的什麼玩意，來這兒找碴，出去看看他是個什麼揍樣？」

景風人亦是推箸而起。

大龍深意的望了這相繼起身的四人一眼，冷冷自心底發出哼聲。

黎明與景風人走在前面，道：「請主人領路！」

大龍道：「請！」

黎明扭頭向花十一郎道：「小郎，不要亂跑，在這兒等我們，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動，好好照顧你們自己！」

一旁的五兒，突地接口道：「黎大爺放心，我們會好好的照顧各位公子的！」

黎明深意的道：「但願如此，我先謝謝你們了！」

大龍首先出屋，在前似讓客，又似引路。

景風人等四人相繼出得門來，只見院中，一排站了三人，正安詳的等在那兒！那是沈濳，車篤與楊孤。

景風人四人走至三人對面立定，一聲不響的打量三人，沈濳煞聲道：「是那位將我的脚夫給打了！」

景風人道：「那是便宜了他！」

沈濳目注景風人道：「這麼說就是閣下你動的手了？」

一旁的朱長壽道：「誰動手都是一樣？你要怎樣？乾脆點！」

沈濳沉聲道：「說甚麼，來而不往非禮也，你如何對待別人，我也就如何對待你。」

喪門神長臉一拉道：「就憑你剛剛在外面猴叫，和現在的這副德行？」

沈濳道：「不錯！」

朱長壽猛咳一聲，突地吐一口濃痰道：「呸！憑你也配？」

車篤突然大吼道：「配不配你何不試試？」

朱長壽肥頭一歪，瞇縫着雙眼，瞧着車篤道：「小子，你是在向我挑戰嗎？」

車篤撇嘴道：「希罕！」

暴烈的大吼！朱長壽道：「小子，報個名出來，讓本大爺他奶奶的教訓教訓你，讓你知道應該怎麼個敬長尊賢！」

楊孤突地道：「會的，你不用急，教訓你這個『橫』物，小爺最有辦法，你不用乍呼，等會叫你叫也不叫不出來！」

黎明突地轉面向大龍道：「姓楊的，你怎麼說，你們對客人還有兩種待遇？」

大龍道：「閣下甚麼意思！」

黎明道：「客人鬧事，你店裏的人帮着另一方，找我們的碴，這是那門子的規矩？」

沈潛突地接口道：「你不用拐彎抹角，只怪你揍錯了人，那人乃是我沈潛的手下！」

黎明道：「只聽說過你閣下是保風險的大頭領，怎麼又變成腳夫頭兒了！」

沈潛道：「腳夫正是我保風險的最最基本的伙計！」

景風人道：「那是說，你是來找面子了！」

沈潛道：「討還公道。」

喪門神道：「那是他自討的！」

沈潛道：「你們也是自找的！」

朱長壽道：「乾脆點，你要怎麼樣，說！」

沈潛道：「我已說過了！」

景風人怒道：「你要打我的耳光嗎？哼！」

楊孤道：「怎麼？是因爲你長的高？打不着？」

景風人道：「你這小兔崽子算甚麼東西，滾開！」

一隻長臂，隨着話聲，倏忽伸展至楊孤頭上，來的無聲無息，詭異迅捷。

猝旋如輪，長臂落空，楊孤的輪轉身形中，忽射出一抹烏光，如箭矢般曳尾向景風人戳去！那是「錐子套」。這突如其來的一招，景風人在未虞有此的不備狀況之下頓被迫退三步，刹時間環眼怒睜，虬鬚暴張，邁前一步，就待出手。

楊孤迅捷的收回「錐子套」的同時，突聞一陣嬌呼叫好之聲傳來！

緊接着一句道：「小師弟不賴！」

景風人等四人，倏然驚異的回頭望去，只見廳門口，一排站了十五人，爲首的乃是一個風姿綽約的年輕麗人，五個「玉女」與五個「金童」，每兩人中間，挾持着一個俊秀的少年人，顯然的，那花十一郎五人是被「金童玉女」給制住了。

年輕麗人，正是柳媚！

黎明的面色，不由大變，輕呼一聲道：「柳媚？十數岩的十二金釵？」

大龍在一旁接口說道：「閣下閱歷不錯！」

黎明突地向柳媚道：「柳媚，你我無甚轇轕，爲甚麼刦持我們的人？」

柳媚嬌笑道：「閣下是明知故問，凡是我動手的人，那一個與我有過轇轕？難道你忘了我是代執役？」

黎明道：「甚麼人出價？我同樣以雙倍價錢，贖他們五人，同時以雙倍價錢，要對方的人！你說個數目吧！」

嬌笑一聲，柳媚道：「贖他們五人嗎？我們無法成交，我們這一行只要定約，就不可反悔，要不還有甚麼信用？誰還敢再找我們？至於說你要對方的人嗎？到可以談談，你能出多少價錢？讓我先掂掂份量，够不够我定約的條件！」

黎明道：「只要你說得出的數目，都不成問題，但必須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先贖眼前我這五人才行！」

柳媚斬釘截鐵的道：「不成，我不能破壞規矩，砸我們的招牌！」

黎明冷冷一嘿，道：「這樣說，你是誠心與我們做對了？你可曾想到後果？何不再想想！」

柳媚道：「廢話！十多年來！我自知我該怎麼做！」

黎明驀地轉身向大龍道：「在你店中，出了這種事，你姓楊的怎麼說？」

大龍驀地沉聲肅容，冷凜地凝視着黎明四人，掃視一遍後，冷冷地道：「黎明！你來我飛燕居是幹甚麼的？」

黎明驀地大笑道：「客店主人問顧客來幹甚麼？有這種道理？」

大龍道：「不錯，對別的客人，我們不會問，但閣下幾人來此，爲了甚麼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閣下還裝作些甚麼？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

黎明一聽，臉色一正，向景風人道：「哥們！聽到了，人家已經知道我們的來意，那麼咱們就各憑所學，領教領教飛燕金槍後人的絕學，可不能讓人家失望！」

他繼向大龍道：「楊大龍，你既然講得如此露骨，我們也沒甚麼好裝作客氣的，不錯，我們是有所爲而來，但他們四個人，却與此行目的無關，而且他們非我武林人物，你們先放了他們，如何？」

大龍沉聲道：「你在騙誰，沒有武功在身，我倒相信，若說與此事無關，那你是在掩耳盜鈴，難道說你身爲蛇帮副帮主，頭號軍師，鬼點子黎明不明白他們是鬼域之人，其實你們師徒挾持荆豪蛇帮，瞞得了別人，瞞不了明眼人！」

心神大震，黎明驚怔的望着大龍……

黎明驚震於大龍對他的瞭解太深，而自己如今却剛剛進入探查的階段。

眼珠一轉，黎明說道：「你知道這麼多？」

大龍道：「在你們那一畝三分地裏，我無此能力，你莫忘了，現在是你來到我的『勢力』範圍以內，敵暗我明，正是你現在的情況。」

黎明沉聲說道：「不錯，你劃下道來吧！」

大龍道：「盡你的力量，能走就走，否則就留！」

黎明道：「這倒是實情，我若能走，你能保証甚麼？」

大龍尚未意會到他的言外之意，那旁的柳媚業已嬌笑着開口道：「黎明，你那些鬼點子，不用在這裏施，你有能力走，只要不是逃，喏，喏，那旁有一間明廳，我們在那邊喝茶等着你的好消息，你贏了，我自會讓他們跟你走！」

黎明心下一緊，他緊的是柳媚乃代執役中的硬扎貨色，竟敢以輸贏作賭，這顯示着對方有必勝的把握。腦筋一轉，他的眼光，望向了沈潛。

沈潛酷厲的道：「對，黎明，你選對了，我是最弱的一環，是你所深知，來吧！想來我那寃死的三位兄弟，正等待着我去同他們作伴，你打發了我，却也正好贏了東道，帶着你們主子的禁臠，可以回去復命了！」

那種酷厲，沉痛，怨毒的語聲，猶似冰窟裏的寒鋒穿刺人身，那種狠辣，凜凜的神情，直欲噬人，兩眼中有一股火燄噴射似的，直看得黎明心顫不已。

黎明雖稱鬼點子，他深知在這個時候最弱的一環業已變成了最強的一環，世人都認爲女子軟弱，但在她護持她的愛子時，却是最強。「爲母最強」正是沈潛痛他弟兄的慘死，而生出拚命之心。自己若無超過他一倍的實力，則會爲其纏挾，而致兩敗俱傷，形成了拚骨，處此情況之下，他却不敢硬攖其鋒。

喪門神突地道：「大統領，你敢莫是失心瘋了，你找錯人了吧！你那三個寶貝兄弟中，除了跟狐狸的人，是他自己下手外，更截擊了小苗子馬郎。剩下的拐子邊方，同廝子平楚，可都是在我喪門釘下斃命，你就沒看着他們的屍首？面目糢糊，傷痕中總有個特徵，你他奶奶的找我們副座，就証明你不够資格當大統領，你在江湖上也白混了這久，我眞替你害臊！」

兩道箭似的目光，突然射向喪門神桑凡，漸漸的變成一股茫然，沈潛兩腳緩緩轉移，面對桑凡，調息一下心中的波動心弦，慢慢平靜下來，沉鬱地說道：「是你嗎？……」

桑凡道：「你的耳朵打蒼蠅不成？」

極慢極慢的，沈潛雙目瞪看桑凡，雙臂下伸，自靴桶中，刷的一聲微響，抽出了一對精光閃閃的蛾眉刺。直起身來，踏前一步，面對喪門神桑凡。

吊眉一揚，長臉一沉，桑凡道：「潛龍沈潛，在水裏的功夫，人人敬服，只不知你陸上技術如何？」

沈潛冷哼一聲，道：「我會讓你滿意的，桑凡！」

這種定力，實不愧領袖一方人物，看在黎明眼中，不由得大是爲桑凡担心，就在此時。

驀地裏，沈潛雙臂掄動，身形飈然而起，雙刺挾着兩縷精光，如劃天長虹，流燦成弧，光華暴漲，人刺合而爲一的滾閃向喪門神桑凡。

陡然間，喪門神桑凡，一個橫裏倒翻，避過了沈潛的蛾眉刺，一腳爲軸，倒旋迎向沈潛，手裏倏忽多出一支長幡，明晃晃的幡尖，直刺沈潛咽喉。

一旁的大龍，看出桑凡的長幡杆乃三截，圈套一起，出手時突然加長脫出，挺刺敵人，那颼颼的長幡，擾亂敵人耳目，幡尖已如鬼魅般，穿刺而出。

沈潛對幡頭似是未覺，敵人甫動，他的攻勢卽倏忽停止，眼看幡尖卽將刺中咽喉，沈潛倏如蛇擺，頸貼幡杆，猝然迫近，左刺如蛟龍出水，直戮桑凡氣海要穴，右刺一翻之間，將桑凡長幡壓下，生生挾於臂彎。

甫對手卽爲敵人挾持兵刃，喪門神桑凡，大感丟人，蠻橫的，扭動腰肢，閃過左刺，雙手直壓幡杆，怒哼一聲，赤寒地道：「你太瞧人不起，王八羔子！」

沈潛驀地虎吼，右臂倏揚，長幡隨桑凡雙手猛壓之勢挑彈而起，沈潛的雙手雙刺，却適時的猛刺而至。暴閃光燦，桑凡急忙仰身，却也免不了斜脅被劃一刺，皮開肉綻，鮮血飛洒。

這時，朱長壽嗆啷啷手執雙環，狠撲猛切，對準沈潛背脅擊削。

車篤大吼一聲，棍棒掣射，伸展雙環進勢之中，硬擋硬架，卑夷的罵叱：「蠔猪，別不要臉，想以多爲勝嗎？小爺戮你兩棍！」

朱長壽大吼一聲，雙環如弧，換轉目標，黏向長棍，滾圓粗短的體形，如油碾滾子，骨轆轆滾貼長棍。

嗆啷啷磕擊雙環，和身衝進，雙環倏削車篤腰腹。

人影猝彈暴旋，長棍倒抽，一記猛捅，戮向滾進的朱長壽面門。

長影暴撲，「通臂猿」景風人騰身而起，長臂如刺，十指並合，齊齊猛捅沈潛脊背。

「刷」的一聲輕響，「錐子套」烏光滴溜溜長截騰空的通臂猿景風人面門。

口中輕喝：「大個子，別急，咱倆還沒玩完！」

猝然倒翻，景風人長臂迴環，十指齊張，凌空抓向「錐子套」。

一抹卑夷的冷笑，出自楊孤之口，單手一帶，「錐子套」環旋，弧光掠影，嗤的透進了景風人的手背，帶旋飛舞，血雨飛洒，騰射空際。

慘厲的怒吼，景風人悍不畏死，血手如鬼魅，合身翻衝楊孤。

騰挪如輪，楊孤滴溜溜暴旋，「錐子套」如臂使指，旋環中劃起一道魅影，纏向景風人的雙臂。

景風人側翻急撲，落地貼背，鯉魚打挺，躲過「錐子套」的環環攻勢，滾向楊孤身前，一抹陰酷的獰笑，浮現景風人面上，猝然同對蝦般地圈曲雙腿雙臂，藉臂肘對點之力，貼地蹬騰，臂腳同時圈截楊孤。

滿心惱火，楊孤凌地騰空而起，「錐子套」猛帶，「哧」聲中烏光溜射，猛穿進景風人的肚腹。

楊孤騰空的身形，猛然斜墜，「錐子套」反帶腸腹，血糊糊地拖地而出。

慘厲的怒吼中，圈曲的腿臂同時內湊，雙手握住「錐子套」繩索，緊緊下扯。

楊孤的身形，凌空爲其扯落。

憤怒的慘嘿，景風人的雙腿，猛然一挺，楊孤臂上被踢一腳，身形踉蹌後退，手不撒繩，繩握景風人手中生生將其拖走三尺，楊孤始「蓬」然倒跌。

景風人雙手握繩處血糊糊的與肚腸，血水，泥土，混成一堆濃漬，地上拖留一道血痕。長臂鬆弛，雙腿蹬得二蹬，仰面八叉的死去。

楊孤被那雙腳蹬得臂骨如折，坐在地上，倒身呼痛。

黎明身形，在景風人中傷之時，再一挪動，瞬卽被大龍攔住，冷冷的，大龍道：「黎明！我們才是一對！」

怒眦如裂，陰吼着的黎明道：「楊大龍，你莫得意，我要活剝了你，再找那些小子算帳，一個個的，凌劏碎割才解我心頭之恨！」

毫不爲意，大龍道：「狗挑門帘子，黎明，你就是一張嘴嗎？」

黎明激動的尖吼一聲，恨罵道：「我這就宰你——」

尖吼中，兩柄短短的「劍刺」，三面帶刃，似劍非劍，似刺非刺，長不盈尺的特險兵刃，劃起一道道光弧，冷芒映日，

又快又準的飛刺大龍雙肩。

大龍冷哼一聲，身軀微仰猝射，雙臂倏揚，輪轉穿射，在「劍刺」的光映流燦中，電射如虹，鬼魅似的切向黎明執刃的雙腕。

猛然翻轉雙腕，「劍刺」倒輪，倏忽扎向大龍雙臂。鋒刃輪閃中，大龍如盤曲樹身的蛇頭舌信，甫出即撤，鋒利無匹，變幻莫測的藉猝旋的身形，瞬間點向黎明暴露的背脊，轉身變招之速，大爲驚震了黎明，猛然俯身，兩縷冷勁的指風，貼脊飛嘶而過，猛然間大翻身，黎明頓時與大龍又對面。

一口氣，劍刺如旭日光燦，倏然遞出九十九招，招招狠厲的打向大龍要害。

初經陣仗，大龍尙感生疏，招記腦中，手不及思的，每每在拆解時，勉强險險拆過，十招一過，漸入佳境，見招拆招，如入萬花筒中，但耀眼的光華卻速閃不了他的雙眼雙手，從容的化解了九十九招。

正自領着十女五男，走向約定的房間的柳媚，突見楊孤摔倒，身尙未動，身旁的未挾持人的兩女，業已飛身而至，口呼：「小師弟，你怎麼樣！」

口中說着，兩人已是俯身，將楊孤架起。

楊孤難爲情的，强忍着牽動後臀骨如裂的疼痛，扭嘴皺眉的道：「這長子的兩脚，怕不有千斤重，比我手上的臂力還大，咦！好疼！」

柳媚在一旁道：「扶你們小師弟到房裏去，給他敷上藥！」

楊孤頓時，臉紅頸子粗的急叫：「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找曲先生……」

柳媚一想，笑道：「也好，你兩人就扶他到精舍去吧！」

柳媚回頭向其餘八女道：「你們將他們四個帶到房裏，我在這裏掠陣！」

衆女挾持着四人進屋而去！柳媚搭眼望向鬥場。

只見沈潛如同瘋虎般，蛾眉刺狠辣毒損，光芒猝映中，根本就不計較自身的安危，一味的狂攻猛刺，身上雖爲喪門神的長幡，刮得衣袂飄飛，隱隱現出幾道血痕，然而在他這種不要命的拆骨情況之下，喪門神桑凡，已是招架無功，險入危境，桑凡身上，已爲蛾眉刺劃出兩道血槽，皮肉翻裂，血水汩汩，人也有點把持不住。只是時間的掙扎，撐持，沈潛雖傷，贏是沒甚問題。

大龍與黎明，正是棋逢敵手，正殺得難分難解，顯見得黎明業已黔驢技窮，表面上雖然依舊是生龍活虎般，然而看得出，大龍的雙掌，遠較他的劍刺，來得得心應手，尤其大龍那股忘我的神情，漸入佳境的瀟洒招式，顯然黎明成了他練招的活靶子。

車篤與蠔猪朱長壽，一高一矮，柳媚看得不由得大爲担心，綜究車篤乃是初經陣仗，經驗毫無，雖然有無窮的妙招可用，就是欠那麼一點火候，每次都在敵手堪堪傷了他的時候，險險避過，恰恰化解，只氣得蠔猪朱長壽，怒吼連連，更加勁狂攻猛斬，使得車篤手忙脚亂，眼看就要傷在眼下。

柳媚倏然飄進，站在二人最近的地方，準備出手接應。就在這時，驀地裏一聲淒厲的長吼！一聲沉重的悶哼。那是沈潛與喪門幡桑凡。

蛾眉刺的光燦猝閃，猛然如長虹般彈挑，長幡應聲而起，敞門大露中，沈潛怒吼一聲，合身撲進，蛾眉刺如閃下擊，「哧噗」扎進桑凡小腹。淒厲的長吼，正是桑凡以此時發出。

然而桑凡的長幡，已適時下砸，「蓬」的砸中沈潛右肩，悶哼一聲，沈潛抬腿一脚，將桑凡踢倒，蛾眉刺上，黏連着肚腸，血淋淋的沈潛忘記了自己肩上碎骨的疼痛，左手高舉蛾眉刺，如鬼魅般地嘶叫着：「二弟，三弟，五弟，我給你們報仇啦！」

人在呼喊聲中，嘶吼着，肩痛與心痛，身傷與神傷雙重的折磨下，急暈了過去，突地萎癱地上。

眨眼間，柳媚突然大爲驚急，怒叱一聲，手中「錐子套」突然如蛟龍出海，猛然射向蠔猪朱長壽。人也怒叱着騰身而起，飄射鬥場，一把扶住，搖搖欲倒，滿身都是「刺釘」的車篤。

原來，在這一瞬間，蠔猪朱長壽，受了桑凡的驚呼厲嚎的影響，略一瞻顧間，身上被車篤狠狠的砸了一棍，右臂頓時被卸了下來，負痛之下，雙環頓失其一，跌落地上，急怒中，「蠔猪」絕活驟出，身前突然射出一蓬「刺釘」，距離近，經驗少的車篤，被釘得滿身都是刺釘，頓時搖搖欲跌，蠔猪朱長壽，怒嘿連連的道：「小子，要你嚐嚐人變刺蠔的滋味！」

話尙未完，柳媚的錐子套，已穿心而過「骨通」一聲，連人帶環，跌落塵埃！

肥臉扭曲，手指飛騰而至的柳媚，狠毒的道：「妳——妳這個婊子暗……暗算大……爺……」

柳媚杏眼一瞪，叱道：「朱長壽，你的蠔釘，也不是什麼光明的玩意！」

扭歪了的雙唇，再也說不出話來，惡毒至極的眸瞳瞪了柳媚最後一眼，朱長壽撒手蹬腿了結了他醜惡的一生。

柳媚扶着奄奄一息的車篤，半擁着想扶他進屋，只疼得車篤，汗珠如豆般向下滾淌，柳媚見狀，輕輕將他扶躺地上，方欲喊人前來抬他進去，遂見曲少英自後進出來，迅速的來至近前，略一張望，雙手齊揮，連點車篤五處穴道，雙手起落間，將車篤身上，不緊要之蠔釘起出，血水順傷口外流，車篤剎時間成了血人，曲少英獨獨的未動車篤近心房的兩顆蠔釘！

一起身，向後招手，二個人抬着一扇門板如飛而至，小心翼翼的，將車篤搭上門板，在曲少英護持下，向後進而去。

曲少英臨走道：「媚媚，小心棧門方向！」

柳媚會意的點點頭，說道：「楊孤怎樣？」

曲少英笑道：「孤兒太瘦了，那兩脚將他的右胯骨給踢碎了！」

柳媚與楊孤雖姊弟相稱，然而卻有授藝之恩，兩人是最爲親近的，聞言急道：「要不要緊，可能接上？」

曲少英笑道：「你說呢？」

柳媚驀感臉上一熱，道：「那就拜托曲大哥了！」

曲少英笑笑，急急而去。

柳媚突然大驚失色，急急的尖叫：「沈兄不可！」

然而晚了！

那本已暈倒的沈潛，突然醒轉，長身而起，雙目一轉已雙手揮舞着，衝向與大龍纏鬥的黎明。

本已爲大龍雙掌圈於勁風掌勁中的黎明，左衝右突，亟欲衝出重圍，怎奈大龍的綿密雙掌，如同一股股旋螺般的狂飈，緊緊將他束在中間，毫無轉輾的餘地，奮起全力，雙刺不顧自身重創的猛扎大龍。大龍爲其拚骨之勢，畧退一步。

恰於此時，沈潛自黎明身後，猛然衝到，黎明闖聲大爲震驚，本能的轉身揮刺，就在他甫自轉過身來，蛾眉刺已生生插進他的胸脅！

一口鮮血，狂噴而出，恰正噴在沈潛臉上，熱血腥羶燙人，頓時沈潛臉上燙得火辣生痛，兩眼糢糊，忘了反噬的黎明尙在眼前，兩支「劍刺」左右插進沈潛肩背之上。

兩人抱持着，倒臥地上。

大龍來不及救援，踏步向前，搬開沈潛背上黎明雙手，扶起沈潛，只見他雙眼緊閉，又已痛昏過去。

黎明胸復中的兩柄蛾眉刺，僅餘雙柄在外，至此，來的四人，均已解決。然而，沈潛，車篤，楊孤，卻無一完整。尤其沈潛，先後兩次受創，更爲嚴重。

柳媚與大龍，方待合力抬起沈潛，倏然一股沙啞的陰險陰冷語聲傳來，道：「小子，殺人償命，你是楊家那個雜種嗎？不用爲別人忙活，留下你的狗命來！」

大龍倏然站起，只見棧門方向，一排站了六人，四人一色的勁裝，身背寶劍，緊隨一個淸矍的老者身後，與老者並排站着兩人。

左邊的乃是蛇帮帮主荆豪，右邊的乃是包打聽中的陽之秋。

戰飛羽的聲音，來自身後，冷冷地道：「鬼蜮秦奇客，你才來嗎？只可惜晚了一步！」

晶芒倏射，雙目中閃灼出兩股寒光，凝向甫自十女所居客房中出來戰飛羽與佘太老道：「怪道飛燕楊華英敢如此對待老夫派出之人，果眞是你戰飛羽撐腰？」

佘老太沉喝道：「鬼蜮問你一句，何以專與我母子作對？」

冷冷一笑，鬼蜮道：「想當年你那死鬼丈夫居官之時，杖斃我的手下十人於公堂之下，十餘年前，我只道你也隨着佘之凡去了，不想近日來，傳來飛燕金鏰重出綠楊邨，數次派人，均遭毒手，若非戰飛羽橫插一手，還値不得老夫出馬！」

佘老太怒眦如裂，恨聲道：「你這萬惡賊子，昔日我夫乃是爲公，你竟暗算我夫婦，今天老婆子要親手宰了你……」

冷冽的，鬼蜮秦奇客道：「你不配，你母子兩人也不成，今天我的目標乃是戰飛羽，你們母子想報仇也可以，待我打發了戰飛羽之後，再慢慢消遣你母子倆，我不會留禍根的！」

佘老太方待開口，大龍已是搶先而出道：「老鬼！你過來，讓小爺活撕了你這個下九流的老烏龜！活王八羔子！」

戰飛羽趁機向佘老太低語二句後，喝道：「大龍站開，江湖有江湖規矩，他既然挑上了我，你就等一會兒，還怕沒機會嗎？」

大龍極端不願的待方回嘴，佘老太向他施了個眼色，這才忍聲退後一步。

鬼蜮秦奇客道：「對！我收拾了戰飛羽，就是你的機會了！」

戰飛羽業已走至院中央，冷冷地道：「鬼蜮！我在等着！」

眸瞳中的森寒，毒射鬼蜮面上。

鬼蜮依樣還敬，緩緩的步至戰飛羽面前道：「來吧！姓戰的！」

冷冷的看着對方，戰飛羽道：「我向不佔先！」

點點頭，鬼蜮秦奇客道：「好！」

語音尙在牙縫裏打顫，秦奇客的雙掌，已如一片烏雲翻滾，身形側躍而起，右手猛揮，神鬼莫測的暴削敵人胸膛，勁勢之疾，無與倫比。

戰飛羽突然迴旋，明明向左，却一下到了秦奇客右邊，袍袖飛展，雙手倏忽出現，一縷閃電似的烏光暴閃在鬼蜮秦奇客的頸項之間。

一股鮮血，冲天而起，鬼蜮秦奇客的頭顱如一顆西瓜，生生被切離原處，滾落地上。

戰飛羽却如沒事人般，退回原處，隱於袍袖之中的雙手，業已環抱胸前，冷冷地，却誠摯的，向荆豪道：「荆帮主，我們打個商量！陽兄！你也一樣！」

驚震戰飛羽英名的荆豪，惶聲道：「什麼……！」

戰飛羽道：「此處可否請你倆同沈潛兄合力主持？」

惶急的帶着疑問，荆豪說道：「你是說我們是友非敵！這飛燕居同……」

戰飛羽道：「正是這樣，如何？」

荆豪笨拙的吶吶說道：「這……爲什麼？」

戰飛羽道：「因爲你也是受挾持，而此處却極需人主持。」

荆豪驀地點點頭。

陽之秋却道：「好！我答應了，只是戰大俠呢？你……」

戰飛羽道：「拿了廖胖後，同佘老太同返故里，重整家園……」

佘老太接道：「不！我們祭過亡夫後將移櫬十數岩，同柳姑娘一起住，媚姑娘是吧！」

柳媚道：「早說好了的，大娘何用再問？」

突然曲少英的話聲，出自衆人身後道：「不知道歡不歡迎我去作幾天客？」

柳媚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曲少英道：「恐怕還需要我拉個人去吧！媚媚！」

瞟了戰飛羽一眼，柳媚羞怯怯的道：「那是你的自由！」

戰飛羽道：「這裏的事，就勞荆兄同陽兄了！媚媚！打鐵趁熱，我們現在就去找廖胖！」

不管衆人，雙雙出店而去。

× ×

三天後，一輛大車，幾匹駿馬，迤邐出綠楊邨而去。

（完）

精選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得桑祿告知江瑤紅、羅湘梅被八步趕蟬皇甫嵩擒去囚於北斗莊中，東方玉琨與姜宗耀等約皇甫嵩在野鴨灘決門。謝雲岳趕往北斗莊，引開皇甫嵩後，救出羅、江二女，時正三更，東方玉琨等約門之時已至，謝雲岳遂偕二女趕赴野鴨灘，謝雲岳引開半半叟師徒，東方玉琨與姜宗耀雙門，紅旗帮主宇文雷，白眉叟樊少川與皇甫嵩劇門，詎在樊少川就要落敗之際，皇甫嵩忽遭半半叟的獨門暗器打傷，北斗莊高手，急抬皇甫嵩往尋半半叟解救，東方玉琨等三人也正展開生死搏門——

＊＊＊＊＊＊＊＊＊＊＊＊＊＊＊＊＊＊＊

太上未忘嗔　三清遭魔刦

黑夜之中，劍光鞭影，龍蛇飛舞，金光四練，矢矯疾閃，煞是奇觀異常。

八臂金剛宇文雷眼中瞥見八步趕蟬皇甫嵩被箭所傷，半半叟又離去未回，引爲臂助之人遽而失去，不由心中憂急，又被兩支長劍纏住不能脫身，心知如不出奇兵，決難全身而退。

暗中凝足十二成內力，猛然旋身甩掃過去，金光飛閃，迅厲無儔。

但聞兩聲金鐵相撞之聲，火花迸出，姜宗耀東方玉琨兩支長劍被震了開去，只見宇文雷急出左掌，一招「玄鳥划沙」，竟作弧形掃削出去。

這一式惡毒無比，兩人前胸盡在宇文雷掌鋒內勁之下，迅疾若電，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駭然變色，走避不及，只睜目等死。

忽地暗中起了一聲龍吟長嘯，劃空而來，聲未落，一條人影電疾飛來，猛吐雙掌，將姜宗耀東方玉琨震退兩丈開外，宇文雷亦被迫得連連倒退了七尺。

只見這人影在宇文雷面前毫無聲息的落下，負手長立，傲然不動。

江瑤紅一見來人，差點驚叫出聲，可不是那心念不忘的謝雲岳再度現身。

八臂金剛被一股强勁潛力逼得連連退後，驚駭不已，及至定身，只見面前多出一個面色甚怪的少年，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

只見那怪少年面色陰沉，冷冷說道：「與幫主江都一別，幫主那『青山不改，還當相見之語』，言猶在耳，至今還念念不忘，果然一語成讖，在此滄州野鴨灘上，重睹幫主豪邁風采。」說完，一陣朗聲大笑。

宇文雷被笑得有點頭皮發炸，渾體湧生寒意，良久，驚悸一定，冷笑道：「閣下如此欺人太甚，欲待何爲？」

怪少年仰天哈哈一笑，復又沉聲道：「宇文雷，你做下的事自己明白，你爲何擅離地面，率領人手遠來燕雲京畿，蛇蝎其行，豺狼居心，連番阻截於我，是誰欺人太甚？」聲色俱厲，字字句句刺入宇文

雷心胸。

宇文雷被罵得面紅耳赤，惱羞成怒，一掌一鞭電奔打出，大喝道：「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怪少年嘿嘿冷笑，雙掌一晃，飛快無倫，左手已掣住鞭梢龍頭，右手五指扣住宇文雷「腕脈穴」上。

宇文雷只感全身眞氣逆竄，虫行蟻走，蝕骨酸心，比死還要難受，額角淌出冷汗如雨，忍不住慘呼出聲。

怪少年腦中忽然現出泰山被迫墜落千丈淵之一幕，一股殺機油然生起，左手一帶，那支龍頭軟鞭飛起半空，右手五指暗一加勁。

宇文雷只覺全身血液湧聚於胸口之上，上湧喉腔，神智一暈，七竅滲出鮮血，僅片刻之後，紅旗幫主便將茹恨喪生。

前時，皇甫嵩執炬莊丁紛紛脫溜，到了此刻，已全部逃去，冰面上俱是零亂棄擲的火炬，火苗仍然旺盛，但溶化堅冰起了一片嗤嗤之聲，白氣騰騰昇湧。

怪少年手扣着宇文雷腕脈，目睹宇文雷慘狀，耳畔猛然生起明亮大師之語，不禁心中一凛，五指緩緩回鬆。

宇文雷漸感氣血復平，人也回過氣來，只聽怪少年冷笑道：「我本上天好生之德，予人回頭向善之路，此次饒你一命，只要你約束紅旗幫，不縱容門下爲惡江湖，還可樂享餘年，不然，我自會找上門去，那時，你身受之苦，比此刻還要難受百倍！」

八臂金剛宇文雷無言地望了他一眼，緩緩轉過身軀，艱難舉步，拖着疲乏的身子，一步一步蹣跚而去。

怪少年此際兩臂一振，冲霄而起，落入夜色中不見。

江瑤紅一見急叫道：「雲哥，等我……」手拉着羅湘梅騰起追去。

東方玉珼無言地嘆息一聲，同羣雄亦離開野鴨冰灘。

寒風四起，一片瑟瑟嘯音，冰面零亂的火炬，火焰趨弱，竹條鬆散了一地，突然火光一暗，野鴨灘上俱爲一片黑暗所籠罩，顯得無比之寂靜。

× ×

武當山在湖北均縣南一百里，一名太和山，爲道家清修之區，環亙千里，層巒疊起，秀出雲表。

二月中旬，武當之北蟠桃嶺上有一神采奕奕，俊如子都之青衣少年，振袂疾走，閃電掠飛。

山中春早，桃李繽紛，山花夾道，幽艷異常，此少年正是怪手書生謝雲岳。

他自野鴨灘上走出後，逕向武當趕去，專從山野僻徑，日夜兼行，圖救樂揚品兒兩小。

他連日胸頭感慨萬千，只覺身入江湖，概不由己，孤劍相隨，奔波萬里，每每憶念父師詩書諄誨，以毋浮，毋燥，毋驕，毋妄，八字爲訓，但總覺處於江湖之中，以蒼生爲憂，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境界。

愛我者，長逝人間，我愛者，又復遠離而去。投店落宿之時，每每挑盡孤燈未成眠。

斜陽日暮時，已早下得北嶺，抵紅粉渡，只見漢水汪洋西來，嗚咽東逝，南岸石崖陡削，蒼壁懸空，激湍奔雷，蔚爲奇觀。

萬家燈火時分，謝雲岳已步入均州城中，走進一間飯莊，喚了幾樣時鮮菜肴，獨自品酌。

這時，門外走進兩個高髻灰衣道人，背上各插着一柄斑斕松紋長劍，紫紅劍穗飄忽晃動。

謝雲岳見兩道人品不俗，知是武當門下，他又是有爲而來，不禁深深注意。

兩道在謝雲岳隣座坐下，要了幾味素菜，一壺黃酒，片刻之後，只見身材瘦長，面黃微髯的道人飲了一口酒後，眉頭一皺，長嘆了聲道：「道兄，我們由長白歸來，數天之後，聽悟眞師姪也由關外採參返山，稟告掌門說在燕京前門客棧落宿時，無意聽見隔隣房內有三人談話，兩男一女，其中一人自稱是乾坤手雷嘯天。」

謝雲岳聽得一怔，目光不禁投在兩道身上。

兩道人似已發覺，齊齊側顧，目光相接。

謝雲岳知自己有點失常，微微點頭一笑，又將目光移向門外熙來攘往的人羣。

兩道見是一俊美書生，不似武林人物，也不甚在意，那面黃微髯道人又接着說道：「悟眞聽出他們也是在長白下來，說是前來本山索人，這兩小童我們確曾見過，並點上穴道制住，不想兩小童在不聲不息中被人救去，愚弟欲闖入環碧山莊，見上宮老兒問訊家兄究竟何在？並說明兩小之事，又豈料掌門二十年前強仇大敵逍遙客現身傳語，不得已湍返本山稟明掌門，誤會已生，爲本門招來強敵，怎不疚愧於心。」

另一道人勸慰道：「事已至此，悔也無用，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只要遇上說明眞像，大概他們也不至一意孤行。」

面黃道人微喟了聲，道：「這幾日，愚弟心緒不寧，只感大禍臨頭，掌門人爲着逍遙客之事大爲煩惱，是以愚弟命悟眞師姪多人撲奔前途踩探，一得知乾坤手雷嘯天行踪，即迎上前去，想這乾坤手雷嘯天江湖中著名難纏人物，只怕誤會難以消釋。」

另一道人冷笑一聲道：「他們若不辨明事實，率性妄爲，三大門下，就是他們濺血陳屍之地！」

謝雲岳聽得眉頭一皺，驀由外走進一年青道人，身法矯捷，向兩道微一稽首，說道：「奉掌門人法諭，命師叔等人即刻返山！」

面黃微髯道人似乎一怔，問道：「這是爲何？」

那年少道人道：「逍遙客已落在鄖陽縣境，尚邀來三個久未出世的魔頭，明晚即可到達天柱峯瓊台觀掌門人所居，故命師叔等人趕返。」

兩道神色微變，丟下一錠紋銀，拂袖振袂離去。

謝雲岳獨自凝神思索，忖道：「聽那道人說話，諒是武當三英中靜明眞人，既然樂揚品兒兩人非他們擄挾而去，但究被何人救去呢？」

沉思有頃，忽若有所悟，暗道：「定是逍遙客所救，明晚我不如亦至天柱峯，問問逍遙客是否爲他所救？」

想定離座而起，會清賬後揚長外出。

不想步履走得急了些，一腳踹上迎面而來的一黑衣大漢腳尖。

只聽得一聲殺豬似的嘷叫聲出，那大漢蹬蹬退出兩步，捧着左腳歪嘴咧舌，目露凶光瞪着謝雲岳。

謝雲岳正想出聲道歉，忽見那大漢身後又走來五人，其中有一人衣華服，面像油滑儇薄少年，另一是布衣老頭，神情憂惶，眼角噙淚，其餘三人却是一式勁裝打手裝束，內中一人手捧着一藍布長囊，像是兵刃。

這布衣老頭十分眼熟，似在何處見過，但一時想他不起，那道歉的話又嚥回腹中，不禁深深打量了那老者兩眼。

那老者亦好似認出了謝雲岳，一張憂惶焦急的面容陡現驚喜之色。

被踩的大漢腳痛已止，突迸出一聲暴雷的大喝道：「呔，不長眼的小子，踩傷了六爺的腳，趕緊跪下磕兩個響頭，大爺樂意，招招手，也就過去了，不然拳下無情！」

謝雲岳不由冷笑道：「是你不長眼，亡魂地撞來，却又怨得誰？」

大漢氣得哇呀大叫，一拳劈面打來。

謝雲岳冷哼一聲，腳步左滑，形若魅影地讓開來拳。

那大漢出拳又猛又急，一拳打空，收勢不住，竄出兩步，一交摔在地上，引起路人訕笑。

錦衣華服少年目露驚容，雙肩一幌，悄沒聲息地落在謝雲岳身前，微笑道：「原來尊駕竟是會家，不過敢在我玉蕊公子面前顯露，也太狂妄了。」那笑容露出極冷峭鄙視之意。

謝雲岳不由劍眉一聳，朗笑道：「武林高人異士，我大都耳熟能詳，玉蕊公子之名，恕我從未得聞。」

錦衣華服少年微微一笑，那摔跌大漢已立起，風湧竄回，手指着謝雲岳大喝道：「說你不長眼是眞，我家公子就是武當掌門藍星羽士堂姪，本州太爺公子，周遭地面無人不知，你也不事先打聽打聽。」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原來是藍星牛鼻子之姪，怪不得在此狐假虎威，藍星見我尚不敢無禮，何況是你。」說着，俊目逼射兩道懾人心神的冷電，凝視在玉蕊公子臉上。

玉蕊公子面色一變，暗道：「此人年歲不大，竟有此狂妄的口氣，不要被他誑，有揭顏面。」眼珠一轉，暗中計量已定，啓齒微笑道：「原來是家伯好友，失敬，失敬。在下方才不知，多有得罪，意欲相請尊駕去寒舍小住，在下當命人飛報家伯如何？」

謝雲岳知他心中疑惑，查出眞僞後，再行處置，自己爲免啓爭端，故虛言恫嚇，既然僞裝也要裝到底，遂沉吟須臾，微笑道：「不必了，我方才才下得天柱峯，還有事待辦，再來時自會相見。」

一語方落，玉蕊公子身側一個鷹鼻尖嘴漢子大喝道：「公子不要被他騙了，那有下得天柱峯，尚不知公子之名，擒回衙內逼刑之下，便知眞假。」

謝雲岳大怒，手掌揮起，那鷹鼻漢子嚎叫得一聲，人被震飛在四五丈外。

玉蕊公子勃然色變，冷笑道：「打狗還要看主人面，尊駕就是家伯好友，如此狂妄，本公子也要領教一番。」說時，手望外一招。

一名手下立時送上藍布長囊，玉蕊公子接過冷笑一聲。

謝雲岳面寒似水，玉蕊公子手下疾忙退出三丈開外，路人均站得遠遠觀看。

皓魄已升，散出一片濛濛光輝，只見謝雲岳，負手屹立在春寒夜色中，寂然不動。

玉蕊公子緩緩將藍布長囊取下，顯出形式蒼古的寶劍，三指已撳在劍柄啞叭簧上。

謝雲岳雙目中突現驚詫之色，身形疾幌而出，雙手五指迅如電光石火暴伸。

玉蕊公子五指正待按下啞叭簧時，忽覺眼前一黑，勁風撲面，右手腕脈如中萬千重鎚般，寶劍立時被奪出手中，左腕脈亦被五隻鋼鈎扣了個正着。

身法之快，謝雲岳堪稱武林獨步，「軒轅十八解制龍手法」又奇絕天下，玉蕊公子能有多大氣候，只覺奇痛澈骨，不由胆戰魂飛。

只見謝雲岳畧一審視劍身，沉聲道：「這柄劍你得自何人手中？」

玉蕊公子得武當掌門藍星羽士悉心調教，一身武學堪與武林高人並列，怎奈他竟遇上名震天下之江湖煞星，此時已痛得玉面浮上青紫，冷汗冒出如珠，顫聲道：「此劍盜自一名姑娘身畔。」

「在何處盜得？」

「在荊山峽口鎭店中。」

「如今姑娘人呢？」

玉蕊公子道：「不知，這柄劍是手下賽時遷所盜。」

謝雲岳問罷，眼角一瞄，玉蕊公子手下早溜之大吉，只留下布衣老頭立在壁角，面上神色欣喜之極，又望了玉蕊公子一眼，五指一鬆，倏地一沉，飛點了數指。

玉蕊公子頹然倒地，面色異常痛苦。

這時立在壁角之布衣老者飛奔過來，屈膝跪下道：「恩公可記得徐州小老兒張天保麼？」

謝雲岳不禁憶起在徐州道上一時仗義，在臨城五霸馬上救下一老一女這回事，伸手扶起。

張天保憂急地說道：「恩公可闖了大禍啦！現在離開也還不遲，稍遲就來不及了！」

謝雲岳微笑道：「不妨。你爲何也在他們一處？」

語音方落，只聽得蹄聲馳驟奔來，抬目一瞧，月色朦朧之下，一片塵頭湧起。

只見數十騎飛雲馳電奔來，尚未馳至近切，六騎馬上人平平飛出向自己身前落下，捷如弦弩。

謝雲岳冷笑一聲，探手疾抓，將玉蕊公子挾在脅下。

六人飛身下騎，眼見此狀，登時怔住，不由面面相覷。

這時，馬羣已馳近了，霍然停住，爲首一騎坐定三綹長鬚，官府打扮的人物。

謝雲岳心知那是本州知府，遂朗聲說

道：「來的敢是本州知府大人麼？」

那府官憂急地望了謝雲岳脅下挾持的玉蕊公子一眼，心如刀割，立時面色一沉，喝道：「胆大罪民，見了本府還不叩頭請罪，眞無法無天！」

謝雲岳朗聲一笑道：「小民何罪，敢請大人說出。」

府官沉聲道：「傷了本府愛子，怎能無罪？」

謝雲岳微笑道：「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大人怎知你子在外橫行無忌，無法無天，小民替大人管教，何可言罪？」

知府登時閉言一怔，尷尬無地自容，倏地轉面喝道：「還不與本府擒下！」

隨來武林人物的捕快只吆喝一聲，不見腳步移動。

謝雲岳知他們投鼠忌器，冷笑一聲，將挾在脅中玉蕊公子晃了晃，道：「你們若不怕公子身死，盡可放手前來！」

知府面色變得失神，猶自沉聲道：「你有甚麼事向本府陳明解決，但決不受任何勒索。」

突然，張天保奔至知府騎前跪下叩頭道：「小民張天保含冤上告，請青天大人作主！」

知府被張天保突如其來，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忙喝道：「快說！」

張天保叩首道：「小民張天保與孫女在西門大街開了一家糕餅店，大人公子看中小民孫女生得美貌，勒架小民來此莊內欲立下字據，將弱女獻作妾侍，不是這位俠士仗義，小民幾有冤無處伸了！」

知府更是尬尷，故作驚詫道：「你怎不去府衙上訴，本府當然不知情。」

張天保叩首道：「小民身不由主，豈能去府衙！」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好一個青天大人！」

知府不由面紅耳赤，半晌做聲不得。

在知府身傍一騎勁裝大漢突發話道：「大人，不可聽此老兒滿嘴胡言，我家公子素性方正，循規蹈矩，怎會做此令人髮指之事，分明這老兒是他同路人，信口雌黃，陷害大人清名。」音落，離騎飛竄而下，刀光一閃，迅疾無倫向張天保頸上劈下。

一條身影疾晃而前，只聽得持刀大漢喉間發出一聲凄厲銳嘯，身軀如箭矢般飛向十餘丈外。

謝雲岳掌力雄渾凌厲之極，那漢子怎禁受得起，當時慘嗥一聲，身軀被掌力震飛甩向十餘丈外屋面之上，登時死去。

當下謝雲岳面若罩霜，寒聲道：「大人，此處非辦案之地，還請回衙，小民隨行，辨明是非。」

知府驚得面無人色，一聞此言，正中下懷，答了聲：「好。」勒轉馬頭。

謝雲岳命張天保相隨同行。

到達衙後，知府升堂而坐，謝雲岳微笑說道：「請大人迴避左右，小民據實相陳。」

知府正色道：「這是朝廷王法，焉可輕率。」

謝雲岳望着脅下的玉蕊公子，笑了一笑。

知府神色大變，揮袖撤去左右。

謝雲岳冷冷地在懷中取出一物，光華耀目，遞至知府手中，沉聲道：「大人詳觀此物，便知小民何人！」

知府接在手中，細加審視，不禁惶恐戰抖，離座而起，送還此物後，取下冠戴跪下叩首道：「不知欽差大人駕到，犯官知罪。」

謝雲岳立命起身，笑道：「咱倘欲治你之罪，早該請出皇上玉珮了，只求大人日後對公子多加管教，不可枉法胡為也就是了。」

知府聞言不由寬下心腸，謝雲岳又道：「貴府可有賽時遷其人，如有，可傳來問話。」

知府連聲說有，快步而出，片刻之後，同着一個身材瘦小，步履輕捷，錦衣勁裝漢子進來。

那漢子面色焦急，走在謝雲岳面前跪下，徨悚戰顫。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你可是賽時遷麼？」

那漢子獐頭鼠目，形態猥瑣，早是嚇得面無人色，聞言連連叩頭顫聲道：「小人孫二貴，賽時遷本是匪號，不敢大俠掛齒。」

謝雲岳冷冷問道：「這柄劍從何得來？」說時將肩上寶劍取下，在孫二貴眼前一伸。

賽時遷抬眼一瞧，惶速答稱那日在荊山峽口鎮上，遇上一老一中年人及一少女投宿客棧中，見少女肩上寶劍奇古，是柄前古寶刄，乃生心覬覦，在店夥送進酒舍時，暗中置入無色無味蒙汗葯，不想竟然得手。

謝雲岳沉吟須臾，回面向知府笑道：「貴府暫將此賊收押在監，並望貴府嚴加管束公子，三月之內不得外出，此後倘再聞公子恃勢為惡，當心貴府前程。」知府臉色青白，喏喏連聲。

謝雲岳即與張天保揚長出衙，知府飛步相送。

一跨出衙外，張天保堅邀謝雲岳去他家中，謝雲岳推稱有事，須趕赴武當，怎奈張天保堅持不允，連拉帶拖將謝雲岳拖至西門大街糕餅店內。

店門緊閉着，張天保敲門道：「小霞，小霞，快開門，爺爺回來了。」

須臾，門內應了一聲道：「爺爺回來了嗎？」門呀地開啓，只見一螓首蛾眉，一手執着一支紅燭，玉立亭亭盈盈站在門內，雙目紅腫。

一年未見，張小霞變得異常苗條秀麗，眼若秋水，膚若凝脂，不禁眼中一亮。

張小霞一見得謝雲岳，不禁驚得倒退了一步，她只道玉蕊公子又來糾纏。

張天保笑道：「小霞，妳再瞧瞧清楚，是什麼人來了？」

張小霞黛眉微蹙，細細地睨了謝雲岳兩眼，只覺像似在何處見過，只是想他不起，不禁玉靨紅生。

謝雲岳見狀微微一笑。

張小霞只覺這笑容十分迷人，何況謝雲岳英俊倜儻，不由小鹿撞胸，怦怦心跳，一顆螓首，竟低在胸前，心說：「這人是誰？爺爺好沒來由，引來生人進入店中了。」

此時，張天保呵呵笑道：「蠢丫頭，往常無時無刻的將恩公掛在口中，怎麼一見反生分起來。」說着，拉了謝雲岳進入內面。

張小霞聞言恍然省悟是誰來了，芳心大喜，急掩好門戶，蓮步匆促的跟在兩人身後。

她被一種愉悅的情緒而感到從未曾有的興奮，這是她有生以來，首次有此的感觸。

少女的情感有着矛盾的兩面，一半是脆弱，其餘的一半是無比的堅強。

她自隨祖父返回原籍，途中遇見其族叔在鄂北做那販賣葯材生意，便勸他們在均州落籍。以謝雲岳贈金設糕餅店。

邯鄲道上一別後，那謝雲岳英俊的像貌，倜儻的風度，爽朗的談吐，就深深印入她的芳心中，不可磨滅，夢魂縈繞。

她人長得美艷端麗，婀娜多姿，不久艷名四播，糕餅店利市十倍，到她店中市餅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言可知，但她雖艷如桃李，却冷若冰霜，從不假人顏色。

傳至玉蕊公子耳中，親往一見，果然美若天人，於是千方百計以求，利誘脅迫無所不至。

張小霞表現得無比堅强，漠然不為所動，暗中則珠淚偸彈，自恨紅顏命薄，人在情緒紛擾中，便不自禁地想到在邯鄲道上被救一幕，她屢屢忖思：「如果再遇上他就好啦！」她明知是虛無飄渺的幻想，但却又不能不想他。

此刻，她眞見着了謝雲岳了，可是她疑心在夢境中！

張天保去廚下張羅酒食去了，留下張小霞謝雲岳相對而坐，桌上一支紅燭，燃起尋寸的火燄，微微搖晃着。

燭影搖紅，四目相接，沉寂無聲。

張小霞嬌靨緋紅，低垂螓首，口噤不能出聲。

謝雲岳心無綺念，朗聲問道：「姑娘，別來可好？」

張小霞頭也不抬，漫應道：「託恩公福庇。」語音細弱猶如蚊蚋。

謝雲岳心緒紛歧，面對着張小霞不知說些什麼才好，只兩眼凝視在窗外，心頭忖思，去武當時如何設詞尋覓樂揚品兒的下落，再一想到傅婉失落寶劍，不知憂急得成什麼樣子，雷二哥江湖閱歷之深，仍着下了三門鼠賊道兒！

一幕幕的往事，像走馬燈般紛縈腦際，胸中充滿了鬱愴，悵惘。

張小霞盈盈起立，說是去廚下帮她祖父，檢衽告辭離去。

片刻，張天保提着一盒食物走近，將酒肴取出放置桌上，獨不見張小霞再出。

謝雲岳只道少女畏羞，也不置問，張天保頻頻勸飲。

借酒澆愁，藉平胸中鬱磊，謝雲岳顯得有七分醉意。

張天保藉機提出小霞屬意於謝雲岳，正室不敢望，甘願充作妾媵了。

謝雲岳酒醉心明，連聲拒絕，直言已有了六房妻室，不能再誤己誤人，只好辜負姑娘厚愛。

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言者有心，聽者也有意。

張天保不好說什麼，但片刻之後，忽傳出噗隆倒地之聲音。

兩人驀然一驚，張天保忙道：「不好，只怕小霞已尋短見。」連忙起身踉蹌趨入，謝雲岳亦如風地搶入。

只見閨房內姑娘仰臥在地上，玉容慘白，雙眸緊閉，口角流着白沫，梁間懸着一圈斷索，來回飄盪着。

張天保搶天呼地的哀聲嚎哭着，老淚縱橫。

謝雲岳長嘆一聲，只道今生再不為情牽，那知又被纏住，不得已彎腰伸手與姑娘推宮活穴。

經過一陣推拿按揑，張小霞緩過氣來，悠悠醒轉，耳聽得張天保哽咽呼喊之聲，睜開雙眸，首先映入她的眼簾的，是一英俊的身影，劍眉朗目的面龐。

這身影，面龐，沒有一刻使她忘懷過，她夢想到有日偎依在心上人懷中，矢志勿離，然而，她這個夢却支離破碎了！怎不使她心碎腸斷，遽萌輕生之念。

她不恨謝雲岳薄情，只怨自己命薄，忍不住緊閉雙眸，滿懷熱淚，在睫簾中溢出。

其實，謝雲岳此時心情甚是沉重，情懷難遣，他年來深明少女心理，愛極生妒，妒極生恨，曾經滄海，時時生心警惕，不想再涉入情孽。

可是，半點不由人，他深悔不該隨張天保前來，事到如今，追悔亦屬徒然，長嘆一聲，對張天保說道：「既然如此，老丈可帶姑娘前去南昌府振泰鏢局等候在下，一俟在下這身恩怨事了，即當返尋求解決之道。」

小霞聽見，知事有望，不禁心弦激跳，張天保喜笑顏開，扶起小霞。

謝雲岳匆匆修好一函，交張天保面呈夏侯老鏢頭，告辭而出。

星月滿天，寒風習習，謝雲岳懷着悵觸萬端的心情，向均州城外疾閃掠去。

× ×

話說江瑤紅，羅湘梅在野鴨冰灘見謝雲岳振袂冲霄而起，投入沉沉夜色中，忙跟着騰起追躡。

謝雲岳身法何等之疾，兩女追了一陣，連個影子都未追到。

寒風嘯掠原野，奇寒徹骨，兩女不禁沮喪躊躇，半晌，江瑤紅低呼道：「有了，他一定是落在滄州趙家，我們去找他。」兩女轉面向滄州方向撲去。

黎明薄曙，兩女到得滄州趙府，問訊之下，才知謝雲岳並未返轉，兩女不由大失所望，面面相覷。

老僕嚴福心知兩女為姑爺愛侶，堅請留下等候，兩女正待拒絕時，忽聽廳外有人縱聲豪笑。

兩女驀然一驚，別面而視，只見廳外立着索命八掌桑祿，袍衫襟角在寒風中飄盪起舞，瑟瑟出聲。

江瑤紅雙眸陡露驚喜光芒，出聲問道：「桑道長，你可知道謝少俠去處嗎？」

索命八掌桑祿大笑邁步走入，點頭說道：「貧道知道一點，兩位姑娘別心急，一夜勞累，貧道腹中饑鳴如雷，且容果腹後，陪兩位姑娘前去，貧道還要向謝少俠

有所求咧！」

兩女無可奈何，只得留下。

嚴福趨入厨下命送一桌宴席，酒席宴前，索命八掌桑祿鯨吞了一樽酒，微嘆了一聲道：「如今道消魔長，羣邪興起，據貧道臆測，武林內正醞釀着一種血腥浩刦，不出十年，可以親眼目睹，此一形勢的形成，多半是武林中各自標榜嫉視，積不相容所致。」

說着忽長笑了一聲，又道：「貧道為何嘮叨出此掃興之言，該死，該死。」

兩女响起兩串銀鈴笑聲，只覺桑祿言談詼諧之極。

桑祿又輕笑一聲，說道：「昨晚若非少俠引去半半叟，只怕我等半數全折在野鴨冰灘上。」

江瑤紅問道：「究竟半半叟被他引往何處去了？」

桑祿道：「貧道暗中相躡在後，半半叟被謝少俠一團泥濘水渣，打成滿面生花，以他這般武功絕高身手，竟然趨避不及，反身飛逐謝少俠。

「謝少俠武功高得出奇，只迂迴掠越，譏諷挑逗，趁着半半叟血浮氣虛之際，拚鬥了一掌。

「那一掌，謝少俠施展七禽身法，居高凌下，挾雷霆萬鈞之勢，竟將那麼厚堅冰，洞穿一孔，半半叟五大弟子未達半途，只覺脚下一沉，幾乎滅頂。

「跟着，半半叟五大弟子相繼撲向謝少俠，不知謝少俠用何手法，眨眼之間，鬼叫神嚎騰起，五魔悉被制住。

「目睹謝少俠淵博如海的崇奧武功，貧道今生不敢妄言論武了……」說至此肅然嘆息，面上泛出一種悃悃若失之感。

江瑤紅急問道：「後來怎樣嘛？」

桑祿忽地哈哈一聲大笑，兩目中陡露奇光，道：「後來半半叟從冰水中一躍而出，神情激動，怒責謝少俠不該使這鬼蜮伎倆。

「少俠笑譏半半叟武功不濟，尚敢誣指他人使鬼蜮伎倆，半半叟大怒展出星宿魔掌，怎料少俠欺風閃電出手，未及三招，就將半半叟甩得飄出五丈開外。

「半半叟雖然署無損傷，却顯然已落了敗着，被少俠用言扣住，譏誚他『星宿魔功』尚未練達爐火純青地步，許以三年，親往陰山候教。

「半半叟氣高狂傲，當即應喏相率五大弟子狼狽離去。」

羅湘梅忽面顯疑容道：「半半叟既然離去，那麼打中八步趕蟬皇甫嵩，那藍磷魔箭是何人所發？」

桑祿含笑道：「是貧道所為，那支藍磷魔箭係前在此間半半叟大弟子赤髮巨靈打中貧道之物，貧道留下珍藏身旁，不想救了樊少川一命。」

江瑤紅嬌笑道：「桑道長寬宏大度，樊少川出言譏刺道長，道長反以恩報怨，此種義風俠範，江湖中尚不多見！」

索命八掌桑祿聽得面上一紅，笑道：「樊少川雖然性傲狂妄，尚不失為正派人物，貧道怎好見死不救。」

一言方落，廳外突穿進一條人影，飛快絕倫。

桑祿及兩女同時一怔，抬目一瞧，只見是白眉叟樊少川屹立廳中，面露愧赧之色，一襲長衫，支離破碎如垂柳，顯然經過一場激鬥所致。

樊少川含愧說道：「桑觀主，請恕樊某狂妄成性，如非偶聽觀主之言，樊某還曚在鼓裏！」

桑祿離座而起，趨前握手大笑道：「些許之事，何足掛齒，樊老師怎知貧道在此？」

白眉叟神情激動道：「當年與獨臂風雲丐一語成仇，被獨臂風雲丐三支蛇尾針打中膀骨，為此樊某三月未離床榻，事後經丐門長老竹杖叟洪潰親執獨臂風雲丐登門謝罪。

「怎料獨臂風雲丐認作平生奇耻大辱，野鴨灘上獨臂風雲丐隱在蘆葦叢中，事完樊某正欲離去之際，獨臂風雲丐忽然現身，勒令樊某跪地謝罪，消除前辱。

「樊某偌大年歲，怎肯聽他，一場激戰，樊某不敵，逃奔至此，樊某當年與趙大俠相交甚篤，厚顏來此請他相助，解除此厄……」

言未了，驀地由廳外傳來一聲懾人心魄的冷笑。

冷笑聲中，只見人影一閃，廳中又多出一人，身量瘦削，一頭亂髮，五官尚稱端正，只是面色泛青，冷冰冰異常陰森，雙目逼射令人寒顫的冷芒。

一襲百綻千孔的長衫滿是油脂污穢，左袖虛盪盪的搖幌不定，不言而知那是丐門怪傑獨臂風雲丐。

白眉叟樊少川兩道白眉望上剔，冷笑道：「獨臂丐，你不要欺人太甚，胆敢闖入滄州大俠府上，只怕你要落得個身敗名裂，至死方休。」

獨臂風雲丐冷冷說道：「化子生平獨來獨往，毫不知畏忌，滄州大俠是誰？怎不出來相見。」

此刻，廳後已走出了嚴福及數名武師，一武師聞言大怒，揚刄撲身而上，一抹寒光迎腰捲削而至。

獨臂風雲丐冷笑一聲，鬼魅般一挪，單袖飄起，五隻鐵爪疾如電火地向刀刄抓去。

只聽嘵嚓一聲，獨臂風雲丐手中多出一截斷刄，只是獨臂風雲丐身形不停留，五指一鬆，斷刄噹啷墮地，化指為掌，飛快無倫地往那名武師「精促穴」按去。

那名武師駭然色變，倒躍而去，豈料獨臂風雲丐竟如影隨形而至，眼看就要喪生掌下。

此際，白眉叟與索命八掌雙雙急出一掌，猛襲獨臂風雲丐，狂風怪嘯，急飆捲飛。

獨臂風雲丐無論怎麼狂傲，自保要緊，急撤出兩步，翻掌飛迎。

蓬地一聲撼震，三人均退出兩步。

獨臂風雲丐發出一聲狂傲冷笑，兩目暴射稜芒。

索命八掌桑祿亦報之一聲狂笑道：「獨臂丐，你就不怕觸犯丐門帮規嗎？」

獨臂風雲丐冷傲說道：「化子前次不該妄用蛇尾針，如今僅憑眞實功力，還懼什麼？」

桑祿尚待開口，兩聲嬌叱揚出，江瑤紅羅湘梅各捧着一支長劍，展出飛燕出林

身法，流矢般射在獨臂風雲丐身前，江瑤紅道：「桑眞人不必多說，姑娘要較量這化子有多大道行，在滄州大俠府上耀武揚威。」

獨臂風雲丐突發出桀桀怪笑道：「威望燕雲，聲震武林之滄州大俠趙康九，在本化子眼中，本是視同無物，姑娘你把趙康九捧得太高了。」說時在懷中取出一支竹簫，又冷冷說道：「姑娘，妳只要在化子這一支竹簫下，走出二十招以外，化子立時掉頭就走，與樊少川前怨，就此一筆勾消。」

江瑤紅被激得玉顏緋紅，長劍平平飄起，劃起一道銀弧，一招「狂風聒絮」，驀見銀弧流轉，劍生輕嘯破空之音，挾着一片寒風，疾捲而至。

獨臂風雲丐嘿嘿冷笑道：「原來是峨嵋門下，毫末之技，也敢在虎口拔毛。」

休看這化子出言狂傲，身上確有詭奇實學，語音聲中，身形霍地望左斜仰，手中竹簫往右揮出，振腕斜封，輕巧無比，劍簫相撞生出竹鐵之音。

江瑤紅只覺這化子內力奇猛，長劍立時震盪往後飛出，不由大驚失色，仗着劍法玄妙，順着劍簫之勢身形疾轉，長劍變為「柳枝寬燕」，震起千百點銀星，移向獨臂風雲叟周身重穴。

獨臂風雲丐輕笑聲中，簫招迭變，彈指間，已攻出三招，這三招均是奇詭不凡，只見簫影流浪，宛如天女織梭，層出不窮。

玄衣龍女江瑤紅被獨臂風雲丐三招奇攻，迫成守勢，將一套曼因師太成名劍招飛燕劍法悉數施展開來，只見銀星萬點，乍分即合。

倘非是這套飛燕劍法，姑娘定傷在獨臂風雲丐之手。

索命八掌桑祿眼力極强，看出江瑤紅武功雖屬上乘，但委實不能在丐門怪傑手中討了好去。

轉眼十八招過去，突聞獨臂風雲丐大喝一聲，一招「長虹貫日」，手中竹簫已穿破姑娘劍浪，手腕一振，將劍浪迫開，又是長笑聲出，竹簫已化成了「毒蟒尋穴」，疾如星芒般，戳向姑娘「乳中穴」而去。

桑祿大喝道：「獨臂丐，你不怕死麼？」喝聲猶若驚天霹靂。

獨臂風雲丐聞言一怔，立即飛快撤招閃出圈外，怪視桑祿大喝道：「你說這話是何意？」

桑祿冷冷一哼，說道：「貧道就不信你不怕罹受自斷七根主筋之刑，你眞的不知趙大俠及兩位姑娘與你丐門中，有何種淵源麼？」

獨臂風雲丐不由胸頭狂震，茫然不解地望了江瑤紅一眼。

江瑤紅被獨臂風雲丐簫招迫開劍浪，不由氣血迸湧，趁着獨臂丐撤招立即飄後調息了一陣，聞聽桑祿話中用意，不禁玉靨羞紅。

羅湘梅亦是一般情狀。

獨臂風雲丐見兩女神色，心中狐疑紛湧，暗道：「自斷七筋之刑，是觸犯以下犯上之門規，才得罹受此刑。趙康九與兩女縱然與丐門甚有淵源，但化子除了本門長老及掌門人外，就無人比化子輩份為高，何能罹受酷刑。」他被囚居三年，外界毫無接觸，他怎知這段淵源。

當下獨臂風雲丐日視桑祿冷笑道：「牛鼻子，你說話須說個清楚明白，如敢戲弄化子，到時，你也難逃掌下之厄。」

桑祿面色鎭靜，微微一笑道：「你可知趙大俠是你丐門四長老的泰山岳父，兩位姑娘亦是四長老未婚妻室麼？」

桑祿一言方出，兩女羞紅過耳，急垂螓首。

獨臂風雲丐勃然大怒道：「本門四長老早年亡故，即在也年逾花甲，何來岳父妻室，你道化子好欺的麼？」說着，就是一掌飛出。

桑祿閃身後退，高喝道：「且慢！貧道問你這三年被禁囚室，帮中一應大小事情，你皆知曉？」

獨臂風雲丐瞠目不能出聲。

跟着桑祿又是一聲冷笑道：「丐門四長老已然亡故，這膝下的一面『紫銅神龍獅虎令』，經丐門三位長老交付一人執掌，那人是不是算得丐門四長老？你且說說看？」

獨臂風雲丐只覺腦中一陣天旋地轉，眼內金星直冒，暗說：「不妙，這牛鼻子的話顯然是實，以下犯上的罪名叫化子已是揹定了，這却怎麼是好？」腦中忽轉一念頭：「此時不好認錯，免得將來不能推脫。」眼珠一轉，猛然發出一聲狂笑道：「化子豈是你能曚得住，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本門帮規只認令符不認人，話要說轉來，化子找的不是你們，找的是樊老鬼。」說時兩臂骨節一陣畢剝亂響，話音一落，忽地騰身而起，驀地一掉首，化作「蒼鷹攫兔」，五指暴伸如鈎，流星飛矢般向白眉叟樊少川撲去。

指風銳利，破空生嘯，威力無倫。

獨臂風雲丐這一猝然出手，全力施為，任誰均難避了開去。

白眉叟樊少川見獨臂風雲丐凌空撲擊，來勢如電，心知無可畏縮，滿嘴鋼牙一咬兩掌猛推，一式「大嵩陽九手」中絕招「托梁換柱」打出。

掌力尚未發出，忽見獨臂風雲丐悶哼了一聲，一條身子如斷綫風箏般直摔了出去，叭噠一聲，跌在廳外半融雪地上，久久不起。

廳中諸人見狀均為之一怔，這突如其來的變化，有點茫然。

微風颯然，廳中人影一閃，只見一老叟，穿竄而入，胸前長鬚飄拂，行雲流水般步向獨臂風雲丐身前。

原來獨臂風雲丐凌空下擊時，只覺一股無形潛力向自己胸前逼來，這股反震潛力奇猛，胸臂等處如中萬斤重鎚，眞氣一散，登時身不由主地往外摔了出去，墜在雪融了的濘泥地上。

但感遍身虛軟乏力，喉頭發甜，一口鮮血幾乎噴出口去，他强行抑壓住不使噴出，閉眼調息，把被震散的氣血復歸原行經絡。

片刻，他只覺氣力已復睜眼一瞧，面前赫然顯露一人影，彷彿甚熟。

循着這雙腿望上瞧去，不由駭然色變，面容慘白，挺身長跪在那老叟身前，道

：「弟子錫壽參見蒼長老，弟子如有不法之處，叩請以帮規治罪。」

那老叟正是九指神丐蒼璽，蒼璽面色深沉，拂鬚冷笑了一聲，說道：「不敢，你現在是風雲人物，老朽焉可妄言你身犯何罪！」

獨臂風雲丐臉容更形慘白了，額角的汗涔涔而出，惶悚不則一聲。

廳中諸人已知那老叟是何人了，蒼璽來過趙府，嚴福一眼便瞧出，立時趨步來到蒼璽身前，施禮說道：「蒼長老久未得見，你老人家可好？家主人渴望一見，想念不已。」

蒼璽點點頭微笑道：「你家主人途中頻傳俠踪，老朽幾番尋覓，屢屢撲空，是否你主人已返？」

嚴福垂手答道：「尚未返轉。」

蒼璽點點頭，又別面逕視獨臂風雲丐，欲待責斥。

這時，索命八掌桑祿如風趨前，抱拳微笑道：「蒼長老，貧道陰山金眞觀桑祿，久仰清範，只恨無緣瞻仰，今日得見，果然泰山北斗。」

九指神丐蒼璽微笑道：「桑觀主，你太謙虛了，叫老朽如何承受。」

桑祿望了獨臂風雲丐一眼，笑道：「這位苗老師與貧道等了無仇隙，只因雙方都是倔強成性，互生口角，積不相容，貧道等也有不是，望蒼長老勿斥爲幸。」

獨臂風雲丐聽在耳中，甚是感動。

蒼璽不爲已甚，落得望風收篷，向獨臂風雲丐沉喝道：「起來，還不謝過桑觀主。」

獨臂風雲丐立起，臉上眞情激動，桑祿還怕他臉上下不去，拉着白眉叟走了過去申致歉意。

×　×　×

大廳盛宴擺下，桌上炊金饌玉，觥籌交錯。

席間九指神丐蒼璽詢問謝雲岳來踪去跡，諸人均語焉不詳，僅就所知的吐露無遺。

蒼璽將各人的話綜合起來，畧經思索，已知八九，搖頭唏嘘道：「老朽這位拜弟藝絕天人，武林奇才，但水滿則溢，才高天嫉，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其心情沉重落寞者可想而知，將紅旗帮主宇文雷，八步趕蟬皇甫嵩，陰山半半叟三人輕易釋縱，大概是他情場失意，意欲決絕江湖所致。」說着冷電雙目凝視了江瑤紅，羅湘梅一眼。

兩女不由玉靨緋紅，嬌羞無地自容。

只見蒼璽又長嘆了一聲，道：「情之一字，不知葬送了多少有爲男女，須知老朽這位拜弟雖然嫉惡如仇，却宅心忠厚，老朽敢保，他並非到處萍水留情，見異思遷之人，只是不得已而出之，誠有難言之苦衷，雙方總該互信互諒爲是。」

皆因蒼璽瞧出兩女亦是鍾愛謝雲岳，暗中用言語點破兩女，今後不要爲些許誤會，弄得愛侶勞燕分飛。

此刻，九指神丐蒼璽又朗聲大笑道：「八臂金剛宇文雷雄才大畧，八步趕蟬皇甫嵩陰險詭詐，半半叟狠毒無比，這三人豈能如此容易稍戢野心，恐怕武林來日大難，有增無減！」

言至此處，忽聽窗外傳來陰惻惻語聲道：「不錯，你猜準了。」

九指神丐蒼璽聲方入耳，原式不動，離座飛起，向窗外撲去。

獨臂風雲丐等人也如矢離弦，紛紛隨着縱窗出外。

那裏有半個人影。

春寒料峭，寒氣砭骨，光禿禿的樹枝才萌出星星綠芽，在風中搖瑟起舞。

蒼璽心驚暗中來人身法絕快，疑訝不已。

突然獨臂風雲丐冷哼一聲，只見他電閃旋身，獨臂一揚，一綫黑絲電芒，由掌心激飛而出，向大廳簷下打去。

只聽一聲淒厲慘嘷入耳，簷間忽然墜下一條身影，叭噠一聲摔在泥濘中，泥漿迸射。

那人兩手掩着左眼，只在泥地翻滾，痛極嘷叫，手指隙縫中，不斷滲出黑紫血液。

獨臂風雲丐冷笑一聲，道：「么魔小醜，尚敢來此現眼，這蛇尾針滋味是好嚐的麼？」

那人似是痛極難熬，自知萬無幸理，忽地挺身躍起，用僅賸的隻眼獰視了獨臂風雲丐一眼，怒吼一聲，舉起右掌望自己天靈蓋擊下。

豈知獨臂風雲丐如風閃電而至，五指驀伸，將那人右腕扣住，沉喝道：「朋友，你要死不難，化子還有話要問，據實答復，化子必成全你。」

那人方才已劇毒攻心，痛極神昏，方決心自戕，以求解脫，如今又被扣住腕脈，酸筋蝕骨，縱是鐵打銅澆的漢子，也承受不住，只嘷叫得一聲，便昏死了過去。

獨臂風雲丐啐了一口痰，狠狠罵道：「這麼不經事的廢物，令人惹厭。」

言猶未了，那人喉頭一聲痰響，氣絕死去。

九指神丐蒼璽見獨臂風雲丐又妄用蛇尾針，不由暗中濃皺眉梢，沉喝道：「錫壽，發話的早就遠颺了，你這是怎的？」

獨臂風雲丐聞言，不由楞着雙眼發怔，心說：「當着這多人面前，這跟斗栽大啦，正主兒跑了，我怎向無用小輩發橫。」想着，望了屍體一眼。

突然間，十丈遠處，寒塘之畔，一株虬柯奇松之上哈哈大笑道：「老化子你又猜錯了，老夫並未遠去，只是缺了一條臂膀化子找錯了對頭冤家，毒債毒還，毒門中幾曾放過了誰？」

蒼璽眼中奇光猛射，旋身揚掌打出一招。狂風捲雲，轟地一聲，那株合抱虬松樹身震得連晃，松針濺射飄洒如雨。

樹上却不見有半個人影墜下。

蒼璽滿頭髮鬚根根戟立，正欲作勢撲出之際，樹下又是冷笑聲起，道：「我老人家開殺戒之日，還有三天期滿，蒼璽，我老人家四徒被你打成斷臂折腿，如今順便消個信兒給你，我老人家在湖北雲夢山紅旗總壇等你了却這件仇債，否則的話，你那丐帮，即將屍横狼藉，休怪我老人家心狠惡毒。」這語聲隨着砭骨寒風入耳，陰森懾人，驚心動魄。

蒼璽猛喝道：「你究竟是誰？」

「長白魔尊者。」

蒼璽勃然變色，冷笑道：「好，老化子半月內，準去雲夢山討敎。」

只聽魔尊者發出刺耳冷笑道：「丐帮人物最是守信重諾，我老人家便去雲夢山相候，最好多帶點徒子徒孫前來送死。」

語音方落，寒塘之內，一條白色人影，冲霄而起，飛快絕倫。

獨臂風雲丐大喝一聲，身形電撲而出，五隻精鋼如戟的手指，直朝白色人影身後抓去。

魔尊者功力超化絕塵，身影快得出奇，豈能讓獨臂風雲丐抓着，白袖向後一拍，身形斜掠雲飛而杳。

獨臂風雲丐驀感五指被魔尊者反拍，袖風逼壓奇痛欲折，慌不迭地撤臂，身形猛往下墜，踉蹌數步方始定住，一張臉羞得赤紅如血。

這時，蒼璽雙眼只凝着藍天麗日，飄浮白雲出神，面上雖瞧不出異樣神色，但衆人却忖出他腹內愁思沉重，皆是一聲不發。

忽見嚴福領着二個黑衣勁裝少年，由園徑小道中匆匆奔來。

兩黑衣勁裝少年，英氣逼人，均面帶憂惶之色，他們超越嚴福，奔至蒼璽身前，躬身施禮道：「後輩末學胡天生，陳文翰，謁見蒼老前輩。」

蒼璽不識兩人，驚問道：「你們是何人門下？爲何識得老朽？觀你倆面色似有危難在身，是麼？」

陳文翰垂手答道：「家師姓陶諱祝三，世居遼東。」

蒼璽微哦一聲。陳文翰接着又道：「老前輩明察如電，但非晚輩們本身危難，晚輩們此來，原是求見謝少俠，後來嚴管家說，少俠已不在此，有事與蒼老前輩說，亦是一樣，爲此冒昧求見，實因晚輩們途中遇着峨嵋同道——黑摩勒姜宗耀少俠，神色憂急向鄂省奔去。他說東方少俠被紅旗帮紅蜂娘子擄去，請晚輩們趕來滄州，懇請謝少俠前去援救。」

江瑤紅，羅湘梅兩女聞言禁不住「啊呀」驚叫一聲，花容失色。

蒼璽點點頭：「這事老朽自有處理。」隨喚獨臂風雲丐過來道：「你速去傳命滄州本帮堂主，令他千里傳信，請我帮中兩位長老趕赴鄂省，我在夏口等他們。」

獨臂風雲丐遵命離去。

蒼璽雙目望着江瑤紅，羅湘梅兩女說道：「老朽有句言語，望兩位姑娘不要見怪，老朽拜弟謝雲岳倜儻英俊，不世奇才，難怪兩位姑娘情有獨鍾……」

兩女不禁羞紅雙靨，低垂粉頸，只聽蒼璽又道：「只怕你們之間還有一段糾纏，只因謝雲岳與貴派金頂上人門下耿玉修結有怨隙，金頂上人最是護犢，對你們之事不無阻難，不過事在人爲，千萬不可意氣用事，望兩位姑娘善體老朽話意，你們先趕赴武當找他，前去雲夢相助老朽。」

當下蒼璽與陳文翰，胡天生，白眉叟樊少川自成一路，趕赴夏口。

江瑤紅，羅湘梅，及索命八掌桑祿三人齊赴武當而去。

×　×　×

朝曦正照，晨風生寒。

二月仲春，武當山桃杏繽紛，垂楊搖架，綿亘平峯則密樹森羅，蓊蔥蔽日參天，而崖峯絕壑，猶層冰積雪，眞春風雲不變也。

山中道觀臚列，金碧輝煌，掩映異杉古柏之中，誠天眞之奥區，玄門勝地。

春風嘯掠，一輪紅日甫平樹梢，在那展旗峯下，紫霄宮前禹跡池畔，負手凝立着一個銀鬚飄拂鶴顏清癯道人，眉梢緊蹙，面色帶有重憂，雙目垂視池中浮萍。

身後分立兩個青衣小童，眉清目秀，手中各捧着一柄斑剝蒼古長劍。

驀地，四山鐘聲響亮，迴蕩互應，响澈雲空，那道長猛然仰面，星目中突現逼人神光。

鐘聲悠揚中，忽傳出一聲長嘯，展旗峯上一條身影電瀉而下，疾如鷹隼般落在紫霄宮側青石蹬道上，只有兩三個起落，毫無聲息地定身在池畔道者右側。

只見來人是一面黃微髯的道人，躬身稽首道：「掌門人爲何輕離天柱峯瓊台觀重地，來到紫霄宮？」

那鶴顏清癯老道鼻中沉哼一聲，沉聲說道：「靜明，爲何說話如此輕率，事關武當盛衰禍福，我已邀請久避塵世的三位本門師叔，分鎭瓊台觀，太和宮，金頂玄武殿。」

（按：武當三大門之中，天柱峯中懸，獨出衆峯之表，峯頂金甌峙立其上，內奉玄武大帝及四將，是謂金頂，非峨嵋金頂也，藉以釋疑。）

靜明眞人眉動色喜道：「有他三位老人家出來相助，本門高枕無憂矣。」

掌門人面色一沉，道：「你說得如此容易，一個逍遙客已難應付，何況他邀來北冥魔敎三怪，更有你招來的乾坤手雷嘯天等人，本門生死存亡在此一舉，方才警鐘响起，莫非逍遙客等這快就來了麼？」

靜明眞人面色微微一紅，垂手說道：「警鐘初出之處，是在迎恩宮，與逍遙客來途有殊，本門近年來，第三代弟子下山行道，樹立强敵不少，大概另有其人。」

此鶴顏清癯道人，爲武當掌門藍星羽士，聞言當下沉吟須臾，道：「靜明，你去迎恩宮瞧瞧，來者是誰？本山三十六巖，七十二宮，二十四觀，均有設伏安排，來人自無這般容易侵入，你遇上靜性，靜法，可傳諭，命他們緊護榔仙祠前榔梅仙實。」

靜明眞人答稱：「遵法諭。」音落，反身振袂，拔起四五丈高下，身形一弓，兩臂暴伸，倏變「飛鷹竄靠」，電閃撲入古柏異杉中而去。

靜明眞人一落入林中，復又騰起，往北飛馳，忽在他身後閃出一縷輕烟似的人影，劃空追躡，疾詭絕倫。

這條人影躡至半途，忽斜掠超越，在葱鬱柏杉中時隱時現，望迎恩宮掠去……

迎恩宮之前，有座矗立青石長碑，碑上大書：「第一山」三字，乃宋襄陽筆，書法飛動，天龍騰蛇。

鐘聲驟歇，一具龐大身影望石碑前飛矢落下，只見是一禿頂虎面老者，神態威猛，一身錦緞長衫，映着朝日之下，耀目生輝。

這老者一眼瞥見「第一山」三字，立卽縱聲大笑道：「好大的口氣，讓老夫加

上一筆。」說時，翻袖出指，欲向一字下上加上一筆。

忽然迎恩宮中有人高喝道：「施主休損本山勝跡……」喝聲中，宮中竄出一人，疾如電奔，探掌疾伸，飛快絕倫地向虎面老者手臂劃去。

那虎面老者好似身後有眼般，頭都不回，哈哈大笑，刷地潛龍升天而起。

這人一揮撲空，身形一旋，仰面擊出一掌。

豈知虎面老者身形變化絕快，這人掌力未出之際，已自掉首淩空下撲。

兩條身影一合，只聽一聲淒厲慘嗥揚出，迎恩宮竄出這人的身子，已自震出三丈遠處，五官噴出鮮血如泉，死狀慘不忍睹。

虎面老者見狀後又哈哈狂笑，道：「武當盡都是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之輩，也敢號稱中原大派。」

鐘聲又自響起，迎恩宮內電飛而出三中年道人，居中道人目光冷冷望了望虎面老者說道：「玄門淸修之處，施主何能種此殺孽？」

老者發出一聲震人心弦的冷笑，道：「殺孽由你們武當先種，難道老夫平白無故前來武當麼？」

居中道人細細打量了虎面老者一眼，面色突然一變，說道：「原來是邛崍地煞居士穆丙老師駕臨。」

穆丙冷笑道：「算你眼力不錯，居然認得老夫。」手指着屍體，陰陰說道：「你那本門弟兄死得不虧吧？誰叫他暗算老夫！」

居中道人傲然一笑道：「邛崍一派，近來倒行逆施，門下多淪入綠林盜匪，本門弟子下山行道，搏殺在所難免，穆施主不但不淸理門下，反闖山武當，恣意報復，眞令貧道齒冷。」

穆丙聞言勃然大怒道：「你敢出言侮蔑老夫，哼哼！老夫管教你武當七十二宮，夷爲瓦礫廢墟。」

那道人冷笑道：「武當雖都是酒囊飯袋，穆施主尙不足有此功力將七十二宮夷爲平地。」

穆丙鬚眉怒戟，電飛出掌，勁力奇猛，排山倒海湧出。

三道倏地身形一分，青芒疾閃，三劍劍光一震，銀星三朵分指着穆丙「天樞」，「精促」，「命門」三處重穴。

穆丙霍地一聲淸嘯，斜挪三尺，右掌疾往腰脅一按，龍吟響處，手中掣出一柄靈蛇飛舞，晶光閃輝的軟劍。

他那劍勢未出，三道劍芒却如萬點寒星，雲集攻身。

只聽穆丙一聲懾人冷笑發出，只見金虹飛捲，將那萬點金星籠束其中，一串金鐵之音響起，陡地滿空是金花流星，四散飛揚。

三道人影倒飛立定，手中各執着一截斷劍，面色灰白，目現駭然之色。

穆丙哈哈狂笑，宏亮如雷，震得四外枝葉，簌簌落下，良久笑定，傲然喝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三元劍法也不過爾爾。」

他這狂語出口，立即聞得一淸朗語聲，從身後一株參天古柏發出：「穆老兒且慢狂言，武當豈是你能輕侮的，你拿這些武當後輩出氣，算得什麼人物，盡可去找他們掌門人比劃比劃，藍星羽士現在紫霄宮前，在此自說自話做什麼？」

穆丙邛崍高人，狂傲無比，越聽越是有氣，對方一落音，人就旋身騰起，金虹一抹，向發聲之處捲劊而去。

他才拔起三丈高下，只覺腿膝彎處宛如蜂螫一口，痛得心脾皆顫，不禁眞氣一瀉，脚下一沉，墜下地來。

耳內但聞得一聲：「找死。」不由面色大變，騰身一縱，如飛往山內逝去。

三道心感樹上發話那人解救之德，地煞居士穆丙一出手，向無全屍之人，這無異於救了他們性命一般，目睹着穆丙背影逐漸消失後，各各長吁了一口氣。

居中道人目投在那株參天古柏上，說道：「何方高人，容請相見，貧道等也好拜謝大德。」

只見濃針密枝，隨風飄舞，却並無半點回聲，既未見其來，又未見其去，神龍隱空，心中訝異不已。

忽地，一條身影由左側崖壁上飛落。

居中道人迎了前去，喚道：「靜明師兄來得正好。」隨即將前情說出。

靜明眞人忙道：「你們快用鐘聲傳警，貧道立即趕往過眞宮。」說着，兩臂一振，一鶴冲天竄上崖壁離去。

三道草草收屍後，即掠入迎恩宮內。

轉瞬，悠亮鐘聲由宮內傳出，徐而不疾，一點也不似有緊急事故發生。

迎恩宮面對一座孤峯，峭壁層崖，高聳凌雲，峯頂一株盤根龍鱗五鬣奇松旁，有一靑衣少年負手凝立，仰望藍天朶朶白雲，心中默默沉思着。

這少年正是心緒落寞，愁慮萬千的怪手書生謝雲岳。

他探出樂揚品兒確不是武當三劍所擄，正如靜明眞人在均州飯莊所說，諒是逍遙客擒住。

兩童資質根骨俱屬上乘，人見人愛，難免不被逍遙客看中，强收爲門下，只有等逍遙客見面再說。

他疑慮乾坤手雷嘯天及傳六官傅婉已先自己而來，怎麼不見。

他心情沉重得猶如一塊鉛石，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什麼事均提不起興趣，他不知道自己何以變得如此消極，只覺他陷入天人交戰，極端苦惱矛盾之中。

爲什麼如此？他深深自省着一幕幕往事，歷歷如繪在眼前現過。

孤劍相隨，行蹤萬里，他恍然悟出年來所行所爲，表現得情感過於脆弱，遇事衝動，一發而成燎原之勢，不可收拾。

語云：滄海汪洋浩瀚無量，莫測其廣深，見而生畏，所以人貴涵蓄沉重。

他自恨年事太輕，浮躁炫能，自負太甚，惹來一身不必要的痲煩。

但這悔悟已嫌太遲了，他雙眼凝望雲天深處，重重慨嘆一聲。

這嘆息充滿了自悲，孤獨，憤怨……

驀然眼角發覺有異，轉目一瞧，只見隣峯之上現出數條人影，一閃而隱入杉松樹叢中。

心中一動，脚尖輕點，身化七禽身法中「孤鴻掠空」身法，破空斜飛，身如弩

矢，穿出七八丈外，突又兩臂一收，疾換「天龍八變」身法，「連幾個變化，眨眼之間，已凌空飛渡過二十餘丈，落在對面峯頂。

足才一沾地，又拔身而起，往幾條人影方向追去。

謝雲岳輕功身法，快速絕倫，片刻，已自距離前面數人身後四五丈。

仔細打量數人，不禁大爲失望，他以爲這數人中一定有乾坤手雷嘯天等三人在內，因爲其中還有一名少女。

他一路追隨，恍惚見得此女就是傅婉，及至走近，方覺不是。

人在心神不屬時，心境幻覺更甚，他不禁廢然慨嘆，他不禁譏笑自己矛盾心理驅使，舉動反常，在野鴨灘時，江瑤紅羅湘梅何等希冀親近自己，反而不顧，遠離逸去，此刻，他又希冀一見傅婉！

謝雲岳放緩身形，沿途奇松老幹屈曲，根葉蒼秀，古杉高聳入雲，挺拔巍立在千峯萬嶽間，景色至奇。

忽見前面數人停步不走，側首低聲談話，謝雲岳身形疾晃，潛隱在一塊岩石之後。

只聽一個粗暴的嗓子道：「武當山中警鐘頻傳，看來大敵來了，我們適逢其會，究竟我們要參與還是採取單獨行動？」

另一個聲音起了：「師兄，我們强仇大敵就是靜慧牛鼻子，武當强仇來臨，樂得混水摸魚，易奏大功，靜慧牛鼻子就在下面回龍觀內，這就找他去，牛鼻子授首後，還可趁機嘗嘗梅仙實的滋味。」

那少女忽道：「師兄，你就知道我們準行嗎？」

少女話音一落，突聞松叢濃蔭處傳出朗朗語聲道：「姑娘話說得不錯，今日犯山者有死無生，奉勸諸位施主還是下山爲是。」

謝雲岳冷眼觀得極爲淸楚，離數人數十丈遠處有一童顏鶴髮老道，以玄門氣功傳聲，故聞聲似近在咫尺。

所來數人中有一標悍大漢，目射威光，循着語聲來處大喝道：「說話的可是靜慧牛鼻子？鬼鬼祟祟，躲躲藏藏做甚麼？賀太爺跟你算賬來啦！」

朗朗語聲又起：「靜慧爲貧道師侄，他現離山外出，空勞諸位施主跋涉，半月之後，貧道令靜慧在回龍觀相候施主們就是，施主們所帶防身兵刃，貧道已暫代收存在二龍瀑前，諸位回程定可見到。」

數人聞聲一凛，齊齊忙往背上一看，不由嚇得亡魂飛冒，互望了一眼，拔足回奔而去。

謝雲岳暗笑這幾人均是蠢貨，連身後兵刃被人竊去，均懵若無覺，不由暗驚那道人身手高絕。

忖念之間，微風颯然，面前人影一花，身外七尺處正立着一個童顏鶴髮老道，臉色凝肅，朗聲說道：「施主此來武當，是友是敵？」一眼望見謝雲岳身後的「太阿」劍，露出詫驚之色，目光久久不移。

謝雲岳微笑道：「在下非友非敵，只爲瞻仰名山而來，放心，道長請便吧！」

老道稽首道：「這樣就好，施主身後長劍諒是神物，不過登臨本山均須解除兵刃，望施主解下交與貧道保管，下山時向貧道索還，貧道黃星羽士，就在崖下回龍觀內。」

謝雲岳知黃星羽士覬覦太阿寶劍，哈哈大笑道：「道長好銳利的眼力，在下長劍實是前古神物，豈可假手於人，道長請不必與在下糾纏，逍遙客與北冥三魔即將犯山，目前邛崍地煞居士穆丙又侵入紫霄宮，你還是趕返紫霄應敵才是。」

黃星羽士大喝道：「你究竟是何人？」聲色俱厲，長鬚飛動。

謝雲岳冷冷說道：「道長！你這又何必呢！方才不是說過，在下非友非敵，何用這般疾言厲色。」那種滿不在乎的神色，眞令黃星羽士氣殺。

休看黃星羽士長依三淸，持修淸淨無爲之學，見了太阿寶劍，一樣生起貪念，他忖念若將這柄寶劍得手，何懼那逍遙客及北冥三魔。人眞能做到恬淡無欲，與世無爭，是爲仙佛，黃星羽士這一起貪念，幾乎身敗名裂。

只見黃星羽士面寒似冰道：「武當解劍，千古之法，施主何能例外，望施主三思，不然，恕貧道冒犯了。」

謝雲岳尙是不動聲色，徐徐說道：「這樣說來，在下如不解下長劍，道長定要伸手摘取了。」

黃星羽士點點頭道：「正是。」

謝雲岳朗聲大笑道：「道長如欲摘取在下身後長劍，只怕功力還嫌不足。」

黃星羽士怒道：「你敢藐視貧道！」

謝雲岳微笑道：「道長不可動氣，在下與道長打個賭如何？」

黃星羽士面色一怔，說道：「怎麼個賭法？」

謝雲岳道：「容易之極，若道長十個照面內不能將在下長劍摘取的話，在下只求一樹『椰梅仙實』，道長你能賭麼？」

黃星羽士不禁面色微變，忖思道：「椰梅仙食係本門寶物，功能培補眞元，輕身益氣，且能祛毒生肌，只有掌門人可每年摘取十二枚，製煉丹藥賜與全山道衆，貧道怎麼可賭此物。」繼而轉念道：「貧道怎麼會生出伸手無功的念頭，何況椰仙祠外只有三株仙種，其餘均爲凡品，萬一無功時，便將一樹凡品相贈，這也無關緊要，想必掌門師兄亦不會不同意。」

當下朗聲慨然說道：「貧道依施主所言。」說着脚下一動，斜肘伸掌向謝雲岳肩上抓去，手出如風，迅若鬼魅。

那知一手抓空，未見謝雲岳身形稍動，竟已後退七尺，只聽謝雲岳沉聲道：「且慢，話尙未講明，在下指明要椰仙祠左第九株，那樹體無寸皮，赤幹聳立，花色深淺如桃杏，紅白相間，蒂作海棠垂絲所結的椰梅仙實。」

黃星羽士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暗道：「這少年好厲害，先就把話扣住了貧道。」當下沉聲說道：「施主，你太也狂妄了，就認定貧道十招內無能取你身後寶劍麼？」

謝雲岳朗聲哈哈大笑道：「成不成，到時方知，目前言之尙嫌太早，在下身後長劍本是儻來之物，倘若失去無多大干係，不過，貴山椰梅仙實，傳爲禁品，本門之人均不得妄取，道長，在下恐怕你言而無信，無能爲力。」

（未完）

兩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曉風·文
盧令·圖

御馬場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保定府官之子江雪萍，因府中庫銀被刦，父母被下獄定讞，探知口外御馬場場主秦天雄與刦案有關，乃隻身前往口外，因他長得與新近崛起江湖的風流美劍客翟劍飛酷似，不特江湖上人誤認他就是翟劍飛，就連秦天雄父女也把他誤作翟劍飛欵待，當他來到御馬場，值場主姨夫人勾引馬賊刦馬，場主二徒弟乘亂擬刦擄秦小鶯，江仗義拔刀把秦小鶯救回。錢泰引江往安歇後，又奉命往見秦天雄——

****

夤夜驚巨變　荒寨血濺紅

秦天雄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一包藥末吩咐道：「用熱水把這服下。」

錢泰心中驚疑不定，依言將藥末服下，張口正待說話。

秦天雄已徐徐開言道：「剛才你與姓江的所飲馬奶，我已着人做了手脚，吞了解藥便沒事了。」

錢泰大爲震驚道：「此人有恩於本場，這樣做不大好吧？」

秦天雄冷哼一聲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此人武功高强，留着終是後患。」

錢泰心中不大以爲然，可是又不敢與師父爭論。

秦天雄輕吁一聲又道：「這些年我創

下了這片基業，說來也實在不易，不想竟葬送在那賤人手裏。」

錢泰這才開言道：「徒兒已經有些明白了，去年賣的那羣馬，並未趕進關，想是三姨送給馬賊了，她爲了向師父交差，才去關內刦了一筆庫銀來搪塞。」

秦天雄怒氣勃勃的道：「你那裏知道她的用心，她刦庫銀的用意，乃是存心要把御馬場毀了。」立起身來踱了幾圈，霍地立住脚道：「這裏已經呆不住了，你馬上着人去收拾，咱們連夜進大漠。」

錢泰遲疑片刻，終於轉身行去。

片刻之後，御馬場一片人喊馬嘶之聲，馬師們紛紛收拾行囊馬匹，準備遠行。

秦小鶯正自歇息，突覺場內形勢有異，急奔入後堂，是老父兀自在廳內坐着，急問道：「爹，究竟是怎麼回事？」

秦天雄寒着臉道：「不久便有官軍來到，爲父决心連夜進大漠去。」

秦小鶯又道：「他呢？」這個他自然是江雪萍了。

秦天雄哼了一聲道：「你還提他呢，此人人面獸心的，官軍就是他勾引來。」

秦小鶯將信將疑道：「他不是這種人，爹，你錯怪他了。」

秦天雄把眼一瞪道：「胡說，還不快與我收拾去。」

秦小鶯不敢多說，緩緩退了出來，心中仍不死心，悄悄朝客房行去，只見房門虛掩，叫了幾聲不見答應，往床上一看，個郞竟直挺挺的睡在床上，立時一個不祥陰影襲上心頭，心中噗噗亂跳，急跨上前去在心口摸了摸，覺着心房還在跳動，知

是服下了什麼藥物，心頭稍安，正待去尋找丹藥爲他解毒，突然心念一轉，遂停住脚步往他懷中摸去，順手掏出了二件東西。一件自己所用的蝴蝶鏢，一件是紅綢結成的同心結。亦是自己贈送的東西。

東西取出，秦小鶯臉上一片緋紅，喃喃自語道：「果然就是他……」跟着又輕嘆一聲道：「爹，你的手段也太毒辣了，他有恩於本場啊！」

她正猶豫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場外傳來一片喊叫之聲：「小鶯，小鶯……」

這聲音她極熟悉，當下不敢怠慢，急從窗口躍出，繞道迎了出去，只見場內人影幌動，馬師們都把行囊放上了馬背。準備起行。秦天雄滿面怒容在大聲喊叫，遂迎上前去道：「爹在喊我？」

秦天雄發急道：「六夥兒都快動身了，你怎不快去收拾行囊？」

秦小鶯張口正待詢問江雪萍之事，回心一想終覺不妥，她知老父的性格，說了反爲加速江雪萍的死亡，於是低頭回到房中，先行找到解藥，又把寶劍鏢囊佩上，胡亂把東西收拾了一下，這才悄悄又往客房奔去，進房一看，已不見江雪萍的影子，不禁大吃一驚。

此時外面馬隊已然起行，同時一片火光照耀，馬師們已在各處放起火來。

秦小鶯又急又怒，直奔至秦天雄馬前，高叫道：「爹，你好狠的心啊。」

秦天雄不知她指的何事，遂罵道：「你這丫頭越來越不像話了，怎的責怪起爹來了。」

秦小鶯忍着眼淚道：「爹，我問你，你把他弄到那裏去了？」

秦天雄抬頭望了望客房，只見一片火燄衝天，人已無法進出，遂道：「那姓江的已經走了，咱們就是因爲他才忍痛丟了這爿產業，你還問呢。」

秦小鶯冷笑道：「爹說他已經走了，那麼客房住的是誰？」

秦天雄色變道：「不論他走沒走，不准你提起此人。」

秦小鶯只覺一陣悲從中來，忍不住掩面大哭。

秦天雄只此一女，平日愛若掌上明珠，知她深愛江雪萍，同時自己也覺着姓江的確也不錯，只爲自己一念之私，生生將二人拆散，是以心中也覺有些內疚，遂和聲安慰道：「不用哭了，咱們快走吧，以後如有合適的，爹一定依着你便了。」

秦小鶯是一位性格極其剛毅的女子，自知哭亦無益，遂忍住悲痛不再言語。心中却在另作打算。

秦天雄覺大隊人馬已然走出多遠，遂輕吁一口氣，拍馬跟了上去。

秦小鶯此時已停止哭泣，突然覺出事情有蹺蹊，她知老父沉實多智，處事向來不慌不忙，這回怎的如此慌張，竟把多年經營的基業拋棄，內中必有原因。說不定他是另有所圖，唯恐洩露消息，才假借逃避官兵，連夜起行，想到此事，心中立時恍然大悟。於是暫把愁腸舒展，亦緊緩着大隊人馬行去。

再說江雪萍與錢泰同吃了晚飯，送走錢泰後，突感頭腦昏昏，似是大病來臨一般，不由大吃一驚，暗中急運玄功，查看是否中了人的暗算，詎料一口眞氣業已無法提聚。這才覺察果然中了人家的手脚。

他孤身一人來至口外，所憑仗的就是一身武功，如今眞力已失，只有束手待斃了，此刻他才知江湖人心險惡，隨處都得小心，稍一不愼，便將遺恨終身。

一個人正自懊喪之際，突然一陣風响，醜漢突然穿窗而入，遞給他一顆丹藥道：「先吞下這個再說話。」

江雪萍接過丹藥，甚是詫異的問道：「兄台怎知在下中毒之事？」

醜漢冷笑道：「秦天雄的一舉一動，那能瞞得了我。」

容江雪萍把丹藥吞下後，復又說道：「你可裝作中毒模樣，任由他們擺佈，我猜他們暫時不會要你的命。」

江雪萍皺了皺眉道：「小弟心急如焚，那有時間與他們開這玩笑。」

醜漢正容道：「你來口外的目的，兄弟已然盡知，可是東西不在御馬場，你就殺了秦天雄也沒用，不過秦天雄或可爲你找到。」

江雪萍搖搖頭道：「兄台不要開玩笑，秦天雄若果是重義輕財之人，他也不會計算我了。」

醜漢側耳聽了聽道：「有人來了，你快睡下，聽我的話，靜觀事態的發展。」說完話身形一躍，穿出了窗外。

江雪萍側耳細聽，果有脚步之聲，緩緩行來，遂依言往床上一倒。

不多時秦小鶯便進了他的臥房，看她摸出同心結的那種表情，心中不禁若有所悟，知把自己當作了另外一個人。

後聞秦天雄大聲喊叫，秦小鶯匆匆行去，心中又不禁猶疑起來，錢泰既然把自己毒倒，爲何又不作處置？

詎料，秦小鶯前脚行出，錢泰已閃身行了進來，先行將江雪萍抱起，抗在肩上，隨手將燈火扔在床上放起火來，眼看被褥帳子均已着火，這才奔了出來。

這時江雪萍若要對錢泰下手，不過舉手之勞，不過他記着醜漢的話，沒有那麼做，任由錢泰抗着，直到一輛篷車之前，將他往車裏一放，順手拉上車簾，跳上車轅，立卽策馬前行。

江雪萍躺在車廂，心中暗暗詫異，忖道：「他們既已將我毒倒，爲何不殺了以除後患，而要將我帶着走？」

他爲解開這個謎硬是悶着不哼一聲。大隊人馬一路往北疾行，走了約有兩個更次，突然停了下來。

只聽秦天雄沉聲喝道：「把行囊統統卸下，弓箭兵刃佩帶好，咱們要想找個安身之所，就看今晚這一仗了。」

江雪萍聽後恍然大悟，原來秦天雄放棄自己的馬場，而是要攻打另一處寨子。偸眼朝外一看，秦天雄把精壯的屬下挑選出來，爲數不下百餘人。個個磨拳擦掌，躍躍欲動。秦天雄挑選好了人手，又對錢泰吩咐道：「你仍駕着車走吧，今晚不用你動手。」說着把手一揮，羣兇一聲呼哨，縱馬朝前奔去。

錢泰重重哼了一聲道：「媽巴子的，算我錢泰走霉運，這麼熱鬧的場面輪不到我，到讓我載着這麼一個窩囊廢。」

大概他是急着要看這場熱鬧，車行突

然快了起來，此時已隱隱可聞喊殺之聲，江雪萍暗暗掀開車簾往前察看，只見一所依山的寨子前，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火光中人影幌動，一片刀光劍影，並不時傳出狂呼慘叫之聲。

錢泰乃是秦天雄的首徒，打鬥兇殺，可謂無役不與，一見這場面，連眼都紅了，匆匆把車趕到一處僻靜岩石之後，隨後車轅抽出一把加重的鋸齒刀來，直朝人羣中衝去。錢泰走後，江雪萍方待跳出車廂，突然從車篷落下一個人來，哈哈笑道：「這寨子乃是『旋風雙煞』的老巢，我早就猜着秦天雄有這一招。」

江雪萍見落下來的竟是醜漢，隨道：「早知如此，我也用不着跑這一趟了，何不就在御馬場把事情了斷。」

醜漢哼了一聲道：「你要尋那二十萬庫銀，便該從此處着手，何不趁雙方難分難解之際，到寨子裏搜一搜。」

江雪萍不禁恍然大悟，原來醜漢已然把事情打聽得明明白白，於是展開輕功，朝寨子奔去。

兩幫匪徒拚鬥得極是激烈，御馬場人強馬壯，似已佔上風，江雪萍無暇參與這場兇殺，直朝寨內奔去。

或許是強敵來襲，寨內之人已傾巢而出，裏面只留下幾個老弱殘疾，江雪萍暢行無阻的轉了一匝，直到寨後，才找到了一座庫房，上用大鐵鎖封閉，心知這就是寨內聚財之所了，當下運集功力將鎖扭開，入內一看，裏面到十分寬大，亂七八糟堆聚了一些箱籠等物，想是掠來的東西。

江雪萍對這些財物無暇細看，幌着千里火筒各處尋找，直到最後，方尋着一堆革囊，那是用馬皮所縫製，每個革囊都盛得滿滿的。打開一看，赫然竟是雪亮元寶，每錠都是五十兩重，並鏤有「保定庫銀」字樣。江雪萍看到這些白銀，心頭激動異常，暗暗唸佛道：「眞是祖先有德，這趟關外沒有白跑，不然眞得抱恨終身。」

一個人正自百感交集之際，突聞一陣脚步聲响，好像有人朝庫房來了，於是一縱身，躍上了橫樑，舉目朝外觀看，只見井蕙芳領了四五個壯漢，匆匆的行進來。

那井蕙芳爲人機警多疑，忽見庫門大開，不由吃驚道：「不好，有人先咱們一步來了。」

另一壯漢接道：「不管有沒有來過，咱們先進去看看。」

井蕙芳伸手入懷，滿扣了一把暗器，這才用兵刃護住面門，一穿而入。餘人也跟着衝入，四處看了看，見沒動靜，遂直奔堆放革囊之處，提起革囊，擲給隨行壯漢道：「本寨恐怕難於得全了，你等趕緊把些銀子運往寨後，那兒我已備好馬車，裝好咱們就走。」

壯漢提着革囊只覺沉甸甸的甚是沉重，遂道：「這麼多一時半刻怎運得完？」

井蕙芳柳眉一揚，沉喝道：「多跑幾趟就行了，快！」見壯漢們仍在遲疑，遂又道：「這裏是十五萬銀子，咱們搬完就放一把火來，咱們有了這些銀子，到那裏不好開山立舵。」

壯漢爲重利所動，紛紛提起革囊，方待行出，只見門首幽靈似的行來一人，冷冷一笑道：「賤人，這番人贓俱獲，你尚有何話可說？」

井蕙芳見是秦天雄來到，亦把臉沉了下來，寒聲道：「這些銀子又不是你的，你眼紅個什麼勁。」

秦天雄冷哼一聲道：「銀子雖不是秦某人的，但却是你冒用秦某之名，從保定府刦來的庫銀。」

井蕙芳經他將底牌揭穿，臉上頓時色變。秦天雄隨卽把臉一沉，厲喝道：「你瞞着我私刦庫銀，且把銀子藏在旋風雙煞的寨子裏，已經是居心叵測了，又暗通消息，把你那口子引了來，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麼？」

井蕙芳知他嘴裏所說的那口子，指的是風流美劍客，當下恨聲道：「不錯，翟劍客果是老娘召來的，可恨他看上了你女兒，竟不肯與我合作，不然你早已死在他的劍下了。」

秦天雄仰面笑道：「那可未必見得，那個什麼風流美劍客已是秦某囊中之物了，等會我讓你們一雙兩好，同往黃泉路上作樂去。」

江雪萍伏身橫樑之上，這才明白秦天雄把自己帶着的用意，不禁暗叫好險。

井蕙芳乃是久闖江湖的女魔頭，她一面和秦天雄說話，一面暗暗思忖對策。

而秦天雄亦是出名的笑面無常，只因這會旋風雙煞的屬下已全部肅清，江雪萍又已中毒，全局均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以把井蕙芳視作刀上俎，甕中鼈，毫未放在意中，見她仍低頭不語，得意的又道：「去年你去關內賣那批馬，並帶回五萬兩白銀，當時老夫便有些懷疑，你只帶去幾百匹馬，怎會有恁高的價錢？可笑你身爲馬場主人，竟不知馬價，以致自露破綻。」得意地哈哈一笑，接道：「之後，冀北傳出被人刦去廿萬兩官銀之事，老夫心中更是雪亮，是以一面着錢泰常去大荒客棧，查察來口外之人，一面派人暗中留意你的動靜，得知你常來旋風雙煞的寨子，便知你已然不可靠了。」

井蕙芳聽後不禁怒道：「原來你竟是如此毒辣之人，當時我眞瞎了眼。」

秦天雄哈哈笑道：「你也不差啊，勾結了旋風雙煞，仍恐難以對付姓秦的，竟又把刦奪官銀之事，透露給老相好翟劍飛，好讓他通知官方原來捕剿，兩下夾攻，姓秦的就是再悍些，亦是難逃死命。」

井蕙芳故作頹唐的唉聲一嘆。

秦天雄呼呼一陣冷笑道：「不過姓秦的在江湖闖下這個萬兒，可不是浪得虛名，現在你該明白了，旋風雙煞已作刀下之鬼，那個風流美劍客也入我掌中，同時老夫算準你在這裏，是以把御馬場燒了，來一個破釜沉舟，暫借旋風雙煞的老巢，作我安身之地。現在卽令風流劍客勾引的官軍來到，御馬場已是一片焦土，找不到姓秦的。」

說罷朗聲一陣大笑。

井蕙芳暗凝功力，哭喪着臉，緩緩趨前二步，幽幽道：「老爺子，是我錯了，大人不記小人過，你就饒過我這次吧。」

秦天雄突然把臉一沉，怒叱道：「你說的輕鬆，如不是老夫還能挺得住，旋風雙煞會饒過我麼？還有你替我惹的這場麻煩，老夫若不早作準備，御馬場早晚得給

官軍踏爲平地。」

井蕙芳輕嘆一聲道：「那你準備如何將我發落？」

秦天雄仰着臉，哼了一聲道：「自然是用御馬場的家法，你總算還是老夫的三房。」

井蕙芳此刻與秦天雄相距不過七八尺，突然一揚手道：「汰！你別臭美啦。」呼的一把蝶鬚針劈面擲去。

秦天雄進來時，戒備甚嚴，雙方一陣唇槍舌戰後，他漸漸失去了戒心，彷彿平時與她拌嘴一般，此時井蕙芳猝然發難，距離又近，想要騰挪閃避已是不及，匆促中揮掌一格。

井蕙芳所用的蝶鬚針餵有劇毒，用的又是滿天花雨手法，雖用手遮去了半邊臉，可是手上，臉上中了足有十餘根之多，只覺一陣劇痛，蝶鬚針盡行沒入肌肉中。

井蕙芳存的是孤注一擲之心，蝶鬚針發出，人也撲了過來，短劍一揮，嬌喝道：「我與你拚了。」劈胸一劍刺去。

秦天雄與井蕙芳同居多年，只知她心腸狠毒，可不知道她還會用此種歹毒暗器，這會中上多根，只覺傷口麻酥酥的，心知不妙，急待退出時，井蕙芳已然攻了上來，只得揮掌迎戰。

井蕙芳一面猛攻，一面格格笑道：「我那蝶鬚針奇毒無比，中上一支十二個時辰內準死，你中了十餘支，神仙也無法施救，姓秦的，你沒想到有這一天吧？」

秦天雄身中奇毒，知道不能與她久纏，當下大喝道：「來人啦，你們都往那裏去了？」

井蕙芳深恐御馬場的人來到，自己便無法脫身了，這陣猛攻，原是以進爲退的辦法，就趁秦天雄吼叫之時，藉機往外便撤。詎料，堪堪退至門邊，颯然一陣風響，樓上落下一個人來，將她去路擋住。

井蕙芳抬頭見是江雪萍，誤以爲他是風流美劍客翟劍飛，直驚得連連後退，失驚道：「你怎麼來了？」

江雪萍冷哼一聲道：「我若是不來，全家十幾口人都得死在這廿萬庫銀上。」

井蕙芳眉頭一轉道：「那眞是巧極了，銀子就在這庫房之內，我便是爲你找銀子來的呢。」

此刻秦天雄的針毒已發，一面運功抗毒，一面插言道：「別聽她的鬼話，這婦人陰毒的很。」

江雪萍早已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朗聲一笑道：「在下已然聽說過了，兩位的心肺和手段都够狠毒的。」

井蕙芳突然叫道：「現在這座寨子已是秦天雄的勢力，咱們若不合力衝出，都得死在這寨子裏。」

江雪萍心知她在對自己下說詞，搖搖頭道：「你不用枉費心機了，我與秦場主的事，今天便須作個了斷，你是罪魁禍首，不能沒有你。」

井蕙芳聞言心中大急，突然一個箭步，衝到秦天雄的身前，一把將他手腕扣住，隨用短劍將他後心抵住，冷笑道：「誰要是來逼迫老娘，我就先把他宰了。」

江雪萍微微一笑道：「你可以用他要脅御馬場之人，姓江的可不吃這一套。」

就在這時刻，一陣腳步聲響，錢泰偕小鶯快步行了過來，一見這情景，到怔住了。江雪萍指着井蕙芳道：「秦場主已中了她的餵毒暗器，她要以他作擋箭牌，離開這寨子。」

錢泰出道甚早，大風大浪經歷得多，較沉得住氣，明白了怎麼回事後，默不作聲。秦小鶯骨肉情深，方寸早亂，悲喊了一聲爹，猛撲了過去。

井蕙芳厲喝一聲道：「站住，你再前行一步，我先把他宰了。」

秦小鶯嚇得腳步一窒，連退二步，茫然不知所措。

錢泰徐徐說道：「三姨，你得放心點，這寨子已經是御馬場的了，倘若你傷了師父他老人家一毫一髮，那是絕沒有活命的機會。」

井蕙芳格格笑道：「我比你明白，不過他並沒有死，現在別無話說，我要借他送我出寨子。」

錢泰道：「這事我作主答應，只要你放下師父，任你離去，決沒有人攔阻。」

井蕙芳搖頭道：「你答應了別人不答應也是枉然。」說着一指江雪萍。

錢泰此刻才想到江雪萍之事，暗覺奇異，忖道：「他的毒竟然解了，這到是一件令人難解之事。」心中雖在想着，表面却不說出，隨口接道：「江兄乃是御馬場的客人，他沒有不答應之理。」

江雪萍突然開言道：「錢兄說的正巧相反，這賤人乃是刦奪庫銀的罪魁禍首，絕不能讓她走了。」

錢泰愕然道：「家師現在落她手中，況且已中劇毒，若再拖延，恐不易救。」

江雪萍冷冷道：「如是誤了令師的性命，可拿她抵命。」

錢泰色變道：「家師若有三長兩短，拿她十條命也換不回來，江兄且讓一邊，待兄弟與她談去。」

江雪萍屹立不動，亦不答腔。

秦小鶯急上前拉江雪萍一把道：「不用你管這閒事，爲我爹解毒要緊。」

江雪萍在這種情勢下，也不便堅持己見，只有冷眼旁觀，靜候事態發展。

錢泰跨前兩步，徐徐道：「三姨，師父平日待你不薄你不應該如此對待他。」

井蕙芳哼了一聲道：「我到無意與他爲難，只是我能放過他，他不放過我也是枉然。」

錢泰迅速接道：「這個容易，我可馬上命人備下快馬，你一出寨便上馬，我們縱欲追趕也來不及了。」

井蕙芳點點頭道：「好吧，我答應了，不過隨行之人也得計算在內。」

錢泰乃是極其豪爽的漢子，隨即吩咐道：「快備幾匹快馬在寨門外伺候。」又對井蕙芳道：「師父的傷勢不能再延，三姨，咱們這就走吧。」

井蕙芳存心挑起江雪萍與錢泰的衝突，指了指江雪萍道：「你問問他答應不答應？」

錢泰不耐煩的道：「此是御馬場之事，我還作得了幾分主，用不着問旁人。」

江雪萍朗聲笑道：「錢兄說得不錯，各人作各人的主張，誰也管不了誰。」

這話可說是與錢泰針鋒相對，意思就是說，御馬場受了你的脅迫，放你走了，姓江的可不受此限制。

井蕙芳聽出他話中之意，同時半晌沒聽秦天雄說話，唯恐他毒發身死，那時自己便揷翅難飛了，當下暗提功力，半推半抱的挾着秦天雄行了出來，嘴裏却道：「錢泰，你在前領路。」

錢泰乃是粗魯漢子應聲在前面領路。

秦小鶯心思較細，見老父已入半昏迷狀態，心中大感焦急，伸手將劍撤出，仗劍緊傍着井蕙芳，只要她稍存不利于老父行爲，立即施行搶救。

江雪萍冷眼旁觀，飛快作了決定，覺得自己乃是外人，不受錢泰諾言限制，只要井蕙芳一放下秦天雄，自己便可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進襲井蕙芳，擒獲搶刦庫銀之人，免她再爲害人間，是以默默跟在衆人之後，也行了出去。

井蕙芳何等奸狡之人，早看出了他的心意，暗中冷笑不止。

再說秦天雄連中十餘根餵毒蝶鬚針，一面暗中運功阻止毒性蔓延，一面思索對策，井蕙芳情急之下，誤以爲他毒性發作已無法支持，竟拿他作盾牌，實際以秦天雄數十年精修功力，縱令毒性發作，亦能支持些時，此即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過秦天雄爲人沉鷙，故作不支，他要看看各方的反應，以及井蕙芳還有什麼煞着在後。

此刻見雙方條件談妥，江雪萍亦無反對表示，便知井蕙芳技倆止此，江雪萍與她亦無勾結，于是暗運功力，突然一反手將井蕙芳手腕扣住，就勢一個旋身，躲開了抵在背脊的短劍，森森笑道：「賤人，你也太以低估秦某了。」

這一突起變化，大出井蕙芳意料之外，倉卒中短劍一舉，撲入秦天雄懷中，厲聲叫道：「我與你拚了。」

秦天雄哈哈一笑，抖手往外一丟，井蕙芳就和斷綫風箏一般，被摔出一丈多遠，噗的摔倒在地。

中毒之人最忌妄用眞力，秦天雄這一運用眞力，毒氣立時乘虛而入，循着總脈直攻心臟，待他趕緊調勻眞氣，再行封閉經脈已然不及，當下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錢泰原是行在最前面，聞聲急回頭看時，只見師父的面容大變趕緊一把扶住。

秦小鶯也未想到爹會猝起發難，眼看爹的臉上一片鐵青，急奔過來扶持，到把井蕙芳擱在一邊不管了。

井蕙芳雖被秦天雄摔出老遠，可並沒受到大的傷害，當下爬了起來，抓起一把蝶鬚針，不攻秦天雄，却朝秦小鶯擲去。

江雪萍一直留心着她，見她又以暗器偷襲，不由大喝一聲道：「秦姑娘留神暗器。」跟着雙掌齊發，擊出一股掌勁，一股強勁的內家眞力，直朝蝶鬚針捲去，直震得蝶鬚針漫空飛揚，恍如天空降下一蓬銀雨。秦小鶯聞聲亦旋身舞起手中長劍，將自己與老父身形護住。

井蕙芳並不指望能打着對方，暗器發出，人已騰身躍起，朝寨門外奔去。

江雪萍那容她脫身，大喝一聲，奮力疾追。井蕙芳起步在先，轉眼已奔出了寨門外，突然迎面推來一股掌風，震得她步履踉蹌，連退二步，而江雪萍恰在此時追到，急忙借勢點了她的穴道。

錢泰與秦小鶯亦跟踪趕到，秦小鶯恨透了她，不由分說舉劍當頭劈去。

江雪萍急用手擋住道：「且慢，先搜出她身上的解藥，爲令尊解毒要緊。」

秦小鶯經他一言提醒，急伸手入懷摸出解藥，飛奔入寨。

江雪萍彎腰提起井蕙芳，亦進入寨中，只見秦天雄正自運功逼出身上存留的餘毒，秦小鶯仗劍在身旁護法，隨將井蕙芳往地下一丟，問道：「令尊雖已服下解藥，恐怕還得一二個時辰的靜息。」

秦小鶯點頭道：「我爹修爲極深，很快就會好的。」

錢泰望了秦小鶯一眼，接道：「江兄之事，容家師復原後再說。」

江雪萍點頭道：「這個當然，你讓他好好運息吧，在下就在此等一等。」突然又對秦小鶯道：「快搜她身上，你爹所中的蝶鬚針恐怕得用磁鐵吸出才行。」

秦小鶯恍然大悟，急上前搜查時，只聽井蕙芳格格笑道：「晚啦，你爹不運息到好，這一運息，蝶鬚針順着血管運轉，這會恐怕都已刺向心臟了。」

秦小鶯吃了一驚，還未及說話，突聞秦天雄大吼一聲，撲通倒下座來。

錢泰急上前扶住：「師父怎麼啦。」

秦天雄直痛得滿臉汗流，呻吟道：「爲師一時不察，不曾把針取出，果如她所說，毒針已攻向心臟了。」

秦小鶯不覺心胆俱裂，悲喊道：「爹，難道眞個沒法可救了麼？」

秦天雄點了點頭道：「不用哭了，這也許是爹應得的報應。」唉聲一嘆又道：「爹死不打緊，只是苦了你了。」

秦小鶯滿面垂淚，恨聲道：「這賤人如此毒辣，我要把她碎屍萬段。」

秦天雄強忍着心疼，對錢泰揮手道：「把她拉出去處置了吧。」

錢泰應聲上前將井蕙芳提起，往外便行。

井蕙芳雖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到了這個時刻，也不由着慌了，哭喊道：「老爺子，你眞的就沒有一點夫妻之情麼？」

秦天雄忍痛別過臉去只是朝外揮手。

錢泰乃是條硬漢，可不知什麼叫做憐香惜玉，拖着井蕙芳，大步朝外邊行去。

秦天雄見錢泰行出，隨把秦小鶯招至面前，吩咐道：「爹已經不行了，我死之後，可把馬羣交給錢泰，你隨江大俠進關去吧。」

秦小鶯滿面垂淚，悲喊道：「不！爹，你會好的，你會好的……」

秦天雄搖了搖頭，又對江雪萍道：「老夫之死，乃是咎由自取，悔不該收留這賤人，以致家破人亡……」喘息了一會又道：「庫銀就在雙煞庫房之內，其餘的五萬兩，亦在本場行囊之內，你可運去銷差，至于小鶯她……她……」驀地一聲狂吼，七孔鮮血噴流，仰面倒地死去。

秦小鶯只喊得聲爹，便即哭暈過去。

江雪萍家庭雖亦發生了重大變故，可沒見過這種悲慘之事，不禁怔住了。

錢泰處置了井蕙芳，適于此時行入，見狀大驚，急奔過來抱起小鶯，一陣推拿，半晌方悠悠醒轉，望了挺在地下的秦天雄一眼，又復痛哭起來。



錢泰忙安慰道：「師妹，此刻不是哭的時候，咱們初到此地，一切尚未安頓，還望節哀順變，商量大事要緊。」

秦小鶯慟哭道：「什麼都完了，還有什麼好商量的。」

錢泰正色道：「人死不能復生，哭亦沒用，咱們御馬場尚有一百數十位弟兄和千餘匹馬，只須振作起來仍可恢復舊業，師妹正該繼承師父遺志才是。」

秦小鶯搖搖頭唉聲嘆道：「馬場之主，我爹遺命着師兄繼承……」

錢泰睜大眼睛道：「此是師父的產業，愚兄如何能僭越？」想了想猛然省悟，垂淚道：「師妹不必担心，愚兄受師父養育之恩，粉身碎骨難以還報，此後定當盡我所能，帮同師妹料理馬場之事，如有二心，天打雷劈。……」

秦小鶯急搖手道：「師兄誤會了，這確是爹爹的意思，他吩咐小妹隨同這位江少俠進關去。」

錢泰乃是豪爽漢子，看了江雪萍一眼，見他一表不俗，突然省悟，連連點頭道：「這樣也好，以後師妹也有個歸宿。」

秦小鶯經他直言戳破不禁滿面飛紅。

到此時江雪萍不能不說話了，輕吁一聲道：「實不相瞞，在下此番來至口外，乃是查訪被刼的廿萬庫銀來的，想不到竟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錢泰哼了一聲道：「這事錢某早就看出來了。」

江雪萍又道：「官方限期甚促，在下希望即日起程。」

秦小鶯瞪了他一眼道：「我爹屍骨未寒，難道就不能容我辦完喪事再走？」

江雪萍沉忖有頃道：「這樣吧，在下押着庫銀先行一步，姑娘辦完事再快馬趕來。」

錢泰乃是深明事體之人，知道他說的是實話，隨道：「就這麼辦，兄弟馬上着人準備騾馬車輛。」跟着就吩咐下去，轉過身來，突然一把將江雪萍手臂抓住，厲聲道：「師妹就交給你了，你若虧待了她，姓錢的決不會饒了你。」

江雪萍誠摯的點點頭道：「錢兄放心，在下一定像親妹妹一般的看顧她。」

錢泰點頭道：「好，有你這句話便行，咱們走吧。」拉着江雪萍往外行去，只見寨門外車輛均已備好，只等着起程。

江雪萍心急獄中父母，縱身上馬道：「錢兄請回，在下回去把事情料理好，定必再來一趟口外。」

錢泰道：「好，就這麼辦，一等把師父安葬妥，我會催着師妹追上你。」雙方一揖而別。

江雪萍縱馬趕上騾車，心中眞是感慨萬千，覺着自己這趟口外，能够把事情順利辦妥，全是那位醜漢的帮助，可是至今尚不知此人是誰，心中正自忖之際。

突然林中閃出一個人來，正是自己心中想着的醜漢，忙跳下馬來拱手道：「兄台義伸援手，使在下得以生還，眞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醜漢冷冷道：「你知我是誰？」

江雪萍搖搖頭道：「請恕在下失禮，竟不曾請教大名。」

醜漢面無表情的道：「風流美劍客翟劍飛就是我。」

江雪萍大出意外，睜大眼睛，愕然半晌沒有說話。

醜漢冷笑道：「你是不是覺着我太醜，不配有風流美劍客的外號？」

江雪萍忙道：「兄台劍術高超，足可當之無愧。」

醜漢哼了一聲道：「你說的是劍術，那只配作劍客，這美從何說起？」

江雪萍怔了怔道：「兄台此刻容貌，想是中了人的暗算才弄成這樣子。」

「不，完全是天生的。」醜漢喟然一嘆道：「也就因爲生來太醜，我才弄了一副俊美的面幕，想不到人家誤以爲眞，替我取了這麼一個外號，更想不到的是，竟有許多姑娘們傾心于我，你想，像我這樣奇醜不堪的人，遇見這些事，心頭會作何感想？」

江雪萍知他心裏十分難過，遂接道：「一個人的賢慧豈可以從容貌來評斷。」

醜漢冷笑道：「你這是寬解我的話，亦是欺人之談，就以秦小鶯來說吧，如果你的容貌也和我一樣，她會不會父喪未除，就跟着你進關？」

江雪萍臉上一熱，輕嘆一聲道：「在下早知道她是錯認人了，只不知是誰，此刻兄台說起，我已完全明白了。」

醜漢點點頭道：「不錯，她果是對我一見傾心，我也深愛着她，不過自慚形穢，我決配不上她，之後在大荒客棧見了你，才想到了一個借用替身之法，我不希望別的，只望她能得到快樂，我想只要你不說破，她永遠會慶幸自己得遂心願，和心上人長相廝守。」

江雪萍原就無意與秦小鶯論婚嫁之事，純是受秦天雄臨終之囑托，準備一回保定，便求母親收她爲義女，然後替她找個歸宿。醜漢這一席話，實是大大刺傷了他，冷笑一聲道：「兄台的用心可謂良苦，在下受兄台的大恩，別的事情均可從命，唯獨此事，萬難接受。」

醜漢大怒，立時色變道：「如此說來你是不想活着回去了？」

江雪萍慨然一嘆道：「兄台乃是在下的恩人，眞正要我死，在下絕不皺眉，但必須讓我先把庫銀送回去贖我父親的罪。然後再來口外。」

醜漢冷哼一聲道：「你不答應這事，就休想走。」

江雪萍仍是搖頭道：「在下幼承庭訓，誓以忠誠待人，我不能自欺欺人，亦不能帮同你用此種手段，獲取一位純潔姑娘的芳心。」

雙方正自爭持不下之際，林中突然閃出一位渾身縞素的女子，尖聲叫道：「都不要打了，你們一個徒具虛名，一個空有其表，我都認清啦。」

江雪萍聽出那是秦小鶯的嗓音，暗叫道：「這下糟了。」

醜漢亦聽出來了，急趕出林外一看，只見一匹快馬朝西北疾馳，已然到了十數丈外，不覺長嘆一聲，拍的一聲將手中長劍折斷，翻身躍上馬背朝相反方向奔去。

江雪萍望了望絕塵而去的醜漢，心中感慨萬千，好半响方輕嘆一聲，縱馬追上了騾車。

——全文完——


經已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一二（四綫）
林中
依達著
淡紅康乃馨
環球文藝叢書
彩色天橋
嚴沁
情釋
嚴沁
名作家的心血結晶
最動人的構思
寫出了青年人的心聲
刻劃了青年人的苦悶
剖視了各階層的人生百態
陸續搬上銀幕